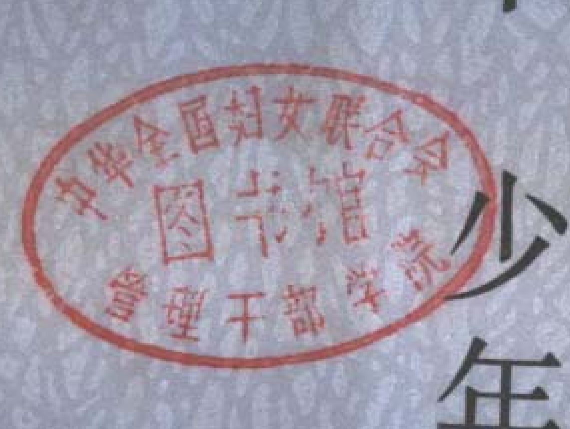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童年 少年 青年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一卷

童年　少年　青年

谢素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ЮНОСТЬ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插图作者 КАЩЕЕВ。

责任编辑：磊　然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16}$　插页 7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书号 10019·4035　定价 2.95 元

总　　序

我哪天都在想："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却只写出万分之一（《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莫斯科，1962年，第261页）。

托尔斯泰这段话写于一八六五年，当时他正致力于创作《战争与和平》。在这之后，他又写出了《安娜·卡列宁娜》等杰作。虽则他一生中把大量时间花在教育事业、社会活动以及政论和宗教论文等上面；虽则他在世界观激变之后羞于写文学作品，长期搁置了生花之笔，但他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已是光芒万丈，足以炳照千秋了！

诚然，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有许多弱点的，我们并不为贤者讳。他自己说过："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题词：'我无所讳言'。仅仅不公然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第19页）这也是我写序言的一个原则。

在这篇序言里我的任务是作为广大读者的一个导游。因此，我不是作概括的论述，而是沿着作家的思想的轨迹简要地逐一谈谈他的作品，最后再粗浅地谈谈他的创作的几个艺术特点。

一

古往今来，恐怕很少作家象托尔斯泰那样在大量创作里贯穿着自传性因素。除了众所周知的伊尔杰尼耶夫、涅赫柳多夫、奥列宁和列文以外，在《袭击》中的志愿兵、《伐林》中的士官生、《家庭幸福》中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皮埃尔、《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以至谢辽沙、《舞会以后》中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28—1855]莫斯科，1954年，第4页）、以及《魔鬼》中的叶夫盖尼·伊尔杰尼耶夫、《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萨雷左夫等人物身上，都这样那样地闪现着作家本人的影子。当然，我们不会简单地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托尔斯泰自己说过，《童年》中"凌乱地混合着"他童年的朋友的故事和"我的童年的故事"。托尔斯泰的秘书，著名的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古谢夫则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许多艺术作品初稿中通常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自传成分，而在后来的稿子中自传成分常常冲淡，而且部分地被作者勾消了。"（《传记资料》，第4页）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创作不是自我表现，而主要是"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历史生活"（列宁语）的反映。问题在于，托尔斯泰是个"实践的人"，在创作中不只限于作社会历史的"秘书"，而是与其中某些人物一起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道路。自传因素不一定在于作品中的事实和作家的经历吻合，而主要在于同某些人物的思想情绪肖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他的心灵的发展史。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书"是十九世纪一个强有力的个性从事的一切探索的文献性叙述，这一个性旨在寻找自己在俄国史

上的地位和事业。”（《俄国文学史》，莫斯科，1939年，第295页）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思想探索是在追求心灵上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这种和谐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步作家的共同理想，不过，作为“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高尔基语），他身上充满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所构成的“惊人的矛盾”，他的和谐的理想有自己的内容。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近六十年，而主要“属于一八六一至一九〇四年”。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怪物”象一把双面刃插入农村，既鲸吞贵族地主的地产，又扫荡农民经济的“旧基础”。贵族地主和农民都面临双重的威胁：在前者，一方面是农民几百年积起来的愤怒海洋，另一方面是“新主人”在“樱桃园”里不断响起的丁丁斧声；在后者，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的魔爪，另一方面是原始积累带来的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新灾难。这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身名门世族。他自幼在上层圈子中长大，早年就染上贵族社交界的某些恶习和偏见。与其他俄国大作家不同，托尔斯泰不仅拥有田产，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亲自经营。直到世界观激变前夕，在一八七一和一八七八年他还先后购置土地六千五百俄亩（约七千公顷）。我们并不同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大地主”（《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67页），但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与他的生活条件相适应，他的创作是带有本阶级的鲜明印记的。

不过，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思索人生，“要为别人而活着”。在十九岁时更认识到，人不是孤独的，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假使人人追求自己的福利”，将会由此产

生“秩序的混乱”，反之，“假如人人力求自己本人的完善，秩序就怎样也不会遭到破坏……”(《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卷，第299页)追求个人完善，要为别人而活着，确实象他在五十年代末说的："永远成为我的信念”。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是贵族地主，又因长期居住农村，熟悉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对地主的不信任和憎恨，他早就知道，“存在着奴隶制的当代，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论文学》，第28页) 也就是说，他要个人完善首先要解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何况他的清醒的头脑对俄国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腐败不能不感到厌恶。另一方面，由于立场的限制，也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他只追求个人完善，只主张从道德上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变革社会。与此同时，出于对战胜他的本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憎恶，和对因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陷于破产的农民的同情，他完全不能接受资本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他同农民经常接触，日益深入地认识到他们的优良品质。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过去，向往他所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遗风，长期沉迷于天真的幻想，探索地主与农民和睦相处的道路，希求从此获得内心和谐。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安娜·卡列宁娜》，都贯穿着这种幻想，只是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矛盾明朗化，这种幻想渐趋幻灭，而他探索新的出路的追求也日益强烈。最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俄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激荡下，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然而他的心灵并没有获得宁静。他呼吁勿以暴力抗恶，无如这种说教无力消除社会上的“恶”并阻止它使用暴力，他对自己的教义逐渐表示怀疑。一九〇五年，宗法制农民大都受到当时俄国革命的影响，或卷入革命运动的洪流，他因自己同他们思想上有了分歧而悲观失望；同时对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言行矛盾也深

感不安。他在晚年多次要离家出走（这在《谢尔盖神父》、《复活》、《活尸》和《光在黑暗中发亮》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最后于一九一〇年走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在同自己的环境的决裂中实现和谐的理想，终于以自己的生活的悲剧来了结思想的悲剧。

二

托尔斯泰少年时代曾从哲学方面探索人生意义问题，后来从喀山大学回家，曾在自己庄园试行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自己与农民的关系，因农民不信任而未果。失望之余，他去莫斯科和彼得堡过了一段放荡生活，旋又感到厌倦，于一八五一年随哥哥去高加索从军，就在这里开始了创作活动。因此，苏联学者布尔索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达到他追求个人完善的目的，先是研究哲学，继而付诸实践，最后从艺术领域中找到实现这个目的——人生使命的手段（《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莫斯科，1960年）。实际上，哲学家—实践家—艺术家，既是他走向艺术的历程，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三个方面，他是三位一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正以此迥然不同于那些把创作当作目的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

第一部发表的作品《童年》（1852）和以后陆续写成的《少年》、《青年》的主题，是主人公（大体上是作家自己）个性成长的过程。《童年》写的主要是两天时间（一天在庄园，一天在莫斯科），以主人公过自觉的生活开始而以失去童心结束；《少年》的内容，据作家说，是“孩子在童年之后逐渐腐化以及后来他在青年时期以前的改善”（《全集》，第46卷，第286页）；《青年》则写主人公对美、幸福和美德的向往；最后一章“我失败了”既指考试、也指

这种追求的失败。作品写作时期离故事发生时间已隔多年，作者的观点有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三部曲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过去，即主人公当时的观感；一个是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是批判性的，对于《童年》中宗法制的牧歌式的主仆关系，作者仍然一往情深；至于《少年》和《青年》中某些民主倾向，后来作者自己说，是写作时所没有的，是不真诚的（皮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柏林，1921年，第1卷，第72页）。

和三部曲同时创作的是同样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战争小说。这些小说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写在战争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品质。《袭击》开头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这个"勇敢"的定义是他的全部战争题材作品中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作家歌颂朴实平凡、但却坚毅勇敢的士兵和普通军官，鄙薄外表威武、内心渺小、充满虚荣心和名利欲、漠视士兵死伤的贵族军官。小说一反俄国过去战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描绘战士英勇沉着的同时，绝不隐讳他们的恐怖感和战争的残酷性，并对战争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说："战争就是疯狂"。

战争小说以《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最为出色。在这场战役中，作家看到人民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所以他在该书中说："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他早已看到贵族们意志薄弱，缺乏毅力，在战争中加深了这种认识。在这段时间内写的《台球房记分员手记》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同样反映了贵族的生活空虚和道德堕落。作家原来希望这次战争能使统治阶级得到道德上的复兴，并使俄国社会中各阶层的目标趋于一致，可是这个幻想落空了。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五年底来到彼得

堡，作为文学界的新秀受到热烈的欢迎。从《童年》起，他一直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作品，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格格不入。在当时彼得堡文学界的三个集团——革命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中，他采取超然的态度。当时正是俄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刻。克里木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战争的失败又暴露了沙俄政府和农奴制的腐败。继尼古拉一世自杀后，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势在必行，决定自上而下进行。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曾多次拟定解放农奴的纲领，并在自己的庄园内试行。他在这个时候写成了开始构思于一八五二年的关于"一个俄国地主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即《一个地主的早晨》。这其实可以说是《童年》等三部曲的续篇，是他构思而未完成的《成长的四个时期》的第四部分。据他的秘书，著名的他的传记作者比留科夫说，小说内容是一八四七年间作家的亲身经历，不过它不免夹杂着作家写作此书时的活动和感受。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贫穷和落后，展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但是主人公的行为的动机虽则是鉴于农民的赤贫，但主要是自己对他们的责任。造福农民是希求同农民的关系的和谐，而首先是自己内心的和谐，这是八十年代以前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八五六年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气氛曾使托尔斯泰抱有各阶级一致行动的幻想，而随后兴起的农民起义和社会运动却使他感到威胁。他的文学观和创作都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一度接近自由主义者作家德鲁日宁等人，接受他们的"纯艺术"观点，反对文学中的暴露倾向，反对为政治的艺术（见 1856—1858 年间致涅克拉索夫、包特金和屠格涅夫的几封信）。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发表前他删去描写富农和官吏胡作非为的章节，就是这种思

想倾向的例证。不过，在当时他仍然肯定萨克雷等作家的讽刺作用，他自己未完成的剧作残稿中也不乏讽刺色彩。关键在于讽刺什么，揭露什么，当涉及社会重大问题时，他就望而却步了。这也正是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观上的分歧之所在。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第一次出国，到过法、德和瑞士等国家。资本主义文明使他认识到俄国的"丑恶"和"野蛮"，以致不得不"长久地与厌恶祖国的情感作斗争"(《论文学》，第38页)。但他始终不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农奴制而言有其相对的进步意义。这也表现于作品中。早在《两个骠骑兵》里，他就把父辈描写得高于子辈，欣赏老图尔宾放荡不羁和豪迈慷慨的封建骑士精神，而鄙视小图尔宾工于算计和讲求实利的资产阶级习气。对于他的《卢塞恩》，通常都肯定其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象对小图尔宾的讥刺一样，确是作品的有力的一面。但作家却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如果拿《卢塞恩》和《阿尔贝特》对照，更可看出他的偏见。布尔索夫中肯地指出，前者基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因而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描写的中心是客观现实；后者基于俄国生活，虽也批判，却并非完全否定，所以着重写艺术家及其心理(《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第274—275页)。俄国社会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欧，为什么作家不愿正视现实呢？不能以爱国的感情来解释。涅克拉索夫在给他的信里说："您目前在农村里过得很好，所以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愤恨。……难道我国要愤恨的理由还少吗？当我们愤怒得越多，我们就越爱……自己的祖国。"(《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第35页)

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国的"恶"，也想改变现状，只是反对使用暴力，认为以暴力同恶斗争，将会使恶增加，因为依他看来，任何的暴力都是"恶"。他把俄国看作一片"泥泞"，面临

的抉择是“沿着这片泥泞往上爬或是绕弯走”。他选的是后者。在上引的信里他写道：“……在俄国全是丑恶、丑恶、丑恶。……幸而还有生路，这就是精神的世界，艺术、诗和爱恋的世界。这里没有警察局长、没有管事，谁也不会打扰我。”(《全集》，第60卷，第232页、第222页)艺术和爱恋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这几年间创作的主要内容。如果说《阿尔贝特》遁入艺术，那么《三死》便是遁入自然。不错，《三死》不乏批判因素，如贵族太太的虚伪做作。然而，在作家看来，越接近自然就越幸福，树木之死比农民之死还要安详些。

遁入爱情和艺术的思想集中表现于《家庭幸福》。小说有自传性质，但这与其说是作家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写照。写作期间他的一些书信日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小说潜在的主题是主人公困扰于生活风波而躲入个人小天地。小说之所以用女主人公来叙述，并着重写她的内心感受，也是为了避免涉及社会矛盾。这是一部在“纯艺术”思想支配下写成的失败之作。作家自己曾认为：“宁静是心灵上的卑鄙”，他痛苦地承认，“在成年时期浪掷生命”去写这类作品“是问心有愧的”(《全集》，第60卷，第231页，第308页)。他甚至要把第二部分的校样索回付之一炬。

在这部小说之后他懒于写作，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创办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在农奴制改革中任和平调解人，这些活动使他进一步接近农民，并对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有所认识。《波利库什卡》可以说是其产物。的确，较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个作品的批判因素有所削弱，但它不仅描写了农奴的悲惨命运，而且揭示了农奴与地主的深刻对立。地主太太对波利凯依的信任并不能改变农奴整个说来不被了解和信任，因此波利凯依在丢失巨款之后深知无以自明，只能一死了

之。小说还突出表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象征——金钱的罪恶。

完成于一八六二年的《哥萨克》颇能反映改革前后作家的复杂思想。主人公奥列宁厌弃社交界生活，为逃避债务而去高加索，同作家本人于一八五一年底去高加索的动机颇为肖似，小说开始构思于一八五二年，也非偶然，但它蕴含的却主要是写作时（1858—1859）的思想情绪。奥列宁迷醉于高加索的大自然，而生聚于斯的哥萨克，这个尚未完全开化、尚无阶级对立的部族，尤其是玛丽亚娜和叶罗什卡，都是大自然的化身，与文明社会截然对立。作品里有卢梭思想的痕迹，有对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批判，有平民化的意愿，也有为他人而活着才是幸福的想法。但是作家把上流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看作文明教育的恶果（这是他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要从半开化的哥萨克中寻求俄国的未来，则是反对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奥列宁要改造自己以融合于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亦即使自己适应外界而不是触动外界，因而仍然是“绕弯走”。当社会斗争激烈的时刻，高加索不啻世外桃源，是获得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值得玩味的是：在写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与《家庭幸福》的写作同时）的手稿中，奥列宁得到玛丽亚娜的爱情，定居于高加索。从这方面看，《哥萨克》和《家庭幸福》有其内在的思想联系。

从《童年》到《哥萨克》不过十年有零，托尔斯泰已成为俄国文坛巨擘，但他才小试牛刀。如果说在五十年代，他“暂时还从‘真人’、从自己的观感出发”，因而只限于写亲身经历的“军事素材”与“地主素材”（艾亨包姆：《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第127页）。那么，在六、七十年代（从《哥萨克》开始），他转而广泛地反映历史与社会生活，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两部巨

著，他的创作达到了全盛时期。而这二十年也正是他的世界观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早在一八五六年作家曾拟写《十二月党人》。他在一八五八年的一份笔记中说，只有贵族（而不是政府）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在文学中或是在秘密的和公开的会社中，以言词和行动为农奴解放作了准备。他们因此被流放和处绞刑（《全集》，第5卷第267—268页）。他谈的这些进步贵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指十二月党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他写成小说的开头三章，以后再次回到这个作品上来，但始终没有完成。其原因是深刻的：托尔斯泰不能接受革命，又幻想人民能在贵族的领导下一致行动。而十二月党人却既进行革命，又远离人民。

在《十二月党人》开头部分，他称一八五六年为"伟大的难忘的俄国人民复兴的年代"，当时大家都努力探索并企图解决"新而又新的问题"，写作、阅读和议论方案，都想矫正、消除和改变一切，"所有的俄国人象一个人那样，处于难以形容的喜悦之中"（《全集》，第17卷，第8页）。虽则这段文字不无讽刺味道，但举国上下一致进行改革的理想始终萦绕于作家的脑际，而这种一致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他很自然地转向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写了《战争与和平》。

苏联学者古斯不无根据地指出：《战争与和平》与《烟》、《罪与罚》在同一时期写成，三位作家都在这个历史的严峻转折时期思考俄国的命运，三部长篇的中心问题都是时代的英雄问题（《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1962年，第260页）。当时俄国解放运动正处于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领导社会运动的时期。而托尔斯泰回到过去，正是希冀皮埃尔和安德烈那样的优秀贵族成为领导社会运动的当代英雄。事情不是孤立的。小说写于

农奴制改革后反动势力嚣张、进步力量备受迫害的严酷时代。虽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与托尔斯泰家里被搜查（因涉嫌与流亡国外的赫尔岑联系）发生在同一天，但此后两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撰写歌颂“新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他受到死刑威胁的时候，托尔斯泰却写了讽刺“新人”、“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喜剧《一个被传染的家庭》。正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燕尔新婚，沉醉在甜蜜和幸福的庄园主的家庭生活之中，这同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运动高涨之际，他为大厦将焚、贵族面临“要土地还是要性命”的抉择而忧心忡忡，适成鲜明对照，于中可以参究当时他的立场。

然而也应看到，他当时思想是矛盾的。他对当时的社会是不满的，他转向历史，正表明他对当代的贵族阶级深感失望。他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是反对他们主张的革命途径。他同情农民，赞许他们的淳朴善良的品质，而且认识到：“俄国的力量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人民。”（《全集》，第17卷，第30页）这些想法也表现于《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说明他的世界观已有了量变。

在创作这个长篇之初，作家原拟写“自由的人们”（即贵族）的历史，写一八五六年携眷归来的十二月党人。后来他在尾声的一份手稿中说，他是“努力写人民的历史”（分别见《全集》，第13卷，第72页，第15卷，第241页）。从写贵族到写“人民”，并不意味着构思上的根本变化，而是因为象托尔斯泰的研究者沙布罗夫说的，他的“人民”概念实指民族，即“历史地形成的稳固的人们的共同体”（《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斯科，1959年，第37页）。不过这个“人民”大抵指代表民族性格的农民，也包括具有这种民族性格的优秀贵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所爱的是“人民的思想”。

人民本身在小说中并不出现于前景，但也决非消极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人民力量的代表是士兵和普通军官，其“特写镜头”则是图申、季莫欣、杰尼索夫以及吉洪·谢尔巴特。如果说在一八〇五年的两次战役中官兵们都表现了英勇镇定，表现了“谦逊的”英雄精神，那么当敌人铁蹄蹂躏祖国的危难之秋，他们全体脸上都燃烧着有敌无我的烈火，乐观地面对牺牲和死亡。与奥斯特利茨等战役不同，波罗底诺之战更多地写集体的英雄形象，而且不限于军队。斯摩棱斯克的商人烧毁店铺，莫斯科近郊农民焚烧饲料，莫斯科居民不惜牺牲一切而全体撤退，最后是游击队举起“大棒”……作者以此强调了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的意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奥斯特利茨（那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失败正是反衬。

“人民”也包括某些将领，如巴格拉季翁。而最能代表并表达人民的精神和意志的是库图佐夫。他朴素而平易近人。作为统帅，他沉着果断，指挥若定，不顾虑个人得失，肩负拯救祖国的重任。但作家往往突出他的消极无为，说他的指挥艺术不在于英明决策，而在于忍耐与等待，他听任战争发展而不加干预，认为事由前定，似持宿命论观点。作家以此否定理性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认为，要发现历史规律，不应着眼于帝王将相，而应研究支配群众的“极小的因素”。这种历史观有合理成分。这里附带谈谈拿破仑，他是库图佐夫的对立面，是反人民的。作为侵略者，他成为揭露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形象的细节，据说是符合史实的。但作家不止反对侵略者拿破仑，而主要是反对欧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破仑。无怪乎他删掉手稿中关于拿破仑的优点的细节（参阅《全集》，第13卷，第523页）。

“人民的思想”更多地表现于用“人民”的观点来衡量一切。

小说中的贵族分为两类。一是首都显贵以及与他们接近的人们，如瓦西里·库拉金一家、安娜·舍列尔、特鲁别茨卡娅和她的儿子，以及拉斯托普欣之流。他们虚伪做作，利欲熏心，冷漠无情，特别是没有爱国心。他们身上没有民族特性，与人民格格不入，他们不是“俄国人”(也就不是“人民”)，满口法语，而俄语却说得很蹩脚。

另一类是优秀贵族，首先是同人民有接触的庄园贵族，如罗斯托夫一家。他们和农民的关系非常融洽，洋溢着牧歌式的诗意。他们善良、正直、单纯、慷慨，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这些“俄国人”的品质，仿佛本乎天性，从老伯爵夫妇到小彼佳无一例外，而以娜塔莎为最。她天真无邪，一切听任感情的驱使，对人们怀有无限的同情心，具有一颗“俄罗斯心灵”。安德烈与皮埃尔同她的关系，似乎也象征他们同人民的关系。在莫斯科告急时，她在一次祈祷中说：“我们……大家在一起，没有等级差别，没有仇恨，在友爱中联合起来……”这表达的正是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优秀贵族探索走向人民的途径，是《战争与和平》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一思想是通过皮埃尔和安德烈两个形象来表达的。据比留科夫说，在这两个自传性人物身上，作家“描写了自己心灵的不同方面和不同时期”(《列·尼·托尔斯泰传》，第2卷，第71页)。他们有共同的品质，如正直、高尚、爱国等，但性格颇不相同。苏联研究者库普列雅诺娃中肯地指出，用哲学术语来说，皮埃尔过分地服从“必然”，安德烈过分地要求意识的“自由”(《俄国长篇小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第2卷，第307页)。的确，皮埃尔一切听任自然。不过在开始，他与多洛霍夫决斗、同海伦决裂，一度曾同外界冲突。只是在这之后才转向内心，思考好与坏、爱与憎、生与死

和人生意义等问题。为了自我洗涤，他参加共济会，但旋即失望；他计划解放自己的农奴，却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到此为止，爱他人和自我牺牲，他的这条自我完善之路还只是死胡同。与皮埃尔不同，安德烈出场时那疲乏而厌倦的眼光颇使人想起毕乔林，表明他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和同它的冲突。他和皮埃尔都崇拜拿破仑，但皮埃尔要师法拿破仑建立共和国，而安德烈则要步武土伦道路，建立不世功勋。他只为功名心而"活着"。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负伤仰卧战场时，高远无垠的天空使他省悟到一切都是"空虚"和"欺骗"，而在这长空的背景上，他看到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的渺小，功名心也随之破灭了。他的夫人之死使他初步意识到自己的冷漠寡情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因此不久他接受皮埃尔的忠告，要"矫正自己"，开始了内心生活的新的一页。月夜娜塔莎的笑语暂时点燃起他的生命的火焰，开始想到"要同大家一起生活"。可他又面临新的考验：在协助斯佩兰斯基改革而徒劳无功之后，又遇上娜塔莎的突然变心。与皮埃尔和没有灵魂的海伦重新和好不同，他却不能宽恕娜塔莎。卫国战争是两个主人公精神转折的重要阶段。他们都感染了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与人民逐渐融合在一起，分别被称为"我们的老爷"和"我们的公爵"，并分担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一个成为备受折磨的俘虏，一个身负致命的重伤。但他们的结局却是生死异路。皮埃尔在俘虏中也顺从命运安排，处之泰然，只是在法军枪杀俘虏时，感到世界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人类之爱荡然无存，一度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这精神危机时刻，接受了驯顺而又博爱、把个人融合于整体的卡拉塔耶夫精神，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内心的"和谐"，"完全的自由"。而安德烈却始终与外界冲突，不能执着地向善，因而丧失生的意志，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寻找死

亡。只有当弥留之际，他才宽恕了娜塔莎，才体验到不仅要爱邻人，而且要以“神圣之爱”来爱仇人。在尾声中，皮埃尔秘密结社。不过，他是十二月党人中的温和派，他的“道德同盟”的纲领是“爱”和“互助”，而不是革命。

《战争与和平》是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要求爱一切人，甚至爱敌人，这不止基于宗教思想（在作家自传性人物中，安德烈第一个求助于《福音书》），而且是要求在接近人民的优秀贵族领导下各阶级间的“和平”。另一方面，作家用人民的淳朴、纯真的品质和“潜在的爱国心”来衡量贵族阶级，从而对宫廷贵族作了多方面的揭露（虽则限于道德方面），对当时社会表示了深刻的不满，这一切标志他走向人民的一个步骤。同时，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描写的是社会矛盾尚未充分发展、宗法制风习仍然保存的时代，是民族存亡关头、举国上下共同对敌、患难与共的时代，因此他的各阶级联合一致的想法，不无现实基础。再则尽管他有意讳言十九世纪初贵族地主的野蛮与残暴（《全集》第13卷，第57页），然而在小说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牧歌式的关系只限于打猎与圣诞节等场面，而安德烈关于农民的想法，皮埃尔的防止普加乔夫起义，尤其是博古恰罗沃农民骚动的场面，仍然透露出阶级之间的对立。正因上述一切，作家得以在无损于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写出画面广阔、反映整个历史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史诗。

俄国资本主义在五十年代已经显著成长，它促进了农奴制改革，而改革又反过来促进它的急遽发展。到了七十年代，俄国的旧秩序、旧农村已趋于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历史上探讨当代社会剧烈变化的原因，追溯到彼得一世。他收集和研究了许多有关资料，并写了有关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三十

三个开端，而没有写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一般看法相反，他认为彼得一世品质恶劣，进行改革纯出个人打算，为大贵族所反对。实际上，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当时落后的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托尔斯泰却不能承认这种进步意义。联系到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否定斯佩兰斯基的性质类似的改革，不能不说是他的思想消极面的表现。

现实生活使托尔斯泰那样惊惶不安，迫使他不再从历史、而直接从当前现实中探索激动他的问题的解决途径。于是创作了《安娜·卡列宁娜》，其“基本的思想”是“家庭的思想”，这首先是资本主义冲击下贵族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不过，伟大的作家并不停留于个别事物和事物的现象上，而是深入并广泛涉及时代的许多本质问题，使这个长篇成为一部“开阔的、无拘无束的”社会小说。

小说以“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头是意味深长的。这个留里克王族的嫡裔是一个典型而彻底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掉作家所珍视的贵族荣誉和门第观念，沉湎于官能的享受，以致道德败坏，经济破产。他的家庭的“混乱”招致安娜到莫斯科，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卡列宁、弗龙斯基、谢尔巴茨基和列文等家庭一下子都“混乱”了。这里还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混乱”的不止是这几个家族，而是整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这种“混乱”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道德和经济方面，两个主要的主人公分别是这场灾难性的两个方面的“混乱”的承受者。

在开始创作这部长篇时，作家要描写一个出身上流社会、已经出嫁而又“堕落”了的妇女的形象。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与其貌不扬、陷溺于情欲而无法自拔的雏型不同，女主人公安娜

不仅艳丽迷人，雍容华贵，而且表里和谐，纯真自然，生命力旺盛，感情炽烈，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与此相应，她的丈夫则由初稿中的聪明善良的正面人物变为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虚伪而没有活人情感的“官僚机器”。改动的原因尚无材料足以说明。据苏联学者艾亨包姆剖析，是因为作家构思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列文（初稿中姓奥尔季采夫），因此不再满足于光是爱情的情节，加入早就使他激动而又与年俱增的城乡对立问题（《列夫·托尔斯泰》，[七十年代]，第156页）。的确，增加列文线索，扩充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灾难，而把安娜塑造为悲剧人物，则可以把个人道德问题深化为社会问题。

安娜悲剧的根源在于时代、社会和她的复杂性格。她生活于上流社会，这个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两个阶级的混血儿正是转折时期的产物。在这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爱情自由的同时，也方便了勾引与通奸，而残存的封建礼法则默许淫乱放荡，却要求罩上虚伪体面的外衣。安娜受新的社会风习的熏陶，背叛非自主的婚姻和扼杀她的生命的丈夫，但她的纯真性格却耻于欺骗丈夫而把暧昧关系公开，她以此迥然有别于淫荡无耻的贵族妇女，也正因此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和卡列宁。不过，她自己也未能完全摆脱旧的思想意识：如经常怀有负罪感；无力摆脱同她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和“社会地位”；别无理想而把爱情当作全部生活。再说她同弗龙斯基的关系并非基于真正的爱情。弗龙斯基为满足虚荣心而猎逐她，因功名心蠕动而厌弃她；而她的一见钟情也不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而只出于旺盛的生命力的要求，正是这种没有思想基础的爱在“不满足”时竟然变成了恨。她自杀前的独白同时倾注对社会的控诉和对弗龙斯

基的怨恨；她的死同时是对社会的抗议和对弗龙斯基的报复。作家对她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她背弃丈夫和儿子而委身情夫是谴责的，而对她的纯真的性格和因被压抑的活的生命的要求而追求爱情则始终是同情的。

列文是作家自传性最强的人物之一。他同基蒂的爱情关系和婚后生活，他对庄园贵族和首都贵族以及自由主义贵族的不同看法，尤其是他为当时俄国"旧基础"的破坏而惶惶不安，他因贵族阶级没落和资产阶级进逼所感到的痛苦和愤慨，最后，他尊重农民和参加农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的经历和思想的自我写照。他是涅赫柳多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和皮埃尔、安德烈的后继者。他幻想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吸收农民当股东，以缓和阶级矛盾，不过是在新的更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旧的幻想的更新罢了。安德烈苦于生活完结了而在卫国战争的神圣事业中寻找死亡，列文则感到人生毫无意义而企图从自杀中求得解脱。他和安德烈都乞助于《福音书》，他追随皮埃尔从宗法制农民获得启示："为了灵魂而活着"，并从此得到心灵的归宿。

安娜与列文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是作家对所探索的城乡对立问题的答案：一个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渊薮——上流社会的影响和排挤下趋于毁灭；一个则在残存着宗法制遗风旧习的乡村里，在同淳朴的人民交往和共同劳动中找到"出路"。

古谢夫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几次精神危机时认为，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几次危机都出于私人生活中的不幸，惟有七、八十年代之交却是在个人和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时完全失去生的愿望（《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70—1881〕，第215—216页）。但事实上，作家的几次精神危机都与社会动荡有关，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危机始于七十年代初，而持续

于《安娜·卡列宁娜》的整个创作时期。子女亲戚接连死亡是直接原因，但当时俄国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袭击农村，政治上如涅恰耶夫事件、彼得堡罢工、民粹派“到民间去”等恐怕是更深刻的原因。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农村离群索居。他作了很大努力，为求“政治生活的旋风”不致把他“刮走”，使他“迷路”(艾亨包姆：《列夫·托尔斯泰》，[七十年代]，第174，175—176页)。他正是在这段时间一度醉心于叔本华的哲学，感到人生虚幻，想到涅槃和死亡。他“忧郁、颓唐……无精打采……仿佛是精神上的死亡。”(《索·托尔斯泰娅日记》，莫斯科，1978年，上册，第89页)这些悲观情绪以及他担心自己自杀的心情与列文正相吻合。他自己说：“……当我写完拙作《安娜·卡列宁娜》的时候，这种绝望居然导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而只能思考，思考我所处的可怕的地位”(《全集》，第23卷，第494页)。正是在这之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和其他社会运动高涨的时刻，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质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这是他一生探索接近人民的道路的积极结果。但他**恰恰是**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则由于俄国社会的落后和他的思想局限——一贯不能接受暴力革命。他没有真正找到心灵上的和谐，象上文谈过的，旧的思想矛盾克服了，新的又随之展开。

文学观是世界观的有机的构成部分，对于作家来说，更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演变与文学观的演变是形影相随的。如果说他在五十年代末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讲话》中反对暴露文学，在六、七十年代的论文中主张为人民写作，那么，主要写于八、九十年代的文艺论文则强调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要明确“善恶之间的区别”，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口味辩解的实质，揭示

颓废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基础。诚然，他把《战争与和平》等杰作说成是“贵族的玩意儿”过于偏激，他贬低莎士比亚的剧作近乎粗暴，他认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而不是思想〕的工具”的观点不够全面，他要求文艺宣扬宗教意识的说教相当可笑。但是，他所说的文艺“只供富裕阶级开心”“就是卖淫”，文艺应该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揭露的要求日益强烈”），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脑力劳动者”享受体力劳动者的“物质食粮”，应该偿还“有用的”“精神食粮”），文艺不应“只是散发着懒散的思想感情”等等见解，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与文艺观的变化相适应，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注意力的重心从生活的“诗”转向生活的“散文”，从贵族的命运转向人民的命运；过去主要从道德上批判统治阶级，现在则直接触及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国家、法权、教会以至土地私有制。与此同时，他又宣扬“真正”的基督教思想，鼓吹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学说，但他的忠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往往又驳倒了自己的说教。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发生激变时，才五十多岁，正处于他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的中期。此后三十年间，除了许多社会活动外，他为了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了不少政论和宗教论文，并以此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而艺术作品却因而相对地显得不那么重要。其实，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是很可观的。

为了方便，先从戏剧谈起。在五十年代后半期他写过一些喜剧片段。六十年代初《一个被传染的家庭》失败之后，七十年代曾酝酿写戏剧而未果，只有到八十年代才又真正回到这个体裁上来。《黑暗的势力》和《教育的果实》都表现城乡对立问题。“黑暗的势力”主要指腐蚀和破坏宗法制农村的城市文明（尼基

塔在铁路上工作过)和资产阶级关系(以金钱为象征),也指农村贫困造成的愚昧。但剧中令人灵魂得救的是宗法制农村的代表阿吉姆,表明作家要以宗法制对抗资本主义的侵入。《教育的果实》讽刺有教养阶级精神空虚,只知吃喝玩乐,而且智力低下,迷信降神术。剧本尖锐地提出土地问题:城居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庄稼汉却“连母鸡也没有地方养”。在剧中这个矛盾虽得到喜剧性的解决,但庄稼汉和仆人同老爷之间的阶级对立可以说是壁垒分明。《活尸》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体面人物(卡列宁和安娜·德米特利耶夫娜等)的卑鄙伪善和冷酷自私。主人公清醒地看到社会真相,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能与之斗争。他消极逃避,仍免不了悲剧结局。这个正直善良的人之成为陷入绝境的“活尸”,足以表明这个罪恶的社会的没有前景。最最集中宣扬托尔斯泰主义的是《光在黑暗中发亮》。不过,剧中也展示了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反对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同时又以艺术真实的力量宣告了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的破产。这是一个自传性的剧本,反映了作家晚年同家庭、亲友的冲突,以及他的信念、探索和徬徨苦闷,是他的思想上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反映作家世界观转变的第一部小说是《伊万·伊利奇之死》。它象他的许多晚期作品一样,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主题是精神觉醒。在该书一份手稿边上写着:“不能、不能、再也不能象我过去和大家现在这样生活了,这是伊万·伊利奇之死和他遗留的手记启示我的……”(《全集》,第26卷,第684页)。在小说前面部分,主人公是讽刺对象。疾病给他拉开了人生的帷幕,唤醒了他的良知,他意识到自己一生庸碌无聊,热中名利,冷酷虚伪。他周围的人们的作为和对他的态度既是他的生平的倒影,也是他的

心灵的镜子。作品从头至尾对主人公的家族和同僚作了入木三分的嘲讽。另两个重要作品是《霍尔斯托梅尔》和《克莱采奏鸣曲》。前者写作于二十多年前，发表时作了重要修改，因此表现的主要是作家晚年思想。它描述私有财产不仅对受害者、而且对占有者的深重祸害。马与主人的关系象征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马辛勤一生，死后仍遭宰割，而主人终身骄奢淫佚，死后还得到厚殓安葬。这里还有一个讽刺性的对比：马尸仍然对人有用，而主人的残骸却一无用处。《克莱采奏鸣曲》宣扬禁欲主义，甚且反对夫妇间的性爱，并认为性爱有碍于人们团结，这显然是可笑的。然而小说提出家庭、婚姻和伦理问题，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制度下形成的、把包括妻子在内的妇女单纯看作享乐对象的畸形现象，并揭示了贵族资产阶级中人与人互不信任的虚伪关系。小说与写于同一时期的《魔鬼》和《谢尔盖神父》都涉及灵与肉的斗争的主题，不过解决方法是不同的。

本世纪初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有《舞会以后》、《为什么？》和《哈吉穆拉特》。《舞会以后》除精神觉醒的主题外，和《为什么？》都触及军队中的夹鞭刑。三篇作品都针对沙皇尼古拉一世，而《哈吉穆拉特》最为淋漓尽致。《为什么？》和《哈吉穆拉特》同样是歌颂反抗者的，但前者着重描写反抗者的精神品质，后者则直接肯定争取独立自由的暴力斗争。哈吉穆拉特心地善良而意志刚强。他对俄国统治者表示怀疑、警惕以至抱有敌意，而对俄国人民则异常和善、友好，甚至显得稚气天真。书中固然提到他有统治整个车臣地方的野心，但开头和结尾所赞扬的那棵“不屈服”的牛蒡草（作家在日记中也谈到它，它差不多是写作这个作品的动机），哈吉穆拉特的母亲的歌，贯穿于全书的尼古拉一世和沃龙佐夫的背信弃义，以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杀

害哈吉穆拉特的人的愤怒斥责（“你们都是刽子手”），都表明作家对主人公的完全同情。《哈吉穆拉特》和《为什么？》写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对于反对暴力革命的作家来说，正象他自己在评契诃夫的《宝贝儿》时说的：歌颂了该诅咒的。

我们最后谈作家晚期酝酿达十年之久（1889—1899）的巨著《复活》，虽然它写于上世纪末，但它不仅集合他前此未能实现的“一切构思”，而且是他后期许多艺术作品以及政论中的思想的总汇。主人公涅赫柳多夫是他最后的自传性人物之一。他和卡秋莎·马斯洛娃的故事不止基于一件真实案件，也是作家自己婚前发生过的事实。他的包括前史在内的思想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本人思想演变的缩影。他的探索的终点也几乎是作家探索的终点：老爷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他离开自己的“社会”，要在行动上（不止在思想上）走向人民；但他的道德复活伴随着社会探索的幻灭。有的研究者认为，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完成了道德上的复活，他的命运和他以后同卡秋莎的关系“并没有给他的心理面貌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果真如此，主人公只是作家的传声筒罢了。依我看来，法庭一幕只是觉醒的开端，从这开端到真正的道德复活是贯穿全书的一个过程。他处理自己土地时的思想矛盾，他摆脱环境影响的艰苦挣扎，他对马斯洛娃的关系的犹豫反复，他的特权思想的一再抬头，他为马斯洛娃等犯人而奔走时对上流社会、法庭、官僚上层以至国家机器等内幕的认识深入，最后，他对革命者的态度和对暴力革命的看法，以及他求助于《福音书》，要求爱一切人等等，就是这个过程。对于外界他不是无动于中的静观者，他是在同它接触、冲突和感受中逐步达到道德上复活的。因此不能认为这个过程没有给他的“心理面貌”增加什么新东西。且不说在开头部分他是揭露的对

象，此后他也不是传声筒。这是一个艺术形象，他按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他只有在作家通过他这个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思想这一意义上才是"传声筒"，而这几乎是所有作家们的通例，这个形象只是较为明显罢了。

在写作《复活》的中期，作家意识到这本小说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开端是错误的"，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开始"(《论文学》，第307页)。于是他的注意的中心便从涅赫柳多夫的道德探索转到马斯洛娃的命运，而小说便以她被带到法庭开头。马斯洛娃是作家笔下真正出身人民的主人公，而且是从她的内心(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只从外部)来刻画的。她不仅与统治阶级分庭抗礼，而且与之直接对立：她是统治阶级的受害者与控诉者。她的命运反映了人民的命运，她的觉醒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她的抗议反映了人民的抗议。她最后与涅赫柳多夫分手，固然由于不愿接受他的牺牲，也正表明两个阶级的裂痕难以弥缝。作家在一八九五年说："现存的生活制度应该破坏。"(《全集》，第68卷，第64页)写成于一八九九年的《复活》预告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到来。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政治犯，即革命者，有民粹派也有马克思主义者。马斯洛娃的遭遇使她很自然地同革命者接近，她也是在他们中间生活而终于获得精神复活的。革命者中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作家尊敬他们自我献身的精神，却不能接受其暴力革命思想。因此在他笔底，凡是温和派大都带有迷人的优点，而激进派则往往具有消极的品质。马斯洛娃钦佩的是玛丽亚，爱的是西蒙松，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与作者过去的许多作品不同，这个长篇集中地揭露整个统治阶级，而不限于宫廷贵族或贵族自由主义者。涅赫柳多夫有如《神曲》中的维吉尔，引导我们周游俄国，通过他的观感和言

论，小说激烈批判法庭、国家机器、教会制度和土地私有制，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它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另一方面，在作品的第三部，批判的调子显著降低，作家看不到克服猖獗一时的“恶”的可能，主张服从上帝的戒律，宽恕一切人，互相亲爱，甚至“为仇人效劳”，亦即宣扬基督教教义，宣扬不以暴力抗恶思想。列宁所说的作家的“惊人的矛盾”：反映人民的仇恨和抗议以及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天真，最鲜明地表现于这一作品中。

三

说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等于说2＋2＝4。而要道出他的伟大在哪里，却不是那么容易。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把托尔斯泰比作“大象”，比作“天然湖”，我在这里分析他的创作艺术，只不过是瞎子摸象，以蠡测海罢了。

这是一个独立不羁、富于独创精神的天才。他的处女作《童年》就别开生面。与其他作家写童年的作品不同，它只写主人公幼嫩的心灵所能感受或与其成长有关的一切，而不涉及旁的（参阅皮林基斯：《论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列宁格勒，1959年，第33—34页）。小说开门见山：主人公因家庭教师在他的头的上方拍打苍蝇而引起的委屈感，标志着他过自觉生活的开始。小说另一特点是集中写两天生活。在开头部分，交织着许多回忆。他早年写的战争小说也卓然不群。例如《伐林》就以其真实朴素地描绘“军人阶层的气质、见解和习惯”等而超过名噪一时的马尔林斯基的浪漫主义小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1页）。《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则不仅以写流血、受苦和死亡的战争真相、却不写严整壮丽的军

容和跃马扬鞭的将军而不落俗套，这组短篇还以取景角度不同而各呈特色。第一部写战地士兵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集体形象，是一幅鸟瞰图。第二部表现鲜明的各个人物，表现军官们的虚荣心和名利欲，由“我”的眼光逼视画面的“细部”。第三部把聚光灯集中在科泽尔卓夫兄弟身上，照亮他们心灵变幻的全过程，通过他们，写出了战争中的人在死亡面前的内心真实。

篇幅不允许我一一分析他的作品。下文只是浅略地谈谈他的艺术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都是他对世界范围内的小说艺术所作的贡献，当然，这里列举的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

先谈结构问题。

梅里美说过：他“并不以作品的规模来衡量其价值”。但是“如果荷马写成二十四首小型叙事诗，每首相当于《伊利昂纪》的一章，那他能成为诗人之王吗？”(《梅里美文集》，莫斯科，1963年，第5卷，第274页)。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凭借他的中、短篇和剧作就足以传世。同样无疑的是，他假如没有三部长篇，就难以同世界文学中寥寥可数的几位巨人并列于奥林匹斯的顶峰了。

创作鸿裁巨制，困难首先在于驾驭巨大结构的工力。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的长篇以《战争与和平》最为杰出。《人间喜剧》当然规模宏大，就其总体所囊括的生活面来说，显然超出《战争与和平》，但它由多篇小说构成，每篇自成起讫，作者在结构上要照应的只限于一般长篇的范围。《红楼梦》结构宏伟，又是多线索的，在世界文学中罕有畴匹，然而它主要写四大家族并集中于荣国府。而《战争与和平》则“幅员”既广，线索又多，把战争与和平、民族和个人、史实和虚构等不同“材料”熔于一炉，将前线和后方、宫廷和闺阃、首都沙龙和外省庄园等各种场面尽收笔底，不能不惊叹为鬼斧神工！

饶有意思的是，正好在结构问题上，《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宁娜》却受到批评界的一些非难。法国作家布尔热居然断言，托尔斯泰只擅长塑造人物性格，却缺乏完美杰作必备的优点：结构。这由于人们习惯于西欧小说单线索的封闭结构，而在进入宏伟的迷宫时又没有手握阿里阿德涅线团。罗曼·罗兰就曾承认年轻时对《战争与和平》"结构上若干特点""感到迷惑"。米尔斯基，一个曾经侨居英国的俄国批评家中肯地指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使封闭性形式臻于完美"，而《战争与和平》则创造了"有别于封闭性形式的一种开放性形式"（分别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41页，第78页，第195页）。

形式是不能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托尔斯泰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说过："俄罗斯〔文学〕的艺术思想不能放入这个〔欧洲的〕框架，而为自己寻求新的框架。"在另一处又说，《战争与和平》不是长篇小说、叙事诗或史记，而是"作者希求并且能够在这种形式中加以表现而且确实得到表现的东西。"在写这部作品时他煞费踌躇，因为它"不是描写某一事件"，不能象一般长篇那样"有开端，有不断复杂化的兴趣以及幸运或不幸的收场……"（分别见《全集》第13卷第55页，第16卷第7页，第13卷第54页）。作品写的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时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写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无数人的追求和活动、思想和情绪、爱情友谊和生死存亡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习，这一切要求"开放性"的形式，这种形式被有些研究者称为"小说兼史诗"。

"开放性形式"通常被理解为纵横两个方面：横的方面是多线索，纵的方面是"无始无终"。理解是对的，但得作点补充。如果说《红楼梦》的多线索围绕着宝玉的爱情婚姻和四大家族的盛衰两大线索而展开，那么《战争与和平》的多线索则以战争与和

平两大线索为轴心。与战争联系的是历史的和政治的事件，与和平联系的是个人的和家庭的生活。小说让人物逐渐参加到历史事件中去，在历史事件的进展中，人物的性格随之展示，命运由以决定，各个人物（主要是人民和进步贵族）又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联系，而他们在历史事件发展中趋于一致正是全书的核心主题。就这样，两大线索不是彼此平行，而是交织一起；它们和众多从属的线索的关系，也不是以辐射式，而是以网状向各方面展开。这个多线索的结构曾使许多外国作家为之心折。例如高尔斯华绥赞许书中写两大线索，有如一个技艺高超的骑手同时骑两匹马，安然无恙地返回马厩。毛姆则说：托尔斯泰"使一组事件过渡到另一组事件，一批人物过渡到另一批人物，过渡得天衣无缝……使得你仿佛只是跟踪一条单独的叙述线索。"（《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83页，第260页）

一般多线索的长篇是以单线索开端，而以滚雪球的方式通向多线索。《战争与和平》则一开卷就是多线索的。在舍列尔的晚会上，全书的重要人物或家族都已直接或间接地（由人们谈到）一一登场。而从舍列尔沙龙到博尔孔斯基庄园的和平生活的每个角落，都闪现着战争的阴影：人们纷纷议论战争或准备从军。到安德烈的童山告别，战云已经密布，此后转入战争，便如水到渠成。于是，通过第一部第一卷，这位文学巨人把战争与和平两大线索相互揉合，把全书千丝万缕的头绪一把抓起。当然，多线索开端之妙还不在于让人物一齐涌上舞台，主要在于安排上的工巧。例如，作家把舍列尔的客人分为三组，而只让一组重要人物居于舞台前景，多而不乱，使读者不致目不暇接；又如在这一卷中，穿插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对比的场面，从而使万脉齐流而又辉映成趣。

不过，也不宜把“开放性形式”说得过分绝对。首先，作为生活的反映，任何艺术作品也不能囊括整个生活。从横的方面来说，单线索小说反映的是一个点，《战争与和平》反映的也无非是多面体生活的一两个面。从纵的方面来说，《战争与和平》也同样只截取生活之树的一个横断面，不过“厚薄”不同，因此也是有始有终的。但以开端时没有交代，径直入题，可以说是“无始”的。“无终”也是相对的。在尾声中，战争已经结束，和平生活又在开始，小说已经收场，只是尚有余波，皮埃尔的结社预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作者赋予了生活延续和更新的思想”，“在一个巨大的浪潮消失了、下一个浪潮复起时结束全书。”(《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2页)然而我们应该想到，按原计划，作家还要写十二月党人和一八五六年，所以“最后那道敞开的门”也可以看作通向未写成的另一长篇的入口。其次，“开放性形式”是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的独创性的突出表现，但远不能概括《战争与和平》的全部结构特征。例如沙布罗夫在其专著《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说，这部长篇结构的两大要素之一是“由戏剧性对白(或许多对白和场面)构成的戏剧性插曲”，而对白又“总是从属于情节的”。也就是说，这种对白包含着许多情节，它直接推动情节开展，而没有使其中断，因此这种结构使小说整体经常处于动态之中。又如《战争与和平》虽按时间顺序发展，有许多事却在“幕”后进行，因而使结构具有跳跃性。这也是作家的技法。他早年就厌恶《少年》“情节冗长，在时间上过于连贯，在思想上却不连贯。”(《论文学》，第17页)这种跳跃性基于严格的选择。他在给费特的信中说过：“要思考上百万种可能的组合，以求从中选取百万分之一……”(《全集》，第61卷，第240页)谈的虽是人物塑造，却与结构有关。例如皮

埃尔和安德烈等主要人物，小说中运用剪接的手法，只呈现与他们性格发展有关的几个生活片段。另一例子是，小说只写一八〇五年两次战役和一八一二年的波罗底诺之战，而一八〇七年的几次战役都只一笔带过。作为全书的高潮，波罗底诺之战也只主要以皮埃尔的观感来写战壕的真相，随后从双方统帅的角度勾勒出简单的全景图。这一切使得结构十分经济。又如卢卡契在谈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客体的整体性"的完整性时说："在《战争与和平》中，圣诞节的化妆出游在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索尼亚的爱情中是一个危机的标志；胜利的骑兵的袭击在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生活中是一个危机的信号……"(《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73—574页)这在我们看来也意味着：小说的许多插曲环环连锁，处处伏笔，前后呼应，表明结构的周密性。又如，除了一些历史哲学的议论外，作家很少加入插叙。作家早年就认为插叙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恶习"，因此，这部史诗虽则千头万绪，但却不枝不蔓。

我们这里只以《战争与和平》为例，而且着重谈"开放性形式"，便足以说明托尔斯泰在结构方面的造诣。至于他的"开阔的、无拘无束的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同样也有许多创新，这里就不细谈了。

广度和深度往往是成反比的，只有大艺术家才能克服这个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大而波涛万顷，气势磅礴，小而人物须眉，纤毫毕现。后者首先是心理分析。

在一八五三年，托尔斯泰刚刚开始创作时，他就认为："现在普希金的散文已经陈旧了……在新的倾向中情感细节的兴趣代替了事件本身的兴趣。"(《论文学》，第18页) 这不是偶然的。他从少

年时代起就耽于自我分析，对自己内心的隐秘过程饶有兴趣，他的自我观察磨练了他的观察力，而记述这些过程的日记就是创作的实验室。但并不限于此。他还说过，一个作家要真正艺术地描写生活，只有进入他所描述的别人的心境才有可能。要描写一个伺机杀人越货的强盗，就必须体验他等待时的那种战栗心情（《同时代人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上卷，第255—256页）。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可以任意虚构，而虚构心理却是不行的（这里的"虚构"当然用在"臆造"的意义上）。有的评论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是"实验"，托尔斯泰的方法则是"观察"。要"钻入"他人的心灵，确实要有敏锐的眼光。柴可夫斯基说："我觉得这位最伟大的、洞察人心的人一眼便看透了我内心的全部秘密。"（同上书，第236页）屠格涅夫惊叹托尔斯泰深谙马的心理，幽默地说他前身是马。

心理分析，托尔斯泰师承自卢梭、斯泰恩、斯汤达和莱蒙托夫，而有长足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心灵辩证法"一语道出了他的特点。这个术语主要是指描写内心运动，一种心境向另一种心境不断转变的心理过程，是指写一个人在某一场合内心变幻的全过程。但有些评论者把"心灵辩证法"扩大到一个人物在全书中的整个内心的变化。这种见解固然未可厚非，但恐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意，又会混淆心理过程和性格变化的区别。

描写心理过程，要抓住变幻不定、瞬息即逝的内心的细微颤动和起伏，抓住这些颤动和起伏的每一环节，其难度不下于拈起风中摇曳的一缕游丝。的确，在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作家中也不乏写心理过程的。甚至嫌他的心理描写过于细腻的屠格涅夫也偶尔使用这类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样以写心理过程著称。一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写处于不幸和病患中以及意志

和情欲可怕冲突等极端状况时的心理，托尔斯泰则不限于写人物的精神探索或紧张时刻，也写平常状态中的内心过程。两人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写的是"复调"，后者则写"多面性"；前者写作为人格分裂的表现的内心分裂，后者有时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与斗争，有时揭露人物的表里不一，但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另一区别是：前者没有善恶的概念，后者则伴有道德的评价。而总的说来，前者是病态的、阴郁的，有时是神秘莫测的，后者是正常的、健康的、明朗的。此外，托尔斯泰还很有分寸感。在他看来，"没有分寸感就不会有艺术家"。他善于在繁多而杂乱的心理中选取最有意义、最典型的部分，他的心理描写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远为简洁。

写心理过程，他经常通过内心独白。据苏联批评家柯瓦辽夫的归纳，这种独白大致运用于三种场合："表达人物在其生活极端紧张时刻的感受"，"描述人物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其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追求"，"阐明人物心中各种动机的斗争及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列夫·托尔斯泰的诗艺》，莫斯科，1983年，第31页)要补充的是：作为"内心的语言"，他的内心独白也是个性化的。如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独白总是关于具体的事物，安德烈的大多是抽象的想法，卡列宁则使用文牍式的语言。随着作家创作的发展，内心独白有深刻的变化。在初期它本身就是目的，较少思想内容；在中期，尤其从《战争与和平》起，它增加了社会因素，并扩大到应用于反面人物。在后期，大多用于社会揭露（人物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揭露，通过它们来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而且日趋简洁，大多让位于动作、表情等外在表现。不过，就在成熟期以后也很少运用于普通人民（如卡拉塔耶夫、图申等）。在后期，《复活》中的马斯洛娃有内心独白，但较之涅赫柳多夫简洁得多。这

也符合生活真实。普通人单纯，很少沉溺于潜思默想。

在展开的心理过程描写中，托尔斯泰的内心独白穿插着很多作者的说明（如尼古拉·罗斯托夫赌博前后、达里娅到弗龙斯基庄园去看安娜时的心理变化）。内心独白也不是他描写心理过程的唯一手段。他有时使用内心"对白"（人物在思想斗争中俨然一问一答），有时化"内心的语言"为公开的"自白"（如《克莱采奏鸣曲》后半部），有时运用作者的"旁白"（如涅赫柳多夫在法庭上）。许多地方象通常的心理小说，直接通过动作、手势和表情等。在赛马一场，安娜拿着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脸色苍白而严峻"，"痉挛地紧握着扇子"，沉默而"屏息"，最后是"大声惊叫"，"象一只给抓住的鸟儿乱蹦乱跳"：寥寥几个镜头，她的心理过程历历在目。

有人认为，是弗洛伊德最早把前意识和下意识带入小说领域。其实，如果不说"伊德"，而说下意识，那么托尔斯泰早在习作《昨天的故事》中就涉及了。苏联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指出这个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出声的独白彼此矛盾时说："假若托尔斯泰写完自己的作品，我们面前将会有好几十年后乔伊斯写的书。"他还分析说，作品中的梦表明作者已通向"下意识问题"（《什克洛夫斯基选集》，莫斯科，1983年，第1卷，第497—498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家晚年，斯塔索夫在给他的信里说：在晚近的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包括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长篇小说或剧作中，独白"没有真正的真实，没有偶然性、错乱、断断续续、半吞半吐和任何的跳跃……"只有托尔斯泰是"唯一的例外"（转引自柯瓦辽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艺》，第32—33页）。安娜死前的独白是最好的例证："'接着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

建筑？……'……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事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道和儿童们!……谢辽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请看另一段:"'……他这么起劲地对那个人讲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过路的人,这样想。'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感情告诉别人吗?……'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她想,他把她当成了熟人……'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哩。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我知道我的胃口……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激凌……'她心里想,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激凌小贩……'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激凌!基蒂也一样,得不到弗龙斯基,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视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她想着忽然笑起来。但是马上又回想起她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谈笑的人了。'……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无非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这里安娜思绪的凌乱和跳跃,都是由眼前外界事物引起的联想和回忆,一切下意识都和她的意识互为表里,是她在紧张时刻,所有的悔恨和省悟以及对社会、对弗龙斯基的深恶痛绝等情绪纷至沓来、一齐涌向心头的表现。托尔斯泰还经常借人物在病中或梦中表现下意识或无意识:安德烈在昏迷状态中,尼古拉在马上睡意朦胧时,以及安娜梦见两个丈夫,多次梦见胡须蓬乱的老头等等,这一切都表达正常的合乎逻辑的真实心理状态,而没有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怪诞的东西。

在卓越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托尔斯泰塑造出众多的人物性格。光是《战争与和平》就使罗曼·罗兰叹为观止。他说:"这

几百个人物，每个都有个性，令人难以忘怀。……这个人物肖像画廊在整个欧洲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2页）的确，在一个作品中塑造那么多各具特色的形象，恐怕只有《红楼梦》堪与匹敌。如果说《红楼梦》四百数十人物中“达到典型高度或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达数十人，那么《战争与和平》五百五十多人物中这类形象，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以至历史人物，数量差可相埒。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其他长篇，如《安娜·卡列宁娜》有一百六十多个人物，而《复活》和中短篇、剧本中的人物更难以胜数。不少欧美作家称许这些人物的个性化，说他们栩栩如生，宛若熟人。柯罗连科赞叹说：“托尔斯泰的想象力能够浮起千百个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哪怕是偶尔随便放到舞台上去的，都会马上显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不愿从你的记忆中消失。”（《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04页）

王尔德赞赏托尔斯泰“在所创作的巨大画幅上画满群像而不显得拥挤”。但可贵的还在于这些群像，即使是集体形象，也象柯罗连科说的，“都有自己内容丰富的生活”。在对比《战争与和平》和《崩溃》时他说：左拉描写的是一些“战争的单位”，而托尔斯泰笔下的“团队”、将军、校尉、士兵都有“个人特点”，“往往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物”（《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03页）。

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多样化，也得力于他擅长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他的人物象他说的，不用单一色调来描绘，因而不象有些作家的人物那样，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其特点。不过，这些人物性格的特点都很平常，而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那样变态或畸形。托尔斯泰作为丹青妙手的卓越之处，也正在于用平常的“材料”塑造出难以胜数的有“个人特点”的人物。而且他的人物并非人为地用几种成分来组合，也不是人为地加以

理想化或加上某些斑点，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因此，有些人物呈现的是复杂性，他们的性格充满矛盾，象安娜那样成为批评界的难解之结；而有些人物，如安德烈的性格，呈现的则主要是多面性而不是矛盾性。正是基于生活真实，他心爱的人物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所否定的人物也不乏某些好的品质。他善于抓住人物在某一特定刹那闪现的心灵的火花。例如安德烈理智得近乎冷酷，而当看到诱拐娜塔莎的安纳托尔在手术台上被截去大腿时，为之深深感动而饶恕了他。又如德鲁别茨卡娅虚伪而近乎奸诈，当罗斯托夫伯爵夫人赠给她五百卢布时，流出了真诚的眼泪。卡列宁是"木头人"，在安娜病危时，却真诚地宽恕了她并和弗龙斯基握手。正是这样，他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同意他的某些见解。例如他在晚年日记中说：人们"斑驳不纯"，既是好人，又是坏人（《论文学》，第250页）。在《复活》里又说："人好比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因此不能按"善良"和"凶恶"等概念"把人分类"。事实上，他的有些人物性格虽则相当矛盾，但总有其主导方面，总是可以按他的道德标准而区分其善恶。不用说，谁也不会把安娜和卡列宁混为一谈；就凭《战争与和平》的开场，谁又能把丽莎和海伦等量齐观呢？他的人物也没有表现什么"人性"，即全人类性。这些人物（除偶尔露面者外）既是鲜明的个性，又都带有阶级的印记。不仅贵族和农民判若天渊，就是贵族也都于个性中寓有共性（阶级性）。尼古连卡从小就意识到女仆纳塔利娅不过是纳塔利娅。安德烈一言一行散发着贵族气。皮埃尔单纯憨厚，但这位"我们的老爷"并未忘记防止普加乔夫"屠杀我们的子女"。奥布隆斯

基是破落贵族，虽则彻头彻尾自由主义化。弗龙斯基一点也不象奥布隆斯基，却也是自由主义"新派"贵族。列文自命为人民一分子，亲自参加割草，却立志守卫贵族阶级的圣火，而且要尽量廉价雇用工人，不愿让农民拖欠地租。涅赫柳多夫愿意跟随马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却忘不了自己的身份。细读这些作品可以知道，他们的各自特点来自各自的生活条件，但不能越出总的范围。有的评论者忧心忡忡，惟恐写阶级本质会导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观此大约可以消除疑虑，更应关心的是作家的生活经验、洞察力和才能！

托尔斯泰早年说过："要描写人本身是不可能的，却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不要用"善良"、"聪明"等抽象字眼来形容（《论文学》，第5页），而是让人物象在生活中那样行动，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表演"。这虽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共同特点，但他独臻上乘。与此有关的是，他不象屠格涅夫那样集中地对人物作叙述性的介绍，而是让人物逐渐表现自己。安德烈、皮埃尔或列文、安娜等登场时，只是寥寥几笔的一幅草图，后来在不同场合、同他人交往和冲突中才被一笔一笔地描绘出全貌，正象人们在生活中那样，在各个场合逐渐呈现自己的性格。

人物性格的逐渐展开并不等于性格本身的发展。托尔斯泰是主张写人物的"流动性"的，其涵义之一就是人物性格不断发展和变化。他的探索性人物、主要人物，从尼古连卡到涅赫柳多夫以及娜塔莎、安娜和马斯洛娃，从上场到收场都有显著的变化。不过，他也有许多人物性格是静止的，以反面人物居多，但其中也有正面人物，如老博尔孔斯基、丽莎、老罗斯托夫、索尼娅等。

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确是绚烂多姿的。俄国著名学者奥夫

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因此说他不仅是“荷马”，而且是“莎士比亚”(《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98页)。

*　　　　*　　　　*

南北朝画家宗炳谈山水画技巧时说：“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15页)我深惭没有这种才能。序文已经写了这么长，还只凌乱地抓住这位大师的思想和艺术的只鳞片爪，却也只好就此带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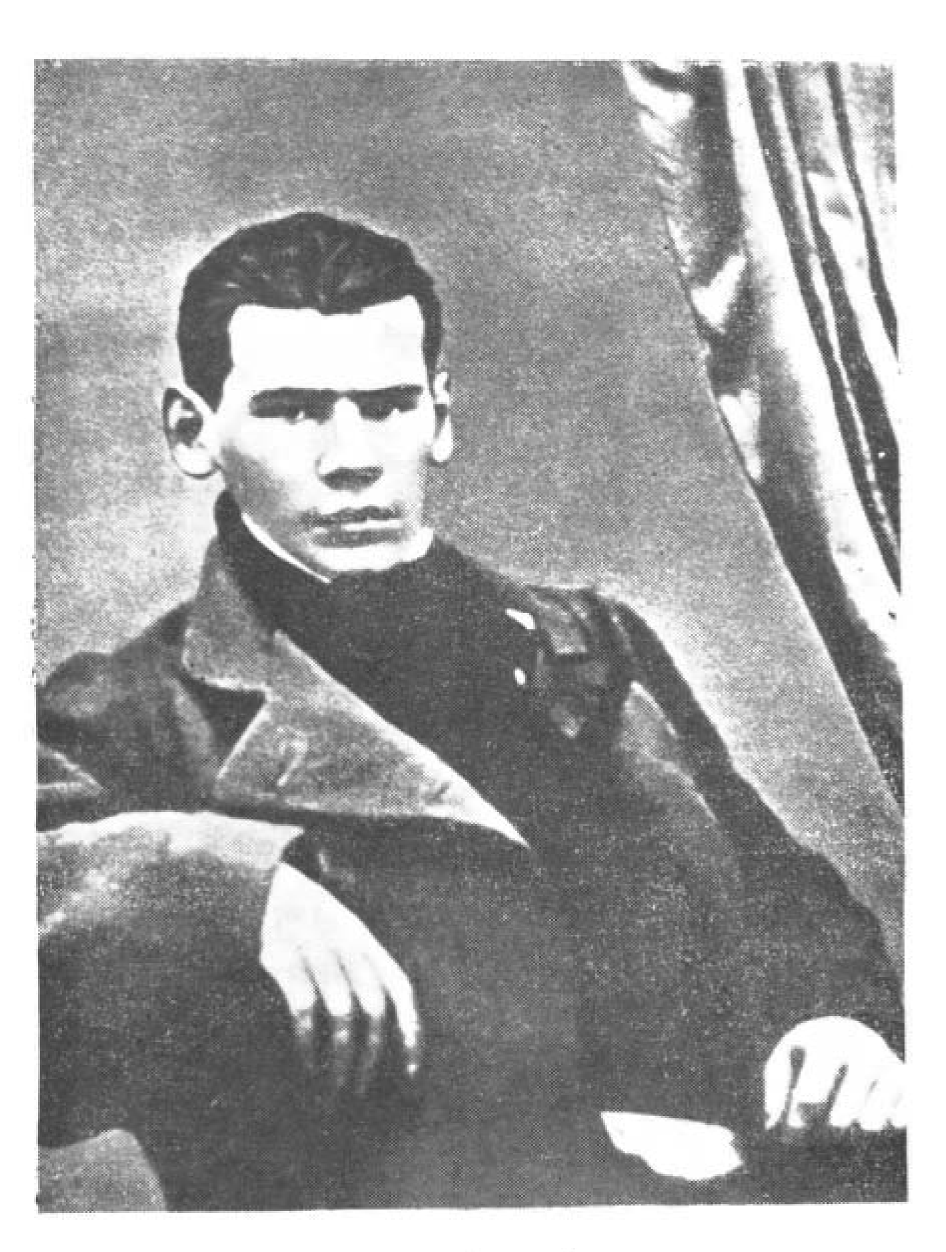
今年正好是伟大作家逝世七十五周年。我国出版的这个第一部大型文集(十七卷本)可以说是纪念版。纪念当然是为了学习。学习什么呢？我们认为，首先是他关于文艺的崇高使命的启示：

> 艺术的颓废是文明的颓废的最准确的标志。哪儿有理想，那么由于这些理想便产生了艺术作品；而当象目前我们这里那样不存在理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艺术作品！有的只是文字的游戏，声响的游戏，形象的游戏(《列夫·托尔斯泰论艺术和文学》，莫斯科，1958年，第1卷，第240页)。

这段名言多么值得咀嚼！

陈　燊

1985.8



作 者 像

目　　次

少　年

青　年

童　　年

一　教师卡尔·伊万内奇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过十岁生日，得到那么珍奇的礼品以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万内奇用棍子上绑着糖纸做的蝇拍就在我的头上面打苍蝇，把我惊醒了。他打得那么笨，不但碰着了挂在柞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圣像，而且让死苍绳一直落到我的脑袋上。我从被子下面伸出鼻子，用手扶稳还在摇晃的圣像，把那只死苍蝇扔到地板上，用虽然睡意惺忪、却含着怒意的眼光看了卡尔·伊万内奇一眼。他呢，身上穿着花布棉袍，腰里束着同样料子做的腰带，头上戴着红毛线织的带缨小圆帽，脚上穿着山羊皮靴，继续顺着墙边走来走去，瞅准苍蝇，啪啪地打着。

"就算我小吧，"我想，"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惊动我呢？他为什么不在沃洛佳①的床边打苍蝇呢？你瞧，那边有多少啊！不，沃洛佳比我大；我年纪最小，所以他就让我吃苦头。他一辈子净琢磨着怎么叫我不痛快。"我低声说。"他明明看见他把我弄醒了，吓了我一跳，却硬装作没有注意到的样子……讨厌的家伙！连棉袍、小帽、帽缨，都讨厌死了！"

当我心里这样恼恨卡尔·伊万内奇的时候，他走到自己的床前，望了望挂在床头、镶着小玻璃珠的钟座上的钟，然后把蝇

①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拍挂到小钉上，带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转身朝着我们。

“Auf, Kinden, auf!……s'ist Zeit. Die Mutter is tschon im Saal!”① 他用德国口音和颜悦色地喊道，然后朝我走过来，坐到我的床边，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在睡觉。卡尔·伊万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了擦鼻子，弹了弹手指，然后才来收拾我。他一边笑着，一边开始搔我的脚后跟。“Nu, nun, Faulenzer!”② 他说。

尽管我怕痒，我还是没有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有理睬他，只是把头更往枕头下面钻，拚命踢蹬，竭力忍住不笑出来。

“他多善良，多喜欢我们，可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自己很难过，也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里很乱。

“Ach, lassen Sie, ③ 卡尔·伊万内奇！”我眼泪汪汪地喊着，把头从枕头底下伸出来。

卡尔·伊万内奇吃了一惊，放开我的脚，不安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他那慈祥的德国人的面孔、他那竭力要猜出我为什么流泪的关注神情，更使我泪如雨下了：我很惭愧，而且不明白在一分钟之前，我怎么居然能不喜欢卡尔·伊万内奇，认为他的棉袍、小帽和帽缨讨厌呢？现在，恰好相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可爱，连帽缨都似乎成了他很善良的明证。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妈妈死了，人们抬着她去下葬。这完全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了什么梦。但是，当卡尔·伊万内奇被我的谎话

---

① 德语：起来，孩子们，起来……到时候了，妈妈已经在饭厅里了。

② 德语：喂，喂，懒骨头。

③ 德语：喂，别碰我。

所打动，开始安慰我、抚爱我的时候，我觉得好象自己真地做了那场噩梦，我流泪是由于别的原因了。

卡尔·伊万内奇离开我的时候，我从床上抬起身子，往自己的小脚上穿长统袜子，这时眼泪不怎么流了，但是我所虚构的那场噩梦的阴郁的想法，却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照料孩子的尼古拉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爱好整洁的人，一向严肃认真，彬彬有礼，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沃洛佳拿来的是靴子，给我拿来的却是我至今还讨厌的打着花结的鞋。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哭；况且，朝阳愉快地从窗口射进来，沃洛佳又站在脸盆架前面，很滑稽地模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姐姐的家庭女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响亮，连肩头搭着毛巾、一手拿着肥皂、一手提着水壶的一本正经的尼古拉都笑着说：

"得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①，请洗脸吧。"

我十分快活了。

"Sind sie bald ferfig?"② 从教室里传来卡尔·伊万内奇的声音。

他的声音严厉，已经没有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音调了。在教室里，卡尔·伊万内奇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老师。我应声而来，连忙穿上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一边抚平我的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进教室。

卡尔·伊万内奇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一向坐的地方。门左边摆着两个小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外一个是卡尔·伊万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

① 沃洛佳的本名和父名。

② 德语：你们快准备好了吗？

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① 规规矩矩靠墙竖着，然后是长长的、厚厚的、大大小小的书籍，有的有封皮没书，有的有书没封皮。每逢课间休息以前，卡尔·伊万内奇就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卡尔·伊万内奇夸大地把这个小书架称作"图书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一切东西往那里乱塞。老师私人书架上的藏书，虽然册数没有我们书架上的那么多，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册：一本是没有硬封皮的德文小册子，内容讲在白菜地里施肥的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的、烧掉了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液体静力学全部教程。卡尔·伊万内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甚至因此损伤了视力；不过，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② 杂志以外，他什么都不看。

在卡尔·伊万内奇的小书架上所有的东西中间，有一件东西最能使我想起他来。那是一只用纸板做的圆盘，它安着木腿，可以借着小轴移动。圆盘上贴着一张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贵妇和一个理发师③。卡尔·伊万内奇粘得很好，这个圆盘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做这个圆盘的目的是为了遮住太亮的光线，保护自己的视力衰退的眼睛。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他的身影——高高的个儿，穿着棉袍，戴着红色小帽，帽子下面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桌上摆着那只圆盘，圆盘上的理发师把阴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卡尔·伊万内奇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的扶

---

① 法语：《游记》。

② 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政治和文学报纸

③ 指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所著的《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

手上，面前放着一只表盘上画着猎人的钟、一块方格手帕、一个圆形的黑鼻烟壶、一只绿色眼镜盒和摆在小托盘里的一把剪烛花的剪刀。这一切东西都那么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摆在各自的位置上，单凭着这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就可以断定卡尔·伊万内奇心地纯洁，心平气和。

平常，当我在楼下大厅里跑够了的时候，我就踮着脚悄悄地上楼，跑进教室，那时我总是发现，卡尔·伊万内奇正独自一人坐在安乐椅上，神情安详而庄严地阅读他喜爱的一本什么书。有时也遇到他没有读书。这时他总把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半睁半闭的蓝眼睛里含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嘴唇忧郁地微笑着。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他的均匀呼吸声和那块画着猎人的钟嘀嗒作响。

他常常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边想："可怜的，可怜的老头儿！我们人多，我们玩呀，乐呀，可是他孤零零一个，没有任何人安慰他。他说自己是孤儿，真是一点也不错。他的身世真不幸！我记得他对尼古拉讲过自己的身世。他的处境真是可怕呀！"我非常可怜他，因此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说："Lieber① 卡尔·伊万内奇！"他很喜欢我这么对他说话。每当这种时刻，他总要抚摸我，显然他深深地受了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差不多全是破的，不过，卡尔·伊万内奇妙手回春，把它们都裱糊得好好的。第三面墙正中间是通楼梯口的门，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是我们的，刀痕累累；另外一把是崭新的，是他私人的，他用它训戒人的时候多，画线的时候少。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圆圈记着我们

① 德语：亲爱的。

的大错，用十字记着我们的小错。黑板左边，就是罚我们下跪的角落。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记得炉门上的通风孔以及人们转动它时，它发出的响声。我常常在屋角跪的时间很长，跪得腰酸腿疼。这时候我心里就想："卡尔·伊万内奇把我忘了。他大概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让他想起我，我就把炉门轻轻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抠下一块灰泥。但是，如果忽然有一块太大的灰泥嘭的一声掉到地板上，说真的，单是那份害怕就比任何惩罚都糟心。我回头望一望卡尔·伊万内奇，他却捧着一本书，兀自坐在那儿，好象什么都没有觉察似的。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破黑漆布，从漆布的许多窟窿下面好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的边沿。桌子周围摆着几张没有油漆过，但是由于使用了好久，已经磨得锃亮的凳子。最后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户。窗外的景色是这样：正前方有一条路，路上的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道车辙，都是我久已熟悉和喜爱的；走过这条路，就是一条修剪过的菩提树林荫路，路后有些地方隐隐约约露出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在林荫路那边，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的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可以看到守林人的小木房。从窗口朝右边眺望，可以看到一部分凉台，午饭以前，大人们常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万内奇批改默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朝那边观望，我可以看见妈妈的乌黑的头发和什么人的脊背，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那里的谈笑声。因为不能到那里去，我心里很生气。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再学习，永远不再死念《会话课本》，而同我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会变成悲伤，天知道我为什么沉思，沉

思些什么，我想出了神，竟连卡尔·伊万内奇因为我的错误而发起脾气，我都没有听到。

卡尔·伊万内奇脱下棉袍，穿上他那件肩头垫得高高的、打着褶的蓝色燕尾服，照着镜子理一理领带，就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问安了。

二 MAMAN①

妈妈正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只手轻轻扶着茶壶，另一只手按着茶炊的龙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她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

当你努力追忆一个亲人的容貌时，总有许许多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要透过这些回忆来看它，就象透过泪眼看它一样，总是模糊不清。这是想象的眼泪。因此在我极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想象出她那流露着始终如一的慈爱的棕色眼睛，她那颗长在短短的发鬈下面的脖子上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和那常常爱抚我、常常让我亲吻的、细嫩纤瘦的手，但是她的整个神态却总是从我的记忆里滑掉。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大钢琴，大钢琴前面坐着我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姐姐柳博奇卡②，她用刚在冷水里洗过的

---

① 法语：妈妈。

② 柳博奇卡是柳博芙的小名。

玫瑰色手指显然很紧张地在弹克莱曼蒂① 的练习曲。她十一岁了，穿着一件麻布短衣，一条雪白的、镶花边的衬裤，只能用 arpeggio② 弹八度音。她旁边侧身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戴着有红缎带的包发帽，身穿天蓝色敞胸短上衣，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卡尔·伊万内奇一进来，她更加板起脸来了。她威严地望一望他，也不答礼，用脚踏着拍子，继续数着："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③ 声音比以前更响，更专横。

卡尔·伊万内奇好象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是按照德国的敬礼方式，一直走到我母亲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了，摇摇头，仿佛想借此驱散忧思。她把手伸给卡尔·伊万内奇，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鬓角。

"Ich danke, lieber④ 卡尔·伊万内奇！"她仍旧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万内奇本来一只耳朵就聋，现在由于钢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弯下腰，更靠近沙发一些，一只手扶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一种当时我觉得是最文雅的笑容，把小帽往头上稍微一举，说：

"您原谅我吗，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卡尔·伊万内奇怕他的秃头着凉，从来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是每次走进客厅里来，他都请求人家许他这样。

---

① 穆乔·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作有大量钢琴奏鸣曲和钢琴教材《乐艺津梁》。

② 意大利语：琶音（即和弦中的各个组成音不是同时奏出，而是顺序奏出）。

③ 法语：一，二，三，一，二，三。

④ 德语：谢谢您，亲爱的。

“戴上吧，卡尔·伊万内奇……我在问您，孩子们睡得好不好？”maman向他稍微靠近一些说，声音相当响亮。

但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上秃头，笑得更和蔼了。

“你停一下，米米①！”maman 笑着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妈妈的容貌本来就非常俊秀，她微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无比，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喜气洋溢了。如果我在自己一生中痛苦的时刻能看一眼这种笑容，我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了。我觉得人的美貌就在于一笑：如果这一笑增加了脸上的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这一笑不使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这一笑损害了它，它就是丑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以后，就用双手抱着我的头，让它朝后仰，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今天哭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用德语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当她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她总是用她熟谙的这种语言。

“我是在梦里哭的，maman，”我说。我回想起虚构的梦境的详情细节，不禁颤抖起来。

卡尔·伊万内奇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对于梦里的事只字未提。大家又谈到天气，米米也参加了谈话。然后，maman往托盘里放了六块糖给几个可敬的老家人，就站起身来，走近摆在窗口的刺绣架。

---

① 玛丽亚的法文小名。

“喂，孩子们，现在到爸爸那里去吧，你们告诉他，他去打谷场以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到爸爸那里去了。穿过从祖父的时代就保留着仆从室这个名称的房间，我们走进了书房。

三 爸爸

他站在写字台前，指着一些信封、文件和几堆钱，神情急躁，激动地对管家雅科夫·米哈伊洛夫说明什么，管家站在他一向站的房门和晴雨表之间，反剪着双手，手指很快地乱动着。

爸爸越是急躁，管家的手指就动得越快，反过来，爸爸不做声了，他的手指也就不动了。当雅科夫自己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又极其不安地拚命向四面乱动弹。从手指的动作上，我觉得可以猜测出雅科夫内心的思想。他的神情总是很沉着，这说明他既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受人管的，这就是说：“我是对的，不过随您的便吧！”

爸爸看见我们，只说了一声：

“等一下，马上就完。”

接着用头示意，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关上门。

“啊，慈悲的上帝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雅科夫？”他继续对管家说着，耸了耸一边的肩膀（这是他的习惯）。“这只装着八百卢布的信封……”

雅科夫把算盘拉近一些，用算盘珠拨出八百这个数字，眼睛

盯着一个不明确的地方，等着听下文。

"……用来做我出门时的花销。你明白吗？从磨坊那里你可以收到一千卢布……对不对？你可以从国库收回八千卢布押金；干草，按照你自己的估计，可以出卖七千普特，就算四十五个戈比一普特，你可以收到三千卢布；这样一来，你总共可以收到多少钱？一万二千卢布……是不是？"

"是的，"雅科夫说。

但是，根据他的飞快地动弹的手指来看，我觉察出他要提出异议。爸爸打断了他的话头。

"好吧，你要代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寄一万卢布给委员会。帐房里存的钱，"爸爸接下去说（雅科夫把他在算盘上拨出来的一万二千抹掉，打上二万一千），"你现在给我拿来，就算今天支出好了。（雅科夫又抹掉算盘珠儿，把算盘翻转，想必是以此表示那二万一千卢布也没有了。）这个装着钱的信封，你要代我按照上面写的地址转交。"

我站得离桌子很近，因此瞟了瞟信封上的字。上面写着："卡尔·伊万内奇·毛厄尔。"

爸爸大概注意到我看了我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就把手放到我的肩头上，轻轻把我从桌边推开。我不了解这是爱抚还是斥责，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吻了吻搭在我肩头的那只青筋嶙嶙的大手。

"是！"雅科夫说。"关于哈巴罗夫卡那笔钱，您有什么吩咐吗？"

哈巴罗夫卡是妈妈的庄园。

"存在帐房里，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动用。"

雅科夫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他的手指突然动得更快了。他

在聆听主人命令时那副呆头呆脑、唯命是从的样子变了，又露出精明滑头的本相来。他把算盘拉近些，开口说：

“让我向您报告一下，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您可以随意处理，不过委员会那笔钱不能如期付清。您说，”他抑扬顿挫地继续说，“从押金、磨坊、干草上我们应该有一笔进项……（他一边说这些项目，一边在算盘上打出数字来。）不过我看，这些款项恐怕我们算错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这样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您瞧呀：关于磨坊的事，磨坊老板已经来找过我两次，要求延期付款，赌咒发誓，一口咬定他没有钱……他现在就在这儿，您是不是愿意亲自同他谈谈？”

“他说什么？”爸爸追问道，摇了摇头，表示他不想同磨坊老板谈话。

“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他说根本没有生意，他仅有的那一点点钱都用在水坝上了。假定我们把他赶走，老爷，我们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您又提到押金，我好象已经向您报告过了，我们的钱投到那里，不会很快收回来的。前几天我往城里给伊万·阿法纳西奇运去一车面粉，顺便捎信问起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的回信又是那一套：‘我很高兴为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效劳，但是事情由不得我做主，’从这一切情况看来，再过两个月，您也未必收得到这笔款。至于您所说的干草，假定可以卖到三千卢布……”

他把算盘珠拨上三千，沉默了一下，一会儿看看算盘，一会儿又看看爸爸的眼睛，仿佛说：

“您自己看看，这太少了！再说，卖干草还得赔本；如果现在

我们就卖出去，您自己也知道……”

看样子，他还有一大堆理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爸爸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我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说，“不过，如果这些款项当真要拖延好久才能收到，那也没有办法，需要多少钱，你就动用哈巴罗夫卡那笔钱好了。”

“是！”

从雅科夫的脸色和手指的动作可以看出，最后这个命令使他非常满意。

雅科夫原来是个农奴，为人非常勤恳，忠心耿耿。他象所有的好管家一样，很会替自己的主人精打细算，对主人的利益抱着非常古怪的见解。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减损女主人的财产来增加男主人的财产，因此就极力证明，非动用女主人庄园的一切收入来贴补彼得罗夫斯科耶（就是我们居住的村庄）不可。这时他扬扬得意，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如愿以偿了。

爸爸跟我们道过早安以后，就说，我们在乡下闲散够了，我们不再是孩子，应该认真学习了。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今天夜里要去莫斯科，而且要把你们带去，”他说。“你们要住在外祖母家，妈妈跟女孩子们留在这儿。你们要知道，听到你们学习成绩很好，令人满意，这对妈妈将是一种安慰。”

虽然由于最近几天所做的准备，我们已经料到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使我们大吃一惊。沃洛佳脸红了，用颤抖的声音传达了妈妈让他捎的话。

“我的梦给我的预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寻思了一下。“千万别发生更糟心的事了。”

我非常，非常舍不得妈妈，但同时，一想到我们真的成了大人，心里又很高兴。

“如果我们今天就走，那就一定不上课了。这太妙了！”我暗自思索。“可是，我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他大概会被辞退，要不然，就不会给他准备那个封套了……最好还是永远学习下去，不要走，不要离开妈妈，也不要让可怜的卡尔·伊万内奇伤心。他本来就够不幸的了。”

这些思想掠过我的心头；我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鞋上的黑蝴蝶结。

爸爸同卡尔·伊万内奇又谈了几句关于晴雨表下降的事，吩咐雅科夫不要喂狗，好在临走以前，吃过午饭去试一试小猎狗。这以后，跟我的预料相反，他打发我们去上课，不过安慰我们说，要带我们去打猎。

我上楼时，顺便跑到凉台上去看看。爸爸心爱的猎狗米尔卡正眯缝着眼睛，卧在门口晒太阳。

“亲爱的米尔卡，”我抚摩着它，吻它的小脸说，“我们今天就要走了。再见吧！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心一软，就哭了起来。

四　上　课

卡尔·伊万内奇情绪不佳。这从他那皱紧的眉头，从他把大礼服抛进五屉柜，怒气冲冲地系腰带，用指甲使劲在《会话课本》上划一条线，标明要我们背熟的地方等等动作来看，都可以

看得出。沃洛佳规规矩矩地学习，我却心里烦躁，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茫然若失地对《会话课本》望了好久，但是一想到就要离别，我便热泪盈眶，再也读不下去了。轮到我向卡尔·伊万内奇讲那段会话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听我说（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恰恰到一个人问："Wo kommen sie her?"① 另一个回答说："Ich komme vom Kaffe-Hause"② 的段落，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由于痛哭失声，就说不出："Haben sie die Zeitung nicht gelesen?"③ 这句话来了。到习字的时候，泪水落到纸上，弄得满纸墨斑，看上去好象是用水在包装纸上写的。

卡尔·伊万内奇生起气来，罚我跪下，反复地说，这是倔脾气，装腔作势（这是他的口头禅），他用戒尺威吓我，要我讨饶，我却被泪水哽住了，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大概感到自己做事不公平，就走进尼古拉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从教室里可以听到下房里的谈话。

"孩子们要去莫斯科，你听说了吧，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一进屋就说。

"不错，听说了。"

想必是尼古拉要站起来，因为卡尔·伊万内奇说："坐着吧，尼古拉！"随后就关上门。我离开墙角，走到门边去偷听。

"不论替人家做了多少好事，不论多么忠心耿耿，看起来，决不能指望人家感激你。尼古拉，对不对？"卡尔·伊万内奇感伤地说。

坐在窗口补靴子的尼古拉，肯定地点点头。

---

① 德语：您从哪儿来？

② 德语：我从咖啡馆来。

③ 德语：您没有看过报吗？

“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十二年，我可以当着上帝起誓，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朝天花板抬起眼睛和鼻烟壶，“我爱护他们，照顾他们，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尽心。你记得吧，尼古拉，沃洛佳害热病的时候，你记得我怎样在他的床边坐了九天没有合眼。是的，那时我是个好心的人，是亲爱的卡尔·伊万内奇；那时用得着我。可是现在呢，”他含着一丝讽刺的笑意补充说，“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得认真地学习了！好象他们在这儿没有学习似的。尼古拉，是不是？”

“好象还得学习，”尼古拉放下锥子，双手拉着麻绳说。

“是的，现在用不着我了，要把我赶走了；诺言丢到哪儿去啦？哪儿有感激的意思？尼古拉呀，我很敬爱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一只手按着胸口说，“但是她又怎样呢？……在这所房子里，她的意旨反正是无足轻重的。”这时，他用一种富于表情的手势把一小片碎皮子扔到地板上。“我知道这是谁出的鬼主意，为什么不需要我了。因为我不会象有些人那样阿谀逢承，随声附和。我对任何人都总爱讲老实话，”他骄傲地说。“别去管他们！我不在这里，他们也发不了财。而我呢，上帝是慈悲的，总会找到一块面包的……是不是，尼古拉？”

尼古拉抬起头，看了看卡尔·伊万内奇，好象想弄清他是不是真的会找到一块面包。不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卡尔·伊万内奇照这样又唠叨了很久，说了好多。他提到，他以前住在某将军家里，他的功劳得到了较好的报酬（听见这话，我心里很难过），他说到萨克森、他的父母、他的朋友舍恩海特裁缝，等等，等等。

我很同情他的痛苦。我对父亲和卡尔·伊万内奇几乎是同样敬爱的，一想到他们互不理解，心里就很难过；我又回到角落

里跪下，考虑怎样才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

卡尔·伊万内奇回到教室以后，吩咐我站起来，准备默写的练习本。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就威严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用一种仿佛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开始口授："Von al-len Lei-den-schaf-ten die grau-samste ist……haben sie ges-chrieben?"①说到这儿他停了一停，慢吞吞地吸了一撮鼻烟，打起精神接着说："Die grausamste ist die Un-dank-bar-keit…… Ein grosses U"②。我等着他往下说，写好最后一个字之后，向他望了一眼。

"Punctum③，"他含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把练习本交给他。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把这句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格言读了好几遍。随后，他就坐在窗口给我们上历史课。他的脸色不象先前那么阴沉了，流露出一个已经充分出了气的人的得意神情。

差一刻就一点钟了；但是，卡尔·伊万内奇好象还不想放我们走：他接连不断地给我们上新课。无聊和食欲同样地增长起来。我急不可耐地注意着表明快吃午饭的一切迹象。一会儿一个女仆拿着擦子去刷碟子，一会儿听见饭厅里餐具的响声和挪动桌椅的声音，一会儿米米、柳博奇卡和卡坚卡④（卡坚卡是米米的女儿，十二岁）从花园里走进来。但是福卡——总是来宣布开饭的管家福卡——却没有露面。只有他露面的时候，我们才

---

① 德语：在一切缺点中，最可怕的……写好了吗？

② 德语：最可怕的是忘一恩一负一义……U要大写。

③ 德语：句点。

④ 卡坚卡是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能扔下书本，不顾卡尔·伊万内奇，跑下楼去。

这回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但这并不是福卡！我熟悉他的脚步声，永远听得出他的靴子的咯吱声。门打开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门口。

五 苦行者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走进屋里来，他脸色苍白，长脸盘，一脸大麻子，留着长长的白发和几绺稀疏的红胡子。他身材非常高大，进门时不但要低下头，连整个身子都得弯下来。他穿着一件破布衫，这布衫既象农民的长襟外衣，又象神父的白袍，手里拿着一根大拐杖。进屋时，他用拐杖拚命敲了一下地板，扬着眉毛，嘴咧得特别大，发出非常可怕、非常不自然的哈哈大笑声。他瞎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的眼白不住地乱转，给他那本来就很丑陋的面孔增添了更加让人讨厌的神气。

"啊哈，捉住了！"他喊道，小步跑到沃洛佳跟前，抱住他的头，仔细察看他的头顶，随后带着十分严肃的神色放开沃洛佳，走到桌子跟前，向漆布下面吹气，在漆布上面画十字。"噢，可怜啊！噢，痛苦啊！……小宝贝们啊……就要飞走了。"他用一种颤巍巍的悲泣声音说着，感伤地望着沃洛佳，并且用袖口去擦当真掉下来的眼泪。

他的嗓音粗浊沙哑，动作慌里慌张，语无伦次（他永远不用代词），但是发的重音却那么动听，焦黄的丑脸上有时露出非常坦率的悲哀神色。听他讲话，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又是惋惜、又

是恐惧、又是悲伤的复杂心情。

这就是那个苦行者，巡礼者格里沙。

他是什么来历？他的父母是谁？是什么迫使他选择了他过的这种流浪生活？谁也不了解这一点。我只知道，他从十五岁起，就成了尽人皆知的苦行者。无论冬夏，他都光着脚行走，朝拜寺院，把小圣像赠给他喜爱的人，说些费解的话，有的人认为这些话是预言。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是另外一种情形。有时他到我外祖母家去。有人说他是富家的不幸子弟，是个心地纯洁的人，又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庄稼人，是个懒汉。

那个严守时刻、令人望眼欲穿的福卡终于出现了，我们于是下楼去。格里沙呜咽着，继续讲一些语无伦次的话，他跟在我们后面，用拐杖敲打着楼梯的阶梯。爸爸和 maman挽着胳臂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低声交谈着什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规规矩矩坐在紧挨着沙发、按照直角形对称摆着的一把安乐椅上，用严厉但却沉着的声音教训坐在她身边的姑娘们。卡尔·伊万内奇一走进房间，她瞅了他一眼，马上就扭过身去。她脸上露出一种可以这样解释的表情："我没有注意您，卡尔·伊万内奇。"从姑娘们的眼色中可以看出，她们急着要告诉我们一件十分重要的消息；但是离开自己的座位跑到我们跟前，这是米米的规矩所不允许的。我们得先走到她跟前，说一声："Bonjour, Mimi!"①立正行个礼，然后才能开始谈话。

这个米米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女人啊！当着她的面什么都不能讲，她认为一切都不成体统。另外，她还喋喋不休地要我们"Parlez dons français②"，可是那时，我们好象要故意惹她生

---

① 法语：您好，米米！

② 法语：说法文。

气似的，偏想说俄语。要不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某样菜合你的胃口，希望没有人来干涉你的时候，她一定会说："Mangez donc avec du pain"① 或是 "Comment ce que vous tenez votre fourchette?"② 你会这样想，"她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呀？让她管教她的姑娘们去好了。有卡尔·伊万内奇管我们。"在厌恶某些人方面，我和他完全抱有同感。

"去央求一下妈妈，让他们带我们去打猎吧。"大人们领头到饭厅去的时候，卡坚卡拉住我的短外套，小声说。

"好，我们试试吧。"

格里沙在饭厅里吃饭，不过在另一张小桌上；他眼睛抬也不抬，紧盯着碟子，有时叹一口气，扮个吓人的鬼脸，并且好象自言自语似地说："可怜！……飞走了，鸽子要飞上天了……啊，坟上有一块石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Maman 从早晨起就心绪不宁；格里沙的来临、他的言语和行动，显然使她更加心烦意乱。

"噢，对啦，我还忘记求你一件事。"她把一盘汤递给父亲时说。

"什么事？"

"请你叫人把你那群恶狗锁起来吧。你瞧，格里沙进院子的时候，它们险些儿把这个可怜的人咬伤了。象这样，它们也可能向孩子们扑过去。"

格里沙听人谈到自己，就扭过身朝着大饭桌，指指自己身上被撕破的衣襟，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嘟囔说：

"想把我咬死……上帝不允许。纵狗伤人是有罪的！大大

---

① 法语：就着面包吃吧。

② 法语：你这是怎么拿叉子的？

的罪过！不要打，当家的①，为什么要打啊？上帝会饶恕的……世道不同了。”

“他说些什么？”爸爸问，很严厉地瞪着眼看他。“我一点也不懂。”

“但是我懂，”maman 回答说，“他对我讲，有一个猎人故意纵狗咬他，所以他说，‘想把我咬死，但是上帝不允许，’他求你不要为这件事处罚那个猎人。”

“啊！原来如此！”爸爸说。“他怎么知道我要处罚那个猎人呢？你要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这样的先生们，”他用法语继续说，“不过，这位我觉得特别讨厌，想必……”

“噢，不要说这话，亲爱的！”maman好象吃惊似的，打断了爸爸的话头。“你怎么知道呢？”

“我似乎有机会研究这一类人，他们之中来拜访你的很多，全都一模一样。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套……”

显然，在这一点上母亲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她不愿意争论。

“请递给我一个油炸包子，”她说。“怎么样，今天的油炸包子好吃吗？”

“不，我很生气，”爸爸接着说，他拿起一个油炸包子，但是离得那么远，maman根本够不着它。“不，当我看见有头脑、有教养的人落到骗局里的时候，我很生气。”

说着，他用叉子敲敲桌子。

“我请你递给我一个油炸包子，”她又说了一遍，伸出手去。

“把这帮人关到警察局去，可算做了好事啦！”爸爸接着说，

---

① 他对所有的男人都一律这样称呼。——作者注。

把手缩回来。“这帮家伙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使一些女人本来就很脆弱的神经更乱。”他笑着补充说，看到妈妈很不喜欢这场谈话，就把油炸包子递给了她。

“在这方面，我只想对你说明这样一点：一个六十岁的人，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走路，衣服下面总带着两普特① 重的铁链，再三再四拒绝人家提供给他的供给膳宿的舒适生活，我们很难相信这种人只是由于懒惰才采取这一切行动。至于说到预言，”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je suis payée pour y croire；② 我好象告诉过你，连我父亲将在哪一天，哪个时辰逝世，基留沙都向他预言了。”

“噢，你要拿我怎么样啊？”爸爸说，笑着把靠米米那边的那只手捂到嘴上。（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紧张地听着，等着听一些笑话。）“你为什么对我提到他的脚呢？我看了一眼，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

午饭快要吃完了。柳博奇卡和卡坚卡直向我使眼色，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总之，她们显得非常不安。这种眼色是说：“你们怎么不请求他们带我们去打猎呀？”我用胳臂肘推了推沃洛佳。沃洛佳推了推我，他终于鼓起勇气，起先声音还是畏怯的，随后就相当坚决而响亮地解释说，今天我们就要走了，因此很想带着姑娘们一道坐敞篷马车去打猎。大人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就依着我们的心意解决了，更令人高兴的是，maman 说她自己也要跟我们去。

---

① 1普特合16.38公斤。

② 法语：我是吃了苦头才相信的。

六 准备打猎

上甜食的时候，打发人把雅科夫叫来，并且发出了有关车辆、狗群和乘骑的指示，指示非常详尽，连每匹马的名字都点出来了。沃洛佳的马瘸了；爸爸吩咐给他备上一匹猎马。“猎马”这个词妈妈听起来很不入耳：她以为猎马一定类似烈性的野兽，准会狂奔一阵，把沃洛佳摔死。任凭爸爸和沃洛佳怎么劝慰，沃洛佳怀着令人惊异的勇气说，这没有什么，他最喜欢马奔驰，可怜的 maman 还是一个劲儿说，那样一来，整个郊游的时间她都会心烦意乱。

午饭吃完了；大人们到书房里去喝咖啡，我们便跑到花园里，踏得落满黄叶的小径沙沙作响，谈着话。我们谈沃洛佳骑猎马的事，谈柳博奇卡跑得没有卡坚卡快很丢脸，并且说要是看看格里沙的铁链会多么有趣，等等；但是关于我们就要分手的事，却只字未提。我们的谈话被驶近的马车声打断了，在那辆马车上每个装有弹簧的座位上都坐着一个小农奴。马车后面是猎手们，他们带着狗，骑着马；猎手们后面是车夫伊格纳特，骑着准备让沃洛佳骑的那匹猎马，牵着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我们都向篱笆旁边跑过去，从篱笆眼里可以看到这一切有趣的东西。随后，我们尖叫着跳着，跑上楼去换衣服，尽量打扮得象猎人模样。最主要的办法是把裤子塞到靴子里。我们马上这样动手做起来。我们急着做完，好跑到门口去欣赏狗和马，跟猎手们交谈一下。

那天天气很热，从大清早起天边就飘着洁白的、变幻无常的阴云；后来，微风把它们吹得越来越近，有时甚至遮住了太阳。不过，尽管阴云密布，越来越浓，显然也不会形成暴风雨，使我们最后一次打猎扫兴。傍晚时分，阴云开始消散：有的颜色变淡了，形状拖长了，向天边飘去；有的就在头顶上，变成透明的鳞片；只有一大片乌云停留在东方。卡尔·伊万内奇一向懂得乌云的动向，他说这块乌云会向马斯洛夫卡飘去，决不会下雨，一定是个好天气。

福卡虽然上了年纪，却十分灵活，十分迅速地跑下楼，喊道："赶过来！"于是，他叉开腿稳稳地站在大门口，也就是在车夫要停下马车的地点和门槛的中间，并且摆出一副姿态，表示无须人家提醒他的职责。太太小姐们下来了，略略讨论了一下谁坐在哪边，抓住什么（虽然我觉得，根本用不着抓住什么）之后，她们就坐上去，撑开阳伞，车就走动了。马车走动的时候，maman指着"猎马"，用颤巍巍的声音问车夫：

"这是给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备好的那匹马吗？"

车夫回答说是，这时候，她摆摆手，扭过身去。我简直忍耐不住了，就跨上马，把身子往前一伏，在院子里表演了好几手马术。

"请您不要踩着狗。"有个猎人对我说。

"你放心，我不是头一回呀！"我自豪地回答。

沃洛佳骑上"猎马"，尽管他性格坚强，也不免有些胆怯。他抚摩着马，问了好几次。

"它老实吗？"

他骑马的姿势很好看，就象大人似的。他那穿着紧身裤的大腿骑在马鞍上是那么健美，使我都嫉妒起来。特别是因为，从

我的影子看来，我的姿势比他差远了。

现在可以听到爸爸下楼梯的脚步声。管追猎狗的人把四处奔跑的猎狗赶拢来，带着狼狗的猎人们把自己的狼狗唤到跟前，骑上马。马僮把一匹马牵到台阶边；爸爸的那一群猎狗本来都卧在台阶前面，摆出各种美妙的姿态，这时一齐向他扑过来。米尔卡戴着珠项圈，铃铛叮当地响着，跟在爸爸身后快活地跑出来。它出来的时候，总要同猎狗打招呼：同这一些玩玩，和那一些嗅嗅鼻子或者吼一声，在另外一些身上捉捉跳蚤。

爸爸骑上马，我们就出发了。

七　打　猎

绰号土耳其人的那个猎人，头上戴着毛茸茸的帽子，肩上背着大号角，腰带里插着刀子，骑在一匹钩鼻子的、青灰色的马背上，走在大家前面。看了这个人的阴沉凶狠的外貌，会以为他是去决一死战，而不是去打猎。各种各样的猎狗汇成一支骚动的队伍，跟在他那匹马的后腿周围奔跑着。看到不幸掉队的那只狗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心里真觉得可怜。它必须费九牛二虎之力拖住自己的伴侣，而当它达到这个目的时，后面一个骑马的管猎狗的人一定会用短柄长鞭抽打它，大喝一声“归队！”我们出大门时，爸爸吩咐猎人和我们走大路，他自己却向裸麦田里走去。

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一望无际的、金光闪闪的田野只有一面同呈蓝色的高高的森林接壤，当时在我看来，那片森林是个极其

遥远的神秘所在，它后面不是天涯海角，就是荒无人烟的国度。整个田野上净是麦垛和农民。在割了麦子的麦地的茂密高大的裸麦中间，可以看见一个割麦女人弯着的脊背，她抓住麦秆时麦穗的摆动，一个妇人俯在荫凉里的摇篮上，还有散布在长满矢车菊的割完麦子的麦地上的一束束裸麦。在另外一边，农民们只穿着衬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弄得龟裂的田地上尘土飞扬。村长穿着靴子，肩上披着厚呢上衣，手里拿着记数的筹码，他远远地看见爸爸就摘下毡帽，用毛巾擦擦他那长着红头发的脑袋和胡子，并且对妇女们吆喝。爸爸骑的那匹小小的赤骝马，迈着轻快嬉戏的步子走着，有时把头俯在胸前，牵扯着缰绳，用蓬松的尾巴驱拂着贪婪地粘在它身上的牛虻和苍蝇。两条狼狗紧张地把尾巴弯成镰刀形，高高地抬起脚，跟在马蹄后面，从高高的麦茬上优美地跳过去。米尔卡跑在前面，昂着头，等待着野味。农民们的谈话声，马蹄践踏声，车轮的辚辚声，鹌鹑快活的啼鸣声，始终在空中成群盘旋的昆虫的嗡嗡声，艾草，麦秸和马汗的气味，炽烈的阳光在淡黄色麦茬上，在远处深蓝色的森林上，在淡紫色的云彩上照射出万紫千红、或明或暗的色调，以及那飘在空中、或者伸展在麦茬上的白蜘蛛网，这一切我都看见、听见和感觉到。

我们骑马到达卡里诺伏树林的时候，看见马车已经到达，而且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一辆单马车，车上坐着厨师。干草下面露出一个茶炊、一只冰激凌桶，还有一些吸引人的包裹和盒子。绝对错不了：这是要在野外吃茶点，还有冰激凌和水果。一看见单马车，我们就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在树林里的草地上，总之，在大家都认为没有人吃过茶点的地方吃茶点，是一件莫大的乐事。

土耳其人骑着马走近猎场，停下来，留心听爸爸的详细指示，象怎样看齐、往哪儿冲等等（不过，他从来也不考虑这些指

示，而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解开那群狗的皮带，不慌不忙地绑在他的马鞍上，又上了马，吹着口哨消失在小白桦树后面。解开皮带的那群狗，先摇摇尾巴表示喜悦，又抖抖身子振作了一番，然后就闻一闻，摇摇尾巴，迈着小步向四面八方跑去。

“你有手帕吗？”爸爸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给他看。

“好吧，就用这块手帕绑住那条灰狗……”

“热兰吗？”我带着内行的神气问道。

“是的，顺着大路跑。到了林中那块空地，就停下来。注意，打不到兔子不要回来见我。”

我把手帕系到热兰毛茸茸的脖颈上，赶快朝指定的地点冲去。爸爸笑了，在我背后喊道：

“快点，快点，不然就迟了！”

热兰不住地停下，竖起耳朵，倾听猎人们的吆喝声。我没有力气把它拖走，于是喊起来：“去追！去追！”热兰因此拚命往前冲，我好容易才把它勒住。在到达指定的地点以前，我摔了好几个跟头。我在一棵大橡树下选了一个荫凉、平坦的地方，躺在青草上，让热兰卧在我身边，开始等待。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如此，我的想象力远远脱离了现实。当树林里传来第一只猎狗的吠声时，我已经在想象我纵犬去追第三只兔子了。土耳其人的声音在树林里显得更加响亮，更有劲。一只猎狗尖叫了一声，接着便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他的声音。另一个低一些的声音加进去，接着第三个、第四个……这些声音有时沉寂下去，有时争先恐后地响了起来。声音逐渐加强，连续不断，最后汇合成一片响亮的、喧闹的嘈杂声。猎场上充满了声音，那群猎狗齐声狂吠着。

听见这个，我发愣了，动也不动了。我的眼睛紧盯着林边，

茫然若失地微笑着；我的脸上汗如雨下，虽然汗珠顺着下巴流下来怪痒痒的，但是我并没有去擦。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关头更紧要的了。如果这种紧张情况长久延续下去，那就太要命了。那群猎狗时而在林边狂吠，时而渐渐地离开我；并没有兔子。我开始四下张望。热兰也这样：最初它拚命挣扎，尖声吠叫，随后在我身边卧下，把头枕到我的膝盖上，安静下来。

我坐在橡树下面，在这棵橡树光秃秃的树根周围，灰蒙蒙的干土地上，在凋落的橡树叶、橡实、披着藓衣的干树枝、黄绿色的藓苔和有些地方冒出嫩芽的青草上，爬满了蚂蚁。这些蚂蚁一只跟着一只，在自己开辟的平坦小路上奔忙，有的拖着重载，有的空着身子。我拾起一根干树枝，挡住它们的去路。真好看，有的不怕危险，从树枝下面爬过去；也有的由上面爬过去；可是有些，特别是那些拖着东西的，十分慌乱，不知怎么办才好：它们停下来找寻出路，要不就退回去，或者顺着干树枝爬到我的手上，看来，它们打算爬进我的短上衣的袖筒里去。一只非常迷人的黄蝴蝶在我面前翩翩飞舞，把我的心思从这种有趣的观察上吸引开。我刚一注意它，它就飞得离我有两三步远，在一朵差不多凋谢了的野生白苜蓿花上绕了几圈，就落在上面。我不知道它是被太阳晒暖了呢，还是因为吮吸了苜蓿花汁，只见它显出非常满意的样子，有时鼓动一下小翅膀，紧偎着那朵花，最后一动也不动了。我把头枕在两只手上，津津有味地观察着它。

热兰突然吠叫起来，猛地往前一冲，使我险些儿摔了个跟头。我回头一看，林边有一只兔子在跳跃，它的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耳朵竖起来。热血涌上我的头，在这一瞬间我什么都忘掉了。我拚命地叫起来，松了狗，一纵身跑过去。但是，我刚这么做，就后悔了，因为兔子蹲下把身子一纵，我就再也看不见

它了。

但是，当土耳其人紧跟着那群一齐向林边奔来的猎狗从树丛后出现的时候，我是多么羞愧啊！他看见了我的过失（就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声："唉，少爷！"但是，你应该听听他说这话的腔调！他还不如把我象只兔子一样吊在马鞍上，我还比这样轻松些呢。

我十分绝望地在那儿站了好久，没有唤狗，只是一个劲儿拍打着大腿念叨：

"天啊，我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听见那群猎狗跑远了，林边发出一阵咔嚓声，捉住了一只兔子，土耳其人用他的大号角召唤猎狗，我却依旧动也不动……

八　游　戏

打猎结束了。在小白桦树的阴影里铺了一块地毯，大家围成一圈坐到毯子上。厨师加夫里洛踩平了他周围多汁的青草，正在擦盘子，从盒子里拿出用叶片包着的李子和桃子。阳光透过小白桦树的青枝绿叶射进来，圆圆的光点在地毯的图案上、我的腿上、甚至在加夫里洛的汗漉漉的秃顶上颤动着。一阵微风吹过树叶，吹过我的头发和出汗的脸，我感到非常凉爽。

我们坐在地毯上，吃完自己的那份冰激凌和水果，就没有事可做了，尽管夕阳还很灼人，我们仍然站起来去做游戏。

"喂，玩什么呢？"柳博奇卡在草地上蹦来蹦去，阳光照得她眯缝着眼睛。"我们来玩鲁滨逊的游戏吧！"

“不……没意思，”沃洛佳说，他懒洋洋地倒在草地上，嚼着草叶。“老玩鲁滨逊！如果一定要玩，我们顶好还是搭小亭子。”

沃洛佳分明是在摆架子：想必是因为他曾经骑过猎马，心里很得意，于是装出非常疲倦的样子。也可能是，他太理智，太缺乏想象力了，因而完全不欣赏鲁滨逊这种游戏。这种游戏是表演《Robinson Suisse》① 中的场面，不久以前我们看过这本书。

“哦，请来玩吧……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得到这种乐趣呢？”姑娘们老缠着他。“你可以扮演查尔斯，或者欧内斯特，或者父亲，② 随你挑，好不好？”卡坚卡说，拽住他的衣袖，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我真不愿意玩，太无聊了！”沃洛佳说，伸伸懒腰，同时自负地笑了笑。

“如果谁也不想玩，那还不如待在家里好呢，”柳博奇卡眼泪汪汪地嘟囔说。

她是一个爱哭的孩子。

“哦，来玩吧，请你千万不要哭，我可受不了！”

沃洛佳那份屈尊迁就的态度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乐趣；相反，他那副懒洋洋的、不耐烦的神气把游戏的全部魅力都破坏了。当我们坐到地上，想象我们是坐着船去钓鱼，拚命开始划桨的时候，沃洛佳却袖手坐在一边，神气根本不象个渔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他回答说，我们不论动不动胳臂，都不会因此有

---

① 法语：《瑞士鲁滨逊一家》。这是瑞士作家鲁道夫·威斯著的一部儿童惊险小说，一八一二年出版。该书模仿《鲁滨逊飘流记》，描写一个瑞士家庭在太平洋船只失事，幸免于难，流落到遥远的荒岛上。书中主要人物都是儿童。这部作品曾译成多种文字，一直深受读者喜爱。

② 以上都是书中人物。

所得失，反正我们是走不远的。我不能不同意他这种看法。当我扛着一根棍子向树林走去，想象自己是在去打猎的时候，沃洛佳却仰面朝天躺下来，把手枕到脑袋下边，对我说，就算是他也去了。这样的言语行动使我们大为扫兴，让人极不痛快。特别是，我们心里又不能不承认沃洛佳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

我自己也知道，不但用棍子打不死鸟雀，而且根本不能射击。这不过是游戏。如果那么想，就不能坐在椅子上当骑马了；而沃洛佳，我想，他自己也记得，在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曾把头巾盖在安乐椅上，拿它当四轮马车。一个人坐在前面当车夫，另一个人在后面当仆人，姑娘们坐在中间，三把椅子当作三匹马，于是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经历了多少好玩的事情啊！那些冬夜过得多么愉快，多么快呀！……若是认真，就没有游戏了。要是没有游戏，那还有什么呢？……

九　似乎是初恋

柳博奇卡装做从树上摘一种美国水果的样子，她揪下的一片树叶上有一条大毛毛虫，她吓得把它扔到地上，举起双手跳到一旁，好象害怕里边会窜出什么东西似的。游戏停止了。我们都伏在地上，头凑在一起，观察这个稀奇的东西。

我从卡坚卡的肩头望过去，她把一片叶子放在毛毛虫爬行的路上，想把它拾起来。

我注意到，好多姑娘都有耸肩膀的习惯，想用这种动作调整一下滑下肩头的开领衣裳。我还记得，米米看见这种动作总是

很生气，说："C'est un geste de femme de chambre"①。卡坚卡伏在毛毛虫上面时，就做了这种动作，同时一阵清风吹起她围在脖颈上的小围巾。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她的肩膀离我的嘴唇只有两指远。我不再瞧毛毛虫了，看着看着，我就使劲吻了吻卡坚卡的肩头。她没有回过头来，但是我觉察到，她的脖颈和耳朵都红了。沃洛佳头也没抬，轻蔑地说：

"这算什么柔情呀？"

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卡坚卡。我早就看惯了她那金发下面娇艳的小脸蛋，总是很喜欢它；现在我越仔细观察，我就越喜欢它了。我们回到大人们那里的时候，使我们大为高兴的是，爸爸宣布说，由于妈妈的请求，我们推迟到明天早晨才动身。

我们骑着马跟着马车一起回去。沃洛佳和我想在骑术和胆量上比个高低，在马车旁边大显身手。我的影子比以前长了些，根据影子来判断，我想象我具有十分漂亮的骑手的姿态；但是我体验到的这种自我欣赏的心情，不久就被下面一桩事故破坏了。我为了要迷住坐在马车里所有的人，就落后一点，然后鞭打脚踢，策马前进，摆出从容而优雅的姿势，想要象一阵旋风似的从卡坚卡坐的马车那边冲过去。只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声不响地疾驰过去好呢，还是大喊一声的好。但是，我那匹可恶的马在和拉着车的马齐头并进的时候，任凭我怎么努力，还是停了下来，而且停得那么突然，使我从马鞍上滑到马颈上，险些儿摔下去。

---

① 法语：这是使女的姿势。

十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上一世纪的人，具有那个世纪年轻人所共有的那种难以捉摸的侠义精神、富于进取心、过于自信、待人宽厚和耽于酒色的性格。他看不起我们这个世纪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天生的骄傲，一方面是因为他恼怒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不到象在他那个时代的权势和成就。他生平的两大嗜好是打牌和女人；他一生中赢过几百万卢布，同数不清的、各个阶层的女人发生过关系。

他身材魁伟，体格端正，走路时迈着奇特的小步子，爱耸一边的肩膀，小眼睛里永远含着笑意，大鹰钩鼻子，线条不端正的嘴唇仿佛不好意思地、却很惬意地抿着，发音有缺陷，有点咬舌，头顶秃得厉害，我所能追忆得起的我父亲的外表，就是这些。凭着这副仪表，他不仅能够出名，而且还是个 à bonnes fortunes①的人，不论哪个阶层、哪种地位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喜欢他，特别是那些他想取悦的人。

不论他同什么人交往，他都知道怎样占上风。他从来不是最上层社会里的人，但是他却经常同这个阶层的人物交往，而且博得他们的尊敬。他极其骄傲和自信，他既不得罪别人，又在舆论中提高自己的声誉。他富于独创性，但并非总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创见作为换取社会名誉地位或者金银财富的手段。在他看

① 法语：走运的。

来，世界上什么都不足为奇：不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他都觉得那是命中注定。他非常善于避而不提和摆脱人所共知的、充满小小的烦恼和悲伤的生活的阴暗面，使人不能不羡慕他。对于能够获得舒适和享受的一切事情，他是行家，而且很会享用它们。他最得意的是同达官要人来往，这部分是通过我母亲的亲戚，部分是通过他童年时代的伴侣，他心里对这些人很愤慨，因为他们的官衔远远超过他，而他始终是一个退伍的近卫军中尉。他，象所有的退伍军人一样，不知道怎样穿着入时；不过，他的打扮却很独特而优美。他总穿着十分宽大轻便的衣服，翻领卷袖的漂亮衬衫……不论他穿什么，都很适合他那魁梧的身材、强壮的体格、秃头和沉着而自信的动作。他多情善感，甚至好掉眼泪。时常，在朗诵的时候，当他读到动人的地方，他的声音就颤抖起来，眼泪汪汪，于是就难受地把书放下。他爱好音乐，自己弹钢琴伴奏，唱他的朋友A某所作的浪漫曲、茨冈曲、或者歌剧中的一些曲子；但是他不喜欢古典音乐，不顾公论，公然说贝多芬的奏鸣曲使他昏昏欲睡，兴味索然，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谢苗诺娃①所唱的《不要唤醒我的青春》，或者茨冈女郎塔纽莎唱的《我不孤独》更美妙的东西。他生就那么一种性格，认为好东西必须群众公认。群众公认是好的，他才认为好。天知道他是否有什么道德信念？他一生吃喝玩乐，以致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信念，再加上，他在生活中那么走运，使他认为信念是不必要的。

上了年纪，他对事物形成了固定的看法和一定之规，但是一切都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凡是给予他幸福或乐趣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他就认为是好的，而且认为，人人都应该经常依此行事。

---

① 谢苗诺娃(1787—1876)，俄国著名歌剧女歌唱家。

他说话娓娓动听，而这种本领，在我看来，给他的准则增添了灵活性：他能够把同一个行为说成是最可爱的戏谑行为或者说成是卑鄙无耻的行径。

十一　书房和客厅里的活动

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了。Maman在钢琴旁边坐下，而我们这群孩子则拿来纸、笔和颜料，坐在圆桌旁边画画。我只有蓝颜料，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描绘打猎的情景。我栩栩如生地画了个骑着蓝马、穿着蓝衣服的男孩和一群蓝狗，我拿不准是不是可以画一只蓝兔子，于是跑到爸爸的书房里去商量。爸爸正在看书。他听我问“是不是有蓝兔子?”连头也没抬，就回答说：“有，亲爱的，有。”我回到圆桌旁边，画了只蓝兔子，以后又感到应该把蓝兔子改画成灌木丛。灌木丛我也不喜欢，我就把它改画成一棵树，又把树改画成一个大干草垛，把大干草垛改画成云彩，结果整张纸被蓝颜料抹得一塌糊涂，我很不高兴地把画撕碎了，就坐到高背安乐椅上打起瞌睡来。

Maman在弹她的教师菲尔德① 的《第二协奏曲》。我在打瞌睡，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一些轻快、明朗、晶莹的回忆。她开始弹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于是我回忆起一件令人感伤、压抑的凄惨事情。Maman常常弹这两支曲子，因此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情绪。这种情绪很象回忆；但是什么回

① 菲尔德(1782—1837)，英国著名作曲家。一八〇四——一八三一年住在彼得堡，在贵族家里教授音乐课。晚年住在莫斯科，在那里逝世。

忆呢？仿佛在追忆一种从未有过的事情。

我对面是书房的门，我看见雅科夫和另外一些穿着长衣、留着大胡子的人走进去。那扇门随手就关上了。"哦，活动开始了！"我想道。在我看来，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比书房里所做的那些事情更为重要的了。由于大家一走到书房门前通常总是悄悄地讲话，踮起脚走路，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同时从那里传出爸爸响亮的声音和雪茄烟味，不知怎地，雪茄烟味总是非常吸引我。朦胧中，仆役室里发出的一阵十分熟悉的靴子的咯吱声突然把我惊醒。卡尔·伊万内奇手里拿着一些字条，踮着脚，但是却带着忧郁而坚决的神色走到门口，轻轻敲了敲门。让他进去以后，门又砰的关上了。

"但愿别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心里想。"卡尔·伊万内奇很生气：他豁出去了……"

我又朦胧欲睡了。

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一点钟以后，我又被那双靴子的咯吱声惊醒。卡尔·伊万内奇用手帕擦着眼泪（我看见他脸上有泪痕）走出书房，嘴里嘟囔着什么，走上楼去。爸爸随着他出来，走进客厅。

"你知道，我刚才做了什么决定？"他声调快活地说，把一只手搭在maman肩上。

"什么，亲爱的？"

"我把卡尔·伊万内奇和孩子们一起带走。马车里有空。他们和他处惯了，他好象真的舍不得他们；一年七百卢布也算不了什么，et puis au fond c'est un très bon diable①"。

---

① 法语：再说，他实在是个很好的家伙。（diable的意思是"鬼"，bon diable的意思是"很好的家伙"，因此作者误认为爸爸在骂卡尔·伊万内奇。）

我一点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骂卡尔·伊万内奇。

"为了孩子们，为了他，我很高兴。"maman说，"他是个好老头。"

"你要是看到，当我要他把这五百卢布当作礼物收下来的时候，他深受感动的情形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拿给我的这张帐单。这真该瞧一瞧，"他笑了笑补充说，一边把卡尔·伊万内奇亲笔写的字条递给她。"简直妙极了！"

这就是字条的内容：

送给孩子们两根钓鱼竿　　七十戈比

彩色纸、金边、浆糊和木块，糊盒子作礼物用　　六卢布五十五戈比

书和弹弓　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八卢布十六戈比

送给尼古拉一条裤子　　四卢布

彼得·亚历山德雷奇答应在一八××年从莫斯科带来一只金表　　一百四十卢布

扣去薪水，卡尔·毛厄尔应得的总额　　一百五十九卢布七十九戈比

任何人看到这张字条——上面开列着卡尔·伊万内奇要求偿还他送礼花费的全部金钱，甚至偿还答应送给他的礼物——就认为卡尔·伊万内奇只不过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家伙，那就错了。

他手里拿着字条，打好发言的腹稿，一走进书房，就打算口若悬河地对我爸爸说明他在我们家里受到的一切委屈；但是当他开始用他平常让我们默写时那种动人的声音和感伤的腔调讲话时，他的口才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最强烈的作用；因此，他一说到"离开孩子们将会使我很伤心"时，他就语无伦次了，他的声

音颤抖起来，他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方格手帕。

“是的，彼得·亚历山德雷奇，”他噙着眼泪说（在他准备好的腹稿上根本没有这些话），“我和孩子们相处惯了，没有他们，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又补充说：“我宁愿不拿薪水替您效劳。”然后，他一只手抹眼泪，另一只手把帐单递过去。

卡尔·伊万内奇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知道他的心肠很好；但是，这张帐单和他的话怎么协调起来，在我始终是个谜。

“如果您觉得伤心，那么和您分开我就更觉得伤心了，”爸爸说，拍拍他的肩膀。“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晚饭前不久，格里沙走进屋来，从他一走进我们家，他就不断地唉声叹气，流眼泪，按照那些相信他的预言本事的人看来，这是我们家要遭到某种不幸的预兆。他开始告别，说明天早晨就要赶路。我对沃洛佳使了个眼色，就走出屋去。

“干什么？”

“如果你们想看看格里沙的铁链，我们就立刻到楼上男仆们的房间里去。格里沙住第二个房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贮藏室里，一切都看得到。”

“妙极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姑娘们。”

姑娘们跑来了，于是我们上楼去。我们争论了一番，才决定谁先走进那间阴暗的贮藏室，我们坐下来等待着。

十二　格里沙

在黑暗中，我们都觉得很害怕；我们彼此紧紧地挤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格里沙几乎紧跟着我们悄悄地走了进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拿着插在黄铜烛台上的脂油蜡烛。我们连气都不敢出。

"基督耶稣救世主！至圣的圣母！向圣父、圣子、圣灵……"他喘着气，不住地念叨着说，用的是只有常常翻来覆去讲这些话的人才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声调和略语。

他一边祷告，一边把拐杖在屋角放好，看了看床，就动手脱衣服。他解开破旧的黑腰带，慢条斯理地脱掉褴褛的黄色土布上衣，仔细折好，搭在椅背上。他的脸上现在已经没有平时那种慌张而愚蠢的神情；相反的，他很镇静，若有所思，甚至显得很威严的样子。他的举动缓慢而稳重。

只剩下一件衬衣的时候，他慢吞吞地坐到床上，朝四面八方都画了十字，然后用力（这从他皱紧的眉头上可以看出来）整理了一下他的衬衣下的铁链。他静坐了一会儿，仔细查看了一下他那破了好几处的衬衣，随后他就站起来，祷告着把蜡烛举到神龛那么高，龛里摆着几尊圣像，他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就把蜡烛翻过来，让火苗冲下，蜡烛爆了一下，就熄灭了。

将圆的月亮照进面向树林的窗户。苦行者的长长的白色身影一边被皎洁的银辉照耀着，另一边形成阴影；这阴影同窗框的影子连成一片，投到地板上、墙壁上，一直达到天花板。守夜人

在外边敲着铁板。

格里沙把两只大手交叉在胸口，低着头，不住地深深叹息着，默默地站在圣像前面，然后费力地跪下去，开始祈祷。

最初他轻轻地念着人所周知的祷文，只强调一下某些字句，随后他又反复背诵，但是更加响亮，更带劲。后来他开始用自己的话祷告，挖空心思地想用古斯拉夫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语无伦次，但是很令人感动。他为自己所有的施主（他这样称呼那些接待他的人）祈祷，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和我们；他也为他自己祈祷，请求上帝饶恕他的重大罪孽。他反复地说："主啊，饶恕我的敌人们吧！"他累得呼哧呼哧地站起来，三番五次地老说那一套话，然后不顾铁链的重量，伏在地上又站起来，铁链碰到地板，就发出刚劲刺耳的响声。

沃洛佳使劲在我的大腿上掐了一把，掐得我很疼；但是我连头都没有回，只用手揉了揉那个痛处，就带着孩子气的惊奇、怜悯和敬仰的心情，继续注意格里沙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语，

丝毫没有我走进贮藏室时期待的快乐和欢笑，我感到战栗和揪心。

格里沙还久久处在这种宗教狂热的状态中，即兴地编了些祈祷文。他时而一连串地重复好几遍："主啊，慈悲慈悲吧！"但是每次都用新的语气和表情；时而说："饶恕我吧，主啊，教导我怎么做……教导我怎么做，主啊！"说得好象他希望马上得到答复一样；有时只听见凄惨的痛哭声……他跪着稍微抬起身子，把双手交叉在胸口，一声不响了。

我悄悄地从门里探出头去，屏息静气。格里沙动也不动；他的胸膛里发出沉重的叹息声；月光照着他那只失明的眼睛，暗淡无光的瞳仁含着泪水。

“您的旨意会实现的!”他带着难以模拟的表情突然大叫一声，把额头俯在地上，象小孩一样呜咽起来。

从那时起，多少岁月流逝了，多少往事的回忆对我失去了意义，化做模糊的梦，就连巡礼者格里沙也早已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朝拜；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和他所引起的情绪，在我的脑海里却永远也不会消逝。

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沙！你的信心是那么坚定，使你感到了上帝的临近；你的爱是那么强烈，话语会自动地从你的嘴里流出来——你并不是用理智来检验它们……当你找不到言语来表达，倒在地上哭泣的时候，你献给至尊的又是多么崇高的颂辞……

我倾听格里沙的话时怀着的那种感动心情并未能持续多久；第一，因为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其次，因为在一个地方坐得太久，我的腿麻了，而且很想参加到在我后面的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全体的低语声和骚动中去。有人拉住我的手，耳语说：“这是谁的手？”贮藏室里一片漆黑，但是单凭接触和我耳边的私语声，我立刻分辨出这是卡坚卡。

我完全无意识地握住她那从短袖下面裸露出来的臂肘，把嘴唇贴上去。这种举动大概使卡坚卡大吃一惊，于是她把胳臂缩回去；她这一缩把摆在贮藏室里的一把破椅子碰倒了。格里沙抬起头来，慢慢地四下张望，一边念祈祷文，一边朝房间的各个角落画十字。我们低语着，闹嚷嚷地跑出了贮藏室。

十三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

上一世纪中叶，在哈巴罗夫卡村的院落里，经常有一个穿粗布衣服，光着脚，但是快快活活的，红脸蛋的胖姑娘娜塔什卡[1]跑来跑去。由于她父亲，吹单簧管的萨瓦的功劳和请求，我的外祖父把她提拔上来，叫她给我外祖母当侍女。作为一个侍女，娜塔什卡性情柔顺和勤快是出名的。我母亲出生后需要一个保姆的时候，就由娜塔什卡来担负这个职务。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她以自己的工作、忠诚和对小女主人的爱护而博得了称赞和奖赏。不过，工作上同纳塔利娅经常来往的聪明伶俐的年轻仆人福卡，却以涂着发粉的头，用吊带的袜子迷惑住了她那颗粗野但是多情的心。她甚至鼓起勇气亲自去请求我外祖父准许她嫁给福卡。外祖父把她的愿望看成忘恩负义。他勃然大怒，把可怜的纳塔利娅遣送到草原村庄的畜牧场上作为惩罚。但是谁也代替不了纳塔利娅，过了六个月，就又把她叫回来恢复原职。她穿着粗布衣服从流放中回来，走到外祖父跟前，跪在他脚下，请求他依旧宽待她，照顾她，忘掉曾经使她着魔的那种糊涂念头，她发誓决不故态复萌。而她也真的没有食言。

从那时起，娜塔什卡就成了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并且戴上了包发帽[2]；她把心中蕴藏的全部爱情都转移到她照料的小姐身上。

---

① 娜塔什卡是纳塔利娅的爱称。

② 旧俄时代婢女都包头巾，戴包发帽表示抬高她的身份。

当一个家庭女教师在我母亲身边代替了她的位置时，就把贮藏室的钥匙交给了她，内衣、桌布之类和所有的食品全归她掌管。她用同样的勤勉和热情完成了这些新任务。她全心全意地照管主人的财产；处处都发现有浪费、损坏和盗窃行为，于是千方百计地来防止。

Maman结婚时，为了答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二十年的劳苦和忠诚，妈妈把她叫进自己的房间，大大地夸奖了她，向她表示了自己对她的满心感激和热爱，然后交给她一张印花纸，上面写着给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解放证①。并且说，不论她是否继续在我们家当差，她每年总有三百卢布的养老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声不响地听完这一切，然后就拿起那张文件，恶狠狠地望了它一眼，从牙缝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就跑出屋去，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Maman不明白这种奇怪举动的来由，过了一会儿走进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只见她噙着眼泪坐在箱子上，用手指紧捏着手帕，目不转睛地瞅着散落在她面前地板上的、撕成碎片的解放证。

"你怎么啦，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 Maman 拉住她的手问道。

"没有什么，亲爱的小姐，"她回答说，"想必是我有什么地方触怒了您，所以您要把我赶走……好吧，我就走。"

她抽回手去，几乎忍不住落下泪来，就要走出屋去。Maman把她拦住，拥抱她，她们两个都放声大哭起来。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记得她的热情和爱抚；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懂得珍视这些，而在当时，我

---

① 指帝俄时代发给农奴的解放证。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位老妇人是个多么难得的可贵的人。她不但从来不提自己，而且好象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她一生都怀着慈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我已经习惯了她对我们那种无私的、温存的爱，甚至想象不出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一点也不感激她，自己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她幸福吗？她满意吗？"

我时常借口有要紧的事逃学，到她的房间里去，坐下来，诉说自己的梦想，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拘束。她总是忙碌着，不是织袜子，或是在她的房间里摆满的箱子里乱翻，就是登记衬衣、桌布之类，一面听我胡言乱语，象："那么，等我当了将军，我就娶一个绝色的美人，给自己买一匹赤骝马，盖一幢玻璃房子，写信到萨克森去，把卡尔·伊万内奇的亲属召来"等等，她连连地说："是的，我的宝贝，是的。"通常，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她就打开一只浅蓝色的箱子，我现在还记得箱盖里面贴着一张骠骑兵的彩色像、一张从生发油瓶上揭下来的画，还有一张沃洛佳画的画，她从这口箱子里拿出一块香点上，挥一挥，说：

"这个，我的宝贝，还是奥恰科夫的香哩。还是你故去的外祖父，但愿他在天国安宁，去打土耳其人的时候，从那里带回来的。这是最后一块了。"她叹了口气补充说。

她的房里摆满了箱子，简直是万宝囊。平时不管需要什么，人们总是说："得找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去要。"真的，她翻腾了一会儿，就会找到人家需要的东西，并且说："幸亏我收藏起来了。"这些箱子里有成千上万件物品，这些东西，除了她，家里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

有一次我生了她的气。事情是这样的。吃午饭的时候，我替自己倒了一杯克瓦斯①，不小心碰倒玻璃杯，把克瓦斯泼到桌

① 一种由裸麦或面包屑酿成的清凉饮料。

布上了。

“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叫来，让她欣赏欣赏她的宝贝干的好事吧！”Maman说。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走进来，看见我洒的一摊水，就摇摇头；随后maman在她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用手指对我威吓了一下，就走出屋去了。

午饭后，我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地到大厅里去，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冷不防从门背后跳出来，一只手拿着桌布，一只手捉住我，尽管我拚命反抗，她还是用那块湿桌布揉擦我的脸，一边说：“不要弄脏桌布！不要弄脏桌布！”我感到非常委屈，气得号啕大哭起来。

“怎么！”我自言自语，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不过是纳塔利娅罢了，居然对我称你，还用湿桌布打我的脸，好象我是个小奴才似的。不，这太可怕了！”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看见我伤心地哭起来，就立刻跑开了，于是我继续走来走去，盘算着怎样报复那个没有礼貌的纳塔利娅使我受到的侮辱。

过了一会儿，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回来了，畏畏缩缩地走到我跟前，开始安慰我说：

“得了，我的宝贝，别哭了……原谅我这个傻瓜……我做错了……不过，您原谅我吧，我的亲爱的……这是给您的……”

她从手帕下面掏出一个红纸卷，里面有两块糖和一个干无花果，用颤抖的手递给我。我没有勇气看那仁慈的老妇人的脸；我扭过身子，接了她的礼物，我的眼泪流得更多了，不过，这已经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爱和羞愧。

十四　离别

在我上面所写的那些事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一辆装有弹簧的四轮马车和一辆小四轮马车停在大门口。尼古拉是上路的打扮，就是说，把裤腿塞到靴子里，把旧礼服用腰带紧紧地束起来。他站在四轮马车里，把外套和靠垫铺到座位上；他觉得太高，于是坐到靠垫上，不住地跳动着，把它们压下去。

"看在老天爷份上，尼古拉·德米特里奇，把主人的小匣子放在您那边行不行？"爸爸的仆人喘吁吁地恳求着说，从装有弹簧的四轮马车里探出头来。"匣子很小……"

"你应该早些说，米海·伊万内奇，"尼古拉很快地、生气地回答说，然后用足力气把一个包裹丢在小四轮马车的车厢里。"说真的，我的脑袋本来就晕，您偏偏又来上个小匣子！"他补充了一句，推了推帽子，擦掉被太阳晒黑的前额上的大汗珠。

家里的男仆都光着头，穿着常礼服、普通长衣，或者衬衣；妇女们穿着粗布衣服，头上包着条纹头巾，怀里抱着婴儿；还有赤脚的孩子们，都站在门口，望着马车，彼此交谈着。有一个车夫是个驼背的老头儿，戴着暖帽，穿着厚呢上衣，扶着马车的辕杆，摸弄着它，仔细打量着车轴。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穿着腋下有红布镶条的白衬衫，他搔着鬈曲的金发，一会儿把圆锥形的黑毡帽推到这只耳朵上，一会儿推到另一只耳朵上；他把厚呢上衣放在驭台上，把缰绳也扔上去，他不时用他那编制的小鞭轻轻地抽打一下，一会儿望望自己的靴子，一会儿望望给小四轮马车

涂油的车夫。有一个车夫使劲托着车子；另一个俯在车轮上，正仔细往车轴和车毂上涂油，为了不浪费留在刷子上的润滑油，甚至就把它涂在车轮边上。几匹毛色不同、疲惫无力的驿马站在篱笆旁边，用尾巴驱拂着苍蝇。它们有的伸出毛茸茸的肿了的腿，眯缝着眼睛打瞌睡；有的因为无聊，就互相搔痒，或者咀嚼长在台阶旁边的粗糙的、暗绿色的羊齿植物的叶子和草茎。几条狼狗，有的卧在阳光下沉重地喘着气，有的走到两辆马车的阴影里，舐车轴上涂的油。空气中充满了灰濛濛的尘雾，地平线上呈现一片紫灰色，天空却没有一片乌云。一阵猛烈的西风从大路上和田野里卷起一股股尘土，吹弯了花园里高大的菩提树和白桦树的树梢，把枯黄的落叶刮到远处去。我坐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一切准备停当。

当大家坐在客厅里，围着圆桌共同消磨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将要面临着多么悲惨的时刻。最最无聊的思想掠过我的脑际。我暗自思量，不知哪个车夫赶小四轮马车，哪个车夫赶装着弹簧的马车？谁跟着爸爸，谁跟着卡尔·伊万内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围上围巾，穿上棉袄呢？

“难道我是个娇宝贝？我大概不会冻死。但愿这一切赶快弄好，就可以坐上车走啦！”

“请吩咐一声，我把孩子们的衣服清单交给谁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含着泪，拿着一张字条走进来，对妈妈说。

“交给尼古拉，然后就同孩子们告别吧。”

老妇人想说什么，但是突然停住不响了，用手帕捂住脸，挥了挥手，就走出屋去。我看见这个举动，感到有些心酸，但是急着上路的心情比这种情绪更强烈，我仍旧漫不经心地听着爸爸和妈妈谈话。他们在谈论分明双方都不感兴趣的问题：给家里

买什么？对索菲公爵小姐和朱利夫人讲些什么？路好不好走？

福卡走进来，站在门口，恰恰象他平时报告“饭准备好了！”的腔调一样，说了声：“马套好了！”我发觉，妈妈一听见这个消息就哆嗦了一下，脸色苍白，好象出乎她意料似的。

吩咐福卡关上那个房间所有的门。这使我觉得很有趣，“好象大家在躲着什么人似的！”

大家都坐下来，①福卡也挨着椅子边坐下；但是他刚一坐下，门就吱呀响了一声，于是大家都回头看了看。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匆匆忙忙走进屋来，眼睛抬也不抬，就在门边同福卡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现在好象还看见福卡的秃头，他那布满皱纹的、呆板的面孔和那个戴着包发帽，从帽下露出白发的慈祥老妇人的驼背身姿。他们挤着坐在一张椅子上，俩人都很局促不安。

我仍旧漠不关心，而且急不可耐。我觉得，关上门静坐的这十秒钟简直好象是整整一个钟头。最后大家终于都站起来，画了十字，开始告别。爸爸搂住maman，吻了她好几次。

“好了，我心爱的人！”爸爸说，“我们并不是永别呀！”

“终归是很伤心的！”maman说，因为含着泪，她的声音都发颤了。

我一听见这种声音，一看见她那抖动的嘴唇和含满泪水的眼睛，一切就都忘到九霄云外，我感到非常悲哀、痛苦和可怕，我真想跑掉，不愿和她告别。我这一瞬间才明白，她拥抱爸爸，也就是和我们告别了。

她吻了沃洛佳那么多次，在他身上画了那么多次十字，我以为现在该轮到我了，于是就钻到前面去；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

---

① 这是俄罗斯的风俗，出门以前家里人都聚在一起，默坐一会，以祝远行的人一路平安。

替他祝福，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最后我搂住她，恋恋不舍地依偎着她，哭了又哭，什么都不想，只想着我的伤心事。

我们要上马车的时候，令人讨厌的仆人们在前厅里同我们告别。他们所说的“让我吻吻您的手”，他们印在我肩膀上的响吻① 和他们头上的油脂气味，在我心中唤起一种近似容易激动的人所感到的伤心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泪流满面向我告别的时候，我非常冷淡地吻了吻她的包发帽。

奇怪的是，我现在好象还看到所有仆人的面孔，而且能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但是 maman 的容貌和姿态我却完全忘记了，也许这是因为我一直都鼓不起勇气来看她一眼。我觉得，如果我这么做，我和她的悲哀就会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抢先跑上装着弹簧的四轮马车，坐在后座上。撑起的车篷使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maman还在马车旁边。

“我要不要再看看她？……是的，最后一次！”我自言自语地说着，从马车里探出头朝台阶望去。这时候，maman怀着同样的想法从马车的另一边走来，呼唤我的名字。听见她在身后叫我的声音，我就转过身来，但是由于转得太快，结果我们的头撞在一起了。她苦笑了一下，最后又非常、非常热烈地吻了我一次。

我们走了几俄丈② 的时候，我决定再看她一眼。一阵风吹起她头上那块小小的蓝头巾；她低着头，双手捂着脸，慢慢地走上台阶。福卡扶着她。

---

① 俄俗，仆人吻主人的肩表示感谢。

② 1 俄丈合 2.134 米。

爸爸坐在我身边，什么也没有说；我哭得喘不上气来，我的嗓子象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我简直害怕会闷死……上了大路，我们看见凉台上有人在挥白手帕。我开始挥我的手帕，这种动作使我平静了一点。我继续哭着；一想到我的眼泪足以证明我多情善感，就感到高兴和欣慰。

走了一俄里① 光景，我坐得更舒适些，开始聚精会神地凝视眼前最近的物体——在我这边奔驰的拉边套马的臀部。我看看那匹花马怎样甩动尾巴，一只脚怎样叩打另一只，车夫的编制的马鞭怎样落到它身上，它的四脚怎样开始一齐跳动。我看见它身上的皮颈套和颈套上的铜环怎样跳动，我一直凝视到马尾附近的皮套布满汗珠为止。我开始四下环顾：观看起伏波动的成熟了的麦田，观看黑黝黝的休耕地，地里有时看得见一架木犁、一个农民和一匹带着马驹的母马；我观看里程标，甚至瞅一眼车夫的驭台，好看看跟我们去的是哪个车夫；我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我的思绪就已经远远地离开我的妈妈，也许我要同她永别了的妈妈。但是，一切回忆都使我想到她。我想起前一天我在白桦林荫路上找到的蘑菇，想起柳博奇卡和卡坚卡争吵谁来采它，还想起同我们分别时她们怎样哭泣。

我舍不得离开她们！也舍不得离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和那条白桦林荫路，还舍不得离开福卡！连那个很凶的米米，我也舍不得离开。我全都舍不得！而可怜的妈妈呢？泪水又涌到我的眼里；但是时间并不长。

---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十五 童年

幸福的、幸福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时代啊！怎能不爱惜，不珍重对童年的回忆呢？这些回忆使我精神舒爽，心情振奋，是我的无上乐趣的泉源。

跑够了，你就坐在茶桌旁那把高背的安乐椅里；时候不早了，你早就喝完了你那杯加糖的牛奶，睡意朦胧地闭上眼睛，但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谛听。你怎么能不听呢？Maman 在同什么人谈话，她的声音是那么悦耳，那么动人。单单这声音就给我的心灵很大的启发！我用朦胧的睡眼凝视着她的脸，她突然变得越来越小，她的脸只有钮扣那么大；但我还是看得非常清楚：我看见，她望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喜欢看见她只有这么一点点大。我把眼睛眯缝得更细一些，她变得还没有瞳仁里的小人那么大了；但是我动了一下，这种魔力就破灭了。我眯起眼睛，扭过身去，拼命想使这种现象重现，但是徒劳无益。

我站起来，连脚带腿蜷缩成一团，舒适地躺到安乐椅里。

“你又要睡着了，尼古连卡①，”maman对我说，“你最好上楼去。”

“我不想睡，好妈妈，”我回答她，但是模糊而甜美的幻想充满我的脑际，健康的孩子的睡意使我的眼睛闭拢，转瞬就进入梦乡，一直睡到我被唤醒为止。朦胧中我常常感到什么人温存的

---

① 尼古连卡是尼古拉的小名。

手抚摩我；单凭这种抚摩，我就知道是她，还在梦中我就不由自主地拉住那只手，把它紧紧地，紧紧地按在嘴唇上。

所有的人都已经散去；客厅里只点着一根蜡烛；maman 说，她要亲自唤醒我；是她坐在我睡的那张椅子上，用那温柔得惊人的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用我听惯了的、可爱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起来，我的宝贝，该去睡了。"

没有任何人的冷淡的眼光会使她拘束：她不怕把她的全部温柔和慈爱倾注到我身上。我动也不动，只是更加热烈地吻她的手。

"起来，我的好宝贝！"

她用另外一只手托住我的脖子，她的手指迅速地动着，搔着我。房间里一片寂静，半明半暗；搔痒使我清醒，使我的神经兴奋；妈妈坐在我身边；她爱抚着我；我闻到她的香味，听到她的声音。这一切使我跳起来，双手搂住她的脖颈，把头偎在她怀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噢，亲爱的，亲爱的好妈妈，我多么爱你呀！"

她忧愁而迷人地微微一笑，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前额，让我坐在她的膝头上。

"这么说你非常爱我？"她沉默了片刻，随后说："记住，你要永远爱我，决不要忘记我。如果妈妈不在了，你不会忘掉她吗？尼古连卡，你不会忘记吧？"

她更加温存地吻我。

"得了，别说这种话，我亲爱的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我叫起来，吻她的膝头，泪如泉涌，这是爱和狂喜的眼泪。

在这以后，当我回到楼上，穿上小棉袄，站在圣像前，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的爸爸和妈妈"时，我怀着多么奇妙的心情啊！当

我重复我呀呀学语时初次为我亲爱的母亲祝福的祈祷文时，我对她的爱和对上帝的爱就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了。

祈祷以后，我往往就钻进被窝，心里觉得又轻松，又愉快，又高兴；一个梦想接着一个，但是梦想些什么呢？都很难捉摸，不过，梦里却充满了纯洁的爱和光明幸福的希望。有时我回忆起卡尔·伊万内奇和他的悲苦命运（他是我所晓得的唯一不幸的人），我替他那么难过，那么爱他，难过得替他掉下泪来，我想道："愿上帝赐给他幸福，使我能够帮助他，减轻他的痛苦；为了他，我情愿牺牲一切。"随后，我就把我心爱的瓷玩具——一只小兔或者一只小狗——放到鸭绒枕头角上，欣赏它那么美好、舒适而温暖地躺在那里。接着我又祈祷，求上帝赐给大家幸福，让大家都称心如意，明天散步有好天气；然后我翻个身，思绪和梦想就混成一片，脸上还带着湿漉漉的泪水，便平静而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童年时代所具有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无忧无虑的心情，对爱的要求和信仰的力量，将来还会复返吗？当天真的喜悦和对爱的无限需求这两种至上的美德是人生唯一的愿望时，有什么时候会比它更美好呢？

那些热诚的祈祷在哪里？那最好的礼物——纯洁的感动的眼泪——在哪里呢？抚慰人的天使飞来，微笑着揩干这些眼泪，把甜蜜的梦想送到纯洁无邪的孩子的想象中。

难道生活在我的心头遗留下那样苦痛的痕迹，使那些眼泪和欢欣永远离开了我？难道留下的只是回忆？

十六　诗

我们迁到莫斯科一个来月以后，我坐在外祖母家楼上的一张大桌子旁写字；对面坐着图画老师，他正在给一幅用黑铅笔画的缠头巾的土耳其人头像进行最后加工。沃洛佳伸着脖子站在老师背后，从他的肩头望过去。这个头像是沃洛佳用黑铅笔画的第一幅作品，因为那天是外祖母的命名日，当天就要献给她。

“这儿您不再画点阴影吗?”沃洛佳对教师说，他踮着脚尖，指着土耳其人的脖颈。

“不，用不着，”老师说，把铅笔和笔套插进一只可以插笔的小匣子里。“现在很好了，您不要再动了。”他站起来，还斜眼望着那个土耳其人，补充说：“喂，您呢，尼古连卡，还是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们吧，您送给外祖母什么礼物呀？真的，您最好也画个头像。再见吧，先生们，”他说罢，拿起帽子和票子[①]就走了。

当时我也认为，画个头像比我搞的东西要好些。有人对我们说，不久就是外祖母的命名日，应当准备祝贺的礼物时，我忽然想到要写一首贺诗，我立刻写了两行押韵的诗句，希望赶快把其余的也写出来。我一点也记不起，这种对于小孩来说十分奇怪的念头怎么会钻进我的头脑里，不过我记得，我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人家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我一定会送给外祖母一件礼物，但是不对任何人讲这礼物究竟是什么。

---

① 老师每教一课领一张票，积到一定的数目，就付清一次。

结果事与愿违，除了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那两行诗而外，我虽然百般努力，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开始阅读书本里的诗句；但是德米特里耶夫①也好，杰尔查文②也好，对我都无济于事。相反的，他们使我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知道卡尔·伊万内奇喜欢抄诗，我开始偷偷地翻他的文件，终于在一些德文诗中找到一首俄文诗，这大概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献给露……彼得罗夫斯卡娅夫人

一八二八年六月三日

想着我近在眼前，
想着我远在天边，
想着我吧，
从今天直到永远，
到我死去仍然把我想念，
我曾多么忠实地把您爱恋。

卡尔·毛厄尔作

这首诗是用秀丽而圆浑的笔迹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诗里充满了动人的感情，我很喜欢它；我立刻就把它背熟了，决定拿它当作范本。以后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外祖母命名日那天，我写好一首十二行的祝贺诗，于是坐在教室的书桌旁，用精美的皮纸把它誊写出来。

---

① 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卓越的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希金说："杰尔查文是俄国诗人之父。"

我已经写坏了两张纸……并不是我想改动什么，诗句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写第三行以后，每行的末尾越来越往上翘，因此，就是从远处也会看出写得歪歪扭扭，完全不行。

第三张纸上的字同前两张的一样歪斜；但是我决定不再抄了。我这首诗祝贺外祖母，希望她长命百岁，结尾是这样：

> 我们要尽力使您欢欣舒畅，
> 并且爱您，象爱自己的亲娘。

这好象很不错，但是最后一句诗使我感到出奇地刺耳。

“并且爱您，象爱自己的亲娘。”我暗自反复吟哦，“还有什么字可以代替娘字作韵脚？荡？床？……哦，这还过得去！无论如何比卡尔·伊万内奇的强。”

于是我写下了最后一行。接着我在卧室里，做着手势，怀着感情，朗诵了一下全诗。有几行完全不押韵，但是我不再推敲了；只有最后一行听起来更不顺耳，更令人不快。我坐在床上思索……

“我为什么要写象爱自己的亲娘呢？她不在这儿，因此提都不用提她。的确，我很爱戴，很尊敬外祖母，不过总还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写呢？我为什么撒谎？就算是诗吧，也不该这样呀！”

正在这时，裁缝走进来，给我们送来崭新的小燕尾服。

“哦，算了吧！”我非常不耐烦地说，很懊丧地把那首诗塞到枕头底下，就跑去试穿莫斯科的服装了。

莫斯科的服装非常好；缀着铜扣的棕色小燕尾服缝得十分合身，不象在乡下给我们做的衣服那么肥大。黑裤子也窄窄的，简直好极了，它使筋肉都显露出来，下边罩在靴子上。

“我终于也有了镶着饰带的裤子，真正的礼服裤子！”我沉思着，得意忘形了，从四面打量着自己的腿。虽然新衣服很紧，穿着很不灵便，但我却不对任何人讲这一点，反而说它非常舒适，如果说这身衣服还有什么毛病，那就是它稍微肥了一点。接着我在穿衣镜前站了好久，梳我那涂了很多生发油的头发；但是无论怎么努力，我也梳不平头顶上那绺翘起的头发。我刚要试试看它听不听话，不再用梳子往下压，它马上就竖起来，向四面翘，这给我的脸添上一副滑稽相。

卡尔·伊万内奇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穿衣服，穿过教室给他拿去一件蓝色燕尾服和几件白内衣。在通楼梯的门口，传来外祖母的一个使女的声音，我出去看看她有什么事。她拿着一件浆得笔挺的胸衣，对我说是给卡尔·伊万内奇送来的，为了及时洗好，她通宵未睡。我承担了转送胸衣的使命，顺便问外祖母起来了没有。

“当然起来啦！她已经喝过咖啡。大司祭都来了。您多么漂亮呀！”她微微一笑补充说，一面打量我的新衣服。

这句评语使我脸红了，我金鸡独立地扭过身去，弹了弹指头，跳了一跳，想让她感觉到她还不十分清楚我实际上是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哩。

我给卡尔·伊万内奇送去胸衣时，他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穿上另一件，弯着腰，站在摆在桌上的小镜子前面，双手拿着领带的蓬松花结，试试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下巴是否能自如地套进套出。他给我们把衣服处处都拉直，并且叫尼古拉也替他这样做了以后，就领着我们去见外祖母。想起我们三个下楼时，发出多么浓烈的生发油味，我觉得真是好笑。

卡尔·伊万内奇捧着一只他亲手制做的匣子，沃洛佳拿着

他那幅画，我拿着我的诗；每个人都准备好献礼的祝辞。正当卡尔·伊万内奇打开大厅的门时，神父穿上法衣，传来祈祷仪式开始的声音。

外祖母已经在大厅里了：她弯着腰，扶着椅背，站在墙边虔诚地祈祷着；爸爸站在她身边。他转过身来，见到我们匆忙把准备好的礼物藏到身后，竭力想不惹人注意地留在门口，就微微一笑。我们本来打算来个出其不意，现在全完了。

当大家都走到十字架跟前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令人变得傻头傻脑的羞涩，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献上我的礼物，于是我就躲在卡尔·伊万内奇背后。他用最优美的辞句向外祖母祝贺，把小匣子从右手倒换到左手，呈献给外祖母，然后朝旁边走了几步，让沃洛佳走上前去。外祖母好象很喜欢这个镶金边的匣子，用十分和蔼可亲的笑容表达了她的谢意。可是，很显然，她不知道把这个匣子摆在哪儿才好，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她要爸爸看看这个匣子做得多么精致。

爸爸看够了以后，就把它递给好象很喜欢这件小东西的大司祭：他摇摇头，好奇地一会儿看看匣子，一会儿看看能够做出这么精美东西的巧匠。沃洛佳献上他画的土耳其人，也博得大家的赞扬。轮到我了，外祖母含着鼓励的笑容望着我。

凡是尝过羞怯心情的滋味的人都晓得，这种心情是同时间成正比增长的，而一个人的决心却同时间成反比地减退，也就是说，羞怯心情持续越久就越难以克服，决心也就越小。

卡尔·伊万内奇和沃洛佳献礼的时候，我连最后的一点勇气和决心都失掉了，我的羞怯达到了极点；我觉得血液不住地从心里往头上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头和鼻梁上出现了大颗的汗珠。我的两耳发热，浑身发抖，汗如雨下，我一会儿用左脚站

着，一会儿用右脚站着，但是却没有动地方。

“喂，尼古连卡，让我们看看你带来了什么？是只匣子呢，还是一幅画？”爸爸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只好用颤抖的手把那揉皱了的倒霉纸卷交给外祖母；但是我的声音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一声不响地站在外祖母面前。一想到，不是他们期待的画，他们会当众宣读我那糟糕透顶的诗句，象爱自己的亲娘这种足以证明我从来也不爱妈妈，而且已经把她忘了的诗句，我就心神不宁起来。外祖母开始朗诵我的诗，她因为看不清楚，念了一半就停下来，带着我当时觉得好象嘲讽的微笑瞧了爸爸一眼；她没有照着我所希望的那样去读，而且由于眼力不济，没有念完，就把那张纸递给爸爸，让他从头再念一遍，唉，此时此刻我的痛苦心情怎么来表达呢？我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爱念这么拙劣的、写得歪歪扭扭的诗，是要爸爸亲自读最后那句清楚地证明我缺乏感情的诗句。我以为他会用这卷诗在我的鼻子上打一下，说：“坏孩子，不要忘记你母亲……因此，你就挨一下吧！”但是根本没有发生这类事情；相反的，全诗读完了的时候，外祖母说：“Charmant①”，并且吻了吻我的额头。

匣子、画和诗，都放到外祖母常坐的高背安乐椅上的活动小桌上，摆在两块麻纱手帕和画着妈妈肖像的鼻烟壶旁边。

“瓦尔瓦拉·伊利尼奇娜公爵夫人到！”通常站在外祖母马车后面的两个高大的仆人中的一个通报说。

外祖母望着玳瑁鼻烟壶上的肖像，正在沉思，没有回答。

“请她进来吗，夫人？”仆人又问道。

---

① 法语：好极了。

十七　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

“请进来，”外祖母说，在安乐椅上更往后坐。

公爵夫人是个大约四十五岁的女人，身材矮小，瘦弱干瘪，满脸怨气，一双讨人厌的灰绿色小眼睛，她的眼神和那张动人得不自然的小嘴上的轮廓显然很不协调。在她那顶插着鸵鸟翎的丝绒帽子下面露出淡棕色头发，衬着她那憔悴的脸色，她的眉毛和睫毛的颜色显得更淡，更红了。虽然如此，由于她的雍容大方的举止，她的小手，由于她整个脸盘出奇的消瘦，她的整个外表还是有一种高贵和刚毅的神情。

公爵夫人滔滔不绝地讲着，按照她那爱说话的性格看来，她属于那一类人，这种人说话时总好象有人在反驳他，其实并没有人说过什么。她有时抬高嗓门，有时又渐渐压低声音，随后又忽然有声有色地讲起来，环顾着在场的、但是没有参加谈话的人，好象极力用这种眼光来激励自己似的。

虽然公爵夫人吻了外祖母的手，不住声地管她叫 ma bonne tante①，但是我发现外祖母对她并不满意。外祖母在听她讲为什么米哈伊洛公爵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前来给外祖母祝寿，虽然他满心想来的时候，似乎很特别地扬着眉毛；在用俄语回答公爵夫人的法语时，她特别拉长了声调说：

“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关切，我的亲爱的；至于米哈伊洛公

① 法语：我亲爱的姑母。

爵没有驾临，那还用说吗？……他总是有事情缠身。本来嘛，陪老太婆坐着又有什么乐趣呢？”

不容公爵夫人反驳她的话，她就又接着说：

“你们的孩子们好吗，我的亲爱的？”

“很好，感谢上帝，ma tante；他们长大了，正在读书，可是非常淘气……特别是艾蒂安，最大的那个。他变成那么一个调皮鬼，简直难以管教；可是他很聪明，un garçon, qui promet①。您可以想象，mon cousin②，”她接下去说，只对着我爸爸一个人，因为外祖母对公爵夫人的孩子们丝毫不感兴趣，只想夸耀一下自己的外孙，她小心翼翼地从匣子底下拿出我的诗，打开来。“您想想看，mon cousin，他前些天干了什么把戏呀……”

于是公爵夫人探过身来，兴致勃勃地对爸爸讲了起来。讲完我没有听清的那个故事，她就大笑起来，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爸爸的脸，说：

“什么样的孩子呀，mon cousin？他真该挨一顿揍；但是那鬼把戏是那么聪明有趣，我只好饶了他，mon cousin。”

于是公爵夫人把眼光盯在外祖母身上，一言不发，继续微笑着。

“难道您打自己的孩子吗，我亲爱的？”外祖母问，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特别着重打这个字。

“啊，ma bonne tante，”公爵夫人很快地扫了爸爸一眼，就用和善的声调回答说，“我知道您对这事怎么看法，但是在这点上我同您的看法不同。尽管对这问题我曾经左思右想，看过好多书，也向人家请教过，但是我的经验使我得出结论，用恐吓来

① 法语：是个前程远大的孩子。

② 法语：表哥。

管教孩子是必要的。如果要孩子有出息，就要吓唬他……不是吗，mon cousin？je vous demande un peu ①，还有比树条更让孩子害怕的东西吗？"

说着她用疑问的眼光瞅了瞅我们，老实说，不知怎地，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随便怎么说，一个十二岁的小子，甚至十四岁的小子，总还是个孩子；至于姑娘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幸亏我不是她的儿子。"我暗自思忖。

"是的，好极啦，我的亲爱的，"外祖母说，把我的诗卷起来，放在匣子底下，好象她认为公爵夫人说了这话以后就不配欣赏这样的作品了。"太好啦，不过请您说说，在这以后，您还怎么能要求您的孩子对您有好感呢？"

外祖母认为这个论证是不容反驳的，为了结束这场谈话，她就补充说：

"不过，在这件事上，各有各的看法。"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只是宽容地笑了笑，好象以此表示，她原谅她十分尊敬的人所抱的这种怪诞的成见。

"噢，让我同你们的年轻人认识认识吧。"她说，带着温和可亲的微笑望着我们。

我们站起来，凝视着公爵夫人的脸，不知怎么来行这个见面礼。

"吻公爵夫人的手呀。"爸爸说。

"请爱你们的老姑母吧，"她说，吻着沃洛佳的头发。"虽然我是你们的远亲，但是我重视友谊关系，而不重视远近亲疏，"

---

① 法语：请问。

她补充说，主要是对外祖母讲的；但是外祖母还是不满意她，回答说：

“唉，我的亲爱的，难道如今还把这样的亲戚放在眼里吗？”

“我这个孩子会成为善于交际的年轻人，”爸爸指着沃洛佳说，“这一个是个诗人，”他补充一句说，这时恰好我在吻公爵夫人的枯干的小手，仿佛历历在目地想象着那只手里的树条，树条下面的凳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哪一个？”公爵夫人问，拉住我的胳臂。

“这个小的，头上竖着一撮毛的。”爸爸喜笑颜开地回答说。

“我那撮毛跟他有什么关系……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讲吗？”我想道，于是向角落走去。

我对于美抱着最奇怪的概念，甚至认为卡尔·伊万内奇是世界第一美男子；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长得不漂亮，这一点我丝毫也没有弄错，因此一提我的外表，我就感到莫大的侮辱。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时我六岁，他们议论到我的外表，maman 极力要在我的脸上找出一些美的地方，说我长着聪明的眼睛，笑起来讨人喜欢，但是，最后还是对爸爸的论证和显然的事实让步，不得不承认我长得难看；后来，当我为了那顿午餐感谢她的时候，① 她拍拍我的脸蛋说：

“记住，尼古连卡，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相貌爱你；因此你要努力做个聪明的好孩子。”

这些话不仅使我确信我不是一个美男子，而且也使我相信我一定会做个聪明的好孩子。

---

① 按照俄罗斯的习惯，饭后每个人都要谢谢主人和主妇。

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悲观失望：我想象，一个象我这样长着大鼻子、厚嘴唇和灰色小眼睛的人，在世界上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我请求上帝创造奇迹，使我变成美男子，我情愿牺牲我现有的一切和将来可能有的一切，来换取一张好看的面孔。

十八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当公爵夫人听了那首诗，对作者大加赞扬的时候，外祖母的脸色变得温和了，开始同她说法语，不再称她您，我的亲爱的，而且请她晚上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我们家来。公爵夫人表示同意，又坐了一会儿，就坐车走了。

那天真是宾客盈门，院子里，大门口，整个上午总有几辆马车同时停在那里。

“Bonjour,chère cousine,①”有一个客人走进屋，吻着外祖母的手说。

这个客人七十来岁，身材高大，穿着军装，佩着大肩章，领口下面露出一只很大的白色十字架，神色平静而坦然。他那种豪爽洒脱的举动使我很惊异。虽然他的后脑勺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半圈头发，虽然他的上嘴唇的样子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掉了牙，但是他的相貌依旧漂亮极了。

上世纪末叶，伊万·伊万内奇由于他高尚的性格、漂亮的仪表、过人的勇气、权贵的亲戚，特别是由于他的好运气，使他还很

---

① 法语：您好，亲爱的表妹。

年轻的时候就飞黄腾达起来。他继续服务，不久他就名利双收，在这方面不再有什么希求了。从小他的举止就仿佛他已准备在社交界占有后来命运给他安排的显赫地位；因此，虽然在他那显赫的、有些讲究虚荣的一生中，象所有别人一样，也有过不幸、失望和悔恨，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那始终非常泰然自若的风度、他那崇高的思想方式、他那基本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他赢得普遍的尊敬，并不是由于他的显赫地位，而是由于他那始终如一的言行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并不太聪明，但是由于他的地位使他能看不起人生的一切虚荣，因而他的思想是崇高的。他心地善良，富于感情，但是待人接物却那么冷淡，而且有几分傲慢。这是由于他处的地位可以对许多人都有所帮助，因此他极力用冷淡的态度来自卫，来抵挡那种净想依仗他的势力的人们的不断的纠缠和花言巧语。然而，这种冷淡却由于上流社会人物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而冲淡了。他很有教养，博学多识；但是他的教养只是在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末得到的。他读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修辞学方面所有的好作品，熟谙法国文学中所有的优秀作品，因此他常常能够而且喜欢引用拉辛①、高乃依②、布瓦洛③、莫里哀④、蒙田⑤和费讷隆⑥的词句；他通晓神话学，而且根据法译本研究过古代著名史诗，颇有心得；对历史有充分的知识，这是他从塞格尔⑦那里得来的；但是除了算术而外，他对数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戏剧家。

② 高乃依（1606—1684），法国诗人，戏剧家。

③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④ 莫里哀（1622—1673），法国戏剧家。

⑤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

⑥ 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十八世纪启蒙学派早期先驱者之一。

⑦ 塞格尔（1780—1873），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

学一无所知，对物理和现代文学更是一窍不通。在谈话中他知道怎样沉默寡言，或者对歌德、席勒和拜伦泛泛地评论几句，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尽管他受过这种古典的法国教育(这种类型的人现在已经如凤毛麟角了)，但是他的谈吐总是平易近人的，这种单纯既掩饰了他对某些事物的无知，也表现了他的良好风度和宽容。他非常仇恨一切别出心裁的见解，说别出心裁是没有教养的人的狡猾手段。社交对于他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他住在哪儿，在莫斯科或者在国外，他总是非常好客，在一定的日子招待全城。他在城里交游极广，人们甚至可以拿他的请帖当作进入任何客厅的出入证。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心甘情愿地把红润的脸颊献给他，而他就仿佛慈父一样地吻一吻；有些显然十分重要和体面的人物在获准参加公爵的招待会时，那份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象外祖母这样，和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受过同样教育，见解相同，年龄相仿的人，对公爵来说已经寥寥无几了；因此他特别重视他同她的老交情，总是向她表示很大的敬意。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公爵：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他的大肩章、外祖母看见他时流露出来的特别的喜悦，以及显然只有他一个人不怕她，同她相处十分随便，甚至胆敢称她 ma cousine，这一切使我对他怀着与对外祖母同样的敬意，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让他看我的诗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跟前，说：

"怎么能知道呢，ma cousine，也许他会是杰尔查文第二呀！"

说着，他狠狠地捏了我的脸蛋一把，如果说我没有大叫起来，那只是因为我猜想这是爱抚的表示。

客人们散去了。爸爸和沃洛佳走出屋去；客厅里只剩下公

爵、外祖母和我。

“为什么我们那可爱的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没有来?”停顿了片刻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突然问道。

“Ah! mon cher,”[1] 外祖母压低了声音回答说,把手放在他的制服袖口上,“要是她能随心所欲的话,她一定会来的。她给我的信上说:‘Pierre [2] 劝她来,但是她自己不肯来,因为他们今年一年没有一点进项;’她又说:‘况且,我今年用不着带着全家到莫斯科来。柳博奇卡还太小,至于男孩子们,可以住在您那里,那比他们跟我在一起,我还放心哩。’这一切自然很好罗!”外祖母接下去说,她的口气清清楚楚表现出她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男孩子们早就应该送到这儿来,好让他们能够学点东西,习惯社交界的情况;要不然,在乡下他们能受到什么教育?……要知道,大的快十三岁,另一个十一岁了……您看看,mon cousin,他们在这里完全象野孩子……连怎么走进客厅都不会。”

“不过,我不明白,”公爵回答说,“为什么老抱怨境况不好?他有一份很大的家业,对于纳塔利娅的哈巴罗夫卡(过去你我曾在那儿演过戏),我是了若指掌的,那份领地好极了,一向有可观的收入。”

“我把您当作知己,对您讲讲吧,”外祖母带着忧伤的神情,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觉得,这只是借口,让他可以单身住在这儿,常去俱乐部、赴宴会和干些天晓得的勾当;而她却丝毫也不怀疑。您知道她那天使一般的善良,她一切都相信他。他使她相信,孩子们应当带到莫斯科,她应当跟那个愚蠢的家庭女教师留在乡下——而她也就相信了。如果他对她讲,孩子们应当象

---

① 法语:唉!我的亲爱的。

② 法语:皮埃尔。(即俄语中的彼得。)

瓦尔瓦拉·伊利尼奇娜打她的孩子们一样挨打，我想连这个她也会同意的，”外祖母说，带着十分轻蔑的神色在安乐椅上转动着。“是的，我的朋友，”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拿起她那两块手帕中的一块，来擦流出来的一滴眼泪，“我时常想，他既不重视她，也不了解她，尽管她心地善良，她爱他，她极力掩饰自己的悲哀，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她跟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记住我的话，如果他不……”

外祖母用手帕捂住脸。

“Eh! ma bonne amie,”① 公爵用责备的口吻说，“我看，您一点也没有变得更明智，您总是自寻烦恼，为了想象出来的伤心事流泪。哦，您不难为情吗？我早就认识他了，晓得他是个殷勤周到、善于体贴的、出色的丈夫，主要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②。”

无意中听到一场我不该听的话以后，我就踮着脚从屋里溜出去，心情非常激动。

十九　伊温家的孩子们

“沃洛佳，沃洛佳！伊温家的孩子们来了！”我从窗口看到三个穿着水獭皮领蓝大衣的男孩子，就喊叫道。他们跟着一个漂亮的年轻教师，从对面的人行道向我们家走来。

伊温家的孩子们是我们的亲戚，和我们年纪相仿；我们到莫

① 法语：哎，我的好朋友！

② 法语：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斯科不久就同他们熟识了，跟他们很合得来。

伊温家的老二，谢廖扎，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鬈发男孩，长着倔强的小小的翘鼻子，十分鲜润的红嘴唇很少能完全盖住他那有点突出的洁白的上牙，深蓝色的眼睛非常漂亮，面部表情异常活泼。他从来不微笑，不是显得非常严肃，就是尽情大笑，发出一种响亮、清脆、非常动人的笑声。乍一见，他那独特的美就使我吃惊。我情不自禁地被他迷住了。看见他就足以使我高兴；有个时期，我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这种愿望上，隔三、四天不见他，我就感到寂寞，忧郁得要哭。我的一切梦想，不管是醒着还是做梦，都是关于他的。临睡前，我希望梦见他；合上眼睛，我就看见他在我面前，我把这种幻想当作最大的乐趣。这种感情我不能向世上任何人吐露，我是那么珍重它。也许因为他讨厌我那不安的眼神不断地凝视他，或者只是因为他对我并没有好感，他分明更愿意跟沃洛佳玩耍和聊天，而不愿意同我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满意足，毫无奢望，毫无所求，情愿为他牺牲一切。除了他在我心头引起的这种热情的迷恋以外，他来了还在我心中引起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情绪，那就是怕惹他不快，怕得罪他，或者使他不高兴。也许因为他脸上有一种傲慢的神情，或者因为我瞧不起自己的外表，过分重视别人美的优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这是爱的必然征候，我有多么爱他，就有多么怕他。谢廖扎第一次同我讲话时，我因为受宠若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他有个坏习惯，在他想心事的时候，眼睛总盯住一个地方，翘着鼻子，扬着眉毛，一个劲儿地眨眼睛。大家都觉得，他的这种习惯大大有损于他的容貌，但是我却觉得这是那么可爱，不由得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我同他认识了几天之后，外祖母就问我是不是眼睛疼，因为我象只猫头鹰似地眨着眼

睛。我们之间没有谈过一句爱慕的话；但是他感觉到他有力量控制我，于是就在我们童稚的关系上，不自觉地，但是暴虐地运用这种权力；而我，尽管渴望向他倾吐心曲，但是因为太怕他，不敢公开说出来；只装出好象不在意的样子，毫无怨言地服从他。有时我觉得他的权威太大，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却无力摆脱。

这种无私的、无限的、新鲜而美好的感情，没有倾吐出来，没有获得同情就破灭了，想起来真令人难过。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极力装得象个大人；而当我已经不再是小孩的时候，我又希望象个孩子。在同谢廖扎的关系上，我不愿意象个孩子，这种愿望常遏止了那种要倾诉的感情，使我变得虚假起来。我不但不敢吻他（尽管有时我非常想这样做），不敢拉他的手，也不敢讲我看见他是多么高兴，甚至也不敢叫他谢廖扎，总是叫谢尔盖①，这成了我们的规矩。每一种感情的流露都证明行为的幼稚，谁要犯这种过错，那他就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尝到那种使成年人在待人接物上谨慎小心、冷酷无情的痛苦滋味，因为仅仅是出于要模仿大人的奇怪的愿望，我们就使自己失去了那种温柔的、天真眷恋的纯洁的快乐。

我在仆人房里就遇见伊温家的孩子们，向他们问好之后，就匆匆忙忙跑去通知外祖母，告诉她伊温家的人来了，我说话的口气，好象这消息一定会使她十分高兴似的。随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谢廖扎，跟着他走进客厅，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外祖母说他长大了好多，用她那敏锐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我体会到那种又是害怕又是期待的心情，就象一个艺术家等待一位可敬的鉴赏家对他的作品下判断时的心情一样。

---

① 谢廖扎是谢尔盖的小名。孩子们之间一般都叫小名。

伊温家年轻的家庭教师 Herr Frost① 得到外祖母的许可，同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去。他坐在绿凳子上，很神气地架起腿来，把他那包着青铜头的手杖挟在两腿中间，带着非常欣赏自己举止的人的神气，点上一支雪茄烟。

Herr Frost 是德国人，但是与我们心地善良的卡尔·伊万内奇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俄语说得很正确，而法语发音却很糟；他在一般人中间，特别是在妇女中间，享有博学多识的名声。其次，他留着两撇红色小胡子，把围巾的两端塞到背带下面，在围巾上别着一枚红宝石扣针，他穿着一条闪光的、镶着饰带的淡蓝色裤子。第三，他很年轻，仪表堂堂、沾沾自喜，长着两条好看的、肌肉发达的大腿。他分明特别看重最后这个优点，认为它对女性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想必是为了这种目的，他总是设法把腿摆在最惹人注目的地方，不论坐着或站着，总一个劲儿抖动着小腿肚。他是一个典型俄国式的德国青年，一心想做风流人物和花花公子。

我们在花园里玩得有意思极了，捉强盗的游戏玩得再好也没有；但是出了一件事，几乎破坏了一切。谢廖扎做强盗：他追逐旅客的时候，绊了一跤，猛地把膝头撞在树干上，撞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把膝头撞碎了。尽管我是宪兵，我的责任是要逮住他，但我却走上前去，关切地问他痛不痛。谢廖扎很生我的气；他攥着拳头，顿着脚，用一种明明证实他撞得很痛的声音对我喊道：

"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玩法！喂，你为什么不捉我？你为什么不捉我？"他说了好几遍，斜眼望着在小路上一边跳一边跑着、扮演旅客的沃洛佳和伊温家的老大；随后突然尖叫

① 德语：弗劳斯特先生。

一声，大笑着跑去捉他们。

我无法表达这种英雄行为使我多么惊异和迷惑：尽管疼得要命，他不但没有哭一声，甚至没有露出疼痛的模样，一会儿都没有忘了游戏的事。

过了不久，当伊连卡·格拉普加入我们这一伙，我们在吃午饭前一起上楼去的时候，谢廖扎又有个机会以他那惊人的勇气和坚强的性格使我倍加惊异，倍加迷惑。

伊连卡·格拉普是一个穷外国人的儿子，他父亲以前曾在我外祖父家住过，受过他的恩惠，因此认为现在常常打发他的儿子来看望我们是他应尽的义务。如果他认为他的儿子同我们来往能够获得一些尊敬和乐趣，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不但不跟伊连卡要好，而且我们只有在想拿他寻开心的时候才理睬他。伊连卡·格拉普是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身材瘦长，脸色苍白，脸长得象鸟脸，表情善良温顺。他衣着十分寒酸，可是头发上却总涂着很厚一层生发油，以致我们相信，大晴天他头上的生发油一定会融化，滴到他的短外套上。现在我回忆起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殷勤、安静善良的男孩；但是当时我却觉得他是那么一个不足挂齿的人，不值得同情，甚至不值得去想他。

玩完捉强盗的游戏，我们就上楼去，开始玩闹，互相炫耀种种体育上的玩艺。伊连卡带着胆怯而惊奇的笑容观看着我们，当我们邀请他也来露一手的时候，他就推托说他一点力气也没有。谢廖扎可爱极了；他脱掉短外套，容光焕发，眼睛闪闪发光，他不断地哈哈大笑，发明一些新把戏：跳过三把并排摆着的椅子，满屋子翻觔斗，把塔季谢夫编的辞典① 摆在屋子中间当托

① 瓦·尼·塔季谢夫（1686—1750），俄国历史学家，曾编纂俄国的第一部百科辞典——《俄国历史、地理、政治和法律辞典》，共出三卷。

架，在上面拿大顶，同时两只脚还做了一些滑稽得要命的动作，使人不能不发笑。玩过这最后一套把戏，他思索了一下，眨眨眼睛，带着十分正经的神情突然走到伊连卡面前，说："试试这个吧，真的，这并不难。"格拉普见大家都注意看着他，脸就红了，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怎么也做不来这个。

"哦，真的，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愿意表演呢？他又不是个姑娘……一定要他拿个大顶！"

于是谢廖扎拉住他的手。

"一定，一定要拿个大顶！"我们异口同声喊道，把伊连卡包围起来，他那时显然吓了一跳，脸色发白了。我们揪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到辞典那里。

"放开我，我自己来！你们会把我的衣服撕破的！"那个不幸的受难者喊道。但是这种绝望的喊叫使我们更来劲。我们笑得要死。他的绿色短上衣的衣缝全都绽开了。

沃洛佳和伊温家的老大把他的头按下去，放在辞典上；我和谢廖扎就揪住那个可怜孩子的乱踢乱蹬的细腿，把他的裤腿卷到膝头上，大笑着把他的腿举上去；伊温家最小的孩子扶着他，使他的全身保持平衡。

大笑了一阵以后，我们突然都沉默下来，屋里是那么寂静，只听见可怜的格拉普沉重的喘息声。在这一瞬间，我完全不相信这一切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事。

"哦，现在你是个好汉了！"谢廖扎拍了他一巴掌说。

伊连卡默不作声，乱踢乱蹬，拚命要挣脱身子。在他不顾死活地乱踢乱蹬的当儿，他的鞋后跟猛地踢着了谢廖扎的眼睛，谢廖扎疼得立刻放下他的腿，一边捂住不由自主地落下泪来的眼睛，一边用力推了伊连卡一把。伊连卡不再由我们扶着，象一样

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嘭的一声倒在地上，被泪水噎得只能嘟囔说：

“你们为什么欺侮我？”

可怜的伊连卡，满面泪痕，头发蓬乱，裤腿卷着，从裤腿下面露出他那没有擦油的靴筒，他这副惨相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都默不作声了，极力勉强笑着。

首先镇静下来的是谢廖扎。

“老娘们！好哭的家伙！”他说，用脚轻轻地踢了踢伊连卡。“简直不能同他开玩笑……喂，得啦，起来吧！”

“我告诉你，你是个坏孩子！”伊连卡恶狠狠地说，走到一边，大声痛哭起来。

“哎呀，他用鞋后跟踢人，还破口大骂！”谢廖扎大叫一声，用手抓住那本辞典，就在那个不幸的男孩头上挥舞，那个男孩甚至都不想法自卫，只用手抱着头。

“瞧你！瞧你！要是他连开玩笑都不懂，我们就不要他……下楼去吧。”谢廖扎说着，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我同情地望了望那个可怜的男孩，他躺到地板上，把脸藏在辞典中间，哭得那么伤心，好象再哭一阵，那种使他全身抽搐的呜咽就会送他的命。

“唉，谢廖扎！”我对他说，“你为什么来这一手？”

“这很好啊！……今天我险些儿把骨头跌断了，我都没有哭。”

“是的，这是实情，”我暗自沉思，“伊连卡只不过是个好哭的家伙，而谢廖扎才是个好汉……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好汉啊！……”

我并没有考虑到，那个可怜的男孩所以哭，很可能不是因为

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因为他想到，也许是他很喜欢的这五个男孩，竟会无缘无故地串通一气来憎恶他，欺侮他。

我简直无法说明我的行为是多么残酷。我为什么不走上前去，保护他，安慰他呢？我一看见一只从巢里被扔出来的小乌鸦，或者一只被扔到篱笆外的小狗，或者被小厨子逮去做汤的一只母鸡，就会哽咽着大声哭泣，现在把那份同情心丢到哪儿去了呢？

难道由于我对谢廖扎的爱和想在他的眼里显得跟他一样勇敢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感情就被窒息了吗？这种爱和想充好汉的愿望毕竟是不值得羡慕的啊！它们在我童年的回忆上留下了唯一的污点。

二十 宾客盈门

根据饭厅里引人注目的不寻常的忙碌，根据客厅和大厅里我早就熟悉的全部物件都增添了一种新鲜和喜庆色彩的灿烂光辉，特别是根据伊万·伊万内奇公爵不会平白无故派来他的管弦乐队，根据这种种事实来判断，预料晚上会宾客盈门。

一听到路过的车辆声，我就跑到窗口，把手放到太阳穴和玻璃上，怀着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向外张望。暮色苍茫，最初看不见窗外的一切景物，后来才渐渐分辨出来，正对面，那家早已熟悉的小店铺点着一盏灯；斜对面，是一幢大房子，楼下有两扇窗子露出了灯光；街道中间，有一辆载着两个乘客的驽马拉的马车，或者一辆缓步回家的空四轮马车；终于有一辆轿式马车赶到我

们家门前，我完全肯定这是伊温家的人，因为他们答应早一点来；于是我就跑到前厅去迎接他们。然而，这不是伊温家的人，从打开车门的、穿着号衣的仆人的胳臂后面，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身穿貂皮领的蓝色大衣，另一个娇小玲珑，全身裹在绿披巾里，从披巾下面只露出她那穿着毛皮靴的小脚。她们丝毫也没有注意到我在前厅里，虽然我认为这两个女人进来时对她们行礼是我的义务，那个娇小的默默地走到高大的女人旁边，就站在她的面前。高大的女人把包住娇小的女人整个头部的披巾解开，解开她的外衣，当那个穿号衣的仆人接过这些东西，脱掉她的毛皮靴子的时候，那个裹得紧紧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美丽姑娘，她穿着一身短短的敞领薄纱衣服，雪白的裤子，小小的黑鞋。她的白脖颈上围着一条黑天鹅绒带子；她长着一头深棕色的鬈发，前面的鬈发和她的美丽小脸非常相称，后面的鬈发和裸露的肩头又那样相称，因此不论什么人告诉我，即使是卡尔·伊万内奇亲口告诉我说，头发这么鬈曲是因为一清早就用一片片的《莫斯科新闻》① 卷起来，而且用很热的火剪烫过，我也不会相信。好象她生来就长着这么一头鬈发似的。

她脸上令人惊异的特点是她那大得出奇、半睁半闭的鼓眼睛，这双眼睛同她的小嘴形成奇异而悦目的对比。她的嘴抿着，她的眼神非常严肃，从她的整个面部表情看来，使人不能希望她会露出笑容，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笑容就更加迷人。

我极力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溜到大厅门口，我觉得必须踱来踱去，装出一副正在沉思、完全不知道客人们到来的神情。当两

---

① 莫斯科大学在一七五六年创办的报纸，一直办到一九一七年底。除了很短时期外，一直是维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反动刊物。

位客人走到大厅中间的时候，我仿佛醒悟似的，并脚行了个敬礼，告诉她们外祖母在客厅里。瓦拉希娜夫人和蔼地对我点了点头，我很喜欢她的面孔，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她同她女儿索涅奇卡①的相貌十分相象。

外祖母看见索涅奇卡好象很高兴，让她走近一些，理了理耷拉在她前额上的一绺鬈发，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她的面庞，说："Quelle charmante enfant!"② 索涅奇卡微微一笑，脸上泛出红晕，显得那么妩媚动人，我望着她，脸也红了。

"希望你在我家里不会感到无聊，我的宝贝，"外祖母说，托起她的下巴。"尽情取乐和跳舞吧。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小姐和两个哥儿了，"她对瓦拉希娜夫人补充说，用手摸了我一下。

这种亲近使我非常愉快，因而又脸红了。

我感觉到自己的羞怯心情在不断增长，而且听到又有一辆马车到来的响声，于是我认为该退出去了。在前厅里，我见到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带着她的儿子和难以想象的一大群女儿来了。她的女儿们长相都一样，很象公爵夫人，很难看，因此一个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在她们脱大衣和摘皮围巾时，她们忽然异口同声尖声尖气地说着话，乱作一团，开心地笑什么，大概是笑她们有那么多人。艾蒂安是个十五岁模样的男孩，身材高大肥胖，面容枯瘦，眼睛下面是发青的塌眼窝，按年龄说，手脚都未免太大；他举止笨拙，嗓音难听，忽高忽低，但是好象非常自鸣得意，我想，这大概就是挨树条抽打的那个男孩。

我们面对面站了好久，一声不响地互相仔细打量着；随后我们走近一些，我想大概是打算接吻，但是又望了望彼此的脸色，

---

① 索涅奇卡是索菲娅的小名。

② 法语：多么迷人的孩子！

不知怎地都改变了主意。当他所有的姊妹们衣服窸窣作响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时，为了找话说，我问他坐在马车里挤不挤。

“我不知道，”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说，“你要知道，我从来也不坐马车，因为我一坐进去就不舒服，妈妈知道这一点。晚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总坐在驭台上，那可有意思得多了，什么都看得见。菲利普让我赶车，有时我就接过鞭子来。这样赶车，你知道，有时候，”他富于表情地打着手势说，“妙极了！”

“少爷！”有一个仆人走进前厅说，“菲利普问您把鞭子放到哪儿了？”

“怎么问放到哪儿了？我还给他啦。”

“他说您没有还给他。”

“哦，那就是挂在车灯上了。”

“菲利普说也没有挂在车灯上……您最好还是承认，是您拿了把它弄丢了，为了您淘气，菲利普得自己掏腰包去赔偿，”那个怒冲冲的仆人接下去说，越来越激动了。

那个仆人看样子是个可敬的忧郁的人，非常热心地袒护着菲利普，决定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不由地觉得应该知趣一些，于是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什么一样向一旁走去；但是在场的仆人们却完全不这样，他们走得更近一些，带着赞许的神情望着那个老仆人。

“哦，丢了就丢了！”艾蒂安说，避免作进一步的解释。“鞭子要花多少钱，回头我来赔。这真可笑！”他添上一句说，走到我跟前，把我向客厅那边引去。

“不，请问少爷，您拿什么来赔呢？我知道您的赔法：您要偿还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二十戈比已经有七个多月了；欠我的呢，我想也有一年多了，另外还有欠彼得鲁什卡的……”

“住嘴！”年轻的公爵呵斥道，气得脸色铁青，“我没有别的话说了！”

“没有别的话了，没有别的话了！”仆人嘟囔说。“这可不好啊，少爷！”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他特别富于表情地补充一句说，然后把大衣放到衣橱里去。

“真高明，真高明！”在我们身后，由前厅里传来称赞的声音。

外祖母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会利用一定的口气和一定的情况，不是以第二人称多数就是用第二人称单数代词来表达她对人们的看法。虽然她应用您和你与一般通用的说法相反，但是这种细微差别到了她的嘴里却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意味。当小公爵走近她时，她对他说了三言两语，称呼他您，而且用那么轻视的眼光瞥了他一眼，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一定会手足无措了；但是艾蒂安显然不是这种性格的孩子：他不但不注意外祖母怎样接待他，甚至对她本人也不注意，而是对大伙行了个礼，举止即使算不得灵活，至少是十分随便的。索涅奇卡吸引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记得，当沃洛佳、艾蒂安和我在大厅里可以看见索涅奇卡，而且她也能看见我们和听见我们说话的地方交谈时，我就谈得津津有味；碰巧我说到什么自以为很好笑或者很漂亮的话时，我就放开嗓门，而且望着客厅门口；但是当我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客厅里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声音时，我就默默无言，对于谈话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客厅里和大厅里渐渐挤满了客人；他们中间，象儿童晚会上常有的情形一样，有些大孩子不愿意错过一场寻欢作乐和跳舞的机会，他们所以这样，好象只是为了讨女主人的欢心。

伊温家的孩子们到来时，我不但没有通常见到谢廖扎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反而非常奇怪地很生他的气，因为他要看看索

涅奇卡，并且在她眼前显示一下自己。

二十一　跳马祖卡舞以前

“啊，看来，你们是要开舞会呀，”谢廖扎说，一边走出客厅，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新羊皮手套。“我得戴上手套。”

“怎么办呢？我们没有手套，”我寻思。“我得到楼上去找一找。”

但是，我虽然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只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旅行用的绿色无指手套，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一只对我毫无用处的羊皮手套：第一，因为它非常旧，非常肮脏；其次，因为我戴起来太大，尤其是因为它缺了中指，想必是卡尔·伊万内奇很早以前把它剪去包扎受伤的手了。但是，我还是戴上这只破手套，聚精会神地察看我那一向染着墨水的中指。

“要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在这儿就好了，她那里一定会找到手套的。我不能这样下楼去，因为他们如果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可怎么回答呢？可是，我也不能待在这儿，因为他们一定会找我的。我可怎么办呢？”我挥着胳臂说。

“你在这儿做什么？”沃洛佳跑进来说。“去邀请一位小姐吧……就要开始了。”

“沃洛佳，”我对他说，给他看看我那从脏手套里露出两个指头的手，用濒于绝望的声调说。“沃洛佳，你也没有想到这个吧！”

“想到什么？”他不耐烦地说。“噢，想到手套呀，”当他看见

我的手时，毫不在意地补充说。“不错，我们没有。我们得去问外祖母……看她怎么说，”于是他不假思索，就跑下楼去了。

对待我觉得是那么重大的事件，他的态度是那么沉着，使我放下心来，我连忙跑进客厅，完全忘记了我左手戴着那只难看得要命的手套。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外祖母的安乐椅跟前，轻轻地拉了拉她的长袍，低声对她说：

“外婆，我们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手套！”

“什么，我的宝贝？”

“我们没有手套，”我重复了一遍，把身子凑得越来越近，并且把我的双手搭在安乐椅把手上。

“那么这是什么呢？”她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左手。“Voyez, ma chère①，”她接下去说，转向瓦拉希娜夫人。“voyez comme ce jeune homme s'est fait élégant pour danser avec votre fille”②。

外祖母紧紧握住我的手，带着疑问的神情十分严肃地望了望在座的人们，直到所有宾客的好奇心都得到满足，哄堂大笑为止。

要是谢廖扎看见我这样羞愧得双眉紧锁，想把手抽回又抽不回来，我一定会伤心死了，但是在笑得眼泪盈眶的、红晕的面孔周围的发鬈全都摆荡起来的索涅奇卡面前，我却丝毫也不觉得害羞。我明白，她的笑声太响，太自然了，不会含着讽刺的意味；恰恰相反，我们一同欢笑着，四目相视的情况，似乎使我和她更加接近了。手套这段插曲，虽然可能成为笑柄，但它却给我带

---

① 法语：您瞧，我的亲爱的。

② 法语：看看这个青年人，为了同您的女儿跳舞，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来一个好处，使我在这个我总觉得非常可怕的圈子——客厅的圈子——里很自在；在大厅里，我一点也不觉得忸怩不安了。

怕羞的人的痛苦，是由于不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而产生的；这种看法一旦明确表达出来时（不论是好是坏），痛苦也就消失了。

当索涅奇卡·瓦拉希娜和那个蠢笨的小公爵在我对面跳法国卡德里尔舞①时，她有多么美丽啊！当她在跳 chaîne②的当儿，把小手伸给我的时候，她笑得多么可爱啊！她头上的棕色鬈发随着音乐的节拍颤动得多么迷人啊！她用小脚跳jeté-assemblé③时，显得多么天真啊！跳到第五种姿势，我的舞伴离开我跑到对面，而我，等着拍子，准备独舞时，索涅奇卡严肃地抿着嘴，望着一边。但是她用不着为我担心：我勇敢地 chassé en avant，chassé en arrière，glissade④。当我跳到她面前时，我顽皮地把露出两个指头的手套给她看看，她哈哈大笑起来，迈动双脚更优美地在镶花地板上小步快速地跳动着。我还记得，当我们围成圆圈，手拉起手的时候，她低下头，并没有把手从我的手里抽走，就用她的手套擦擦那个小小的鼻子。这一切现在好象历历在目，我好象还听见当时所奏的《多瑙河的少女》中的卡德里尔舞曲，看到在乐声中发生的这一切情景。

第二次卡德里尔舞开始了，索涅奇卡做我的舞伴。坐在她身边，我觉得难为情极了，简直不知道同她谈什么才好。当我沉默过久的时候，我唯恐她把我当作傻瓜，就决定无论如何要使她

---

① 四人组成两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

② 法语：连环（一种跳舞步法）。

③ 法语：齐步（一种跳舞步法）。

④ 法语：向前，向后，侧步。

不要对我产生这种误会。“Vous êtes une habitante de Moscou?”①我问她，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我又接着说：“Et moi, je n'ai encore jamais fréquenté la capitale”②，我特别指望fréquenté③这个字发生效果。然而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场非常出色，而且充分证明我精通法语，但是我却不能一直这样谈下去。轮到我们跳舞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又陷入沉默。我心神不安地望着她，希望知道我给她的是什么印象，而且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您从哪儿找到一只这么滑稽的手套？”她突如其来地问我；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感到很轻松。我解释说，这只手套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并且添枝加叶，甚至带着一点讥笑的口吻谈到卡尔·伊万内奇本人，说他摘下小红帽时显得多么可笑；他有一次穿着绿大衣跌下马来，正好摔到泥塘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卡德里尔舞不知不觉跳完了。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讥笑卡尔·伊万内奇呢？要是我怀着实际上对他抱着的敬爱心情向索涅奇卡描绘他一下，难道我就会失去她的好感吗？

跳完了卡德里尔舞，索涅奇卡带着那么可爱的表情对我说了声merci④，好象我真的值得她感谢一样。我喜不自胜，得意忘形，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哪儿来的这份勇气、信心、甚至厚脸皮呢？“什么都不能使我害羞！”我满不在乎地在大厅里走着，思索着。“我准备去干一切！”

谢廖扎邀请我作他的vis-à-vis⑤。“好吧，”我说，“虽然我

---

① 法语：您经常住在莫斯科吗？

② 法语：可是我从来还没有访问过首都呢。

③ 法语：访问。

④ 法语：谢谢。

⑤ 法语：对舞者。

没有舞伴，我会找到的。”我用果断的眼光朝整个大厅扫视了一番，发现除了站在客厅门口的一个大姑娘而外，所有的姑娘都同人约好了。一个高大的青年朝她走过去，按我的推断，是去邀她跳舞的；他离她只有两步了，而我却在大厅另一头。转瞬之间，我在镶花地板上优雅地滑行着，滑过了我同她之间相隔的距离，并脚行了个敬礼，用坚决的声调邀请她跳一场卡德里尔舞。那个大姑娘迁就地微微一笑，就把手伸给我，撇下了那个青年没有舞伴。

我那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致毫不注意这位青年的懊丧；但是后来我听说，这位青年曾打听，那个从他身旁冲过去、在他眼前抢走舞伴的头发蓬乱的男孩是谁。

二十二　马祖卡舞

被我抢走舞伴的那个青年，在马祖卡舞里跳第一对。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拉住舞伴的手，不照米米教给我们的 pas de Basques① 跳，却一直朝前跑去；跑到屋角，停下来，叉开腿，用鞋后跟跺地板，转个身，一边跳，一边朝前跑。

我因为跳马祖卡舞没有舞伴，就坐在外祖母的高背安乐椅后面观看。

“他搞的是什么名堂？”我暗自思量。“一点也不象米米教给我们的：她总是对我们说，跳马祖卡舞都用脚尖跳，使脚从容不

---

① 法语：巴斯克舞的步法。

迫地做圆形动作；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样的跳法。伊温家的人和艾蒂安，大家都在跳舞，谁也不跳 pas de Basques,连我们的沃洛佳，也学了新的跳法。这倒不错！……而索涅奇卡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呀?! 她到那边去了……”我觉得快乐极了。

马祖卡舞快结束了：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太太前来同外祖母告别，坐车走了。仆人们躲闪着跳舞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往后面房间里端餐具。外祖母显然疲倦了，勉勉强强地说着话，声音拉得很长；乐队开始懒洋洋地奏那已经奏了第三十次的曲子。跟我跳过舞的那个大姑娘，跳花样时看到我，脸上堆着假笑，大概想以此来讨好外祖母；她领着索涅奇卡和无数公爵小姐中的一位走到我跟前。“Rose ou hortie?”① 她对我说。

“噢，你在这儿！”外祖母说，在安乐椅上转过身来。“去吧，亲爱的，去吧。”

虽然当时我宁愿整个藏在外祖母的椅子下面，也不愿从椅子后边走出来，但是怎么能拒绝呢？我站起来，说了声“rose”②，就怯生生地望了索妮奇卡一眼。我还没有明白过来，一只戴白手套的手就放在我的手里了，公爵小姐笑盈盈地冲向前去，一点也没有料到我根本不懂怎么跳法。

我知道我跳pas de Basques是不适当的，不合礼仪的，甚至会完全使我丢脸；但是马祖卡舞熟悉的曲调对我的听觉起了作用，把熟悉的动作传给我的听觉神经，而听觉神经又把这运动传送到我的脚上；我的脚就完全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跳起那种莫名其妙的、圆形的、滑行舞步来，全场观众看了都很惊异。我们一直往前跳时，还可以凑合一阵，但是该转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如

---

① 法语：是玫瑰还是荨麻。（这是跳舞时女伴用的代号。）

② 法语：玫瑰。

果我不小心在意，就一定会跑到前面去。为了避免这种杀风景的事情，我稍稍停住脚步，打算依照领舞的那个青年所跳的优美舞步来跳个特别花样。但是我的脚刚一分开，准备跳跃，围着我飞快旋转的公爵小姐就带着茫然的好奇和惊异的神情瞅着我的脚。这种眼光使我万分狼狈！我心慌意乱，竟然不再跳舞了，却以最奇怪的姿态原地踏起步来，既不合拍，也不同任何东西协调，最后我完全停下来。所有的人都望着我，有的怀着惊异的神情，有的带着好奇的样子，有的露出嘲讽的笑容，又有的含着怜悯的神色；只有外祖母毫不在意地望着。

"Il ne fallait pas danser, si vous ne savez pas!"① 爸爸在我耳边生气地说着，轻轻地把我推开，拉住我的舞伴的手，照古老的式样同她跳了一圈，在观众的喝彩声中，把她送到原位上。马祖卡舞立刻结束了。

"天啊！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地惩罚我呀！"……………………

……………………………………………………………………

大家都看不起我，而且会永远看不起我……通往友谊、爱情、光荣等等的道路都给我堵上了……一切都完蛋了！沃洛佳干吗向我做那些人人都看得见、而且对我毫无补益的手势呢？那个讨厌的公爵小姐为什么那样望了望我的脚呢？索涅奇卡干吗……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儿；但是当时她为什么微微一笑呢？爸爸为什么脸红了，揪住我的胳臂？难道他也替我害羞吗？噢，这太可怕了！要是妈妈在这儿，她就不会因为她的尼古连卡而脸红……于是我的想象远远地飞驰到这个可爱的形象那里去了。我想起房前那片草地和花园里高大的菩提树、上面有燕子盘旋的清澈的池塘、飘着透明的白云的蔚蓝色天空、一堆堆新割下来

① 法语：如果你不会跳，就不要跳。

的芬芳的干草，另外，在我那烦恼的想象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平静而愉快的回忆。

二十三 马祖卡舞以后

晚饭时，领舞的那个青年坐在我们儿童席上，他对我特别照顾，要是我遇到那件倒霉的事以后还能有所感受的话，这一定会使我的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是那个青年好象想方设法要使我快活起来；他逗我，称我好样的，大人们只要一不注意我们，他就从各色各样的瓶子里往我的玻璃杯里斟酒，一定要我喝干。晚餐快结束时，管家从包着餐巾的酒瓶里往我的玻璃杯里只斟了四分之一香槟酒，那个青年坚持要他给我斟满，硬要我一口喝干；我觉得浑身有一股舒服的暖意，对我那快活的保护人特别有好感，不知为什么我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间，大厅里发出《祖父舞曲》① 的乐声，于是大家都从餐桌旁站起来。我同那个青年的友谊立刻结束了：他加入成人群里，而我，不敢跟着他，只是怀着好奇心走过去，留神倾听瓦拉希娜夫人和她的女儿在说什么。

“再待半个钟头！”索涅奇卡恳求说。

“真的不行了，我的宝贝！”

“为了我，请求你。”索涅奇卡撒娇说。

“要是我明天病了，莫非你会高兴吗？”瓦拉希娜夫人说着，

① 老年人跳的、动作缓慢的舞蹈。

竟不经心地笑了笑。

"啊，你同意了！我们留下啦？"索涅奇卡说着，欢喜得雀跃起来。

"拿你真没有办法！好了，去跳舞吧……这儿有你的一个舞伴。"她的母亲指指我说。

索涅奇卡把手伸给我，于是我们跑到大厅里。

喝下去的酒、索涅奇卡的在场和她的兴致，使我完全忘怀了跳马祖卡舞时那件倒霉的事。我迈着最滑稽的舞步；时而模仿一匹马，小步奔跑着，傲慢地抬起脚来，时而又象一头对狗发脾气的公羊原地踏步，纵情大笑，一点也不在乎会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索涅奇卡也不住地笑；她笑我们手拉着手，不住地旋转；她笑一个年老的老爷慢腾腾地抬起脚来跨过一条手帕，装出一副做起来很吃力的样子，当我几乎跳到天花板那么高来显示自己的灵活时，她简直要笑死了。

穿过外祖母的书房时，我照了照镜子。我汗流满面，头发蓬乱，那一撮撮的头发比平时翘得更高了；但是我脸上的整个表情却是那么愉快、和蔼、健康，使我不禁顾影自怜起来。

"要是我永远象现在这样，那就好了，"我想，"我还能得到别人的欢心哩！"

但是我又望了望我的舞伴的美丽的小脸蛋，看见她脸上除了我脸上那种使我洋洋自得的快活、健康和无忧无虑的神情以外，还洋溢着那么娴雅、温柔的美，这使我自怨自艾起来，我明白自己妄想获得这么一个美人儿的青睐有多么愚蠢。

我不能指望我们会互相爱悦，根本连想也不必想，因为即使不这样，我的心灵也已经充满了幸福。我不懂得，除了使我的心灵得到满足的爱情而外，我还可以要求更大的幸福，或者作非分

之想，好使这种感情永远继续下去。这样我已经非常幸福了。我的心象鸽子一样跳动，热血不住地往心房里涌，我想哭出声来。

当我们穿过走廊，经过楼梯下面黑暗的贮藏室时，我看了看它，想道："要是能同她在这黑暗的贮藏室里过上一辈子，而且谁也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那该有多么幸福啊！"

"今天非常快活，是不是？"我用战栗的声音轻轻地问，一面加快脚步，与其说是由于我所说的话，不如说是由于我想说的话而吃惊。

"是的……非常快活！"她回答说，扭过头来望着我，脸上带着那样坦率而和蔼的表情，使我不再害怕了。

"特别是晚饭以后……不过，但愿您能知道，我有多么遗憾（我本来想说难过，但是不敢），你们不久就要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为什么再也见不到啦？"她说，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的小鞋尖，用手摸着我们经过的方格帷幔。"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我跟妈妈都乘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难道您不想散步吗？"

"星期二我们一定要求去，如果不让我去，我就一个人不戴帽子跑出去。我认识路。"

"您知道吗？"索涅奇卡突然说，"我同常到我们家来的一些男孩，彼此总是称呼你；让我们彼此也称呼你吧！你愿意吗？"她补充了一句，猛地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

这时我们走进了大厅，正在奏《祖父舞曲》的另一个很活跃的部分。

"请您……"当音乐声和喧哗声足以淹没我的声音时，我说。

"请你，不是请您。"索涅奇卡纠正说，笑了起来。

《祖父舞曲》结束了，可是我没有来得及说一句带你字的话，

虽然我不住地构思着，几次重复其中有这个代词的句子。我缺乏这样做的勇气。“你愿意吗？”“请你，”这些话在我耳朵里回响着，使我飘飘然起来：除了索涅奇卡，什么东西，什么人，我都看不见了。我看见，他们怎样把她的发鬈撩到她的耳后，露出我还没有见过的那部分额头和鬓角；我看见，他们那么紧紧地把她裹到绿披巾里，使人只看见她的小鼻子尖；我注意到，要是她没有用红润的手指在嘴边拉开一个小洞，她一定会闷死的；我看见，她跟着她的母亲走下楼去，迅速地回过头来对我们点点头，就走出门去了。

沃洛佳、伊温家的孩子们、小公爵和我，我们大家都爱上了索涅奇卡，站在楼梯上目送着她。她是对哪个特定的人点头，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确信那是对我。

同伊温家的孩子们告别时，我非常随便地，甚至有些冷淡地同谢廖扎讲话，同他握了握手。如果他明白，从那天起他就失去了我的爱和控制我的权力，他一定会为此感到惋惜，虽然他极力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一生中第一次在爱情上变了心，第一次感到这种感情的甜蜜滋味。把那种磨损了的习惯的忠心换成一种充满神秘意味和前途未卜的新鲜爱情，我觉得很高兴。况且，在同一时间，甩开一个人而爱上另一个人，意味着爱得比以前加倍地强烈。

二十四　在床上

“我怎么能那么强烈、那么长久地爱着谢廖扎呢？”我躺在床

上纳闷。"不！他从来也不理解，不会看重，而且也不配享有我的爱……但是索涅奇卡呢？这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啊！'你愿意吗？''你来开头。'……"

我匍匐着跳起来，逼真地想象着她的小脸，随后用被子蒙上头，把全身都裹住，裹得非常严实的时候就躺下来，感到一种愉快的暖意，沉入甜蜜的梦想和回忆之中。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棉被里，就象一个钟头以前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我甚至在心里同她交谈；这场谈话虽然毫无意义，却给予我无法形容的乐趣，因为谈话里不断出现你、给你、同你、你的等字眼。

这些梦想是那么清晰，一股甜蜜的激动使我不能入睡，我很想跟什么人来分享一下我这过多的幸福。

"我的宝贝！"我几乎说出声来，猛地翻到另一边。"沃洛佳！你睡着了吗？"

"没有，"他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我说。"做什么？"

"我在恋爱，沃洛佳！肯定是爱上了索涅奇卡。"

"哦，那又怎样呢？"他回答我说，伸了一下懒腰。

"噢，沃洛佳！你想象不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裹着被子躺着，那么清楚、那么清楚地看见了她，和她谈话，简直奇怪极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吗？我躺着想念她的时候，天知道为什么，我很伤心，非常想哭。"

沃洛佳动了一下。

"我只希望一件事，"我接着说下去，"那就是永远和她在一起，永远看见她，再也没有别的了。你在恋爱吗？坦白地承认吧，沃洛佳。"

真奇怪，我愿意人人都爱上索涅奇卡，人人都这么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沃洛佳说着，转过脸来望着我。"也

许。”

“你并不想睡，你在装样子！”我喊道，看见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丝毫没有睡意，于是我就把被窝掀开。“我们倒不如谈谈她。她不是很迷人吗？……那么迷人，要是她对我说一声：‘尼古拉沙①，从窗口跳下去！’或者‘跳到火里去！’嗯，我敢起誓！”我说，“我马上就跳，而且会高高兴兴地跳。噢，多迷人啊！”我补充一句，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她，为了充分欣赏这个形象，我突然翻到另一边，把头钻到枕头底下。“我非常想哭，沃洛佳！”

“傻瓜！”他笑着说，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又说：“我完全不象你那样。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先坐在她身边，同她谈谈天……”

“啊！那么你也在恋爱？”我打断他的话头。

“然后，”沃洛佳接着说，温柔地微笑着，“然后我就热烈地吻她的小手指头、小眼睛、小嘴、小鼻子、小脚，好好地把她都吻遍了……”

“胡说！”我从枕头底下喊道。

“你什么都不懂！”沃洛佳轻视地说。

“不，我懂；是你不懂，净说些蠢话，”我噙着眼泪说。

“不过，你根本用不着哭啊。简直跟女孩子一样。”

二十五　信

四月十六日，离我描述的那一天将近六个月以后，我们正在

① 尼古拉沙也是尼古拉的小名。

上课的时候，爸爸走上楼来，说当天夜里我们就要同他一起下乡。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难过起来，我的思想立刻转到妈妈身上。

这样突如其来的启程是因为下面这封信引起的：

彼得罗夫斯科耶。四月十二日。

直到现在，晚上十点钟，我才接到你四月三日那封亲切的信，我照一向的习惯，立即写回信。费奥多尔昨天就把你的信从城里带回来，但是因为天晚了，今天早晨他才交给米米。米米借口说我身体不好，心绪不宁，一整天都没有把信交给我。我的确有点低烧，说老实话，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不大舒服，没有起床。

请你千万不要害怕，亲爱的，我觉得自己相当好，如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许可，明天我就想起来。

上星期五，我带着孩子们坐车出去；但是在大路拐角上，就是在总使我感到害怕的小桥旁，马匹陷到泥塘里去了。天气非常明媚，我想趁他们把车子拖出来的时间，步行到大路上。当我走到小礼拜堂的时候，觉得非常疲倦，坐下来休息休息，隔了半个来钟头才来人拖车，我觉得身上发冷，特别是我的脚，因为我穿的是薄底靴，而且都湿透了。午饭后，我感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但是照常走动，吃茶以后，坐下来同柳博奇卡合奏。（你简直不会认得她了，她有了那么大的进步！）但是当我发现我不能数拍子时，你想想我是多么惊异吧！我数了好几次，但是我的脑子完全混乱了，我感到耳朵里也异样地鸣响起来。我数着一、二、三，接着就突然数起八、十五，主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语无伦次，却怎么也纠正不过来。最后米米来帮我的忙，几乎是强迫我躺到床上。这样，亲爱的，你就会详细了解我是怎样病倒的，而且全是我自己的过错。第二天我发烧相当厉害，于是我们那位善良的老伊万·瓦西里奇①来了，他一直留在我们家，答应不久就让我到户

① 就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外去。这个伊万·瓦西里奇是个好极了的老头儿！当我发烧、说胡话的时候，他就整夜不合眼，坐在我的床边；现在，因为知道我要写信，就同小姑娘们坐在起居室里，我从卧室里可以听到，他在给她们讲德国童话，她们听着，险些笑死了。

La belle Flamande,①如你称呼她的，从上星期就到我们家来作客，因为她母亲到什么地方作客去了，她对我的关怀表明她怀着非常真诚的眷恋之情。她把内心的一切秘密都向我吐露了。以她那漂亮的脸庞、善良的心地和青春，要是有人好好地管教她，她在各方面都会出落成一个好姑娘；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根据她所讲的话来判断，她会完全毁掉的。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么多孩子，我就会做好事收养她。

柳博奇卡本来想亲自给你写信，但是已经撕掉三张纸了，她说："我知道爸爸多么爱嘲笑人：如果写错了一点点，他就会拿给大家看。"卡坚卡还是那么可爱，米米还是那样善良而忧郁。

现在我们来谈正经事吧：你给我的信上说，今年冬天你的经济情况不好，你不得不动用哈巴罗夫卡那笔钱。我甚至觉得奇怪，你居然还要征求我的同意。难道我的东西不就是你的吗？

你那么体贴，我的亲爱的，为了怕使我伤心，把你的真实的经济情况隐瞒着我；但是我猜想得到：你大概输了很多钱，我敢起誓，我并没有因此而悲伤。因而，要是事情可以补救的话，就请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不必徒然折磨自己。我一向不指望你为孩子们赢钱，而且，请你原谅，也不指望你的全部财产。你赢了钱我并不高兴，输了钱我也不难过；使我难过的只是，你这不幸的赌癖夺去了你对我的一部分温存爱恋，逼得我象现在这样，说出这样痛心的真话；上帝晓得，这样做我有多么痛苦啊！我不住地向上帝祈祷一件事，请求他使我们摆脱……不是摆脱贫穷（贫穷算得了什么呢？），而是摆脱当我必须维护的孩子们的利益同我们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那种可怕处境。直到目前

① 法语：那个佛兰芒美人。

为止，上帝都倾听了我的祈祷；你没有越过那条界限，如果那样，我们就得牺牲那份已经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孩子们的财产，要不就是……想起来都可怕，但是这种可怕的不幸总在威胁着我们。是的，这是上帝加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

你给我的信上还谈到孩子们，又回到我们老早争论过的问题上：你要求我同意把他们送进学校。你知道我对这种教育抱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的亲爱的，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我恳求你，为了对我的爱答应我，无论在我活着或死后（要是上帝愿意折散我们的话），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给我的信上说，你必须去彼得堡一趟料理我们的家务。愿基督与你同在，我的亲爱的，去吧，希望你早日回来。你不在，我们大家觉得那么寂寞！春光是惊人地明媚；凉台上的双层门已经卸下，通往暖房的小径四天前已经完全干了，桃花正在盛开；仅仅有些地方还有些残雪；燕子飞回来了；今天柳博奇卡给我拿来春天的第一枝花。医生说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完全复原，能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四月的阳光中晒晒太阳。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不要为我的病，也不要为你赌输了钱担心；赶快办完事，带着孩子们回来过一个夏天。至于我们怎样消夏，我已经做了美好的计划，只要你来就可以实现。

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用不整齐的连笔字体写在另一张纸上。我逐字地把它翻译过来：

不要相信我信上所写的病情；谁也猜想不到它有多么严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再也起不了床啦，不要错过一分钟，立刻带着孩子们回来。也许我还可以再拥抱你一次，再为你祝福一番；这是我最后的唯一希望。我知道，这对你是多么可怕的打击；不过反正迟早从我这里或者从别人那里，你会得到这种打击的；让我们坚强地，靠着上帝的恩典，尽力忍受这种不幸吧！让我们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不要认为我所写的是病中胡思乱想的梦呓；恰恰相反，这时我的

思想极其清楚，我十分镇静。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怯懦的灵魂的虚妄的、模糊的预感，而用这种希望来安慰自己。不，我觉得我知道，我所以知道，是因为上帝已经给我启示，我活不长了。

难道我对你和孩子们的爱会随着我的生命而完结吗？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此刻我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我无法设想，没有它我就不能理解生存的这种感情，有朝一日会消灭。没有对你们的爱，我的灵魂就不能存在。象我的爱这样的感情，若是有朝一日会消灭的话，那它就不会产生，单凭这一点，我就知道它会永久存在。

我将不再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坚信我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这种想法使我的心灵得到慰藉，我十分平静地、毫无畏惧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我很平静，上帝知道，我一向把死看作是过渡到更美好的生活，现在也还是这样看；但是为什么眼泪使我窒息？……为什么要使孩子们失去亲爱的母亲？为什么要使你遭到这么沉重而意外的打击？当你的爱情使我的生活无限幸福的时刻，我为什么要死去呢？

让上帝的神圣意旨实现吧。

由于泪眼模糊，我再也不能写下去。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我的无价的朋友，为了今生你给予我的一切幸福，我感谢你；我会祈求上帝酬报你。别了，亲爱的朋友；记住，我虽然不在了，但是我的爱随时随地都不会离弃你。别了，沃洛佳！别了，我的宝贝！别了，我的便雅悯——我的尼古连卡！

难道有一天他们会忘记我吗?!

这封信里还附着米米用法语写的一张便笺，内容如下：

她对您讲的这种悲惨的预感，已经被医生的话充分证实了。昨天夜里，她吩咐立刻把这封信付邮。我以为她是在说呓语，于是我决定等到今天早晨，并且决定拆开看看。我刚一打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就问那封信我怎么处理了，吩咐我说，如果还没有寄走就烧掉。

她不住地这么说，而且肯定地说这会使你们痛苦万分。如果您希望在这位天使离开我们之前看一看她，那就不要拖延归期。原谅我写得这么潦草。我已经三夜没有睡了。您知道我多么爱她！

四月十一日，在我母亲的寝室里守了一整夜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告诉我说，maman 写好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时，把信放在身边的小桌上，就寝了。

“我得承认，”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我自己在安乐椅上打盹了，我织的袜子从手里掉下去。半夜十二点多钟，我在梦中听到仿佛她在讲话；我睁开眼一看：她，我的宝贝，坐在床上，两手这样交叉着，泪如雨下。‘这么说，一切都完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就用双手把脸捂上。

“我跳起来问：‘怎么回事？’

“‘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愿你知道我刚刚梦见了谁？’

“不论我怎么追问，她都不对我讲。她只叫我把小桌移近一些，又写了几行字，叫我当面把信封上，立刻送走。以后，情况就越来越坏了。”

二十六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四月十八日，我们在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口下了马车。离开莫斯科时，爸爸心事重重，沃洛佳问他是不是 maman 病了，爸爸悲伤地望望他，默默地点点头。旅途中他显然平静了些；但是我们离家越近，他的脸色就越来越悲哀，下马车时，他问喘息着跑来的福卡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在哪儿？”他的声音颤巍巍

的，眼中含着泪水。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打开前门，把脸扭到一边，回答说：

"她已经是第六天没有离开卧室了。"

后来我听说，米尔卡从 maman 病倒的那一天起，就不住声地哀叫。现在它快活地向爸爸冲过来，扑到他身上，一边尖叫，一边舐他的手；但是他把它推到一边，穿过客厅，从那里进入起居室，起居室的门直通卧室。他越走近那个房间，从他全身的动作看来，他的焦急心情也就越明显了；一进起居室，他就踮着脚走，几乎是屏住呼吸，在他没有下决心转动那扇关着的门上的锁时，先画了个十字。这时米米蓬头散发，满脸泪痕，从过道里跑出来。"啊，彼得·亚历山德雷奇！"她带着真正绝望的神情低声说，看见爸爸在转动门上的锁，她几乎听不出地补充说："这儿进不去，要穿过使女的房间。"

这一切使我那由于可怕的预兆而不胜悲哀的、天真的想象感到多么悲痛！

我们走进使女的房间；在过道里我们遇见了傻子阿基姆，他一向好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但是这时我不仅不觉得他滑稽，而且一见他那冷淡而愚蠢的面孔，我就觉得痛苦得了不得。在使女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干活的使女欠起身来向我们行礼，她们那副愁容使我害怕极了。又穿过米米的房间，爸爸打开卧室的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门的右首是两扇窗户，窗户被窗帘遮住；一扇窗前坐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她鼻梁上架着眼镜在织袜子。她没有照平时那样吻我们，只是欠起身来，透过眼镜望望我们，就泪如泉涌了。大家本来都十分平静，一看见我们都哭起来，这使我很不喜欢。

门的左边摆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是床、一张小桌、一个小

药箱和一张大安乐椅，医生正坐在上面打瞌睡。床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的金发姑娘，她穿着雪白的晨装，袖子卷起一点，正往我当时看不见的maman的头上敷冰。这个姑娘就是妈妈信上说的那个la belle Flamande，后来她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进来，她就把一只手从maman头上抽回，整理她胸部的衣褶，随后低声说："昏迷了。"

我当时痛苦万分，但是不由地注意到一切细节。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很热，充满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霍夫曼药水①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不仅一闻到它，甚至一想到它，我就立刻回想起那间阴森森的、使人窒息的屋子，那可怕时刻的一切细节都立刻再现出来。

Maman的眼睛睁着，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目光！目光里流露出多么苦痛的神情！……

我们被领走了。

后来我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起妈妈临终的情况，她对我这样讲：

"把你们领走之后，她又折腾了好久，我的亲爱的，好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她这儿；随后她的头从枕头上滑下来，她就象天使一样，平静而安宁地睡着了。我刚走出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把她的药水送来，再回来时，她，我的心肝，已经把身边的一切推开，不住地招呼你爸爸到她身边去；你爸爸俯在她身上，但是她分明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她一开口就又呻吟起来：'我的上帝！主啊！孩子们！孩子们！'我想跑去找你们，但是伊万·瓦西里奇拦住我说：'那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最好不必。'后来，

---

① 霍夫曼药水是俄国连用了好几代的非常通用的药品。

她刚举起手来，就又放了下去。她这是想表示什么意思，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想，她是在暗暗给你们祝福；显然，上帝不让她在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最后，她稍稍抬起身来，我的亲爱的，双手这么动了一下，突然用那么一种我想都不敢想的声调说：'圣母呀，不要抛弃他们！……'这时她心痛起来；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可怜的人儿痛苦极了。她倒在枕头上，用牙咬住床单；而她的眼泪，我的少爷，就不住地往下滚。"

"嗯，以后呢？"我问。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Maman 在万分痛苦中逝世了。

二十七　悲痛

第二天深夜，我很想再看她一眼。我克制住不由自主的惧怕心情，轻轻地开了门，踮着脚走进大厅。

棺材停在房间当中的一张桌子上，周围是插在高大的银烛台里的残烛；教堂的诵经员坐在房间远远的角落里，用柔和而单调的声音朗诵圣诗。

我停在门口开始张望；但是，我的眼睛哭得那么厉害，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什么都分辨不出；烛光、锦缎、天鹅绒、高烛台、粉红色镶花边的枕头、花环、缀着缎带的帽子，还有一样透明的苍白如蜡的东西，这一切都怪异地融成一片。我站到椅子上想看看她的脸；但是在那里我又看见那浅黄色的、透明的东

西。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脸。我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它，渐渐认出了她那可爱的、熟悉的面貌。当我肯定这就是她的时候，我恐怖得颤抖了；但是，为什么那双闭着的眼睛是那么深陷？为什么这么苍白可怕，一边脸颊的透明皮肤下还有了黑斑呢？她整个的面部表情为什么那么严肃、那么冷冰冰的？为什么嘴唇那么苍白，嘴形那么美好、那么肃穆，露出那么一种非人间所有的宁静，使我凝视着它，就毛骨悚然呢？……

我凝视着，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的目光吸引到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但是我的想象却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生命和幸福的图景。我忘记躺在我面前的这具死尸，忘记我象凝视与我的回忆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凝视着的这具尸体，就是她。我一会儿想象她已经死去，一会儿又想她还活着，活跃、高兴、含着微笑；随后，我所凝视着的那张苍白面庞上的某种特征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起可怕的现实境界，战栗起来，但是仍旧望着。幻想又代替了现实，现实的意识又破坏了幻想。终于想象疲倦了，它不再欺骗我。现实的意识也消失了，我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滞留了多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况；我只知道，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可能在她向极乐世界飞升时，她的善良的灵魂会悲哀地望望她把我们撇下的这个世界；她看到我的悲哀，怜悯起来，于是含着圣洁的怜悯的微笑，爱怜横溢地降到尘世，来安慰我，祝福我。

门吱呀一响，另一个来换班的诵经员走进大厅。这个声音惊醒了我，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既没有哭，而且以一种根本不会令人感动的姿态站在椅子上，那个诵经员可能认为

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孩子，由于怜悯或者好奇才爬上椅子；于是，我画了个十字，行了个礼，就哭起来。

现在回忆我当时的印象，觉得只有那种一刹那间的忘我状态才是真正的悲哀。丧礼前后我不住地哭，十分悲伤，但是我羞于回忆这种悲伤的心情，因为其中总是混杂着一种爱面子的感情：有时是希望显示我比任何人都哀痛，有时考虑我对别人发生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无目的的好奇心，使我观察起米米的帽子或者在场人们的脸。我轻视自己，因为我没有体验到一种纯粹是悲哀的心情，于是就极力隐瞒着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因此，我的悲哀是不真诚、不自然的。况且，一想到我自己是不幸的，就感到一阵愉快，极力要唤起不幸的意识，这种自私的情感，比其他的一切更强烈地压制了我心中真正的悲哀。

在极度悲哀之后往往如此，我平静地酣睡了这一夜。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眶里干涸无泪，神经也十分平静。十点钟叫我们去参加出殡前的祭祷。房间里挤满了家仆和农奴，他们都眼泪汪汪地来向女主人告别。在丧仪中，我大哭了一场，画了十字，深深地行了礼，但心里并不曾祈祷，而且相当冷淡；我只关心他们给我穿的新的小燕尾服腋下很紧，我在盘算跪下时怎样不要把裤子弄得太脏，并且偷偷地打量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父亲站在棺材头上，苍白得象张白纸，分明好容易才忍住眼泪。他那穿着黑燕尾服的高大身姿，他那惨白的富于表情的面孔和在他画十字、行礼时用手触地，从神父手中接过一支蜡烛，或者走到棺材跟前时的那种象平时一样优雅而稳重的举动，都是极其动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当时能显得这么动人。米米靠墙站着，好象快要倒下去似的；她的衣服皱成一团，粘满绒毛，帽子也歪到一边；哭肿了的眼睛通红，头不住摇晃；她不住地用令人肝

肠寸断的声调哭泣，一直用手帕和手捂着脸。我觉得，她这么做是为了遮住脸不让旁人看见，好假哭一阵以后休息一会儿。我记得前一天她对爸爸说，妈妈的逝世对她来说是一种她根本经受不起的极其可怕的打击，maman 的逝世夺去了她的一切，这个天使（她这样称呼 maman）临终也没有忘记她，并且表示愿意永远保障她和卡坚卡的未来。她讲这话时痛哭流涕，也许她的悲哀是真诚的，但是这种感情并不是绝对单纯的。柳博奇卡穿一件缀着丧章的黑衣服，满面泪痕，垂着脑袋，偶尔望一望棺材，这时她的脸上流露出的只是一种稚气的恐惧。卡坚卡站在她母亲身边，尽管哭丧着脸，却象往常一样红润。性情开朗的沃洛佳在悲哀的时刻也是神情开朗的：他有时沉思地站着，眼睛盯着什么东西，有时他的嘴突然歪斜起来，于是他赶快画个十字，俯首行礼。所有参加丧礼的外人，我都觉得难以忍受。他们对我父亲所说的安慰话，如“她在天上更美满”，“她不是为尘世而生的”等等，都引起我的一种恼怒的心情。

他们有什么权利谈论她和哭她呢？他们有的人提到我们时，管我们叫**孤儿**。好象他们不提，我们自己就不懂得没有母亲的孩子被人家这样称呼似的！他们好象很喜欢带头这样称呼我们，就象人们通常急着抢先称呼新娘子为 madame[1] 一样。

在大厅远远的角落里，跪着一个屈身弓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乎是躲在餐室敞着的门后。她合着手，举目望天，她没有哭，只是在祈祷。她的心灵飞到上帝身边，请求上帝把她和她在世界上最爱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一点不久就会实现。

---

① 法语：夫人。

"这才是真正爱她的人!"我心里想,开始问心有愧起来。

追悼会结束了;死者的脸没有盖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除了我们,都挨次到棺材前去吻她。

在最后去向死者告别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她怀中抱着一个五岁模样的漂亮女孩,天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女孩抱来。这时,我无意中把湿手帕掉在地上,正要去拾;但是我刚弯下腰去,一声充满恐怖的可怕惨叫使我大吃一惊,即使我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这个喊声;我一想起来全身就不寒而栗。我抬起头,只见那个农妇站在棺材旁的一张凳子上,吃力地抱住那个女孩,女孩挥动着小手,吃惊的小脸向后仰着,瞪着眼睛凝视着死人的脸,用一种可怕的、狂乱的声音哭号起来。我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想,我的声音比使我大吃一惊的那个声音还要可怕,于是,我就跑出屋去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和神香的味道混合在一块、充满大厅的强烈而难闻的气味。我一想到那张几天前还那么美丽、那么温柔的面孔,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的面孔竟会引起恐怖,仿佛使我第一次明白了沉痛的真理,使我心里充满了绝望。

二十八　最后的悲痛回忆

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

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睏了，于是到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臂，"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象我这样的老太

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是的，我的少爷，好象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臂搂住我，开始吻我，说：

“‘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

“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

“为什么您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不，少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

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寻找什么

东西。

“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

她这样继续说了好久，说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象在说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

“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谈话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结束说。

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

“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象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

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想睡了；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坐着流泪。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1]。”

“就来，就来，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

---

① 八宝供饭是用黍米、糖、葡萄干和类似这样的东西做的食品，在举行丧礼时供在死者面前。丧礼后，用以饷客。

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象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混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了莫斯科，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痛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服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在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为了自己的不幸她需要把气出在别人身上，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迅速地迈着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象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象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

吗?”于是她又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抵抗悲伤的药剂,可以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象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

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到床上（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

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作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臂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少　　年

一 长途旅行

两辆马车又驶到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前，一辆是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一个使女，管家雅科夫自己坐在驭台上；另外一辆是小四轮马车，我、沃洛佳和刚刚从代役租农奴中找来的仆人瓦西里乘这辆车。

爸爸应该在我们启程后的三、五天也去莫斯科，他光着头站在台阶上，对着轿式马车的车窗和小四轮马车画十字。

“哦，愿基督与你们同在！走吧！”雅科夫和车夫（我们乘的是自用马车）摘下帽子，画了十字。“驾！驾！上帝保佑吧！”两辆马车的车厢开始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林荫大道的白桦树一棵接着一棵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丝毫也不忧郁，因为我并不留恋我所留下的东西，而是使思绪飞驰到我将要遇到的事物上。当时我的头脑里还充满着沉痛的回忆。但是在踏上旅途之后，离开那些触动哀思的事物越远，那些回忆也就越失去它们的作用，不久就被充满力量、生气和希望的生活意识的愉快感情所取代了。

我以前很少象我们这次四天的旅途中这样度过几天那么舒服和美好的日子，我不说这几天过得快活，因为我还不好意思耽于欢乐。我的眼前没有了我每次走过都要不寒而栗、我母亲的寝室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也没有了不但没有人走近、反而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的那架关上的钢琴，也没有丧服（我们都穿着普通

的旅行服装），也没有那一切使我生动地想起那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一切使我因为害怕侮辱对她的怀念而避开的洋溢着生命的东西。这儿，恰好相反，美丽如画的清新的景物不断地吸引和分散我的注意力，春天的自然环境在我心灵中唤起了快感，那是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光明的希望。

一清早，那位不讲情面的、象所有新来当差的人那样过分积极的瓦西里就掀开我的被子，说一切都准备停当，该出发了。随便你怎样把身子缩作一团，怎样要滑头，或者发脾气，为了使早晨的美梦哪怕多延长一刻钟，但是，从瓦西里的坚决神色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准备再把被子掀开二十次；于是我就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洗脸。

门廊里的茶炊已经烧开了，驾驭前导马的米季卡正在吹火，脸红得象只龙虾。院子里很潮湿，雾濛濛的，仿佛有蒸汽在从恶臭冲鼻的粪堆上腾起；太阳用愉快而明朗的光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和院子周围宽大棚屋的闪烁着露珠的草屋顶。棚屋下面可以看见我们的几匹马拴在马槽附近，可以听见它们不慌不忙的咀嚼声。一只毛蓬蓬的看家狗，黎明前在干粪堆上打了个盹，伸了个懒腰，摇摇尾巴，小步向院子对面跑去。一个忙碌的农妇打开吱呀作响的大门，把一群好象在沉思的牛赶到外边，那里已经可以听见畜群的践踏声、哞哞声和咩咩声，她同一个睡意朦胧的邻居交谈了几句。菲利普卷起衬衫袖子，从深井里绞起一只水桶，清水泼溅着，他把水倒进一只橡木槽里，一群睡醒的鸭子已经在槽边的水坑里哗啦啦地戏水了；我颇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那张长着大胡子的出色的脸庞和他那强有力的光胳臂一用力就明显地突露出来的粗筋和肌肉。

米米带着姑娘们睡在隔板后面，昨晚我们隔着隔板交谈过，

现在那里有了响动。玛莎捧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我们的好奇，尽力用衣服把它们蒙住），从我们身边跑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她打开了门，招呼我们进去喝茶。

瓦西里一时过分起劲，不住地跑进屋里来，一会儿搬走这件东西，一会儿又搬走那件，朝我们挤眉弄眼，想方设法恳求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早点上路。马匹套好了，偶尔把挽具上的铃铛弄响，来表示它们等得不耐烦了。旅行皮包、箱子、大大小小的匣子又装上车，我们就了座。但是，每次我们都发现小四轮马车里东西堆成山，没有座位可坐，因此我们完全莫名其妙，不知昨天这些东西是怎么装进去的，如今我们又怎么坐才好。特别是一只有三角形盒盖的胡桃木茶叶盒，不但放在我们坐的小四轮马车里，而且放在我的身子底下，这使我气愤极了。但是瓦西里说，它会压低下去的，我也只好相信他。

太阳刚刚升到遮住东方的密密层层的白云上边，四周的景色就被静穆而令人愉快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丽，我的心情是那么轻松宁静……道路象一条宽阔得出奇的缎带，在布满干了的麦茬的田地和露珠闪烁的绿树之间蜿蜒伸展。路上偶尔可以遇到一棵阴郁的爆竹柳，或者一棵长着粘性小叶子的小白桦，这些树在干了的粘土车辙上和路上的小青草上投下纹丝不动的、长长的阴影……车轮和铃铛的单调响声并没有掩盖住在路旁盘旋的百灵鸟的歌声。早晨的清香盖过了我们的小四轮马车里所特有的被虫蛀过的呢绒的气味、尘土味和一股酸臭味。我内心感到一种愉快的不安，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这是真正欢乐的标志。

我在旅店里没有来得及祷告；但是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要是哪一天我由于某种情况忘记完成这项仪式，我就会

遇到什么不幸，于是我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摘下帽子，转向马车的一角，念祈祷文，在短外衣里画十字，不让人看见。但是，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事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有几次我心不在焉地把一句祈祷文重复念了几遍。

在大路旁蜿蜒伸展着的人行小道上，出现了一些缓慢移动的人形，那是女香客们。她们头上包着脏头巾，身后背着桦皮背囊，脚上裹着肮脏的破包脚布，穿着沉甸甸的树皮鞋。她们有节奏地挥动着手杖，迈着迟缓而沉重的脚步鱼贯向前走去，并不回头望我们。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她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们的旅途很长吗？她们投在路上的长长的影子会和她们将要经过的爆竹柳的阴影联结成一片吗？一辆套着四匹驿马的马车朝我们飞驰而来。两秒钟以后，一些亲切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面孔，在隔开两尺的地方闪过去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些面孔同我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它们。

两匹汗淋淋、毛蓬蓬的马套着颈轭，拖着挽具在路旁奔驰；后面，一个年轻的马车夫把穿着大靴子的长腿耷拉在马的两边，马脖子上驾着轭，小铃有时轻轻响着。他把毡帽歪戴到一边耳朵上，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他的脸上和姿态中流露出一副懒洋洋的、逍遥自在的神情，简直使我觉得，做一个赶马车的，骑着马来回走，唱着忧伤的小调，真是无上的幸福。山谷那边遥远的地方，在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绿顶的乡村教堂；那边有乡村，有乡绅宅邸的红屋顶和碧绿的花园。谁住在那幢房子里？里面有小孩们、父母、或者教师吗？我们为什么不把车驶到那幢房子跟前，跟主人结识一下呢？这儿来了一串大车，每辆都套着三匹肥壮的、粗腿的马，我们得紧挨着路边才走得过去。“你们运的是

什么?"瓦西里问第一个车夫，那个车夫把两条粗腿从车上垂下来，挥舞着鞭子，茫然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一直到远得听不见的时候，才回答了一句什么。"你们运的什么货?"瓦西里对另一辆大车问道，在那辆车前边围着栏杆的地方，躺着另外一个车夫，身上盖着一张新蒲席。从蒲席下面突然探出一个脸色通红、长着亚麻色头发和两撇小红胡子的脑袋，用冷淡和轻蔑的眼光向我们的马车瞥了一眼，然后又把头蒙上了。我当时想道，这些车夫大概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来踪和去处……

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我一直在东张西望，饱览各种景物，而没有注意里程标上的歪歪扭扭的数字。但是，现在太阳更猛烈地照射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道路变得更加尘土飞扬，茶盒的三角盖开始使我极为不安，我几次改变姿势：我觉得闷热、不舒服、无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里程标和上面的数字上去；我作了种种计算，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下一站，如"十二俄里是三十六俄里的三分之一，到利佩茨还有四十一俄里，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还剩多少呢?"诸如此类。

"瓦西里，"当我看见他开始在赶车的座位上钓鱼[①]的时候，我说。"让我坐到赶车的座位上去吧，亲爱的。"瓦西里同意了。我们调换了位置；他立刻发出鼾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着，弄得别人在马车里简直没有容身之处；我坐在赶车的座位上高瞻远瞩，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我们的四匹马：涅鲁钦斯卡娅、"教堂诵经员"、左辕马和"药剂师"，它们的最细微的地方和每匹马本性上的细微差别，我都研究到了。

"今天'教堂诵经员'为什么不套在左边，却套在右边，菲利

---

① 指前仰后合，打瞌睡。

普？”我有点胆怯地问。

“‘教堂诵经员’吗？”

“还有涅鲁钦斯卡娅根本就没有拉！”我说。

“不能把‘教堂诵经员’套在左边，”菲利普说，不理睬我最后的一句话。“它不是那种可以套在左边的马。左边需要那样一匹马，总之一句话，是要一匹好马，而它不是那样的马。”

菲利普说着这话，就向右边俯下身去，拚命拉韁绳，用那么一种特殊手法开始从下面抽打“教堂诵经员”的尾巴和大腿，虽然“教堂诵经员”拚命拖动整个马车，菲利普直抽打到他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才罢手。他的帽子本来好好地、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他不知为什么把它推到了一边。我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菲利普让我赶一会儿车。菲利普起初交给我一根韁绳，然后交给我另一根；最后把六根韁绳和马鞭全都交到我手里，我感到十分幸福。我想尽方法模仿菲利普，还问他好不好？但是通常总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不满意我，不是说这匹马拉得太吃力，就是说那匹马完全没有拉，最后从我身后伸过胳臂，夺去了我手中的韁绳。天气越来越热；一朵朵白云象肥皂泡一样开始向天空飘去，越飞越高，聚拢到一起，呈现出暗灰的色调。从马车窗口伸进一只手，递过来一只瓶子和一个小包；瓦西里以惊人的灵活劲儿从奔驰着的马车上跳下去，给我们拿来奶渣饼和克瓦斯。

遇到陡坡，我们就都下车，有时争先恐后地跑到桥边，同时，瓦西里和雅科夫轻轻地刹住车轮，然后在两边抓住马车，好象如果翻车，他们能拉得住似的。后来，得到米米的许可，我或者沃洛佳就坐进轿式马车，而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就坐进小四轮马车里来。这种变动使姑娘们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她们说得很

对，在小四轮马车里快活得多。有时，在炎热的时刻穿过一座小树林的时候，我们就叫轿式马车先走，我们留在后面折下一些绿树枝，在小四轮马车上搭一座凉亭。这个活动凉亭用全速追赶轿式马车，这时柳博奇卡就用尖得刺耳的声音喊叫起来，每当她开心到极点的时候，她从来忘不了这么做。

我们预定要在那里吃饭和休息的村子就要到了。已经闻到了乡村的气息——烟、柏油和面包圈的味道；我们听到人声、走路和车轮的声音；马身上的铃铛不象在旷野里那么响亮了；两边隐隐约约出现一些草顶的木屋，带有镂花的木台阶和装着红红绿绿百叶窗的小窗户，有些窗口探出一个好奇的女人的头来。有些只穿衬衣的农家男孩女孩，睁大眼睛，伸着胳臂，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或者飞快地光着脚在尘土里追逐我们的车辆，不顾菲利普的威吓手势，极力爬到缚在后面的皮箱上。有两个红头发的旅店主从车子两边跑过来，说着动听的话，打着讨人喜欢的手势来招徕旅客。大门吱呀响了一声，车上的横木碰在门上，然后我们的马车赶进了一家旅店的院子。接着是四小时的休息和自由！

二 雷雨

夕阳西下，它那炎热的斜晖照射着我的脸颊和脖颈，象火烧似的，令人难以忍受；小四轮马车的边缘烫得连碰都碰不得；浓厚的尘土从大路上腾起，布满空中。没有一丝微风来把它吹散。在我们前面，轿式马车隔着一定的距离有节奏地摇晃着车顶上

行李放得很高、蒙满灰尘的车身，从车身那边不时可以看到车夫挥舞着的鞭子、车夫的帽子和雅科夫的便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论是在我身旁打盹的沃洛佳的被灰尘弄黑的面孔，不论是菲利普背部的动作，也不论是我们的小四轮马车拖在后边的斜斜的长影，都不能给我解闷。我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从远处就看到的里程标和片片云彩上，这一片片的云彩原来分散在天边，现在却拖着险恶的黑影，聚成了一大片阴云。有时传来远处的雷鸣声。最后这种情况特别使我急不可耐地要快些赶到客店。雷雨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忧郁和恐怖的沉重心情。

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十俄里左右，可是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大片紫黑色的乌云，虽然没有一丝风，乌云却飞速地向我们飘过来。太阳还没有被乌云遮住，明亮地照耀着它那阴郁的云团和由它直拉到天边的一道道灰色的云。远方有时打闪，传来微弱的雷声，后来这雷声逐渐增强，自远而近，变成断断续续、响彻整个天空的霹雳。瓦西里从赶车的座位上欠起身来，拉起车篷；车夫穿上外套，打一次雷，他们就摘下帽子画一次十字；马匹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好象在嗅那片迫近的乌云带来的新鲜空气；于是，小四轮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加速前进。我觉得惊心动魄，感到血管里的热血流得更快了。现在，最前面的乌云已经开始遮住太阳。太阳投下最后的一瞥，照亮了阴沉可怕的天边，就消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呈现出一派阴惨的景象。白杨树林开始颤动。树叶变成苍白色，衬着紫色的乌云，这种颜色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树叶沙沙响着，旋转着。高大的白桦树的树冠开始摇晃，一簇簇干草从大路上飞过去。雨燕和白胸脯的燕子仿佛打算阻挡我们一样，在小四轮马车周围飞翔，从马

肚皮底下穿过去；乌鸦展开羽毛凌乱的翅膀，似乎在侧身顺风斜飞；扣在我们身上的皮帘子的边缘开始掀动，放进了一阵阵湿风，皮帘子鼓动着，拍打着马车的车身。一道闪电仿佛就打进了马车，令人目眩，刹那间照亮了灰呢子、金银线带和沃洛佳蹉缩在角落里的身形。就在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极大的轰隆声，它好象以一个巨大的螺旋线越升越高，越扩越广，声音逐渐加强，变成震耳欲聋的霹雳，使人不由得打哆嗦，连气也不敢出。“上帝发怒了！”这种民间流传的想法包含着多少诗意啊！

车轮滚动得越来越快了；从瓦西里和焦躁地抖动着韁绳的菲利普的背影看来，我觉得他们也很害怕。小四轮马车飞也似地向山下驰去，咕咚咕咚地驶上木桥；我动也不敢动，以为我们随时都会同归于尽。

喀嚓一声，车上的拴套轴掉了下来，尽管雷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我们却不得不停在桥上。

我把头靠着马车的边上，屏住呼吸，揪着心，绝望地注视着菲利普的粗大的黑指头的动作。他一边缓慢地用鞭子抽马，拉正挽索，一边用手掌和鞭柄推着拉边套的马。

我的忧郁和恐惧交织的惊惶不安的心情随着雷雨的增强而加剧，但是在雷雨大作之前通常出现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时刻到来时，这种心情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刻钟的话，我相信一定会由于激动而死去。就在这时，桥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裳又脏又破的人，他的脸浮肿而愚蠢，头发剪短的脑袋摇晃着，两条罗圈腿骨瘦如柴，一只手没有了，只剩下一截通红的、光溜溜的残臂，他就把这残臂一直伸到小四轮马车里来。

“老—老—爷！看—在基—督面上，赏给残—废人点东西吧！”这个乞丐用痛苦的声音说，说一个字就画一个十字，深深一

鞠躬。

我表达不出当时我内心寒彻骨髓的恐怖心情。我毛骨悚然，眼睛吓得呆呆地紧盯着那个乞丐……

沿路施舍的瓦西里，指示着菲利普怎样绑好车前的拴套轴，等一切就绪，菲利普拿起缰绳，爬上赶车的座位时，他这才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东西来。但是我们的车子刚一行驶，就来了一阵耀眼的闪电，一瞬间使整个山谷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连马都不敢迈步了；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好象整个苍穹会在我们头上塌下来。风越来越猛；马鬃和马尾、瓦西里的外衣、皮帘子的边缘，都向一个方向吹去，拚命在狂风中招展。一滴大雨点沉甸甸地落到小四轮马车的皮篷上……接着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突然间，仿佛有人开始在我们头顶上敲鼓一样，周围响起落下来的雨点的均匀的淅沥声。从瓦西里的胳臂肘的动作看来，他在解钱袋；那个乞丐，还在一边画十字，一边行礼，紧挨着车轮跑着，他随时都可能被压死。“赏点儿钱吧，看在基一督面上！”一个铜板终于从我们身边飞过去，那个浑身湿透、衣服紧裹在枯瘦肢体上的可怜人，手足无措地站在大路中间，在风中摇晃着，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雨被狂风吹斜了，倾盆似地降下来；雨水从瓦西里的粗布外套的背上不断流到在皮帘子上形成的混浊水洼里。尘土起初被打成泥团，经车轮轧过后又变成泥浆；颠簸得轻一些了，混浊的水流在粘土的车辙里流动。闪电照耀得更宽阔，颜色更苍白了，在节奏分明的哗哗的雨声中，雷声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心动魄了。

现在雨小些了；乌云开始分散成一朵朵云彩，在大概是太阳的地方开始发亮，透过乌云的淡灰色边缘，微微露出一小块晴朗的蓝天。过了一分钟，一线羞怯的阳光就已经在大路的水洼里，

在仿佛筛落下来的细直的雨丝上，在被雨水冲洗过的路边的鲜嫩青草上闪烁着。一片乌云还是那么险恶地遮住对面的天边，但是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情绪，这种心情迅速地代替了我那沉重的恐怖感。我的心灵象焕然一新的、欢欢喜喜的大自然一样微笑着。瓦西里翻下外套的领子，摘下帽子抖了抖；沃洛佳掀开帘子；我从小四轮马车里探出身去，贪婪地吸着芳香的新鲜空气。轿式马车的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光亮的车身，连同顶上的箱子和提包，一起在我们前面摇晃着；马背、皮套、韁绳和轮带全都是湿漉漉的，象油漆过一样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大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越冬麦田，有些地方被浅浅的沟渠割断，这块麦田里闪现着潮湿的泥土和植物，象一块浓绿的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天边；大路的另一边，有一片夹杂着胡桃树和野樱桃树的白杨树林，它好象过分欢乐似的，纹丝不动地屹立着，慢腾腾地把亮晶晶的雨珠从洗净的树枝上滴落到去年的枯叶上。生着冠毛的云雀唱着愉快的歌曲到处盘旋，迅速地飞掠下来。在潮湿的树丛里可以听见小鸟在忙碌活动，从丛林中间很清晰地传出杜鹃的啼声。春天雷雨过后树林的这种奇妙的芬芳，白桦、紫堇、腐叶、羊肚菌和野樱桃的气味，是那么令人心醉，我在马车里简直坐不住了，于是从踏板上跳下来，往树丛里跑去，虽然滴落下来的雨点洒了我一身，我还是去攀折开着野樱桃花的潮湿树枝，用它来轻打我的脸，吸着它醉人的芳香。我甚至毫不注意靴子上粘了大泥团，袜子早就湿透，我蹚着泥浆，跑到轿式马车的窗前。

“柳博奇卡！卡坚卡！”我喊道，递进去几枝野樱桃花，“你们看，多好啊！”

姑娘们大呼小叫起来；米米大嚷着要我走开，她说我要是不

走开，一定会被压死。

“可是你闻闻，多好闻啊!”我叫道。

三　新观点

在小四轮马车里，卡坚卡坐在我身边，低着她那美丽的小脑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从车轮下面飞驰过去的满是灰尘的道路。我默默地望着她，由于我初次在她那粉红色的小脸上发现那种不象孩子所有的忧郁神情，不禁感到吃惊。

“我们不久就要到莫斯科了，”我说。“你想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她不乐意地回答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以为它比谢尔普霍夫[①]大还是小呢？……”

“什么?”

“我没什么。”

但是，凭着一个人用来猜测另一个人心思和用来作为谈话引线的直觉，卡坚卡明白她的冷淡使我痛苦；于是她抬起头来，对我说：

“爸爸对你们讲过，我们要住在你外祖母家吗?”

“讲过；外祖母希望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都住在那儿吗?”

“当然罗。我们住在楼上的一边，你们住在另一边，爸爸住

① 城市名，现在是莫斯科州的区中心，在奥卡河畔。

厢房；但是，我们都在楼下同外祖母一起吃饭。"

"妈妈说，外祖母非常傲慢，爱发脾气，对吗？"

"不，不，只是乍看起来仿佛这样。她样子傲慢，但是一点也不爱发脾气；恰好相反，她很仁慈，很快活。要是你看见在她的命名日举行的舞会就好了！"

"反正我怕她；况且，天知道，我们会不会……"

卡坚卡突然不作声了，又沉思起来。

"什一么？"我不安地问。

"不，没有什么。"

"不对，你为什么说'天知道……'呢？"

"你是说，外祖母家举行过一次很好的舞会吗？"

"是的，可惜你们没有参加。有好多客人，大概有上千人，还有音乐，有将军，我也跳了舞……卡坚卡！"我说了半截突然停止描述，"你不在听吧？"

"不，我在听；你说你跳舞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忧愁？"

"人不能总是快活的。"

"不，自从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你变多了。老实告诉我，"我补充一句说，带着坚决的神色转向她。"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古怪？"

"我是很古怪吗？"卡坚卡兴奋地回答说，表明我的评论使她感到兴趣。"我一点也不古怪。"

"不，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接着说。"以前看得出来，你和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你把我们当亲人看待，象我们爱你那样爱我们，但是现在你变得那么严肃，避开我们……"

"没有的事……"

“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打断她的话头，觉得鼻子已经有点发酸，这是我倾诉憋在心里已久的思想时经常涌到眼里来的泪水的前奏。“你躲避着我们，只同米米讲话，好象你不愿意认识我们一样。”

“但是人不能老是一个样子，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卡坚卡回答，她有一个习惯，当她不知道怎么讲才好的时候，她就用一种“宿命论”的必需来解释一切。

我记得，有一次她同柳博奇卡吵嘴，柳博奇卡管她叫傻丫头，她回答说，“不能人人都聪明，也该有傻的呀。”但是，她说“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这个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于是我继续追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呢？”

“要知道，我们不能永远住在一起，”卡坚卡回答，脸有点红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菲利普的后背。“我妈妈是你故去的母亲的好朋友，可以住在她家；但是同伯爵夫人，据说她脾气很大，天晓得，她们合不合得来？况且，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别的；你们有钱——你们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可我们穷，妈妈一无所有。”

“你们有钱，我们穷，”这句话和其中包含的概念，使我觉得万分奇怪。照我当时的理解，只有乞丐和农民才是穷人，在我的头脑中，贫穷这个概念怎么也不能同优雅美丽的卡坚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既然米米和卡坚卡过去总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将来也会永远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一切。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但是现在，我的头脑里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关她们无依无靠情况的新奇而模糊的想法，一想到我们有钱，她们穷，就使我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望卡坚卡一眼。

“我们有钱，她们穷，那又有什么呢？”我心里想。“为什么因

此就必须分离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财产平分呢？”但是我懂得，同卡坚卡不便谈这个，一种与这个合乎逻辑的思考相矛盾的现实的本能已经暗示我，她的话是对的，向她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合适的。

“难道你真要离开我们吗？”我说，“分开了我们可怎么过呢？”

“那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也很难过；不过万一如此，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去做女演员吗？……那简直是胡闹！”我接茬说，知道做女演员是她的宿愿。

“不，那是我小时候说说的……”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进修道院，住在那里，穿上一件黑长袍，戴一顶天鹅绒帽子。”

卡坚卡哭起来了。

读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情形：在一生中的一定时期，你们突然发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好象你们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面，你还不认识的一面转向你们。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在我们旅行的期间初次在我心里发生，我认为，我的少年时代就是从此开始的。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这样明确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即我们一家人），并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们为中心，而是还有别的人们，还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以前也知道这些，但是并不象现在认识得那么清楚，以前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感觉到。

一种思想转变成一种信仰，只经过某种一定的途径，而这途径时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与别人获得同样信念所走的途径大不相同。同卡坚卡的这次谈话使我深为感动，并且使我考虑到她未来的境遇，对我说来，这次谈话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当我望着我们路过的乡村和城市，每幢房子里至少都住着象我们这样的人家，望着那些由于一时好奇而打量着我们的马车、随后就永远消失了踪影的妇女儿童，望着那些不但不向我们行礼致敬（象我在彼得洛夫斯科耶见惯的那样），甚至都不赏脸看我们一眼的店员和农民，我心头初次涌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那么他们对什么感到兴趣呢？由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他们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们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们？是否教他们念书？让他们玩耍吗？怎样责罚他们呢？诸如此类。

四　在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对于事物、对人以及我同他们的关系的看法上的改变更加明显了。

刚同外祖母见面，当我看见她那清瘦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无神的眼睛时，我对她怀着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敬畏心情就变成了同情；而当她，把脸俯在柳博奇卡的头上，好象她爱女的尸体就摆在她眼前一样呜咽起来时，我心里的同情甚至变成了爱。我看见她一见到我们就十分悲伤，心里很不舒服；我意识到，我们本身在她眼中算不了什么，她珍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好象是

一场回忆；我觉得她印在我们脸颊上的每一个吻，都表现着这么一种思想：她不在了，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爸爸到了莫斯科，几乎完全不管我们，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只有吃午饭时才穿着黑色大礼服或者燕尾服到我们这里来。他，以及他穿的那件大翻领的衬衣和长袍，他和村长、管家去看打谷场或者去打猎的行动，都在我的心目中大大丧失了威信。卡尔·伊万内奇（外祖母管他叫保育员）不知为什么突然异想天开，在他那令人尊敬的、我看惯了的秃头上戴上了中间分缝的火红色假发，显得那么古怪和可笑，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姑娘们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她们和我们都已经各有各的秘密了；她们仿佛因为裙子长了一些而感到自豪，而我们则因为裤腿上有饰带而自豪。头一个星期日米米下来吃午饭时，就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帽子上戴着那样华丽的缎带，令人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不是在乡下，今后一切都要不同了。

五 哥哥

我比沃洛佳只小一岁零几个月，我们在一起长大，总是在一起学习和游戏。我们之间没有长幼的区别；但是就在我所讲的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在年龄、兴趣或者能力上，我和沃洛佳都没法相比。我甚至觉得，沃洛佳自己也意识到他的优越，而且以此自豪。这种信念也许是假的，是我每次和他发生冲突时，使我

痛苦万分的自尊心引起的。他在游戏上、学习上、争论上和举止上，样样都比我强，这一切使我和他疏远起来，使我感到一种难以理解的精神痛苦。例如，当他们第一次给沃洛佳做了有褶缝的荷兰式衬衫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没有这样的衬衫我非常苦恼；我确信，有了它我会自在得多，不至于在他每次整理衣领时，都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侮辱我。

最使我苦恼的是，有时我觉得，沃洛佳理解我，但是他极力隐瞒着这一点。

有谁没有留意到，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弟兄、朋友、夫妻、主仆之间，特别是这些人如果不以诚相见的话，在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动作、或者眼色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神秘的、无言的关系呢？当人们的目光胆怯而踌躇地相遇时，在一个无心的眼光中，流露出多少一言难尽的愿望、思想、或者怕被识破的心情啊！

但是，在这方面，也许我的过分敏感和好分析的癖性欺骗了我；也许沃洛佳的感觉一点也不象我那样。他是热情、坦率、兴趣不固定的人。他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感到兴趣，全心全意地迷恋着它们。

有时他突然迷上了绘画：他自己画，用他所有的钱去买画，向绘画老师、爸爸和外祖母去讨画；有时他热爱上装饰品，从全家收集得来，摆在小桌上；有时他又爱好起小说来，悄悄地弄到手，整天整夜阅读……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热情吸引住了；但是我太骄傲，不肯模仿他，同时又太年轻，没有主见，无法替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最倾慕的是沃洛佳那种愉快、高贵而坦率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我们吵嘴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我模仿不了他。

有一次，当他爱好装饰品的癖好达到极点时，我走到他的桌前，无意中打碎了一个空的、鲜艳多彩的小瓶。

“谁叫你动我的东西？”沃洛佳说，他走进屋里，看到由于我破坏了他桌上形形色色的装饰品的对称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小瓶在哪儿？一定是你……”

“是我无意中弄掉下去，把它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请你永远不许动我的东西。”他说着，把打破了的小瓶的碎片凑在一起，心疼地望着它们。

“请你不要下命令，”我回答说。“打碎了就打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我微微一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笑。

“是的，对你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却有什么，”沃洛佳接下去说，耸耸肩膀，这是他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姿势。“打碎东西还笑！多么讨厌的小子！”

“我是小子；可是你又大又蠢。”

“我不打算和你破口对骂，”沃洛佳说着，轻轻推我一把。“滚出去！”

“别推！”

“滚出去！”

“我告诉你，别推！”

沃洛佳抓住我的手，就要把我从桌旁拉开；但是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我抓住一只桌腿，把桌子掀翻了。“我给你一下子，叫你瞧瞧！”于是，所有的瓷器和玻璃装饰品都哗啦一声掉到地板上了。

“讨厌的小子！……”沃洛佳大叫了一声，拚命想接住落下来的东西。

“得，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我一边走出屋去，一边想。“我们永远闹翻了。”

直到傍晚我们互相都没有讲话。我觉得自己错了，不敢看他，整天什么都干不了；可是沃洛佳却恰恰相反，他学习得很好，午饭后和姑娘们照常谈笑。

我们的教师刚一教完功课，我就走出屋去。单独同我哥哥留在屋里，我觉得害怕、不自在和难为情。晚上历史课以后，我拿起练习簿，就朝门口走去。走过沃洛佳身边时，虽然我想走到他跟前，同他言归于好，但是我噘着嘴，竭力装出一副怒容。这时沃洛佳抬起头来，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善良的讽刺的微笑大胆地望着我。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明白他了解我，而且他知道我明白他了解我；但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感情使我扭过身去。

“尼古连卡！”他用十分随便的、毫不激动的声音说，“别生气了。要是我得罪了你，就原谅我吧。”

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感到有个东西越升越高，忽然压住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只过了一秒钟，我的眼睛流出眼泪，觉得好过些了。

“原谅……我，沃洛佳！”我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

但是沃洛佳好象不明白我为什么眼中含着泪似的望着我……

六 玛莎

我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但是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改变是：我

不再把一个使女看作女性的奴仆，而把她看成一个女人，我的安宁和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为转移的。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玛莎在我们家里，但是直到发生这件使我对她的看法完全改变的事情之前——这件事我就要叙述——我对她丝毫没有注意。我十四岁时，玛莎大约二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不敢描写她，唯恐在我的想象中又出现当我热爱她时所形成的那种令人心荡神怡的虚幻形象。为了不弄错，我只说她皮肤白皙异常，身体婀娜多姿，象个妇人；那时候我十四岁。

我有时手里拿着课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极力只踏在地板缝上，或者唱一支毫无意义的曲子，或者用墨水涂黑桌子边，或者不动脑筋地重复一句格言，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心思工作，想象占了上风，一味地找寻印象；有一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离开了教室，漫无目的地走到楼梯口。

有人穿着便鞋从下面的楼梯走上来。当然我想知道这是谁，但是突然脚步声没有了，我听见玛莎的声音说："喂，您为什么要胡闹呀？要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了，这样好吗？"

"她不会来的，"沃洛佳的声音悄悄地说，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象沃洛佳想把她拦住。

"喂，您的手往哪儿伸呀？真不害臊！"玛莎说着，从我身边跑过去，头巾歪在一边，从头巾下面露出她那丰满的白脖颈。

我表达不出，这个发现使我多么惊奇；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惊异的心情就被我对沃洛佳的行动的同情代替了。这种行动本身已经不使我惊异，使我惊异的是，他怎么会发现这样做是愉快的。我不由得想模仿他。

有时我在楼梯口消磨好几个钟头，什么都不想，很紧张地谛

听着楼上最轻微的动静；但是，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效法沃洛佳，虽然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渴望的事。有时，我躲在门外，怀着又嫉妒又羡慕的痛苦心情倾听着使女室里发出的嘈杂声，于是我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上楼去，也象沃洛佳那样，想吻吻玛莎，我的情况又怎样呢？要是她问我要干什么，长着大鼻子和头发翘着的我，可怎么回答呢？有时我听见玛莎对沃洛佳说："真是造孽！真的，您老缠着我干什么？走开，顽皮的孩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① 怎么从来不来胡闹呢？……"她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时正坐在楼梯下边，情愿为了处在顽皮的沃洛佳的地位而牺牲世上的一切。

我天生怕羞，由于相信自己长得丑，这种怕羞心理就更增强了。我深信，再也没有比人的外表（与其说是外表本身，不如说是对外表动人不动人的信念）对于人的发展会有这样惊人的影响。

我太自负了，因此不能习惯于自己的处境，于是象狐狸一样，使自己相信葡萄是酸的，来聊以自慰；也就是极力蔑视动人的外表所给予的一切乐趣。我觉得沃洛佳享有这种乐趣，我从心眼里嫉妒他，竭尽智力和想象力要在孤高之中寻求乐趣。

七 铅弹②

"我的上帝呀，火药……"米米高声叫道，她激动得透不过气

---

① 尼古连卡的本名和父名。

② 铅弹是一定大小的金属小球，是滑膛猎枪弹药的组成部分。

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把房子烧掉，叫我们同归于尽……”

米米带着难以描绘的坚决神情，吩咐所有的人都站到一边，就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撒在地板上的铅弹跟前，不顾它会突然爆炸的危险，开始用脚去踩。当她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把米海叫进来，吩咐他把所有这些火药都扔得远远的，最好丢到水里，然后，她高傲地晃动着包发帽，向客厅走去。“没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照顾得真好！”她嘟囔着。

爸爸从厢房进来时，我们就同他到外祖母房里去。米米已经坐在那里的窗下，带着一副神秘的冷淡神情威严地朝门口望着。她手里拿着一包用几层纸包着的东西。我猜这就是铅弹，外祖母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米米，外祖母房里还有使女加莎，从她那气得通红的脸上看得出，她心绪十分混乱。另外还有布卢门塔尔医生，一个身材矮小、麻脸的人，他正在徒劳无益地用眼色和脑袋向加莎做着神秘的、安慰人的信号来安慰她。

外祖母本人略微侧着身子坐着，在摆旅客牌阵，这种游戏永远意味着她的心情非常恶劣。

“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妈妈？睡得好吗？”爸爸说着，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

“好极了，亲爱的，您知道，我总是十分健康的，”外祖母回答说，她的声调表示爸爸提出的问题是最不恰当、最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她转向加莎，继续说，“喂，您愿意给我一条干净手帕吗？”

“我已经给您了。”加莎回答，指着搭在安乐椅扶手上的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帕。

“把这块肮脏的破布拿走，给我一块干净的，我的亲爱的。”

加涉走到衣柜跟前，拉开一只抽屉，然后用力砰的一声关上，震得窗户玻璃都响起来。外祖母严厉地望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使女的一举一动。当她递给她那条在我看来还是同样的手帕的时候，外祖母说：

“您什么时候给我搓烟叶呀，我的亲爱的？”

“有工夫我就搓。”

“您说什么？”

“今天我就搓。”

“要是您不愿意服侍我，我的亲爱的，您就明说好了：我早就让您走了。”

“那就让我走吧，没有人会哭的。”使女小声嘟囔说。

这时医生开始向她使眼色；但是她那么愤怒而坚决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低下头，玩弄起怀表的钥匙来。

“您看，我亲爱的，”当加涉依旧嘟囔着，从屋里走出去的时候，外祖母对爸爸说，“在我家里，人家是怎样对我说话的呀？”

“妈妈，让我亲自来给您搓烟叶吧。”爸爸说，外祖母这样出乎意外的态度显然使他非常为难。

“不，谢谢您。要知道，她所以这样无礼，就是因为她知道，除了她，谁搓的烟叶我都不喜欢。您知道，我亲爱的，”外祖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您的孩子们今天险些儿把房子烧掉吗？”

爸爸怀着恭敬的好奇心望着外祖母。

“是的，这就是他们拿着玩的东西！给他看看。”她向米米说。

爸爸把铅弹拿到手里，不由得微微一笑。

“这是铅弹，妈妈，”他说，“这毫无危险。”

"非常感激您来教导我，我亲爱的，可惜我已经太老了……"

"神经质，神经质！"医生小声说。

爸爸马上转向我们：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你们怎么敢玩这种东西？"

"用不着问他们，应该问问他们的保育员，"外祖母说，在说保育员这几个字时含着特别的轻蔑意味，"他是管什么的？"

"沃洛佳说这火药是卡尔·伊万内奇亲自给他们的。"米米附和着说。

"好吧，您看，他可有多么好！"外祖母接下去说，"他在哪儿，那个保育员，他叫什么……派人把他叫来。"

"我让他作客去了。"爸爸说。

"岂有此理，他应该总在这儿。孩子不是我的，是您的，我没有权给您出主意，因为您比我聪明，"外祖母接着说，"不过，好象该给他们请个家庭教师了，而不是一个保育员，一个德国庄稼佬。是的，一个愚蠢的庄稼佬，除了坏作风和蒂罗尔[1]的歌曲，什么也不会教。请问您，孩子们会唱蒂罗尔的歌曲有很大好处吗？不过，现在谁也不考虑这个了，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现在"这两个字眼意味着："现在他们没有母亲了，"这在外祖母的心中引起了悲哀的回忆。她低下眼睛，望着带有肖像的鼻烟壶出神。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爸爸连忙说，"想同您商量一下，妈妈。我们就请现在凭票子给他们上课的那位 St.-Jérôme[2] 不好吗？"

"这样做好极了，我的好孩子，"外祖母说，不再用她先前说

---

① 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② 法语：圣热罗姆。

话的那种不满意的腔调了。“St.-Jérôme 至少是一个懂得怎么教导 des enfants de bonne maison① 的 gouverneur②，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menin③，不是只适合于带他们去散步的保育员。”

“我明天就同他谈。”爸爸说。

这次谈话后过了两天，卡尔·伊万内奇果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年轻的法国花花公子。

八 卡尔·伊万内奇的身世

卡尔·伊万内奇要永远离开我们的头一天夜里，他穿着棉袍，戴着小红帽，站在床边弯着腰，很仔细地往提包里装东西。

最近卡尔·伊万内奇对我们似乎特别冷淡：他好象避免同我们有任何接触似的。因此现在，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皱着眉头望了我一眼，就继续干他的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以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严格禁止我这样做，今天他却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一想到他再也不会斥责我们，再也不会管束我们，他同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清楚地了解即将来临的别离。他不再爱我们了，这使我很悲哀，我很想对他表达出这种感情。

“让我来帮您的忙，卡尔·伊万内奇。”我走到他跟前说。

---

① 法语：好人家的孩子。

② 法语：家庭教师。

③ 法语：侍从。

卡尔·伊万内奇望了我一眼，就又转过身去，但是在他向我投来的匆匆的一瞥中，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用来解释他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神情，而是出自内心的深沉的悲痛。

"上帝无所不见，无所不晓，万事都取决于他的神圣意旨，"他说着，挺直身子，长叹了一口气。"是的，尼古连卡，"他接着说，注意到我望着他时所含着的真诚的同情。"我命中注定从小到死都要不幸。我总是行善，而人家总是善将恶报，我的奖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他指着天说。"但愿您知道我的身世和我一生中的遭遇！……我做过鞋匠，当过兵，做过逃兵，在工厂里做过工，做过教师，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却举目无亲。"他结束说，闭上眼睛，坐在安乐椅上。

我注意到卡尔·伊万内奇十分伤感，在这种心情下，他并不注意听者，他自言自语地倾吐自己的心事，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仁慈的面孔。

"您不是小孩了，您会懂得的！我来对您讲讲自己的身世和我一生中吃过的一切苦头。孩子们，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想念我这个非常疼爱你们的老朋友的！……"

卡尔·伊万内奇把一只胳臂支在身边的小桌上，吸了一撮鼻烟，翻着眼珠向上望，用他那平日要我们默写的那种特别的、悠扬的喉音开始讲述起来：

"我在母琴（亲）的肚子里就已今（经）是卜新（不幸）的了。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schon im Schosse meiner Mutter![1]"他更加动感情地重复说。

由于卡尔·伊万内奇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说法和一成不

---

① 德语，意义同上句，不另译出。以下的句子同此。

变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自己的身世，我希望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转述出来。当然，语音上的错误我就不照录了，这一点读者由他的第一句话可以略见一斑。这究竟是他的真实经历呢，还是他在我们家中过着孤独生活时所产生的幻想，而由于反复讲述，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呢？抑或他只是用虚构的事实来点缀自己生平的实况呢？这些我至今无从判断。在一方面，当他述说自己的身世时，他的感情是那么充沛，前后是那么连贯（这是真实的重要表征），令人不能不相信它；而在另一方面，他的经历中过多地充满了美妙的诗意，就是这些美妙之处引起人的怀疑。

"在我的血管中流着封·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高贵血液！In meinen Adern fliesst das edle Blut des Grafen von Sommerblat！我的母亲结婚后六个星期就生下了我。我母亲的丈夫（我管他叫爸爸），是佐默布拉特家的佃户。他忘不了我母亲的耻辱，因此不喜欢我。我有个弟弟约翰，和两个妹妹；但是我在自己家中是个外人！Ich war ein Fremder in meiner eigenen Familie！约翰做了蠢事，爸爸就说：'有了卡尔这个孩子，我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把我责骂、处罚一顿。我的两个妹妹吵嘴，爸爸就说：'卡尔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于是又把我责骂、处罚一顿。只有我的好妈妈疼爱我，抚慰我。她常常对我说：'卡尔，到我的房间里来！'于是她偷偷地吻我。'可怜的、可怜的卡尔！'她说。'没有人爱你，但是我不愿意拿你去换任何人。你妈妈要求你一件事，'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上帝不会抛弃你的！''Trachte nur ein ehrlicher Deutscher zu werden—sagte sie—und der liebe Gott wird dich nicht verlassen!'于是我就努力这样做。我十四

岁能够去领圣餐时，妈妈就对我爸爸说：‘卡尔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古斯塔夫，我们拿他怎么办呢？’爸爸说：‘我不知道！’于是妈妈说：‘我们把他送到城里舒尔茨先生那里，让他将来做个鞋匠吧！’于是爸爸说：‘好！’ und mein Vater sagte ‘gut’。我在城里鞋匠师傅那儿待了六年零七个月，主人很喜欢我。他说：‘卡尔是个好工人，不久他就会成为我的 Geselle①。’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七九六年实行 Conscription②，凡是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能服兵役的人都要到城里集合。

“爸爸和约翰弟弟到城里来，于是我们一齐去抽 Loos③，看看谁当Soldat④，谁不当 Soldat。约翰抽到一个不好的号码，他得去当 Soldat，而我抽到一个好号码，我不用当 Soldat。于是爸爸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我得同他分离！ Ich hatte einen einzigen Sohn und von diesem muss ich mich trennen!’

“我拉住他的手说：‘您为什么这么说，爸爸？跟我来，我有几句话对您讲。’爸爸来了。爸爸来了之后，我们就坐在酒馆的一张小桌旁。‘给我们拿两个 Bierkrug⑤！’我说，于是给拿来了。我们一人喝了一杯，约翰弟弟也喝了。

“‘爸爸！’我说，‘您不要说您只有一个儿子，而您得同他分离。听见这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约翰弟弟不用服兵役，我去当 Soldat!……这儿谁也不需要卡尔，卡尔去当 Soldat。’

“‘你是个老实人，卡尔·伊万内奇！’爸爸对我说，吻了吻我。‘Du bist ein braver Bursche!’ sagte mir mein Vater und

---

① 德语：帮工。

② 德语：招募新兵。

③ 德语：签。

④ 德语：兵士。

⑤ 德语：啤酒杯。

küsste mich!

“于是我就当了 Soldat!”

九 续前

“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尼古连卡。”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那时出了个拿破仑。他要征服德国①，于是我们保卫我们的祖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und wir vertheidigten unser Vaterland bis auf den letzten Tropfen Blut!

“我到过乌尔姆，我到过奥斯特利茨，我到过瓦格拉姆！② ich war bei Wagram!”

“难道您也打过仗？”我惊异地望着他问。“难道您也杀过人？”

关于这一点，卡尔·伊万内奇马上使我放心了。

“有一次一个法国 Grenadir③掉了队，倒在大路上。我端着枪跑上去，想要刺死他， aber der Franzose warf sein Gewehr und rief pardon④，于是我把他放了。

---

① 指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九年俄奥联军对拿破仑的战争。普鲁士并没有加入联盟，但卷入了军事行动中，让前去与奥军联合的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土。

② 乌尔姆（德国西部城市），奥斯特利茨（现在捷克的斯拉夫科夫城），瓦格拉姆（维也纳附近村落），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九年在上述三地进行的战役中，奥军遭惨败。

③ 德语：掷弹兵。

④ 德语：可是那个法国兵扔掉武器，喊叫饶命。

“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把我们赶到一个岛上，把我们包围住，完全没有生路。我们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拿破仑那个恶棍既不俘虏我们，也不放我们！und der Bösewicht Napoleon wollte uns nicht gefangen nehmen und auch nicht freilassen!

“第四天，谢天谢地，他们把我俘虏了，带到一个堡垒里去。我穿着蓝裤子，一件上等呢料军服，还有十五个泰勒[①] 和一块银表，这是我爸爸给我的。一个法国Soldat 把这全抢走了。幸亏我有三块金币，我妈妈给我缝在紧身衣里。他们谁也没有搜出来！

“我不愿意在那个堡垒里久留，决定逃走。有一次，在一个大节日，我对看守我们的中士说：‘中士先生，今天是个大节日，我想庆祝一番。请拿两瓶马德拉葡萄酒来，我们一齐来把它喝光。’中士说：‘好！’当那个中士拿来葡萄酒的时候，我们就各饮了一杯，我拉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您也许有父母吧……’他说：‘有，毛厄尔先生……’我说：‘我的父母八年没有看见我了，他们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我的骨头早已埋在湿土里了。唉，中士先生！我的紧身衣里有两块金币，您拿去，放了我吧。您行行好吧，我母亲一生一世都会向全能的上帝为您祈祷。’

“那个中士干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说：‘毛厄尔先生，我很喜欢您，也很可怜您，但是您是个俘虏，而我是一个 Soldat!’我握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 Ich drückte ihm die Hand und sagte: ‘Herr Sergeant!’

“于是那个中士说：‘您是个可怜的人儿，我不要您的钱，但是我会帮助您。我去就寝的时候，您买一桶白酒给士兵们喝，他

---

① 德国旧币名。

们就会睡着了。我不监视您。'

"他是个善良的人。我买了一桶白酒，当 Soldat 喝醉的时候，我就穿上靴子和旧大衣，悄悄地溜出门去。我走上围墙，想要跳下去，但是底下有水，我不愿意弄坏我的最后一套衣服，因此便向大门口走去。

"一个端着枪的哨兵 auf und ab①，瞧着我。'Qui vive?②' sagte er auf einmal③，我不作声。'Qui vive?' sagte er zum zweiten Mal④，我还是不作声。'Qui vive?' sagte er zum dritten Mal⑤，于是我就跑起来。我跳进水里，爬到对岸，就逃走了。Ich sprang in's Wasser, kletterte auf die andere Seite und machte mich aus dem Stanbe。

"我顺着大路跑了一夜，天亮时，我怕被人认出来，就藏在高高的裸麦棵里。我在那儿跪下，合着掌，感谢天父救了我，怀着平静的心情就入睡了。Ich dankte dem allmächtigen Gott für Seine Barmherzigkeit und mit beruhigtem Gefühl schlief ich ein。

"傍晚我醒来，再往前走。突然有一辆套着两匹黑马的德国大篷车赶上了我。车里坐着一个衣着考究的人；他抽着烟斗，望着我。我放慢脚步，好让车过去，但是我走得慢，车也走得慢，那人打量着我；我走快些，车也走得快了，那人还是打量着我。我坐在路边，那人就勒住马，打量我。'年轻人，'他说，'天色这么晚

---

① 德语：来回走着。
② 法语：什么人？
③ 德语：他突然问。
④ 德语：他又一次问。
⑤ 德语：他第三次问。

了，您到哪儿去呀？'我说：'我去法兰克福①。''坐我的车吧，有空地方，我送您去……您怎么什么都不带？您的胡子怎么不剃，您的身上怎么尽是泥？'我坐在他身边时，他问我。我说：'我是个穷人，想在什么地方的工厂里找个工作，我的衣服脏，是因为我在路上摔倒了。'他说：'您讲的不是实话，年轻人，路上现在是干的。'

"于是我不作声了。

"'告诉我全部实情，'那个好心人对我说，'您是干什么的，您从哪儿来？我喜欢您的长相，如果您是个诚实的人，我就帮您的忙。'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说：'好的，年轻人，那就到我的制绳厂来吧。我给您工作、衣服、工钱，您可以住在我那儿。'

"于是我说：'好的。'

"我们坐车到了制绳厂，那个好心人对他妻子说：'这个青年曾经为祖国打过仗，是从敌人的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他无家可归，无衣无食。今后他就住在咱们家里，你给他件干净衣服，给他点东西吃。'

"我在制绳厂待了一年半，我的主人非常喜欢我，舍不得放我走。我也很心满意足。我那时是个美男子，年纪轻，大个子，蓝眼睛，罗马式的鼻子……因此露……夫人（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我主人的妻子，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爱上了我。

"她看见我时，就说：'毛厄尔先生，您母亲怎么称呼您？'我说：'Karlchen②。'

"于是她说：'Karlchen，坐到我身边来！'

---

① 德国城市名。

② 德语：小卡尔。

“我坐到她身边，她说：‘Karlchen！吻吻我！’

“我吻吻他①，他就说：‘Karlchen！我那么爱您，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浑身战栗起来。”

说到这儿，卡尔·伊万内奇停顿了好久，他那和善的蓝眼睛转动着，微微地摇着头，开始微笑起来，象人们回忆起愉快的往事时那样微笑着。

“是的，”他又开口说，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掩上自己的棉袍。“我这一生饱经沧桑，有甜有苦。瞧，这是我的见证人，”他指着挂在他床头的一幅绣在十字布上的救世主像，说，“谁也不能说卡尔·伊万内奇不是个诚实的人！我不愿意用忘恩负义的卑鄙行为来报答露先生给予我的恩惠，于是我决定从他家逃走。晚间，大家都去睡觉的时候，我给主人写了封信，放在屋里的桌上。我拿了我的衣服和三个泰勒，悄悄地出走了。谁也没有看到我，我就沿着大路走了。”

十 续前

“我有九年没有见到妈妈了，不知道她是活着呢，还是骨头已经埋在湿土里了。我回到祖国，到了城里的时候，我打听给佐默布拉特伯爵做过佃户的古斯塔夫·毛厄尔住在哪儿？人家告诉我说：‘佐默布拉特伯爵死了，古斯塔夫·毛厄尔的家现在在大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我穿上我的新背心和我主人送给我的

① 卡尔·伊万内奇说俄语时，常把阴性的“她”说成阳性的“他”。

一件上等大礼服，把头发梳得光光的，就到我爸爸开的酒店去了。我妹妹小玛丽坐在酒店里，问我要什么？我说：‘我可以喝一杯酒吗？’她说：‘Vater![1] 有个年轻人要喝一杯酒。’于是爸爸说：‘给那个年轻人斟一杯酒。’我坐在小桌旁边，喝我那杯酒，抽着烟斗，望着我爸爸、小玛丽和也走进酒店来的约翰。我们谈话中间，爸爸对我说：‘您，年轻人，大概知道我们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哪儿？’我说：‘我就是从军队里来的，它驻扎在 Wien[2]附近。’爸爸说：‘我们的儿子是个 Soldat；他九年没有给我们写过信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的妻子总为他流泪……’我抽着烟斗说：‘你们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服务？也许我认识他……’我爸爸说：‘他叫卡尔·毛厄尔，在奥地利猎骑兵团里服务。’我妹妹小玛丽说：‘他是个象您这样又魁伟又漂亮的人。’我说：‘我认识你们的卡尔！’‘阿玛丽亚！’ sagte auf einmal mein Vater[3]，‘到这儿来，这儿有个年轻人认识我们的卡尔！’于是我的亲爱的妈妈从后门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他[4]来。‘您认识我们的卡尔吗？’他说着，看了我一眼，脸色完全惨白了，浑身……颤抖……起来……‘是的，我见过他，’我说，不敢抬眼看她，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的卡尔还活着！’妈妈说。‘谢天谢地！我的亲爱的卡尔，他在哪儿？如果我能再看见他——我的心爱的儿子一次，我死也瞑目；但是上帝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他痛哭起来……我隐（忍）不住了……‘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卡尔！’于是她倒在我的怀里……”

---

① 德语：父亲。

② 德语：维也纳。

③ 德语：我父亲突然说。

④ 又把“她”说成“他”了。

卡尔·伊万内奇闭上眼睛，他的嘴唇抖动起来。

"'Mutter!' sagte ich, 'ich bin ihr Sohn, ich bin ihr Karl! und sie stürzte mir in die Arme。'①他镇静了一点，擦掉脸颊上流下来的大滴的眼泪，重复说。

"但是上帝不愿意我在祖国了此一生！我是注定要不幸的！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überall!②……我在老家只待了三个月。一个星期日，我在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啤酒，抽着烟斗，同朋友们谈论着 Politik③，谈论弗兰兹皇帝④、拿破仑、战争等等；每个人都讲自己的看法。我们旁边坐着一个穿着灰Ueberrock⑤的陌生绅士，他喝着咖啡，抽着烟斗，什么都不对我们讲。Er rauchte sein Pfeifchen und schwieg still. 当Nachtwächter⑥报告十点钟的时候，我拿起帽子，付了钱，就回家了。半夜有人敲门。我醒了，说：'是谁？' 'Macht auf!'⑦我说：'请告诉我是谁，我就开门。' Ich sagte: 'Sagt, wer ihr seid, und ich werde aufmachen。'门外说：'Macht auf im Namen des Gesetzes!'⑧于是我开了门。两个端着枪的 Soldat站在门口，在咖啡店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穿灰 Ueberrock的陌生人走进屋来。他是个密探！Es war ein Spion!……'跟我走！'那个密探说。'好吧，'我说……我穿上靴子 und Pantalon⑨，系上背带，在屋里踱来

---

① 德语："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您的卡尔！"于是她倒在我的怀里。

② 德语：不幸到处跟随着我。

③ 德语：政治。

④ 一八〇四——一八三五年的奥地利皇帝。

⑤ 德语：大礼服。

⑥ 德语：巡夜人。

⑦ 德语：开门。

⑧ 德语：根据法律要你开门。

⑨ 德语：裤子。

踱去。我心里在沸腾。我说：'他是个坏蛋！'当我走到挂着我那把宝剑的墙边时，我突然抓住它说：'你是个密探。你看剑吧！Du bist ein Spion, vertheidige dich!'朝右边 Ich gab ein Hieb①，朝左边ein Hieb，照脑袋上来了一下。密探倒下了。我抓起提包和钱就从窗口跳出去。Ich nahm meinen Mantelsack und Beutel und sprang zum Fenster hinaus. Ich kam nach Ems；②我在那儿认识了萨津将军。他很喜欢我，从大使馆给我弄到一张护照，把我带到俄国来教他的孩子们。萨津将军死后，您的妈妈就把我请来了。她说：'卡尔·伊万内奇！我把我的孩子们交给您，爱他们吧，我永远不会把您辞掉，我会使您的晚景舒畅。'现在她不在了，一切都被遗忘了。虽然我工作了二十年，现在上了年纪，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上帝看见这个，知道这个，这是他的神圣意旨，只是我舍不得你们，孩子们！"卡尔·伊万内奇结束了他的话，把我拉到他怀里，吻我的头。

十一　一　分

一年的服丧终了，外祖母从自己所遭受的悲痛打击中稍稍恢复了一些，开始偶尔接待客人，特别是接待我们这么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们。

十二月十三日，在柳博奇卡生日那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

---

① 德语：我击了一下。

② 德语：我到了爱姆斯河畔。

带着她的女儿们，瓦拉希娜夫人带着她的女儿索涅奇卡，伊连卡·格拉普和伊温家的两个最小的男孩，午饭前就都来了。

谈笑声和奔跑声从这些人在楼下聚集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但是我们不上完早课不能加入他们中间。挂在墙上的功课表列着：Lundi, de 2 à 3, Maît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①。我们非得等待的就是这位历史教师，得听完功课，送走他，才能自由。已经两点二十分了，但是还听不到历史教师的动静，连他必须路过的大街上都没有他的踪影，我望着那条街，强烈地愿望永远看不见他才好。

"看起来，列别杰夫今天不会来了。"沃洛佳说，视线从他正在准备功课的斯马拉格多夫所编的教科书②上移开了片刻。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要不然，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好象他来了。"我用悲伤的声调补充说。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口。

"不，这不是他，那是一位绅士，"他说。"我们要等到两点半，"他补充一句说，一边伸懒腰，一边搔头，他在做功课中间休息片刻时经常这样。"如果他两点半还不来，我们就可以对St.-Jérôme说一声，把练习本收起来。"

"他何必一来一呢？"我说着，也伸了伸懒腰，晃了晃我用双手捧在头上的凯达诺夫编的教科书③。

没有事做，我就翻开书本上留下功课的地方，开始读起来。那一课又长又难，我一点也不明白，而且看起来我怎么也来不及记下里面的东西，特别是我心烦意乱，在这种心情下，无论准备

---

① 法语：星期一，二至三时，历史和地理教师。

② 指一八四一年出版的斯马拉格多夫著的《中世纪历史教程》。

③ 指凯达诺夫著的《世界史简编》。一八二二——一八五四年共印行十六版。

什么课程，思想都无法集中。

上次上过历史课（这门课程我总觉得是最枯燥、最困难的）以后，列别杰夫曾向 St.-Jérôme 说我功课不好，在我的分数本上打了个两分，这是很坏的分数。当时St.-Jérôme还对我说，如果下次上课我的分数不到三分，就要重重地处罚我。现在这下一次课就摆在我的面前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

我专心致志地温习我不熟悉的功课，前厅里脱套鞋的声音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身穿缀着学者钮扣的蓝色燕尾服的教师，就在门口露出我所讨厌的那张麻脸和十分熟悉的笨重的身形。

教师慢腾腾地把帽子放到窗台上，把练习本放到桌上，双手分开燕尾服的后襟（仿佛这是非常必要的），就喘吁吁地坐到他的位子上。

"喂，先生们，"他搓着他那双汗手说，"我们先温习上一回讲的，然后给你们接着讲中世纪的事件。"

这就是说，要复述功课。

沃洛佳带着一副从容不迫、满有把握的神情（这种神情是把功课准备得很好的人所特有的）回答他的问题，这时我就漫无目的地向楼梯走去，因为我不能下楼，就很自然地、不自觉地到了楼梯口。但是，刚想躲到门后我经常观望的位置上，米米突然遇上了我，而她永远是使我倒霉的原因。"您在这儿？"她说着，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望望使女室的门，然后又望望我。

为了不待在教室里，而跑到这么个不该来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完全错了，因此一声不响，低下头，露出一副非常令人感动的悔恨表情。

"不，这可太不象话了！"米米说，"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不作

声。“不，这可不能就算了，”她重复说，用指关节敲着楼梯栏杆，“我要统统告诉伯爵夫人。”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教室。教师仿佛并没有发觉我不在，他正给沃洛佳讲下一课。他讲完之后，就开始把练习簿摞到一起，沃洛佳到隔壁房间去取上课票，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快慰的想法，以为万事大吉，把我忘记了。

但是，冷不防教师带着凶恶的、似笑非笑的神色转向我：

“我想，您的功课念熟了吧。”他搓着手说。

“念熟了。”我回答。

“请您给我讲讲圣路易① 十字军远征的事情，”他说，在椅子上摇晃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脚下。“您先给我讲讲促使法国国王加入十字军的原因，”他说着，扬起眉毛，指着墨水瓶，“然后再给我解释一下十字军远征的一般特征，”他接下去说，手指乱动，仿佛他要抓住什么东西，“最后，讲一讲这次远征对于欧洲各国的普遍影响，”他说，用练习簿敲打着桌子左边，“特别是对法兰西王国。”他结束道，敲打着桌子右边，头也朝右歪着。

我咽了好几口唾沫，咳嗽了几声，歪着头，一声不响。接着我拿起摆在桌上的一支鹅毛笔，把毛拔掉，但是依旧一声不响。

“把鹅毛笔给我，”教师说着伸出手来。“它还能用。嗯。”

“路易……圣……圣路易……是……是……是一个仁慈而又聪明的皇帝……”

“什么人？”

“皇帝。他想到耶路撒冷去，于是把政权交给自己的母亲。”

“她叫什么？”

---

① 即路易九世（1226—1270），法国国王，曾进行过两次十字军远征。

“布……布……朗卡！”

“什么？浅黄色的马①？”

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喂，您还知道什么？”他冷笑着说。

我反正豁出去了，于是就咳嗽一声，想到什么就信口开河地诌上一套。老师沉默着，用从我手中夺去的鹅毛笔掸拂桌上的灰尘，目不转睛地从我耳边望过去，一再地说：“好哇，太好啦！”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胡诌瞎编，看到老师并不拦阻我，也不纠正我，我觉得很痛苦。

“他为什么想去耶路撒冷呢？”他说，重复我的话。

“因为……为了……由于……因为……”

我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而且感觉到即使那个凶恶的教师一言不发地带着疑问的神气打量上我一年，我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教师凝视了我大约有三分钟，随后他的脸上突然显出非常痛心的样子，用感伤的声调对刚走进屋里来的沃洛佳说：

“把本子拿来让我打分数。”

沃洛佳把练习本递给他，小心翼翼地把上课票放在本子旁边。

教师打开练习本，慎重地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用他那漂亮的笔迹在成绩和操行栏里给沃洛佳写了个“五”。然后，把笔停在给我记分数的那一栏上边，他望了望我，甩掉点墨水，沉思了一下。

---

① 这里指路易九世的母亲勃朗士（Blanche de Castille，1188—1252），在俄文为 Бланка（勃朗卡），但尼古拉说成 Буланка（布朗卡）。“布朗卡”是“浅黄色的马”的意思。

突然间，他的手轻轻一动，就在栏里写上一个很好看的"一"字，并且点了一点；又轻轻一动，在操行栏里便出现了另一个"一"字和一个点。

教师轻轻阖上记分本，站了起来，仿佛没有注意到我那流露出绝望、恳求和责备的眼光，就向门口走去了。

"米哈伊尔·拉里奥内奇！"我说。

"不，"他回答说，他已经明白我想对他说什么了。"不能象这样学习。我不愿意白拿钱。"

教师穿上套鞋和驼绒大衣，非常小心地围上了围巾。在我遭到这件事以后，居然好象还能够关心别的事？在他是大笔一挥，而对我却是最大的不幸。

"课上完了吗？"St.-Jérôme走进屋来问。

"是的。"

"老师对你们满意吗？"

"是的。"沃洛佳说。

"您得了几分？"

"五分。"

"Nicolas① 呢？"

我不作声。

"好象是四分。"沃洛佳说。

他明白，至少在今天必须拯救我。千万不要在今天有客人来的日子受处罚。

"Voyons, messieurs (St.-Jérôme 有个习惯，一开口就来个 voyons)! faites votre toilette et descendons."②

---

① 法语：尼古拉。

② 法语：好啦，先生们！你们打扮一下，下楼去吧。

十二　小钥匙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下楼去向所有的客人问好，就被招呼去吃饭了。爸爸非常快活(他最近赢了钱)，送给柳博奇卡一套贵重的银茶具，吃饭时忽然想起，他的厢房里还有为她的命名日准备好的一盒包装漂亮的糖果。

“何必派仆人呢？最好你去，考考①，”他对我说。“钥匙放在我那大桌子上的贝壳盘里，你知道吧？……你取出来，用那把最大的钥匙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在那儿你会找到一个盒子，糖果用纸包着，都拿到这儿来。”

“把雪茄烟也给您拿来吗？”我问，知道他在饭后总派人去取。

“拿来吧，不过千万不要动我的东西！”我往外走时，他在我身后说。

我在指定的地方找到钥匙，就要去开抽屉，但是这时我忽然想弄清这串钥匙中最小的一把究竟是开什么的。

在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中间，有一只挂锁的绣花公事包立在桌栏杆旁边，我想试试这把小钥匙开它合不合适。我的尝试完全成功，公事包打开了，我发现里面有一大堆文件。好奇心一个劲儿地劝我了解一下文件的内容，我就顾不得倾听良心的声音，开始查看公事包里有些什么……………………………………

---

① 尼古拉的小名。

……………………………………………………………………

我对所有的长辈，特别是对爸爸，怀着绝对敬慕的稚气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强烈，因而我的智力自然就不能对我目睹的一切作出任何的结论来。我觉得，爸爸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美妙的、我所不能了解的、高不可攀的天地中，想要识破他的生活秘密，在我来说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

因此，我几乎是无意中在爸爸的公文包里的发现，除了使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以外，并没有遗留下任何明确的概念。我觉得羞愧和不安。

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我想尽快锁上公文包，但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分明注定了要遭到各种各样的不幸。把钥匙插进钥匙孔以后，我把方向转错了。我以为已经锁上，就把钥匙往外一拔，啊呀，糟糕！我手里只剩钥匙柄了。我想把它同留在锁里的那一半接合起来，用什么魔法把那一半拉出来，但是徒劳无益；结果，我不得不抱着这样可怕的想法：我又犯了一次罪，爸爸当天回到书房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米米的控告、一分和小钥匙！我真是倒霉透顶了。由于米米的控告，外祖母会惩罚我；由于我得了一分，St.-Jérôme会惩罚我；由于弄坏钥匙，爸爸会惩罚我……至迟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唉，唉，唉！我干了些什么呀?!”我一边在书房里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一边大声说着。“唉！”我自言自语地说，拿出糖果和雪茄烟。“在数难逃啊……”我就跑到房里去。

我小时候无意中从尼古拉那里听来的这句宿命论的格言，每逢在我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刻，就对我产生一种有益的、宽

慰一时的效能。我走进大厅时有几分激动和不自然，但是心情却愉快极了。

十三　见异思迁的姑娘

饭后开始petits jeux①，我积极地参加了。玩“猫捉老鼠”时，我很笨拙地撞上和我们一起游戏的、科尔纳科娃家的女家庭教师，无意中踩住她的衣服，把衣服给撕破了。我发现，所有的姑娘们，特别是索涅奇卡，看到女家庭教师脸色懊丧地到使女室去缝衣服，都开心得很，我决心再让她们乐一次。出于这种善意的企图，女家庭教师一回到屋里来，我就围着她奔跑，一直到我找到个适当的机会又踩着她的裙子，把它撕坏，才停止这种活动。索涅奇卡和公爵小姐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St.-Jérôme想必注意到我的鬼把戏，便向我走过来，皱紧眉头(这样子我最受不了)，说我的快活显然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我不收敛一些，虽然是喜庆日子，他也会使我后悔的。

但是，我当时十分兴奋，就象一个人输的钱超过囊中所有时害怕算账，虽然没有翻本的希望，但是为了不容自己有时间清醒过来，继续孤注一掷。我放肆地笑了笑，就从他身边走开了。

玩完“猫捉老鼠”，有人提议玩我们似乎叫做Lange Nase②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面对面摆上两排椅子，男女分成两

① 法语：游戏。

② 德语：长鼻子。

组，由女的轮流挑选对象。

小公爵小姐每次都挑伊温家最小的孩子，卡坚卡不是挑沃洛佳，就是挑伊连卡，而索涅奇卡每次都挑谢廖扎，令我极其惊异的是：当谢廖扎一直走过去，坐在她对面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害羞。她发出悦耳的、银铃般的笑声，点点头，表示他猜对了。但是没有人挑选我。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明白我是多余的人，是被遗忘的人，每次总得有人提到我说："还剩下谁呀？""噢，尼古连卡！好啦，你就要他吧。"因此，轮到我出来时，我不是一直走到我姐姐跟前，就是走到长得不好看的公爵小姐们中的一个跟前，不幸得很，每次都是这样。至于索涅奇卡，她仿佛心思都倾注在谢廖扎·伊温身上，她心目中根本没有我。我不知道，我凭什么在心里管她叫做见异思迁的姑娘，因为她从来没有答应过要挑选我而不挑选谢廖扎，但是我确信，她是在用最卑鄙的手段对待我。

玩完游戏以后，我发觉，那个见异思迁的姑娘(我看不起她，但是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同谢廖扎和卡坚卡一齐到一个角落里去，秘密地嘀咕什么，我悄悄地走到钢琴后面，想要揭穿他们的秘密。我发现以下的情景：卡坚卡揪住一条麻纱手帕的两头做屏风，遮住谢廖扎和索涅奇卡的头。"不，你输了；现在还帐吧！"谢廖扎说。索涅奇卡耷拉着胳臂，象个犯人一样站在他面前，红着脸说道："不，我没有输，mademoiselle Catherine[①]，是不是？""我爱说老实话，"卡坚卡回答，"打赌是你输了，ma chère。"

卡坚卡刚说完这句话，谢廖扎就俯下身去，吻了吻索涅奇

① 法语：卡特琳小姐(就是卡坚卡)。

卡。他直接吻了吻她的红唇。索涅奇卡笑了，仿佛这无所谓，仿佛这很有趣似的。可怕呀！！！噢，狡猾的见异思迁的姑娘！

十四　一时糊涂

我突然感到瞧不起所有的女性，特别是瞧不起索涅奇卡；我开始对自己说，这些游戏并没有丝毫的乐趣，它们只适合小丫头们玩，我特别想捣捣乱，露一手，使举座皆惊。不久就有了一个机会。

St.-Jérôme同米米商议了一阵以后，就走出屋去；最初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随后在我们头顶上，往教室那边去了。我想，米米一定告诉他上课时她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而St.-Jérôme一定是去看分数本。我认为，当时St.-Jérôme在他的生活中，除了想处罚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在什么书本上看到过，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就是在过渡到少年的时期，常常特别爱好杀人放火。回想我的少年时代，特别是我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的心情，我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毫无目的、毫无伤害人的念头而犯下滔天大罪的可能性，原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由于无意识地要干一番事情。有些时候，一个人觉得前途渺茫，使他连想都不敢想，他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活动，极力使自己相信既不会有将来，也不曾有过去。当思维不事先考虑意志的各种决定，而肉体本能变成生活的唯一动力的这种时候，我明白，一个孩子由于没有经验，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心情，他会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含着好奇的微笑，在他热爱的父母兄弟睡觉的房子里放一把火。在这种一

时神智不清、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情况的影响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庄稼小伙子，当他的老父趴在条凳上睡熟的时候，他打量着摆在条凳旁的一把新磨过的斧头和利刃，突然抡起斧头，怀着愚蠢的好奇心看那被砍断的脖子怎样往条凳下流血。在同样神智不清的情况和本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如果跳下去，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把一支实弹的手枪对准脑门，想："如果扳了枪机，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望着人人都阿谀奉承的某某要人，想："如果我走到他面前，揪住他的鼻子，说：'喂，来吧，亲爱的！'结果会怎样呢？"等等，都会感到一定的乐趣。

就是在这样内心骚乱和欠思考的情况下，当St.-Jérôme走下楼来，对我说，我没有权待在这里，由于我行为不好，学习不好，我必须立刻上楼的时候，我对他伸了伸舌头，说我不离开这里。

St.-Jérôme 最初又惊又气，说不出话来。

"C'est bien,①"他追赶着我说，"我已经几次讲过要处罚您，而您的外祖母总给您说情；但是现在我看出来，除了用树条而外，没有东西可以使您服从，今天您就好好地挨一顿鞭子吧。"

他说得那么响亮，使大家都听见了他的话。血液以罕有的强力涌上我的心头；我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脸色煞白，我的嘴唇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想必是那时我的神情非常可怕，因为 St.-Jérôme躲避着我的眼光，很快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胳臂；但是我一感到他的手碰到我就觉得那么不舒服，气得失去了理智，我甩掉他的手，使出孩子的全部力气打他。

"你怎么啦？"沃洛佳说着，朝我走过来，看到我的举动又惊又怕。

---

① 法语：好吧。

“别管我！”我眼泪汪汪地对他叫道。“你们谁都不爱我，都不明白我有多么不幸！你们都是讨厌的，可恶的！”我怀着狂怒对全屋子的人补充了一句。

但是这时St.-Jérôme带着苍白而坚决的脸色，又走到我面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自卫，他就用很猛烈的动作象钳子一样抓住我的两只胳臂，把我拖走了。我激动得头昏眼花；我只记得，我用头和膝盖拚命地又踢又打，直到精疲力尽为止；我记得我的鼻子在什么人的大腿上撞了好几次，我咬住什么人的礼服，我听到四面八方都有人的脚步声，闻到灰尘和St.-Jérôme用的violette①的味道。

五分钟以后，贮藏室的门砰的一声，我被关在里面了。

“瓦西里！”他用讨厌的、扬扬得意的声音说，“拿树条来……”

十五 幻想

难道当时我能想象，遭遇到那一切不幸以后，我还会活下去，而且有朝一日会平心静气地回想它们吗？……

追忆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象不出会落个什么结局；但是我模糊地预感到，我算是无可挽救地完蛋了。

起初楼下和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至少说，由于我内心过分激动，使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逐渐能分辨出各种声音来

---

① 法语：紫罗兰香水。

了。瓦西里走上楼来，往窗台上扔了一件什么东西，象是一把笤帚，他打着呵欠，躺在大木柜上。楼下传来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声音（他一定是在议论我），随后是孩子们的谈笑声、奔跑声，几分钟以后，家里一切如常，仿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

我没有哭，但是心口压着象石头那样沉重的东西。各种思绪和幻影，越来越快地从我的混乱的头脑中掠过；但是，关于我所遭受的不幸的回忆，不住地打断它们的离奇古怪的锁链，我又陷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不知我的命运如何，又是绝望，又是恐惧。

有时我想，大家都不喜欢我，甚至憎恨我，一定有些不明究竟的道理。（当时我确信，所有的人，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车夫菲利普，都憎恨我，对我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一定不是我父母的儿子，不是沃洛佳的弟弟，而是一个不幸的孤儿，出于善心收养的弃婴，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荒唐想法不仅使我得到一些悲惨的安慰，甚至完全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我很高兴地想到：我所以不幸，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是我生来就命该如此，我的命运同不幸的卡尔·伊万内奇的很相似。

"我自己已经识破了这个秘密，何必还把它隐瞒着呢？"我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到爸爸跟前，对他说：'爸爸！用不着隐瞒我的身世的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了。'他一定说：'没有办法，我的孩子，这事迟早你总会知道的，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收养了你，如果你不辜负我的爱，我永远不会遗弃你。'于是我对他说：'爸爸，虽然我没有权利这样称呼你，但是现在我最后再叫你一声，我一向爱你，将来也会爱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我的恩人，但是我再也不能在你家里待下去了。这里谁都不爱我，St.-Jérôme发誓要毁掉我。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因为我管束不

住自己，我恨他恨到极点，因而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会杀死他。'是的，我就这么说：'爸爸，我会杀死他。'"于是爸爸就开始恳求我，但是我只摆摆手，对他说："不，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们不能一同生活，放我走吧，"于是我拥抱他，对他说（不知为什么说的是法语）："Oh mon père, oh mon bienfaiteur, donne moi pour la dernière fois ta bénédiction et que la volonté de dieu soit faite!"① 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想到这里就大哭起来。但是我猛然回想起等待着我的可耻的处罚，现实便露出它的真面目，幻想转瞬间都消逝了。

有时我想象自己已经自由了，不是在我们家里。我加入了骠骑兵团，前去打仗。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冲来，我挥舞着佩刀，杀死一个，又挥一下，又杀死一个，接着又是一个。最后，由于受伤和疲劳，我没有一点力气，就倒在地上，喊道："胜利啦！"将军走到我跟前，问道："我们的救星，他在哪儿？"人们指着我，他就扑过来拥抱我，含着欢喜的眼泪喊道："胜利啦！"我逐渐恢复健康，胳臂上绑着黑色吊腕带，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散步。我当了将军！那时皇帝遇见我，问道："那个负了伤的年轻人是谁？"人们对他说，这就是那位著名的英雄尼古拉。皇帝走到我跟前，说："谢谢你。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照办。"我恭恭敬敬地行个礼，倚着佩刀，说："我很高兴，伟大的皇帝，能够为祖国流血，我愿意为祖国牺牲；但是，如果承您的恩宠，许我要求什么，我只要求一件事，允许我消灭我的仇人，那个外国鬼子St.-Jérôme。我渴望消灭我的仇人 St.-Jérôme。"我威风凛凛地站在 St.-Jérôme 面前，对他说："你造成我的不幸，à genoux②！"但是我猛然想起，

① 法语：噢，爸爸，噢，我的恩人，最后一次为我祝福，让上帝的意旨实现吧！

② 法语：给我跪下。

真的 St.-Jérôme随时会拿着树条进来，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拯救祖国的将军，而是一个最可怜、最悲惨的人了。

有时我想到上帝，我大胆地询问他，他为什么惩罚我？“我觉得早晚并没有忘记祷告；那么，我为什么要受苦呢？”可以肯定地说，在少年时期使我不安的对宗教的怀疑，现在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怀疑，并不是因为我遭到不幸，因而产生抱怨和不信神的心情，而是因为在我完全神经错乱和整日孤寂的这个时候，天道不公的思想涌上了我的心头，象一颗不好的种子雨后落在松软的土地上，迅速生根发芽一样。有时我想象我一定会死掉，我便生动地想象着当 St.-Jérôme 在贮藏室找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具死尸时，他所表现的惊异神情。我回想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讲的故事，说死人的阴魂不散，四十天不离开自己的家，我想象自己死后，就变成隐身人，在外祖母家所有的房间里游荡，偷听柳博奇卡真心真意的哭泣、外祖母的叹息、爸爸同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谈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爸爸会眼中含着泪水说。“是的，”St.-Jérôme说，“不过淘气极了！”“您应当尊重死者！”爸爸就会说，“是您把他置于死地；您把他吓坏了，他忍受不了您给他准备下的那份侮辱……滚吧，恶棍！”

于是St.-Jérôme就跪倒在地，哭着求饶。四十天以后，我的灵魂就飞到天堂去；在那儿我会看到一样美妙得惊人的、洁白透明的、长长的东西，感到那就是我母亲。那个白白的东西一直围绕着我，爱抚我；但是我觉得心神不定，好象辨认不出她来。“如果真的是你，”我说，“那就把身形显得更好一些，好让我能拥抱你！”于是她的声音回答我说：“我们这儿全都这样，我无法更好地拥抱你。难道这样你不高兴吗？”“不，我非常高兴，但是你不能给我搔痒，我也不能吻你的手……”“不必这样，在这儿，这样就

好极了,"她说，于是我觉得真的美好极了，我同她一起越飞越高。这当儿我仿佛醒过来，又发现自己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泪流满面，毫无意义地重复一句话："我们越飞越高。"我费了好半天的气力来弄清自己的处境；但是现在，我的心目中呈现出一幅阴惨透顶、难以测知的远景。我极力想再唤回那些被现实的意识打断了的、慰藉人心的快乐梦想，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我刚一进入先前那些幻想的境界，就看出它们不可能接续下去，而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已经不能使我得到丝毫的乐趣了。

十六　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在贮藏室里过了夜，谁也不来看我；到了第二天，就是说星期天，他们才把我转移到教室旁边的小屋里，又上了锁。我开始希望我的惩罚只限于监禁。在甜蜜的、令人身心舒畅的睡眠，在结着霜花的窗上嬉戏的灿烂的阳光和大街上日常的喧闹声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平静下来。但是孤独依然令人十分难受；我想活动，把郁结在心里的一切向什么人倾诉，但是我周围没有一个活人。这里比贮藏室更加令人不痛快，因为，尽管我觉得非常讨厌，但是我不能不听着St.-Jérôme一面在自己房里走动，一面十分平静地吹着愉快的歌曲。我完全相信，他根本不想吹口哨，只不过是吹来折磨我罢了。

两点钟的时候，St.-Jérôme和沃洛佳下楼去，尼古拉给我端来午饭，当我和他谈起我的所作所为和会有什么结局时，他说道：

"唉，少爷！不要发愁，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虽然这句格言以后不止一次地鼓舞我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使我苦苦沉思的却正是这个情况：给我送来的不是一块面包和水，而是全份午餐，甚至还有甜点心。如果他们没有给我送来甜点心，那就表示他们用禁闭来惩罚我，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还没有受到惩罚，仅仅作为危险人物同其他人隔离开，将来还是要惩罚的。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一把钥匙在我的监牢的锁眼里转动了，St.-Jérôme 脸上带着严厉的、公事公办的神气走进屋来。

"到您外祖母那儿去！"他望也不望我，说。

我想把短外衣袖子上蹭的白粉掸掉再走出屋去，但是 St.-Jérôme 说这根本不必要，仿佛我处在那么可怜的精神状态中，用不着为自己的外表操心。

当 St.-Jérôme 拉着我的手穿过大厅的时候，卡坚卡、柳博奇卡和沃洛佳都用那样的神情望着我，就象我们平时在星期一观看从我们窗前押解过去的罪犯一样；当我走到外祖母的安乐椅跟前，打算吻她的手时，她扭过身去，把手藏在斗篷里。

"是的，我亲爱的，"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她说；沉默的时候她用非常严厉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叫我真不知道望着哪儿，把手放到什么地方才好。"我可以说，您很重视我的爱，是我真正的安慰。St.-Jérôme 先生是经我的请求，"她拉长每一个字的声调，接着说："来教育您的，而现在他不愿意再在我家里待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您，我亲爱的。我希望您会感激，"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她的声调表明她事先已经打好腹稿，"为了他的关怀和操劳，我希望您能重视他的功劳，可是你，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娃娃，居然敢动手打他。好啊！好极了！我也开始认为，

您不能理解高尚的待遇，对您非得用别的不体面的手段不可了……立刻去请求他饶恕，”她指着 St.-Jévôme，用严厉的命令口吻补充说，“你听见了吗？”

我向外祖母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 St.-Jérôme 的大礼服之后，就扭过身去，一动也不动，又感到心揪了起来。

“怎么？难道您没有听见我对您讲的话吗？”

我浑身颤抖，但是动也不动。

“考考！”外祖母说，想必看出来我内心的痛苦。“考考，”她说，用的已经不是命令的口吻，而是柔和的声调了。“你就这样吗？”

“外祖母！无论如何我也不求他饶恕……”我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感到，如果我再说一个字，我就要控制不住窒息着我的眼泪了。

“我命令你，我请求你，你为什么不呢？”

“我……我……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我说，郁积在我胸口的、被压抑的呜咽，突然冲破障碍，象洪水一样泛滥起来。

“C'est ainsi que vous obéissez à votre second mère, c'est ainsi que vous reconnaissez ses bontés!”① St.-Jérôme 用悲痛的腔调说，“à genoux!”

“噢，我的天啊，但愿她能看见这个情景！”外祖母说着，背过身去，擦掉眼中涌出的泪水，“要是她能看见……就好了。不，她受不了这种痛苦，一定受不了。”

于是外祖母越哭越伤心。我也哭了，但是并不是想讨饶。

“Tranquillisez-vous au nom du ciel, madame la com-

① 法语：您就是这样服从您的第二个母亲，您就是这样报答她的恩惠！

tesse,"① St.-Jérôme 说。

但是外祖母已经不听他的话；她用双手捂住脸，她的呜咽很快就变成哽咽和歇斯底里。米米和加莎神色惊慌地奔进屋来，出现了酒精的气味，整个家里突然充满了奔跑和耳语声。

"看看您干的好事吧！"St.-Jérôme 说着，一边把我带到楼上去。

"我的老天爷，我闯了大祸了！ 我犯了多大的罪呀！"

St.-Jérôme 吩咐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就下楼去了。他刚走后，我就糊里糊涂地顺着通到外面的大楼梯跑下去。

我是打算从家里逃跑呢，还是要投水自尽，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沿着楼梯越跑越远，用两手捂住脸，免得看见任何人。

"你到哪儿去？"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问我。"我正要找你，亲爱的！"

我想从他身边跑过去，但是爸爸抓住我的胳臂，严厉地说：

"跟我来，亲爱的。你怎么敢动我书房里的公文包？"他说着，把我领进小起居室。"喂，你怎么一声不响啊？喂……"他补充一句说，揪住我的耳朵。

"我错了，"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哼，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反复地说，说一个字就揪一下我的耳朵。"你将来还要乱管闲事吗？还要吗？还要吗？"

虽然我感到耳朵痛极了，但我却没有哭，精神上反而产生了一种快感。爸爸一放松我的耳朵，我就抓住他的手，含着泪水，热烈地吻起他的手来。

---

① 法语：伯爵夫人，看在上帝面上，您平静一些吧！

“再打我一顿吧！”我眼泪汪汪地说，“再使劲些，再疼一些，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可恶的人，我是个不幸的人！”

“你怎么啦？”他说着，轻轻地推开我。

“不，我决不去，”我说，抓住他的大礼服不放。“大家都憎恶我，我知道这一点，但是，看在上帝份上，你听我说说。保护我，要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他千方百计地侮辱我，命令我跪在他面前，要用鞭子抽我。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是个小孩，我忍受不了这个。我会死掉，我会自杀。他告诉外祖母，说我是个坏蛋；她现在病倒了，她会为了我死去的！我……同……他……看在上帝份上，鞭打我吧……何苦……折……磨我。”

眼泪哽住我的呼吸。我坐到沙发上，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把头垂在他的膝盖上，痛哭得那么厉害，仿佛我当时就会死掉一样。

“你说的是什么，胖娃娃？”爸爸同情地问道，俯在我身上。

“他是我的暴君……我的迫害者……我会死掉的……谁也不爱我！”我好容易才说出来，说完就抽起风来。

爸爸把我抱起来，送到寝室去。我睡着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的床边点着一支蜡烛，房间里坐着我们的家庭医生、米米和柳博奇卡。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在为我的健康担忧。但是，经过十二小时的睡眠以后，我觉得那么舒适，那么轻松，要不是我觉得打破他们确信我是病重的想法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我就马上从床上跳起来了。

十七 仇恨

是的，这是真正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仅仅在小说里描写的、而我并不相信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仿佛以损害别人为乐事的仇恨，而是这样一种仇恨：它促使你对本来值得你尊敬的人抱着无法克制的反感，使你觉得他的毛发、脖颈、步伐、声音、四肢和一举一动无一不令人讨厌，同时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你吸引到他那里，迫使你怀着不安的心情注意观察他最细微的动作。这就是我对 St.-Jérôme 所怀的感情。

St.-Jérôme 已经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半。现在当我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并不愚蠢，相当有学问，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尽义务，但是他具有他的同胞们所共有的、同俄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的特点——轻浮的个人主义、爱好虚荣、蛮横无礼、愚昧地自以为是。这一切我非常不喜欢。不消说，外祖母曾对他说明过她对体罚的看法，因此他不敢打我们；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常常用树条威吓我们，特别是对我，把 fouetter ① 这个字说得那么难听，近似变打，而且用那么一种声调，好象鞭打我是他的最大的乐事。

我一点也不怕处罚的痛楚，我从来没有尝过那种滋味，但是一想到 St.-Jérôme可能打我，我就陷入极度的悲观和愤怒之中。

---

① 法语：鞭打。

有一次，卡尔·伊万内奇发了火，亲手用戒尺或者吊袜带来惩治我们，但是回想起这件事来，我没有一点儿恼恨。即使在我所讲的那个时候（那时我十四岁），如果卡尔·伊万内奇打我一顿，我也会冷静地忍受他的殴打。我爱卡尔·伊万内奇。从我懂事起就记得他，一向把他看作家庭的一员；但是St.-Jérôme 为人自高自大，洋洋自得，除了所有的大人们教导我的那种不是出自我本心的尊敬以外，我对他毫无好感。卡尔·伊万内奇是个可笑的老保育员，我从心眼里爱他；但是在我对社会地位的幼稚理解中，我依旧认为他比我低。

St.-Jérôme 恰好相反，是个又有教养，又漂亮的花花公子，他极力使自己和所有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心平气和地责骂和处罚我们；看得出来，他认为尽管必须这样做，但它毕竟是一项很不愉快的职责。St.-Jérôme 恰好相反，他很喜欢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显然他处罚我们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我们好，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开心。他自高自大得不得了。他那些词藻华丽的法语，说话特别强调最后一个音节，加上accent circonflex①，使我说不出有多么反感。卡尔·伊万内奇生气的时候总是说："骗人的把戏"，"调皮的孩子"，"发酒疯的苍蝇"。St.-Jérôme 却管我们叫 mauvais sujet, vilain garnement ② 等等伤害我的自尊心的称呼。

卡尔·伊万内奇让我们跪在墙角里，用这种姿势所引起的肉体痛苦来处罚我们；St.-Jérôme 却挺起胸膛，威风凛凛地打着手势，用悲剧性的声调喊道："A genoux, mauvais sujet!"③ 命

---

① 法语：长音符。

② 法语：坏蛋、流氓、无赖。

③ 法语：跪下，坏蛋。

令我脸朝他跪下，向他讨饶。这种惩罚在于侮辱人。

我没有受到责罚，甚至没有人向我提到我的事；但是我不能忘怀我这两天体验到的种种心情：绝望、羞耻、恐惧和仇恨。虽然从此以后，St.-Jérôme 似乎对我置之不理，差不多完全不管我，我也不能养成对他淡然处之的习惯。每当我们的视线偶然相遇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眼光表现出过分露骨的敌意，连忙装出一副冷淡的神情；但是当我觉得他明白我是在伪装时，我就脸红了，整个转过身去。

总之，无论让我和他发生任何关系，我都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十八　使女室

我越来越觉得孤独，我的主要乐趣就是独自沉思和观察。关于我沉思的对象，我将在下一章里叙述。而我观察的主要场所则是使女室，那里发生了一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动人的恋爱故事。这恋爱故事的女主角当然是玛莎。她爱瓦西里，瓦西里在她还没有进外祖母家的时候就认识她，当时就答应要娶她。以后，命运使他们在五年前分离，又使他们在我外祖母家重逢，但是尼古拉（玛莎的亲叔叔）却阻挠他们的爱情，他不愿意听说他侄女同瓦西里结婚，他说瓦西里这个人做事乱来，不受管束。

这道障碍使得以前对这件事相当冷淡、毫不在意的瓦西里突然爱上了玛莎，他的爱情达到了一个穿粉红衬衫、涂着发油、当裁缝的家奴所能达到的程度。

虽然他表达爱情的方式非常奇怪和荒唐（譬如，一遇到玛莎，他总千方百计地伤害她，不是捏她一把，就是打她一巴掌，要么就使劲搂住她，使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但是他的爱情是真挚的，这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当尼古拉断然拒绝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的时候，瓦西里就借酒浇愁，经常出入酒馆，乱吵乱闹，总而言之，他的举止非常恶劣，不止一次被关到拘留所，受到丢脸的惩罚。但是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在玛莎的心目中似乎是值得赞叹的，更加助长了她对他的爱情。当瓦西里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玛莎就一天到晚眼泪不干，哭哭啼啼，向加莎（她非常关心这一对不幸的情人的事情）抱怨自己命苦，并且不顾她叔父的打骂，偷偷跑到警察局去探望和安慰她的好友。

读者们，请不要鄙弃我给你们介绍的这些人。如果你们心中的爱和同情的弦没有变弱，那么，在使女室里就会有使它们产生共鸣的音响。不论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我都要到楼梯口去，从那里可以看到使女室里发生的一切情景。那儿有一只炉架，上面放着熨斗和一个鼻子破了的纸做的娃娃、一只水罐和一只脸盆；窗台上凌乱地放着一块黑蜡、一卷绸子、一根吃了一半的青黄瓜和一个糖果盒；还有一张大红桌子，桌上放着没有做完的活计，活计上面放着一块用印花布包着的砖头。她坐在桌旁，穿着我喜欢的那件粉红麻布衣服，包着一条特别惹我注目的蓝头巾。她在缝衣服，偶尔停下来用针搔搔头，或者剪剪烛花；我一边望着她一边想："她长着这么明亮的蓝眼睛，粗大的褐色发辫和高高的胸脯，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是个小姐呢？她如果头上戴着粉红缎带的小帽，穿着大红绸衣（不象米米的那一身，而象我在特维尔林荫路看见人家穿的那样的），坐在客厅里，那该多么相称啊！那时，她就会在绣花架前刺绣，我从镜子里看她，凡

是她希望的，我都照办；替她披斗篷，亲自替她端饭……”

这个瓦西里，他把肮脏的粉红衬衫的下摆露在裤子外边，衬衫上面套着瘦窄的大礼服，那副醉醺醺的面孔象什么样子！那个身形多么令人讨厌！他的一举一动，他每一弯腰，我都看出他无疑是受到了使人十分难堪的惩罚……

“怎么，瓦夏①，又来了？”玛莎说，把针插在针垫上，瓦西里进来时，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

“你以为怎么样？难道他会做出好事！”瓦西里回答说，“他要做个决定就好了；要不然，全都因为他，我就白白地毁了。”

“您喝茶吗？”另一个使女娜焦莎说。

“谢谢您啦。那个强盗，你叔叔，他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有象样儿的衣服，因为我有派头，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总而言之……啊呀，天啊！”瓦西里挥着手结束说。

“应该听话，”玛莎说着把线头咬断，“但你总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豁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听到外祖母房门的响动声和加涉的声音，她一边上楼一边抱怨。

“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要什么，你怎么能叫她满意……该死的生活，囚犯的生活！但愿上帝饶恕我的罪过吧！”她摆着手，嘟囔说。

“向您致敬，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②！”瓦西里说，迎着她站起来。

“滚你的吧！哪儿有工夫受你的礼呀，”她望着他，怒冲冲地回答。“你老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这是男人嫖姑娘的地方

① 瓦夏是瓦西里的小名。

② 加涉的本名和父名。

吗？……”

“我想问您身体可好。”瓦西里畏怯地说。

“我快死了，这就是我的健康状况！”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抬高嗓门，更加气愤地喊道。

瓦西里笑起来了。

“没有什么好笑的，我说滚，你就滚！看看这个坏蛋，还想结婚呐，这个下流东西！喂，滚，快滚！”

于是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顿着脚，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用劲关上门，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好久还听见她在隔板后面连连咒骂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咒骂她自己的生活。她把自己的东西乱扔一气，揪她的爱猫的耳朵；最后，门开了一道缝，那只猫凄惨地叫着，被倒提尾巴扔了出来。

“看样子，我还是下次再来喝茶吧，”瓦西里小声说。“下次再见吧。”

“没有关系，”娜焦莎使了个眼色说，“我就去看看茶炊烧开了没有。”

“我要想个办法结束这种情况，”瓦西里接下去说，娜焦莎一离开，他就挨着玛莎坐下“要不我就直接去见伯爵夫人，对她如此这般一说，要不……我就抛掉一切，跑到天涯海角，真的！”

“抛下我可怎么办……”

“我就是舍不得你，要不然我老……早就自由了，千真万确！”

“怎么，瓦夏，你为什么不把衬衫拿来让我洗？”玛莎停顿了一会儿说。“你看，都成了黑的！”她补充了一句，拉住他的衬衣领子。

这时楼下外祖母的铃声响了，于是加莎便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

“喂，你这个坏东西，你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她说，把一见她就连忙站起身来的瓦西里往门口推去。“你把这个姑娘弄到这种地步，还来缠着她，好象你高兴看见她的眼泪，无耻的东西！滚出去！别在这儿留下你的影子！你发现了他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她接下去对玛莎说。“为了他，你叔父今天把你打得还不够吗？你老是死心眼儿：‘除了瓦西里·格鲁斯科夫，我谁都不嫁。’真是傻瓜。”

“是的，我谁都不嫁，谁都不爱，哪怕你杀死我也要跟他！”玛莎说着，突然痛哭起来。

我望了玛莎好久，她躺在大箱子上，用头巾擦着眼泪；我费尽心思想改变自己对瓦西里的看法，想找出能使她迷恋他的原因。不过，虽然我真心同情她的悲哀，但我怎么也不理解，以她这样一个让人神魂颠倒的人儿（我认为玛莎是这样），为什么竟会爱上瓦西里。

“等我长大了，”我上楼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心里暗自思忖，“彼得罗夫斯科耶就属于我，瓦西里和玛莎就会是我的农奴。我坐在书房里抽着烟斗。玛莎拿着熨斗到厨房去。我说，‘把玛莎给我叫来，’她就来了，屋里没有一个人……突然瓦西里走进来，看见玛莎，就说：‘我完蛋了！’于是玛莎也哭起来；可是我说：‘瓦西里！我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这一千卢布是给你的，同她结婚吧，愿上帝赐福给你！’说罢，我自己就走进起居室去。在掠过脑际的万千思绪和幻想中，除了没有留下痕迹的，还有一些留下了深深的感人至深的沟痕；因此，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思想的实质，但是常常感到脑海里有些美好的东西，感到思想的痕迹，极

力想把它再现出来。比如玛莎认为只有同瓦西里结合才能得到幸福，我想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感情——这样的念头在我心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十九　少年时代

我少年时代最爱好和经常思索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同我的年龄和地位非常不协调。但是，据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正是最可靠的真实的标志。

在我过着孤独的、内向的精神生活的一年间，一切有关人类使命、未来生活和灵魂不灭的抽象问题，已经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幼稚而贫乏的头脑，以其全部没有经验的热情，极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标明人类智慧已经达到最高阶段，但是它们却得不出答案来。

我觉得，人类智慧在各个人身上都是按着它千百年来发展的途径发展的，作为各种哲学理论基础的思想是智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人在知道哲学理论的存在以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清楚地理解它们了。

这些思想那么清晰、那么惊人地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我甚至极力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中去，以为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种伟大而有益的真理的人。

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我为了使自己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就不顾剧烈的疼痛，伸

直胳臂把《塔季谢夫词典》高举五分钟之久，或者到贮藏室去，用绳子使劲抽打自己的光脊背，疼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又有一次我忽然记起，死神随时随刻都在等待我，我纳闷以前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一个人只有及时行乐，不考虑将来，才会得到幸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有三、四天抛开功课，只躺在床上以读小说为乐事，吃点我用最后的钱买来的蜜糖姜饼。

又有一次，我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画各种各样的花样，当时我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对称看起来就顺眼？对称是什么呢？我自己回答说，这是天赋的感觉。这种感觉以什么为基础呢？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对称吗？恰恰相反，生活是这样的——于是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椭圆形。死后灵魂进入永恒；这就是永恒——我从椭圆的一边起画了一条线一直拉到黑板边上。那一边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线呢？实际上，永恒怎么能只在一边呢？我们在出生以前一定就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忘记了。

当时我觉得这种推理特别新奇而明确，我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它的来龙去脉。不过，它使我欢喜极了，我拿起一张纸，打算把它写出来；但是，由于千思万绪一齐涌上心头，我不得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当我走到窗口，我注意观看一个车夫套上去运水的马，我把所有的思路都集中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匹马死后转世，它会变成什么牲口，或者变成什么人？这时，沃洛佳从房里穿过去，看见我在想心事，就笑了笑。他的微笑足以使我了解我所想的一切都是十分荒唐的胡思乱想。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桩事情是值得纪念的，我所以叙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考是怎样的。

但是，在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再也没有比怀疑主义更使我神往的了，有一个时期，怀疑主义使我濒于疯狂的境地。我曾经想

象：在整个宇宙中，除了我而外，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物体并非物体，只是当我加以注意时才出现的形象，我一不想它们，这些形象马上就消失了。总而言之，我的思想同谢林①不谋而合：物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同物体的关系。在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下，我曾经达到非常疯狂的地步，有时飞快地转过头去，朝对面张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我不曾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néant)。

人类的智慧是精神活动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动力！

我的贫乏的智慧看不透无法洞察的东西，然而在这种力所不及的精神活动中，我接二连三地丧失了那种为了我一生幸福我永远也不敢触动的信念。

在这一切繁重的精神活动中，除了削弱我的坚强意志随机应变的智能和经常进行破坏新鲜感觉以及明确理性的精神分析的习惯而外，我毫无收获。

由于人类在一定时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情，并把它转移入记忆之中，这就形成了抽象的概念。我对抽象思维的爱好在我的意识中畸形发展的程度，使我开始想到最普通的事物时，我常常陷入分析自己的思想而得不出任何结论的圈子，我不再考虑盘据在我脑际的问题，而在思索我在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问：我在想什么？我回答说：我在想我所想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想什么。这样思索下去，我脑子就糊涂了……

但是我的哲学发现却使我的虚荣心得到特别的满足：我时常想象自己是个为全人类幸福发现了新的真理的伟大人物，我怀着了解自己身价的高傲心情来看待其他的凡人；但是，说也奇

---

① 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之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俄国有许多追随者。

怪，每逢我接触这些凡人，我对哪一个都感到忸怩不安，我对自己的估价越高，我就越是不但不能向别人表达自尊的意识，连不为自己最简单的言语行动感到惭愧，都觉得不习惯了。

二十 沃洛佳

真的，这段生活我越往下描写，就越感到痛苦难堪。在这一阶段的回忆中，我极少找到那样光辉而且经常地照亮我的人生开端的那种真正的温暖感情的时刻。我不禁希望快快地跨过少年时期这片沙漠，到达一个幸福的时期，那时又有温暖而高贵的友情的光辉照耀着少年时期的结束，并且为充满愉快和诗意的新阶段——青年时期奠定开端。

我不想再琐琐碎碎地追忆往事，在从我以上讲述的时期起一直到我同一个对我的性格和倾向有决定性良好影响的非凡人物接近为止的阶段，我只想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事件。

沃洛佳日内就要进大学了，教师们已经单独给他上课。我怀着嫉妒和不由自主的尊敬心情倾听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很敏捷地写着，解说函数、正弦、坐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高不可攀的大智大慧的表现。有一个星期日，午饭后，所有的教师和两位教授都聚集在外祖母的房间里，当着爸爸和几位客人的面，举行了大学入学考试演习，在演习中，沃洛佳表现出非凡的博学多识，使外祖母高兴万分。他们也问了我一些课程中的问题，但是我答得很不好，教授们显然极力要在外祖母面

前掩饰我的无知，这使我更加难堪了。然而，大家并不大注意我，因为我才十五岁，离考大学还有一年。沃洛佳只有吃午饭时才下楼，他整天，甚至整晚，都在楼上学习，这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他特别自负，不愿意勉强及格，而要成绩优异。

第一场考试的日子到了。沃洛佳穿上缀着青铜钮扣的蓝色燕尾服，戴着金表，穿着漆皮靴。爸爸的轻便四轮马车驶到门前，尼古拉打开车帘，沃洛佳同St.-Jérôme上了车，往大学里去。姑娘们，特别是卡坚卡，喜笑颜开地望着窗外沃洛佳上车时匀称的身材。爸爸说："上帝保佑吧，上帝保佑！"外祖母也勉勉强强走到窗口，眼中含着泪花，朝着沃洛佳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一直到马车拐过小巷的转角才罢。

沃洛佳回来了。大家都急不可耐地问他："怎么样？好吗？多少分？"不过，从他那高兴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情况很好。沃洛佳得了五分。第二天，大家又怀着祝他成功的愿望和担心的心情把他送走，又怀着迫不及待和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回来。这样过了九天。第十天举行最后一门最难的考试——神学。大家都站在窗口，更为焦急地等待着他。已经两点钟了，可是沃洛佳还没有回来。

"我的上帝啊！唉呀！！！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柳博奇卡叫道，脸紧贴在窗玻璃上。

果然不错，在马车里，沃洛佳坐在 St.-Jérôme 旁边，但是他穿的已经不是那身蓝色燕尾服，戴的已经不是那顶灰帽子，而是一套缀有浅蓝色绣花衣领的大学生制服，戴着三角帽，身边挎着一把短短的镀金宝剑。①

---

① 这是当时大学生的特定制服。

"噢，你①要是活着就好了！"外祖母看见沃洛佳穿着那身制服，叫了一声，就晕倒了。

沃洛佳容光焕发地跑进前厅，亲吻和拥抱我、柳博奇卡、米米和卡坚卡，这使卡坚卡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沃洛佳欢喜得忘了形。他穿上那身制服有多漂亮啊！那浅蓝衣领和他那刚刚长出来的黑色小胡子是多么相称呀！他的细长腰身有多么好看，举止是多么优雅！在那令人永远难忘的日子，大家都在外祖母房里用午饭，大家都笑逐颜开。上点心的时候，管家带着庄严而又愉快的神情，拿来一瓶用餐巾包着的香槟酒。自从妈妈死后，外祖母第一次喝香槟，在祝贺沃洛佳的时候，干了一满杯；她望着他，又高兴得哭起来。从此，沃洛佳就独自坐着自己的马车出门，招待自己的朋友到自己家里来，抽烟，参加舞会，我甚至亲眼看见，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同他的朋友们喝了两瓶香槟酒，听见他们频频为什么神秘的女人干杯，争论谁该得到 le fond de la bouteille②。然而，他经常在家吃午饭，饭后依旧坐在起居室里，老是神秘地同卡坚卡谈论着什么；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就我所能听到的，他们只是谈读过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谈到嫉妒和爱情。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能在这种谈话中得到什么乐趣，他们为什么那么神秘地微笑，那么热烈地争论。

总之，我发现，在卡坚卡和沃洛佳之间，除了儿时伴侣的友情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俩与我们疏远，使他们彼此秘密地联系起来。

---

① 这里的"你"是指沃洛佳的母亲。

② 法语：最后一口。

二十一　卡坚卡和柳博奇卡

卡坚卡十六岁；她长大了。一个小姑娘在年龄转变时期所特有的体态不匀称、羞涩和笨拙的举止已经消失，而出现了象含苞欲放的花朵一样的和谐、娇艳和优雅。不过，她的模样并没有改变。还是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那笑盈盈的目光，还是几乎与前额形成一条直线的笔直的小鼻子和坚实的鼻孔，还是那含着愉快笑意的嘴唇，在光泽而红润的脸颊上还是那两个小酒窝，还是那双白皙的小手……不知道为什么，整洁的小姑娘这个名称对她仍然非常合适。她身上出现的新特点，只是她象大人一样梳着淡棕色的粗辫子和显然使她又羞又喜的青春的胸脯。

虽然柳博奇卡和她一齐成长和受教育，但是她在各方面都是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柳博奇卡身材不高，佝偻病的后果使她直到如今还是罗圈腿，腰身很难看。她全身只有眼睛好，这双眼睛真是美极了，又大，又黑，含着那样矜持而天真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愉快神情，使人不能不注意它们。柳博奇卡在各方面都纯朴自然；而卡坚卡却仿佛愿意模仿什么人似的。柳博奇卡总是直视着人，有时候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什么人身上，直到人家骂她没有礼貌才垂下眼皮；卡坚卡恰恰相反，眼睫毛垂着，眼睛眯缝着，硬说她是近视眼，虽然我很清楚，她的视力好极了。柳博奇卡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装模作样，有人在客人们面前吻她的时候，她就绷着脸说，她忍受不了这种温情劲儿；而卡坚卡正相反，当着客

人们的面，对米米总是显得特别温柔，喜欢搂着别的姑娘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柳博奇卡非常爱笑，有时她一边大笑，一边挥动着胳臂满屋子乱跑；而卡坚卡恰好相反，刚要笑，就用手帕或者双手捂住嘴。柳博奇卡总是笔直地坐着，走路时垂着胳臂；而卡坚卡总是微微歪着头，走起路来抱着胳臂。柳博奇卡同成年男人谈话的时候总是高兴极了，说她一定要嫁个骠骑兵；卡坚卡却说，她觉得所有的男人都讨厌，她永远不嫁人，男人同她说话的时候，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好象害怕什么一样。柳博奇卡为了米米给她把紧身衣束得那么紧，使她"喘不过气来"，总生她的气，而且很爱吃；而卡坚卡相反地，常常把一个指头放在自己衣服的突出部分，让我们看衣服有多么肥大，而且她吃得特别少。柳博奇卡爱画头像，卡坚卡却只画花卉和蝴蝶。柳博奇卡弹奏菲尔德的协奏曲和贝多芬的一些奏鸣曲，弹得非常明晰；卡坚卡却弹变奏曲和华尔兹舞曲，拉长拍子，踏着节拍，不住地踩踏板，未开始弹曲子以前，先富有感情用琶音弹三组和弦……

但是卡坚卡，据我当时的看法，更象个大人，因此更合我的心意。

二十二　爸　爸

自从沃洛佳进了大学，爸爸特别高兴，到外祖母那里去吃午饭的次数比往常更频繁了。不过，他高兴的原因，据我听尼古拉说，是他最近赌钱大赢。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晚上去俱乐部以前，他还到我们这里来，坐在钢琴旁边，让我们围着他，用他的软

靴(他不喜欢后跟，他的靴子上从来没有后跟)打着拍子，唱茨冈人的歌曲。那时你该看看他的爱女柳博奇卡，他的崇拜者的那副可笑的狂喜神情。有时他走进教室，一本正经地听我回讲功课，但是从他想用来纠正我的一些话看来，我发现他不大清楚我所学习的东西。有时候，外祖母无缘无故骂起人来，生大家的气，他就偷偷眨眨眼睛，向我们做手势。事后他说："哦，我们挨骂了，孩子们！"总之，他在我的心目中，逐渐从我童年的想象把他摆在的那个高不可攀的高处稍稍下降。我照旧怀着真诚的敬爱心情吻他那白皙的大手，但是我已经敢于估量他，评论他的行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的这些念头，使我大为吃惊。我永远忘不了使我产生许多这类思想和使我的精神受到许多痛苦的一次事件。

有一回晚上很晚的时候，他穿着黑燕尾服和白背心走进客厅，打算带着正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沃洛佳去参加舞会。外祖母在卧室里等着看看沃洛佳(她有个习惯，在沃洛佳每次去舞会之前，总要把他叫到跟前，祝福他，打量他，嘱咐他一番)。大厅里只点着一盏灯，米米和卡坚卡在踱来踱去，柳博奇卡坐在钢琴前边，练习妈妈喜爱的曲子菲尔德的第二协奏曲。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象我姐姐和我母亲那样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不在于面貌，也不在于体态，而在于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她的手，她走路的姿态，特别是她的声音和某些表情。当柳博奇卡发脾气说："缠着我一辈子"的时候(妈妈也有说"一辈子"的习惯)，叫人听起来就象妈妈拉长声调说"一——辈——子"一样；但是，最罕见的相似是她弹钢琴的姿势和与此有关的一举一动：她同样地整理衣服，同样地用左手翻乐谱，当她很久弹不好难弹的段落时，也同样懊恼地用拳头敲打琴键，说："啊，

我的天！"她弹奏美妙动人的菲尔德的协奏曲时，那种同样难以捉摸的细腻而清晰的技巧，真堪称为 jeu perlé [1]，那种魅力是最流行的钢琴家们的任何手法都不能使我们忘怀的。

爸爸迈着急促的小步走进屋来，走到柳博奇卡跟前，她一看见他，就停下不弹了。

"不，弹下去，柳芭，弹下去！"他说，让她坐下。"你知道，我多么爱听你……"

柳博奇卡继续弹下去，爸爸用手托着腮帮，面对着她坐了好久；随后，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每次走到钢琴旁边都停下来，久久凝视着柳博奇卡。从他的举动和走路的姿态上，我看出他心里很激动。在大厅里走了几趟之后，他在柳博奇卡的椅子背后停下，吻吻她那乌黑的头发，随后迅速地转过身去，又继续踱步。柳博奇卡弹完那支曲子，走到他面前，问道："好吗？"他默默地抱住她的头，怀着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柔情吻她的前额和眼睛。

"啊，我的天啊！你哭了！"柳博奇卡突然说，松开他的表链，她那双含着惊异神情的大眼睛紧盯着他的脸。"原谅我，亲爱的爸爸，我完全忘了这是**妈妈的曲子**。"

"不，好孩子，常常弹吧！"他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但愿你知道，和你一同哭一场我觉得多好过……"

他又吻了吻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耸耸肩膀，走出穿过走廊通到沃洛佳房间的那扇门。

"弗拉基米尔，快准备好了吗？"他叫了一声，停在走廊中间。正在这时，使女玛莎在他身边走过，一看见主人，她就低下头，想

---

[1] 法语：珠玉般的演奏。

从他身边绕过去。他把她拦住。

“你越来越漂亮啦!”他说着,朝她俯下身子。

玛莎脸红了,头垂得更低。

“请让我……”她小声说。

“弗拉基米尔,喂,快好了吗?”爸爸又说了一遍,当玛莎走过去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就耸耸肩膀,咳嗽了一声……

我爱父亲,但是人的理智是不受感情支配的,人的理智中常常包含着伤害感情、不为感情所理解、对感情十分残酷的思想。虽然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思想,但是它们却袭上我的心头……

二十三　外祖母

外祖母一天天衰弱下去;她叫人的铃声、加莎的抱怨声和房门的噼啪声,更频繁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她接见我们已经不是在起居室里的高背安乐椅上;而是在卧室里堆放着镶花边的枕头的高床上。向她问安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有一个浅黄的很光泽的肿瘤,房间里充满了五年前我在妈妈房间里闻到的难闻的气味。医生一天来看她三次,而且已经会诊了几次。但是她的脾气,她对待家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待爸爸那种高傲而讲究礼节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她讲起话来依旧拉长声调,扬起眉毛,说:“我亲爱的。”

已经有好几天不让我们去见她了,有一天早晨上课的时候,St.-Jérôme 提议我跟柳博奇卡和卡坚卡去兜风。尽管上雪橇的时候,我发现外祖母房间窗前的街上铺着干草,我们的大门口

站着几个穿蓝袄的人，但是我却一点也没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打发我们出去游逛。这一天，整个出游的时候，我和柳博奇卡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每一桩平常的事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使我们放声大笑起来。

一个小贩捧着托盘快步跑过马路，我们见了就笑起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雪橇车夫挥动韁绳的一端，纵马追赶我们的雪橇，我们见了哈哈大笑起来。菲利普的鞭子挂住了雪橇的滑木；他回过头来说："哎呀！"我们见了笑得要死。米米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说，只有蠢人才无缘无故地傻笑。于是柳博奇卡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她由于拚命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我们的视线相遇之后，便哈哈狂笑起来，笑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们无法控制使我们透不过气来的一阵阵哄笑。我们刚刚平静下来一点，我就望望柳博奇卡，说一句在我们中间流行一时的、一向引人发笑的妙语，于是我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刚张开嘴，要对柳博奇卡做一个妙不可言的鬼脸，就看到靠着我家一扇大门的一个黑棺材盖，使我大吃一惊，我的嘴就那样歪着僵住了。

"Votre grand-mère est morte!"① St.-Jérôme 说，脸色苍白地迎着我们走出来。

外祖母的尸体停放在家里的全部时间，我一直感到一种难过的怕死心情。就是说，死尸清楚地、令人不快地提醒我说：有朝一日，我也会死去。不知为什么，这种心情总夹杂着伤感。我并不惋惜外祖母，而且也未必有人真心惋惜她。虽然吊客盈门，但是对她的死谁也不感到惋惜，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她的极度悲

---

① 法语：你们的外祖母逝世了。

伤使我惊讶得无法形容。这个人就是使女加莎。她藏到顶楼上，把自己锁在里面，不住地哭泣，咒骂自己，揪自己的头发，不愿听任何劝告，她说失掉了她所敬爱的女主人以后，只有死是她唯一的安慰。

我再重复一遍，感情上的矛盾乃是真实最可靠的标志。

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关她的回忆和各种各样的议论仍然存在我们家里。这种种议论多半同她临死前立的遗嘱有关，至于遗嘱的内容，除了她的遗嘱执行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外，谁也不知道。我注意到外祖母的仆人们中间有些骚动，时常听到谁将归谁所有的猜测，我承认，我不由自主地、愉快地想到我们将要得到遗产了。

六个星期以后，一向是我们家传播新闻的尼古拉对我说，外祖母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柳博奇卡，把她婚前的监护权委托给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不是爸爸。

二十四 我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进大学了。我学习得很好。上课时我不但不怀着惧怕的心情等待教师到来，甚至还感到某种乐趣。

清楚明晰地回讲我学会的功课，我觉得很愉快。我准备入数学系，说老实话，我作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正弦、切线、微分、积分，以及诸如此类的名词，使我特别喜欢。

我的身材比沃洛佳矮得多，肩宽，肥胖，还象从前那么难看，我还象从前一样为此苦恼。我极力想显得与众不同。有一件事

使我感到安慰：这就是，爸爸有一天谈到我，说我相貌聪明，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St.-Jérôme 很满意我，夸奖我，我不仅不再憎恨他，而当他有时说以我的才能和我的聪明，不做出一番事业是很可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很喜爱他了。

我早就不去观察使女室的情况了，因为我觉得躲在门后是可耻的，又加上确信玛莎爱瓦西里，老实说，这使我的心有些凉了。彻底医好我所害的倒霉的单相思病的是瓦西里的结婚，由于他的请求，我曾亲自为他的婚事求得爸爸的同意。

当新婚夫妇用托盘端着糖果，来向爸爸道谢，而玛莎戴着系蓝缎带的帽子，也为了什么来向我们大家道谢，吻我们每个人的肩头的时候，我只闻到她头发上的玫瑰发油的香味，丝毫也不激动。

总而言之，我开始慢慢地改正我少年时期的缺点，不过，主要的缺点却没有纠正，这就是爱好空想，这种爱好使我一生受害不浅。

二十五　沃洛佳的朋友们

虽然在沃洛佳的朋友圈子里我扮演了有伤我的自尊心的角色，但是当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却喜欢坐在他的房间里，默默地观察那里发生的一切情景。最常来找沃洛佳的是副官杜布科夫和大学生涅赫柳多夫公爵。杜布科夫身材矮小，筋肉发达，黑头发，已经不是刚进入青年时期，腿短一点，但是长相不难看，而

且总是高高兴兴的。他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这种人正因为才智不高而特别可爱，他们不能从各方面观察事物，他们永远被现象所迷惑。这类人的判断常常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但总是坦率而吸引人的。甚至他们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不知为什么，也显得情有可原和可喜可爱。除此而外，杜布科夫对于沃洛佳和我有着双重的魅力，他那军人的仪表，尤其是他的年纪，不知为什么，年轻人总习惯把这一点同他们估价很高的体面（comme il faut）的概念混为一谈。不过，杜布科夫真是人们所谓的un homme comme il faut①。只有一点使我很不痛快，这就是在他面前，沃洛佳有时好象为了我的天真的举动，尤其是我年幼无知而感到羞愧。

涅赫柳多夫并不漂亮：灰色的小眼睛，低平的前额，四肢不匀称，都不够个美字。他身上唯一美的地方是他那魁伟得出奇的身材，娇嫩的脸色和漂亮的牙齿，但是由于那光辉照人的小眼睛和那时而严肃、时而稚气和若隐若现、变化多端的微笑，他的面孔获得了那样独特而精力充沛的特征，使人不能不瞩目。

他似乎非常怕羞，一点小事就使他脸红到耳根；但是他的羞涩跟我的不一样。他的脸羞得越红，他的神色就变得越果断。好象他为了自己的弱点而生自己的气一样。

虽然他好象同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很要好，但是很显然，他同他们的交往只是出于偶然。他们的爱好完全不同：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好象最怕谈论严肃的问题和令人感伤的东西；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是个极端热情的人，虽然遭到嘲笑，却常常谈到哲学问题和情感。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喜欢谈论自己的恋爱对象

① 法语：一个体面的人物。

（他们时常一下子爱上几个女人，有时两个人又爱上了一个）；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他们一暗示到他爱某一个红头发的姑娘，他就要大发脾气。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时常拿自己的亲戚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涅赫柳多夫恰恰相反，若是有人说一句不利于他热烈崇拜的姨母的话，就会发怒。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晚饭后时常坐着车到什么地方去游逛，不带涅赫柳多夫，并且管他叫作美人儿……

从第一次见面后，涅赫柳多夫公爵的谈吐和仪表都使我感到惊异。但是，尽管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心里产生了远非友好的感情。

我不喜欢他那灵活的眼神、坚决的声调、傲慢的态度，尤其是他那种完全漠视我的神情。在谈话中间，我特别爱和他唱反调；为了惩治他的自高自大，我想在辩论中驳倒他，向他表明，尽管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是很聪明的。

羞涩阻止了我。

二十六　讨论

下晚课后，我照平时的习惯到沃洛佳房间去的时候，他连腿带脚躺在沙发上，支着胳臂肘，在看一本法国小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阅读起来，这是一种最普通、最自然的动作，但是却使我脸红。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流露出问我来干什么的神情，而他赶紧把头低下去，这又表现出他不愿让我看出那眼神的含义。我

当时连对最普通的举动也爱疑神疑鬼的脾气，是我这种年龄的特征。我走到桌边，也拿起一本书；但是还没有开始看，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整整一天没见面，这样彼此什么都不谈，是有些滑稽的。

“你今天晚上在家吗？”

“不知道，做什么？”

“没有什么，”我说，看话不投机，便拿起书看起来。

说也奇怪，沃洛佳和我单独相处时，竟会好几个钟头相对无言，但是只要有第三者在场，哪怕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就足以使我们之间展开各种各样十分有趣的谈话。我们感到，我们彼此太了解了。过分了解或者过分不了解，同样妨碍彼此接近。

“沃洛佳在家吗？”前厅传来杜布科夫的声音。

“在家。”沃洛佳说着，把脚放下来，把书摆到桌上。

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了进来。

“喂，沃洛佳，看戏去吗？”

“不，我没有工夫。”沃洛佳红着脸回答说。

“喂，那怎么行！咱们去吧！”

“不过我没有票呀。”

“戏院门口，你要多少有多少。”

“等一等，我就来。”沃洛佳搪塞说，于是耸耸肩膀，走出屋去。

我知道，沃洛佳很想上杜布科夫邀他去的戏院；他拒绝，只是因为他没有钱，他出去是去找管家借五个卢布，等下次发钱时归还。

“您好，外交家！”杜布科夫说着，跟我握手。

沃洛佳的朋友们管我叫外交家，是因为有一次午饭后，在外

祖母的房间里，不知怎地，她当着他们的面谈论起我们的前途，说沃洛佳要当军人，但是她希望我做个外交家，穿着黑礼服，梳着 à-la coq①，她认为这是外交官必不可少的条件。

“沃洛佳到哪儿去啦？”涅赫柳多夫问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一想到他们大概猜到沃洛佳出去的原因，脸就红了。

“大概他没有钱啦！对不对？噢！外交家！”他这样肯定地解释我的微笑。“我也没有钱，你有吗，杜布科夫？”

“我看看，”杜布科夫说着掏出钱包，用他那短手指头非常仔细地摸索里面的几个小钱。“这儿是五戈比，这儿是二十戈比，唉呀呀！”他说着做了个滑稽的手势。

这时，沃洛佳走进屋来。

“喂，去吗？”

“不去。”

“瞧你多有意思！”涅赫柳多夫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没有钱呢？要是你愿意去，就拿我的票去！”

“那你怎么办呢？”

“他到他表姐的包厢里去。”杜布科夫说。

“不，我根本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不喜欢坐在包厢里。”

“为什么？”

“我不喜欢。我觉得不自在。”

“又来这一套！我不懂，为什么在大家都高兴看见你的地

---

① 法语，直译为“雄鸡式的”，即高耸的发式。

方，你会不自在。真可笑，mon cher!"

"那有什么办法，si je suis timide①！我相信，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红过脸，但是我随时随刻，为了一点小事，就会脸红！"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

"Savez vous d'où vient votre timidité?… d'un excès d'amour propre, mon cher,"② 杜布科夫用保护人的声调说。

"什么 excès d'amour propre③！"涅赫柳多夫被刺到痛处，回答说。"恰恰相反，我害羞，是因为太缺乏 amour propre④；恰恰相反，我总觉得，人家同我在一起会感到不愉快，感到无聊……因此……"

"去换衣服呀，沃洛佳！"杜布科夫说着，抓住沃洛佳的肩膀，替他脱下常礼服。"伊格纳特，给你主人换衣服！"

"因此我时常……"涅赫柳多夫接着说下去。

但是杜布科夫不再听他讲了。"特啦啦—塔—啦啦—啦—啦啦，"他哼着什么曲子。

"你不听我也要对你讲，"涅赫柳多夫说。"我要向你证明，害羞根本不是由于自尊心而产生的。"

"如果你同我们一道去，那你就证明吧。"

"我说过我不去。"

"嗯，那你就留在这儿，向外交家证明吧；等我们回来，他再讲给我们听。"

---

① 法语：假如我害羞。

② 法语：你知道你的羞涩是怎么产生的吗？……是由于自尊心太强，我的亲爱的。

③ 法语：自尊心太强。

④ 法语：自尊心。

“我一定要证明，”涅赫柳多夫带着孩子气的固执劲儿反驳说，“不过要快点回来。”

“您认为我自尊心很强吗？”他说着，坐到我身边。

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听到这句出其不意的质问我是那么羞怯，以致未能马上答复他。

“我想，是的，”我说，一想到这是向他证明我聪明的好机会，我就感到我的声音发颤，红晕满面。“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于自尊心。”

“您所谓的自尊心，指的是什么呢？”涅赫柳多夫说，我觉得他的微笑带着几分轻蔑的意味。

“自尊心，”我说，“就是相信自己超群出众，聪明过人。”

“但是怎么能人人都相信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不过除我以外，谁也不会承认的；我相信我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我想您也相信这一点。”

“不，我首先要说，我遇见过一些我认为比我聪明的人。”涅赫柳多夫说。

“那不可能！”我坚信不移地回答说。

“难道您真的这么想吗？”涅赫柳多夫说着，全神贯注地打量我。

“真的！”我回答。

这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立刻就说了出来。

“我来向您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更值得爱。如果我们认为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就会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但是这种情形是从来也没有的。即使有，我的想法仍然是正确的！”我不由得带着洋洋自得的微笑补充说。

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

"哦，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聪明!"他含着那么善良的、和蔼可亲的笑容对我说，使我突然觉得幸福极了。

称赞不但对人的感情，而且对人的理智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令人愉快的影响之下，我觉得我变得聪明多了，各种想法异常迅速地接连涌入我的脑际。我们不知不觉地从自尊心谈到爱情，对这个题目，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虽然我们的讨论在局外人听来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是那么含糊和片面，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们的心灵是那么和谐，随便在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正是我们在谈话中所触及的各种心弦的共鸣，使我们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们觉得言语和时间都太少了，表达不出我们彼此要倾心吐露的思想的全部。

二十七　友谊的开端

从此以后，我和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之间建立起相当奇怪、然而极其愉快的关系。在外人面前，他差不多毫不注意我；但是只要碰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讨论起来，忘记了一切，也不注意时间的飞逝。

我们既讨论未来的生活，也谈论各种艺术、公务、婚姻、儿童教育等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谈的那一派胡言是既聪明又动人的荒唐话；在青年时代，我们还重视智慧，相信智慧。在

青年时代，我们的全部心力都向往着未来，而这未来，在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建立在想象中幸福的可能上）的影响下，采取了那么多种多样、生动迷人的形式，因此，在这种年纪，单单是互相谈论、彼此理解关于未来幸福的幻想，就已经是真正的幸福了。在脱离实际的谈论中（这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我喜欢那样一种时刻：各种思想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快，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好象坠入五里雾中，使人感到没有表达它们的可能，本来打算讲心中所想的，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喜爱这个时刻，这时在思想的领域里越升越高，突然间理解到它是浩瀚无边的，意识到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有一次，在谢肉节期间，涅赫柳多夫拚命追寻各种各样的乐趣，虽然在一天之间到我家来了好几趟，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交谈，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委屈，因此我又觉得他这个人既自高自大又讨厌了。我只等着，一有机会就让他知道，我毫不珍视他的友情，对他并没有丝毫特殊的依恋之情。

过了谢肉节，他又想同我谈一谈，我第一次对他说，我要准备功课，然后就上楼去了；但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开教室的门，涅赫柳多夫走到我跟前。

“我打扰您吗？”他说。

“不。”我回答说，虽然我很想说我真的有事。

“那么您为什么离开沃洛佳的房间？要知道，咱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谈谈了。我跟您谈惯了，咱们不谈，我就觉得好象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的恼怒转瞬就消失了，德米特里在我的心目中又变成从前那个善良而可爱的人了。

“您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走开吧？”我说。

“也许知道，”他回答着，坐到我身边，“但是，即使我猜对了，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过，您倒可以讲讲。”他补充一句。

“那我就讲：我所以走开，是因为我生您的气……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很烦闷。简单地说：我总害怕您因为我还非常年轻而看不起我。”

“您知道，咱俩为什么这么情投意合吗？”他说着，用善意的、聪明的目光回答我的自白。“为什么我爱您超过那些跟我交情更深、与我有更多共同点的人呢？我刚刚得出了结论。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有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说的总是我羞于承认的事情，”我证实说，“但是我只对我深信不疑的那些人讲。”

“对。不过，要对人深信不疑，就必须和他亲密无间，而咱们俩还不大友好呢，Nicolas。您记得吧，我们谈过友谊：要做真正的知己，就必须互相信任。”

“我深信：我告诉您的事情，您不会对任何人讲，”我说。“不过您要知道，最重要、最有趣的思想，恰恰就是那些我们彼此无论如何都不肯讲的东西。”

“多么卑鄙的思想！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丑恶的思想，我们就应该承认它，它就永远也不敢再进入我们的头脑中来。您知道我想到什么吗？Nicolas？”他补充说，从摇椅上站起来，笑着搓搓手。“我们这么办吧，您会明白这对咱们俩会有多么大的好处；让我们约好，彼此之间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们彼此就会更了解，而且可以问心无愧；为了不怕外人，让我们约好，永远也不把彼此的事情对任何人讲。我们就这么办吧。”

“好！”我说。

我们真的这么办了。结果如何，我以后再说。

卡尔①说过，在任何眷恋中都有两方：一方爱，另一方就让自己被爱；一个吻，另一个就把面颊送过来。这是十分正确的；在我们的友谊中，是我吻，德米特里把面颊送过来；但是他也准备吻我。我们平等地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影响我，而我屈服于他。

不言而喻，在涅赫柳多夫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被他的倾向同化了，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对美德典范的热烈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自我完善。在当时看起来，使全人类改邪归正，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和不幸，好象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人，也似乎轻而易举……

然而，只有上帝知道，少年时代的这些崇高梦想是不是可笑的，这些梦想不能实现，又是谁的过错呢……

① 阿尔方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俄国读者中相当流行。

青　年

一　我认为这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我说过，我同德米特里的友谊，使我对人生、对生活的目的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我确信人类的使命在于力求道德完善，这种完善是容易的，可能的，永远要进行的。但是直到如今，我只喜欢从这种信念中发现一些新思想，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为未来草拟辉煌的计划；但是，我的生活依旧沿着平凡的、错综的、闲散的方式进行下去。

我和我所崇拜的朋友德米特里（我有时暗自称他为不可思议的米佳[①]）常常交谈的那些合乎道德的想法，仍然只投合我的理智，而不投合我的感情。但是有那么一天，这些思想以那么朝气蓬勃的精神启示的力量涌上我的脑际，使我一想到自己浪费掉那么多大好光阴，就大吃一惊，立刻，就在这一秒钟，希望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去，并且决心永不改变它。

我认为这就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那时我将满十六岁。教师们仍然来教我功课。St.-Jérôme监督我的学习，我迫不得已地、勉勉强强地准备考大学。除了学习以外，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毫无系统地胡思乱想；进行体操锻炼，打算变成世界上第一名大力士；有时漫无目标、毫无主意地在所有的房间里，特别是在使女室的走廊里游荡；或者照照镜

① 米佳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子，不过照了以后，我总是怀着灰心丧气、甚至厌恶的沉重心情走开。我不但深信我长得很丑，甚至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慰藉来安慰自己。我不能说，我长着一副富于表情的、聪明的、高尚的面孔。脸上毫无表情，五官极为普通，又粗，又丑；灰色的小眼睛，特别是当我照镜子的时候，与其说是聪颖，不如说是愚笨的。至于大丈夫气概，那就更缺乏了：虽然我身材不矮，按年龄说也是十分强壮的，但是我面部的轮廓柔和松弛、不分明。甚至也没有一点高贵的气度；恰好相反，我的脸和普通农民的一样，而且我也长着那样的大手大脚；当时，这使我觉得非常难堪。

二 春天

我进大学那一年，复活节不知怎么推迟到四月[1]，因此考试预定在复活节后一周内举行，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必须斋戒祈祷，同时做考试的最后准备。

下过一场夹雪的小雨（卡尔·伊万内奇称之为“子随父来”）之后，已经风和日丽，晴了三天。街道上看不见一堆残雪，潮湿光亮的路面和急流代替了污浊的泥浆。在阳光照耀下，房檐滴下最后的水滴，花园里枝头上已经鼓起了嫩芽，院子里有一条干爽的小路从冻硬的粪堆旁边通到马厩，台阶的石头缝里出现了绿色藓苔。这是春天的一个特别时节，它非常强烈地打动着人

---

① 复活节为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历法不同，正教复活节的具体日期同天主教、新教常相差一、二个星期。

的心灵：明媚的阳光普照着万物，但是并不炎热；水流淙淙，雪融后露出了地面；空气中充满芬芳清新的气息，蔚蓝的天上点缀着一缕缕透明的白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觉得，在大城市里，初春时节对于心灵具有更显著、更强烈的影响。春色虽未艳，春意却正浓。朝阳透过双层窗玻璃，把布满灰尘的光线投射到我讨厌得要命的教室地板上，这时，我站在窗口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很长的代数方程式。我一只手拿着一本软皮的、破破烂烂的弗兰克尔《代数学》，另一只手拿着一小段粉笔，我的双手、脸上和小燕尾服的肘部都沾满了粉笔末。尼古拉系着围裙，卷起袖子，在用钳子敲油灰，撬开面对着花园的窗户上的钉子。他的工作和他弄出来的响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又加上我心情很坏，满肚子不高兴。不知怎的，一切都不顺利。我一开始就算错了，因此全得从头来；我掉了两次粉笔；我感到脸和手都弄脏了，海绵擦子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尼古拉的敲打声使我心烦。我想发脾气，抱怨几句；我扔下粉笔和《代数学》，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但是我忽然记起今天是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我们今天要去忏悔，应该避免一切不好的行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温和的心情，于是我走到尼古拉跟前。

“让我来帮你的忙，尼古拉。”我尽量用最柔和的声音说。一想到我能压制住内心的烦恼来帮他的忙，这种行为很不错，我的温和的心情就更加强了。

油灰敲掉了，钉子起出来了。尼古拉虽然拚命拉窗边横条，但是里层窗子却纹丝不动。

“我跟他一起拉，要是窗框立刻下来，那就是要倒霉，”我心里想，“那我今天就不学习了。”可是这时窗框歪到一边，给取了下来。

"把它搬到哪儿去?"我问。

"我自己来,"尼古拉回答,显然对我的热心觉得诧异,而且好象很不满意。"不能弄乱,要不就搬到储藏室去,我得编上号码放好。"

"我给这个编上号码。"我举起一扇窗子说。

我觉得,如果储藏室有两俄里远,窗子再重一倍,那我就非常满意了。我愿意帮尼古拉的忙,来消耗一下精力。当我返回房间的时候,碎砖头和盐块①已经搬到窗台上。尼古拉在用鹅毛把砂粒和冬眠的苍蝇从打开的窗口扫出去。清新芬芳的空气已经钻进房间,充满了空中。从窗口可以听到城里的喧哗声和花园里麻雀的贼喳声。

万物被照耀得光辉灿烂,屋里变得令人心情舒畅,一阵微微的春风吹动我的《代数学》的书页和尼古拉的头发。我走到窗口,坐在窗台上,把身子探到花园里,沉思起来。

一种新奇的、极其强烈和愉快的感觉突然浸透了我的心灵。潮湿的土地上,有些地方长出带黄茎的鲜绿草叶;溪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里有泥块和木屑在打旋;紫丁香的树枝已经发红,它那鼓鼓的蓓蕾在窗下摇曳;树丛里的小鸟不住啁啾;发黑的篱笆被融雪浸湿了;尤其是,这馨香湿润的空气和恰人的阳光,清楚地向我显示了一种新颖而美好的事物,虽然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要尽量来表达我的感受,——一切都向我展示了美、幸福和美德;说明了,对我说来样样都是唾手可得,缺一不可,甚至美、幸福和美德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理解这一点呢?我以前有多么不好呀!将来我会,而且一定会

---

① 把盐、沙和其他物品放在两层窗户之间,以便吸收潮气。

多么快乐和幸福呀！”我自言自语说。“我必须快快地，快快地，马上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虽然如此，我依旧在窗台上坐了好久，无所事事地幻想着。您有过这样的情形吗？夏天，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白天躺下睡觉，日落时醒来，睁开眼睛，窗户的方格在我眼前渐渐扩大，在被吹得鼓鼓的、帘子横木敲打着窗台的纱帘下面，看见被雨水淋湿的菩提林荫路那阴暗、发紫的路面和湿漉漉的、被明亮的夕阳照亮的花园小径，突然听见花园里鸟雀愉快的鸣啭，看见被夕阳照得透明的昆虫在敞开的窗口盘旋，嗅到雨后空气的清香，心中想道：“睡得错过了这样美妙的黄昏真是难为情，”于是连忙跳起来，到花园里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您有过这种情况，就可以作为我当时体验到的强烈感情的例证了。

三　幻想

“现在我要忏悔，要洗净一切罪过，”我想道。“我再也不……（想到这儿，我记起使我最痛苦的所有罪过。）我每星期天一定去教堂，过后再读一个钟头的《福音书》；再有，我上大学以后，从每月领的白票[1]里一定拿出两个半卢布（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做得不让任何人知道，不给要饭的，我要找那些无亲无故的穷人，比如孤儿或者老太婆。

“我自己会有一个房间（大概是 St.-Jérôme 住的那间），我

---

① 旧俄票面值二十五卢布的钞票。

要亲自拾掇它，弄得特别干净；我不让仆人帮我做一点事。仆人是跟我一样的人呀！再有，我每天要步行到大学去（如果他们给我一辆马车，我就卖掉，把这笔钱也施舍给穷人），一切我都要严格奉行（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怎么也说不出来，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明白和感到这‘一切’是合理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无可责难的生活）。我要写讲演稿，甚至事先温习各门功课，这样第一年我会得到第一名，还要写一篇论文；第二学年所有的功课我事先都会了，我可以跳级升到三年级，这样我十八岁就毕业，得第一名，获得学士学位和两枚金质奖章；以后我就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成为俄国第一流的学者……甚至会成为欧洲最博学多识的人……嗯，以后呢？”我问自己。但是这时我忽然想起，这些幻想是骄傲，是罪过，今天晚上我得向神父忏悔，于是我又回想开头沉思的事。“为了准备演讲稿，我要步行到麻雀山①去；我在那儿树底下挑选个地方，读讲演稿。有时候我要带点吃的东西：干酪、或者彼多蒂油炸包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要休息一下，看看什么好书，或者画画风景画，玩玩什么乐器（我一定要学着吹笛子）。随后她也到麻雀山来散步，有那么一天，她会走到我跟前，问我尊姓大名。我就象这样，愁容满面地望着她，说我是某个神父的儿子，只有在这儿，当我只身一人的时候，我才感到幸福。她跟我握手，说几句话，就坐到我身边。这样我们每天都到那儿去，成为朋友，于是我吻她……不，这可不好。相反地，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看女人一眼。我永远，永远也不到使女室里去，甚至尽量不从使女室门前经过；但是三年之后我就成人了，我一定要结婚。我要尽可能地多多运动，每天做体操，这样，我二十五

---

① 在莫斯科西南，即今日莫斯科大学所在的列宁山。

岁的时候，就会比拉波① 还强壮。第一天我挺举半普特，举五分钟，第二天举二十一俄磅②，第三天举二十二俄磅，依此类推，这样，总有一天，我每只手可以举重四普特，比哪一个奴仆都有力气；一旦有人想欺侮我，或者说她的坏话，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揪住他的胸膛，一只手把他举得离地面两俄尺③，就这样举着，让他晓得我的厉害，然后再放开他；不过，这也不大好，不，没关系，反正我不伤害他，只露一手，让他瞧瞧我……”

但愿大家别责备我，说我青年时期的幻想还象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幻想一样幼稚。我深深相信，若是我命中注定活到高龄，而我的故事能够赶上我的年龄，那么，当我变成七十岁的老翁时，我依旧会象现在这样，怀着不会实现的、幼稚的幻想。我会幻想有那么个妩媚动人的玛丽亚，她会爱上我这没牙的老头，就象她爱上马泽帕④ 一样，幻想我那愚笨的儿子由于特别的机缘当上部长，或者，幻想我突然间拥有百万家财。我深信，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有益的、令人宽慰的幻想能力。但是，除了一般的特征，即幻想不可能实现和幻想有魔力而外，每个人和每个不同年龄的幻想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我认为是少年时代终结和青年时代开始的那个时期，我的梦想建筑在四种感情上。第一种感情是对她，对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热爱，我总是按照一个样子去幻想她，希望随时随地会和她相逢。这个她有点象索涅奇卡，有点象用洗衣盆洗衬衫时的瓦西里的妻子玛莎，又有点

① 拉波是一位著名的大力士，体操家，一八三九年曾在莫斯科表演。

② 1俄磅合409.51克。

③ 1俄尺合0.71米。

④ 马泽帕（1644—1709），乌克兰的军事头目，一七〇〇年俄国与瑞典打仗时，他加入瑞典部队，成了乌克兰人民的叛徒。这里表示决不会爱上他的意思。

象好久以前我在戏院隔壁包厢里见过的那个白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第二种感情是希望被爱。我愿意人人都认识我，都爱我。我想说出自己的名字：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而且希望这会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都包围住我，为了什么事向我道谢。第三种感情是希望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虚荣的幸运，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那么有力，简直使我疯狂。我深信，由于什么不寻常的机会，不久我就会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显赫的人物，我心里乱极了，不断期待着得到奇妙的幸福。我总希望，从现在就开始，我会获得一个人所能希冀的一切，因此我总是到处奔忙，以为它已经在我不在的地方开始了。第四种，也是最主要的感情，就是厌恶自己和悔恨，但是悔恨和向往幸福完全融合到一起，因此其中毫无悲伤的成分。我觉得摆脱过去的一切，改变和遗忘一切往事，完全改变一切关系，重新开始生活，好使过去不压迫我，不束缚我，这是那么轻而易举、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以厌弃过去当作乐事，极力把它看得比实际情况更为阴暗。回忆往事的境界越阴暗，光明灿烂的现在就显得更加辉煌，绚丽的未来就展现得更加艳丽。这种悔恨和热烈希望完美的声音，在我发育的这段时期，是我心灵中主要的新的感觉，就是它，给我对自己、对人类、对上帝的看法建立了新的基础。幸福、愉快的声音，以后，在我的心灵默默地屈服在尘世的虚伪和淫乱的势力之下的悲哀时刻，它有多少次突然间勇敢地奋起反抗一切虚伪欺诈，毫不留情地揭露过去，指给我看，使我爱光明的现在，使我对幸福愉快的未来怀着希望，——幸福的、愉快的声音啊！难道有朝一日你会不再发出响声吗？

四　我的家庭圈子

今年春天爸爸很少在家。但是每逢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他在钢琴上乱弹他心爱的曲子，对我们使些慈爱的眼色，捏造些事情同米米和我们大家开玩笑，比方他说，米米乘车出去兜风，被一个格鲁吉亚王子看见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以致请求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他离婚；他又说政府已经派我做维也纳公使的助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这些新闻。卡坚卡害怕蜘蛛，他就用蜘蛛吓唬她；他对我们的朋友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非常和蔼，一再向我们和客人们述说他未来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几乎天天变更，而且自相矛盾，但是它们却那么有趣，使我们都听出了神，柳博奇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的嘴，唯恐遗漏片言只语。爸爸一会儿计划让我们留在莫斯科上大学，而他带着柳博奇卡到意大利去上两年；一会儿计划在克里木南海岸置一个庄园，每年夏天到那里去避暑；要不就是全家搬到彼得堡，等等。但是除了这种特别的活泼态度而外，爸爸身上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使我大为吃惊的变化。他定做了时髦的服装——一身橄榄绿色的礼服，裤脚有套带的时髦裤子和一件对他非常合适的长大衣；他去作客的时候身上时常散发出好闻的香水味，特别是拜访某位夫人的时候，米米一提到她就叹气，从她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话来："可怜的孤儿们！不幸的情欲！她不在了倒好！"诸如此类。我听尼古拉说（因为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讲他赌钱的事），他今年冬天赌钱特别走运，赢的钱多极了，把

钱存在当铺里，打算春天不再赌了。大概是怕管束不住自己，所以他想尽快到乡下去。他甚至决定，不等我进大学，复活节以后立刻就带着姑娘们去彼得洛夫斯科耶，我和沃洛佳随后再去。

整个冬天，一直到春天，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始终形影不离（他们开始对德米特里冷淡了）。根据我听到的谈话来推测，他们的主要乐趣是不断地喝香槟酒，乘着雪橇从他们俩似乎都爱上的一位小姐的窗下驰过，不再在儿童舞会上，而在真正的舞会里面对面地跳舞。虽然我和沃洛佳相亲相爱，后面这种情况却使我们疏远了好多。我们觉得，在还有教师们来教课的男孩和在成人舞会上跳舞的男子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不敢互通心曲。卡坚卡已经长大成人，看过大量小说，我已经不觉得她快要结婚的念头是笑话了；不过，虽然沃洛佳也长大成人，但是他们并不接近，甚至好象谁也看不起谁。总之，卡坚卡一个人在家时，除了看小说，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多半是烦闷无聊；但是，当我们有男客的时候，她就变得十分活泼可爱，挤眉弄眼，而我实在不明白她这样是想表示什么。直到后来，在谈话中间我才听她说，唯一准许少女的卖弄风情，就是眉目传情，于是我懂得了这种别人毫不感到惊异的怪模怪样的、矫揉造作的眉来眼去。柳博奇卡也开始穿长一些的衣裳，这样一来，她的罗圈腿就几乎遮得看不见了，不过，她还象从前那样好哭。现在她已经不梦想嫁给骠骑兵，而是想嫁给一个歌唱家或音乐家，因此热心学音乐。St.-Jérôme 晓得他在我们家只能待到我考试完毕为止，他已经在某伯爵家找到一个位置，从那时起就有点看不起我们家的人了。他很少在家，开始抽起香烟来，——这在当时非常出风头，还不断地用纸片吹一些快乐的曲子。米米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悲伤，仿佛从我们大家开始长大的时候起，她就对任何

人、任何事都不存什么希望了。

我来吃午饭的时候，在饭厅发现只有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St.-Jérôme；爸爸没在家，沃洛佳正和同学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考试，吩咐把饭给他送去。最近饭桌的首位多半是由我们谁都不尊重的米米来占据，午餐失去了很多的魅力。午餐已经不象妈妈或者外祖母在世时那个样子；从前，可以说午餐是在一定的时间把全家集合到一起，把一天分成两半的一种仪式。现在我们敢于迟到，上第二道菜时才来，用玻璃杯喝酒（这是St.-Jérôme亲自给我们立的榜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还没吃完就站起来，以及诸如此类的随随便便的举动。午餐不再是往日那样愉快家庭每天的庆祝聚会了。这哪象在彼得洛夫斯科耶呀，那时在两点钟，我们都梳洗停当，穿好衣服去吃午饭，坐在客厅里愉快地谈着天，等待着指定的时刻来临。当仆从室的钟刚要敲两点钟的时候，福卡胳臂上搭着餐巾，带着庄重而有几分严峻的神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来。他用大嗓门拉长声音宣布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大家带着快活的、满意的神情，年长的在前，年幼的在后，顺序走进饭厅，浆硬的裙子窸窣作响，靴鞋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大家小声交谈着，各就各位。或者说，这也不象在莫斯科呀，那时我们都站在大厅里摆好餐具的桌旁，悄声细语，等着外祖母，加夫里洛已经去向她通报午饭摆好了。突然间，门打开了，我们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外祖母戴着系有特殊的紫色缎带的帽子，微笑着，或者忧郁地斜视着（看健康情况而定），从容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加夫里洛赶紧走到她的安乐椅旁边，这时发出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每个人的脊背都感到一阵寒战（这是好胃口的预兆），拿起浆好的、有些发潮的餐巾，吃一片面包，怀着迫不及待的、令人喜悦的食欲在

桌下搓搓手，望着管家按照等级、年龄和外祖母的眼色顺序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盘。

现在我来吃午饭时，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和激动了。

米米、St.-Jérôme 和姑娘们议论着俄国教师穿的靴子是多么糟糕，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们穿着什么样带褶的衣服等等。对他们这样说长道短，以前我真是从心眼里蔑视，特别是对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我都不想掩饰我的这种蔑视。可是现在他们的闲谈却再也扰乱不了我这种新的、美好的心境了。我非常温柔，特别和蔼地微笑着听他们讲话，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把克瓦斯递给我，当St.-Jérôme在饭桌上纠正我的话，说 je puis比 je peux[1]讲起来更好听的时候，我表示同意。不过，我应当承认，因为谁也不特别注意我的温柔与善良，这使我有几分不快。午饭后柳博奇卡给我看一张纸，上面记着她所有的罪过；我觉得这很好，不过把自己所有的罪过都记在心上会更好些，而且这一切都不对头。

“哦，这样也不错；你不了解我。”于是，我对 St.-Jérôme说要去学习，就回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实际上在忏悔以前还有一个半钟头，趁这工夫，我要为自己的一生定个义务表和日程表，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永远要奉行不渝的准则写到纸上。

---

① je puis和je peux在法语里都是“我能够”的意思，peux 是正常的文法变化，puis是不规则的变化，但人们认为这样说好听一些

五 准则

我拿起一张纸，最初想写下明年的义务表和日程表。需要在纸上画线。但是因为找不到尺子，我就拿拉丁语字典来代替。用钢笔沿着字典的边画了线再把字典移开，结果是，不但线没有画成，反而在纸上留下长长一道墨迹，字典不够纸的长度，画到字典的软角上，线就弯了。我又拿了一张纸，挪动着字典，将就着画好一道线。我把义务分成三类：对自己的义务，对别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我先写第一类，哪知道它们有那么多项目和那么多种类，非先写出“生活准则”，然后再列表不可。我拿起六张纸，钉成本子，在封皮上写了“生活准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我考虑了好半天，要不要重新写过？望着这份撕破了的表格和这么难看的标题，我苦恼了好久。为什么在我心灵里，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而当我想要把我所计划的任何东西付诸实行的时候，结果写在纸上和在生活中竟是那么不象样呢？……

“神父来了，请下楼听训诫吧。”尼古拉来通报说。

我把本子放到桌子抽屉里，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梳上去，我认为，这样能使我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走进起居室，那里已经摆好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圣像，点着几支蜡烛。爸爸从另外一扇门与我同时走进来。神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修道士，板着老脸，向爸爸祝福。爸爸吻了吻他那又短又宽的、枯干的小手，我也照样做了。

“叫弗拉基米尔来，”爸爸说。“他在哪儿？不，不要找他了，他一定是在大学里斋戒。”

“他正在招待公爵呢。”卡坚卡说，瞥了柳博奇卡一眼。不知为什么柳博奇卡突然脸红了，皱起眉头，假装有些不舒服，走出屋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她在客厅站住，又用铅笔在纸上记什么。

“怎么，你又犯错误了吗？”我问。

“不，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满面红晕。

这时，前厅里传来德米特里向沃洛佳告别的声音。

“唉呀，一切对你都是诱惑。”卡坚卡走进屋里对柳博奇卡说。

我不明白姐姐出了什么事：她羞愧得眼泪汪汪，窘迫到了极点，不但生自己的气，也生卡坚卡的气，因为卡坚卡分明在嘲弄她。

“哦，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外国女人（再也没有比叫卡坚卡外国女人更让她难过的了，因此柳博奇卡就用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圣礼之前，”她用庄严的语气接着说。“你是存心叫我难过的……你要明白……这可不是儿戏……”

“你知道，尼古连卡，她写了什么？”卡坚卡说，因为叫她外国女人而非常生气。“她写了……”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坏，”柳博奇卡说，她大哭着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总是故意引人犯罪。我并没有老没完没了地提你的感情和痛苦呀。”

六 忏悔

我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回到起居室，那时大家都聚在这儿，神父站起来，准备诵读忏悔前的祈祷文。但是当神父一诵读祈祷文，他那富于表情的严厉声调在一片静寂中回响，特别是当他对我们说："毫不羞愧，毫无隐瞒，毫不辩解，坦白说出你的一切罪过，你的灵魂就会在上帝面前涤净，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的时候，我早晨想到即将来临的圣礼时体验到的虔敬心情又涌上心头。我在意识到这种心情时甚至感到乐趣，极力要留住它，一面制止涌上心头的种种思绪，一面增强某种敬畏的心情。

爸爸第一个去忏悔。他在外祖母的房里逗留了好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起居室里沉默不响，或者小声商量谁先去。我们终于又听到门那边神父诵读祈祷文的声音和爸爸的脚步声。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声，爸爸从里面走出来，照老习惯轻轻咳嗽一声，耸着肩膀，对我们任何人望也不望。

"现在你进去吧，柳芭，记住，要统统说出来。要知道，你是我的大罪人！"爸爸愉快地说，在她的脸蛋上捏了一把。

柳博奇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从围裙里掏出她的字条，又放回去，低下头，不知怎地缩着脖子，好象等待来自上方的打击一样，走进门去。她没有逗留很久，但是当她从门里出来的时候，抽噎得两肩直耸动。

美貌的卡坚卡笑眯眯地从门里走出来以后，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怀着不太强烈的恐惧心情，并且心

里愿意使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神父站在讲经坛前，慢腾腾地扭过脸来朝着我。

我在外祖母的房里只逗留了五分钟，但是出来的时候很高兴，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纯洁的、在道德上重生的新人了。虽然旧日的一切生活环境——还是那些房间，还是那样的家具和我的依然如故的身形（我很愿意外表的一切都改变，就象我觉得内心已经改变一样）——使我感到不快，但是直到上床睡觉以前，我始终怀着那种欢愉的情绪。

我一边思索着我已经涤净的一切罪过，就沉沉入睡了，但在这时，我猛然回忆起一桩我忏悔时隐瞒了的可耻过错。忏悔前的祈祷文又浮上我的心头，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我的宁静心情转眼间就消失了。"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我不住地听到这话，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罪孽深重的人，随便给我什么惩罚都不够。我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久，思考着自己的处境，随时随刻等待着上帝的惩罚，甚至想到可能让我暴死，这个念头使我充满说不出的恐怖。但是突然间我想出个好主意：天一亮我就徒步或者坐车到修道院去见神父，再忏悔一次，——于是我就安心了。

七　去修道院

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

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①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个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个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

---

① 旧俄时贵族子弟受到严格的监护，直到长大成人。

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蹚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

“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

“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粘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

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

八　第二次忏悔

神父的脚步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您好，"他说，用手抚平他的白发。"您有什么事？"

我请求他为我祝福，怀着特别欢乐的心情吻了吻他那发黄的不大的手。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就走到圣像前边，开始忏悔。

忏悔结束后，我克服了羞愧的心情，把心里的事都向他倾诉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用嘹亮而柔和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愿圣父的恩典加在你身上，但愿他永远保持你的信仰、温顺和谦虚。阿门。"

我感到万分幸福；幸福的泪水哽住我的喉咙。我吻了吻他的毛布长袍的皱褶，抬起头来。神父的脸色非常平静。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深受感动的情绪，唯恐这种情绪被破坏。我赶紧辞别神父，目不旁视，免得分心，我走到墙外边，又坐上那辆摇摇晃晃的斑驳的马车。但是，车子的晃荡和眼前闪过的形形色色的物体，很快就驱散了这种情绪；我已经在想，神父现在大概在想，他平生从未遇见过，而且也不会遇见象我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青年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非常想对什么人说说。

我十分想同什么人谈谈，但是除了车夫，身边没有一个人，于是我就对他讲起来。

"我去了很久吗？"我问。

"这倒没什么。时间是很久了，马也早该喂了；要知道我是夜间赶车的。"老车夫回答，现在，由于阳光照耀，他显得比原先愉快多了。

"不过我却觉得，只有一会儿工夫，"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修道院吗？"我补充了一句，向深处挪了挪，更挨近老车夫一些。

"我们哪里管得着那些事情？反正乘客叫我们把车赶到哪

儿，我们就赶到哪儿。”他回答。

“不过，你到底怎么想呢？”我继续追问。

“大概是要埋什么人，去买坟地吧。”他说。

“不对，老头。不过，你知道我坐车去干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老爷。”他重复说。

我觉得车夫的声音是那么和蔼，为了教导他，我决定告诉他我出门的目的，甚至告诉他我体验的心情。

“你愿意我讲给你听吗？你可知道……”

于是我向他吐露了一切，而且向他描述了我的一切美妙心情。现在我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免脸红。

“真的吗？”车夫不相信地说。

后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久一声不响，除了偶尔理一理不住从他那穿着条纹裤的腿下面滑出来的上衣下摆，他那穿着大皮靴的脚在踏板上顿着。我认为，他对我的看法一定同神父一样，就是说，象我这样的好青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但是，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那么，老爷，您的事是老爷的事。”

“什么？”我问。

“老爷的事情，老爷的事情。”他重复说，用没牙的瘪嘴唇嘟囔着。

“不，他没有了解我。”我暗自思索，不过一直到家门口，我再也没有同他讲话。

尽管在灿烂的阳光下，街上的人群到处都显得五光十色。一路上我心里怀着的虽不是深受感动和虔诚的心情本身，但却满意我曾体验过这种心情。可是，我一回到家里，这种情绪就完全消失了。我没有四十个戈比付给车夫。我已经欠了管家加

夫里洛的钱，他不肯再借给我。车夫看见我在院子里跑了两趟(为找车钱)，他大概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跑来跑去，就从马车上爬下来，虽然我原来觉得他很和蔼，现在他却分明想要挖苦我，开口大声说，常常有一些骗子坐车不给钱。

家里的人还都睡着，除了仆人而外，我向谁也借不到四十戈比。最后，我用名誉担保，求瓦西里——从瓦西里的脸色看得出，他丝毫也不相信——不过，因为他喜欢我，而且记得我帮过他的忙，就替我付了车钱。我的那种心情烟消云散了。当我开始穿衣服去做礼拜，好同大家一起去领圣餐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衣服没有改好，不能穿，我的罪孽真是太大了。我穿上另外一件衣服，怀着一种异样慌张的心情去领圣餐，心里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向。

九　我怎样准备考试

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四，爸爸、姐姐、米米和卡坚卡下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沃洛佳、St.-Jérôme和我留在外祖母的大宅邸里。忏悔那天和我去修道院那天的心情完全消逝了，只留下一种模糊的、但是非常愉快的回忆，而这种回忆越来越被自由生活的新的印象压下去了。

题着“生活准则”的记事簿也同我的草稿本一起收藏起来。我认为可能为一切生活情况制定准则，甚至永远以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我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很简单同时又很伟大，我还打算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不过，我好象又忘记这种想

法需要立即付诸实行，老是把它往后拖延。但是，使我可以自慰的是，现在涌到我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都同我的准则和义务中的某一项恰好吻合：不是同对待别人的准则吻合，就是同对待自己或者同对待上帝的准则吻合。"那时候，我把这一项写在这儿，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同这问题有关的思想涌上心头。"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常常自问：是当时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万能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还是现在，当我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怀疑人类智慧的力量和意义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自由的意识，以及我提到过的那种有所期待的春天的情绪，使我兴奋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考试准备得非常糟。我往往在教室里学习一早晨，而且明明知道必须用功（因为明天有一门考试，我还有整整两道题没有读完），但是突然闻到窗口有一股春天的气息，好象我非得马上追忆什么不可，我的双手就自然而然地放下书本，两脚就自动地活动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脑子里好象被什么人拧紧发条，开动了机器；各种各样愉快的、离奇的幻想开始那么轻快、自然、而又飞速地掠过脑际。我只来得及看到它们闪耀的光芒。于是，一两个钟头就不知不觉地消逝了。要不然，我就对着书本坐着，勉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读的书上，这时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上有女人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坐不住了，虽然我非常清楚，除了外祖母的老女仆加莎，谁也不会在走廊上走过。"不过，万一是她呢？"我想，"万一现在就开始，而我错过机会了呢？"于是我跳进走廊，看见果然是加莎；但是事后我好久还定不下心来。发条拧紧了，脑子里又是一团乱麻。要不然，傍晚我点着一支蜡烛独自坐在房间里，为了剪剪烛花或是变换一下坐的姿势，我的心思就突然

离开书本，看见门口和角落里到处黑洞洞的，听见整座房子里都是静悄悄的，于是又不能不停下来，不能不倾听这片寂静，不能不从通暗室的门口望着这片黑暗，不能不一动不动地待上好久，或者下楼走过所有的空房间。更常有的情形是，黄昏时分，我不惹人注意地在大厅里坐上好久，倾听《夜莺曲》，这是加莎单独坐在大厅里，在烛光下用两个指头在钢琴上弹出来的。至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根本不能不从床上爬起来，躺在朝着花园的窗台上，凝视沙波什尼科夫家映着月光的屋顶，凝视我们教区庄严的钟楼和横在花园小径上的篱笆和树丛的夜影；我不能不这样逗留好久，以致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才好不容易醒来。

因此，要不是继续前来给我上课的教师们，要不是St.-Jérôme有时不得不激起我的自尊心，更主要的，要不是想在我的朋友涅赫柳多夫的心目中显得象个能干的青年，也就是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这在他的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是为了这些，春天和自由就会使我忘记以前熟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考不取了。

十 历史考试

四月十六日，在St.-Jérôme的护送下，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大厅。我们是坐着我们家相当豪华的四轮马车来的。我生平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我的全部服装，连衬衣和袜子，都是最新式、最好的。当门房在楼下帮我脱大衣，而我衣着华丽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自己那么光彩夺目而有些害羞。但是当我

一走进挤满了人的镶花地板的明亮大厅，就看见几百个穿中学生制服或者燕尾服的青年（其中有的冷冷看我一眼），还有态度傲慢的教授在远处桌子中间随便地踱来踱去，或者坐在大安乐椅上。一看见他们，我那种盼望引起普遍注意的心思就立刻化为乌有了；在家里，甚至在大学的门廊里，我脸上的表情还仿佛是懊悔我违反本意显得那么高贵，那么神气，此刻也变得非常胆怯，而且有点颓丧了。我甚至趋于另一个极端，当我看见近处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特别寒酸、年纪还不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的时候，我居然高兴极了。这个人远离人群，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我立刻挨着他坐下，开始打量那些考生，给他们下判断。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身形和面孔，但是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归为三类。

有的象我一样，由家庭教师或者父母陪着来考试，这些人里有伊温家最小的孩子由我认识的弗劳斯特陪着，有伊连卡·格拉普由他的老父亲陪着。所有这些人的下巴都毛茸茸的，露出干净的衬衣，规规矩矩地坐着，并不翻阅他们随身带来的书本和笔记。他们带着明显的畏怯神情望着教授和考桌。第二类考生是一些穿中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刮过胡子。他们大多数彼此都认识，大声交谈着，称呼着教授的教名和父名，当场准备问题，互相传递笔记本，从凳子上跨过去，从门廊拿来油炸包子和夹肉面包，当场就吃起来，只是把头低到凳子那么高。最后一类，也就是第三类考生，为数并不多，年纪很大，有的穿着燕尾服，而大多数穿着常礼服，没有露出衬衫。这些人举止非常严肃，独自坐着，神色非常忧郁。那个由于穿着的确比我寒酸而使我感到自慰的学生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他双手托着头，指缝里露出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正在读一本书，闪闪发光的眼睛

偶尔向我投来短暂而不友好的一瞥，闷闷不乐地皱紧眉头，把光滑的胳臂肘又向我这边挪挪，使我不能更挨近他。中学生们恰好相反，他们自来熟，我真有点怕他们。比如，有个中学生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请递给他，那边。"另外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说："让让路，老兄。"第三个从条凳上爬过去的时候，用手扶住我的肩头，象扶桌子一样。这一切我觉得又粗野又令人不快；我自认为比这些中学生高明得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不拘礼节。终于开始点名了。中学生们大胆地走上去，大部分回答得很好，兴高采烈地回来；我们这一类人却胆怯得多，似乎回答得也不好。年纪大的一类人中，有几个回答得非常出色，有一些很糟糕。叫到谢苗诺夫的时候，我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人粗鲁地推了我一把，从我腿上迈过去，走到桌子跟前。从教授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回答得出色而又大胆。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之后，不等着听他得了什么分数，就沉着地拿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听到点名的声音，我已经战栗了好几次，虽然已经叫了一些以K字为首的姓名，但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还没有轮到我。"伊科宁和捷尼耶夫！"突然有人从教授们那个角落呼唤道。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背和发根。

"叫谁？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我附近的人们议论说。

"伊科宁，去吧；叫你呢。但是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或者莫尔捷尼耶夫？我可不知道。是谁，谁就答应吧！"站在我身后的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

"是您。"St.-Jérôme说。

"我姓伊尔捷尼耶夫，"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叫伊尔捷尼耶夫了吗？"

"是呀！您为什么不去？……你瞧瞧，真是个公子哥儿！"他

补充说，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我从凳子后面走过去时，可以听到他的话。走在我前面的是伊科宁，他是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属于第三类，即年龄大的一类。他穿着紧身橄榄绿色礼服，打着蓝缎子领带，长长的淡黄色头发按照农民的样式很细心地往后梳着。坐在条凳上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长得并不难看，爱讲话，但是最使我惊异的是，他那异样的红黄色头发居然拖到喉咙上，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不断解开背心的扣子，把手伸到衬衣里搔胸脯。

我和伊科宁一同朝桌边走去，桌后坐着三位教授；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一个年轻的教授象洗纸牌一样洗那堆考签；另外一位教授，燕尾服上别着一枚勋章，他正盯着一个滔滔不绝地讲查理曼大帝① 的某些事迹、每说一句就加上一个"后来"的中学生；第三位教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他低着头，从镜片上边望着我们，指着考签。我觉得他的目光是同时对着伊科宁和我的，而且他对我们身上的某一点很不满意（可能是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因为他又看了我们一眼，就不耐烦地把头一昂，要我们赶快抽签。我又气又恼，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其次是因为他们显然把我和伊科宁相提并论，归到一类考生里去了，由于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对我也已经抱有成见。我毫不畏怯地抽了根签，准备回答；但是，那位教授却朝着伊科宁使了个眼色。我看看我那个签条上的问题，原来是我很熟悉的。于是我便静候轮到自己，一面观察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伊科宁毫不胆怯，甚至过分大胆地侧着身子上去抽签，把头发往后一甩，敏捷地看了看写在签上的问题。他张开嘴巴，我觉得他开始

---

① 查理曼大帝（742 — 814），七六八年起为法兰克王，八〇〇年起为皇帝。

要回答了，这时佩着勋章的教授用称赞的话打发走一个中学生，突然看了他一眼。伊科宁好象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全体沉默了两三分钟。

“说呀！”戴眼镜的教授说。

伊科宁张开嘴，又不出声了。

“要知道，不是您一个人参加考试。请问您回不回答？”年轻的教授说，但是伊科宁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考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教授透过镜片，从眼镜上方看看他，又摘下眼镜看看他，并且小心地擦擦镜片，然后又戴上。伊科宁一个字也没有说。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笑意，他把头发甩到后面，又侧身朝着桌子，放下考签，轮流地望望每一位教授，然后又望望我，就扭过身去，迈着急速的步子，挥动着胳臂，回到条凳那边。教授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真是个好样的！”年轻的教授说。“自费生①！”

我走到桌子跟前，但是教授们依旧低声私下交谈着，好象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我在场。当时，我确信，三位教授都非常关心我会不会考取，会不会考得很出色，不过他们要摆摆架子，所以装出那么一副毫不在意、没有注意到我的模样。

当那个戴眼镜的教授漠不关心地转向我，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眼神，替他有点难为情，因为他在我面前摆出那么一副伪君子的神气，我开始回答时有点结结巴巴，但是不久就越来越流利了，因为那是俄国历史上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我出色地答完了，甚至讲得非常起劲，想让教授们感到我不是伊科宁，不能拿我和他相提并论，我提议再抽一个考签；但是

① 大多数学生的学费，甚至膳费和宿费都由大学的公费支付，自费是相当例外的。

那位教授朝我点点头，说："好了。"并且在分数本上记了点什么。我一回到凳子那边，中学生们就告诉我，我得了五分，天晓得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十一　数学考试

下一场考试，除了我认为不配和我结交的格拉普和不知为什么见了我就害羞的伊温以外，我已经认识了好些生人。有一些已经同我打过招呼。伊科宁看见我，甚至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他的历史要复试，那个历史教授从去年考试起就对他抱着恶感，在那场考试时也出难题，把他难倒过。谢苗诺夫跟我一样，也要进数学系，直到考试结束，他一直躲避着所有的人，默默无言地独自坐着，手托着腮，手指插到白发里，考试的成绩却非常优异。他考了第二名，第一中学的一个学生考了第一。这个人高大而瘦弱，黑头发，面色苍白，打着黑领带，额头上长满疙瘩。他的手瘦而发红，手指特别长，指甲咬掉了很多，指尖好象用细线捆着一样。我觉得这一切好极了，考第一的中学生就应该这样。他象大伙一样，同每个人都交谈，连我都跟他认识了，但是我仍旧觉得，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嘴唇的动作上，在他的黑眼睛里，显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富有魅力的东西。

数学考试时，我到得比平常早。这门课我相当熟悉，但是代数上有两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没有问过教师，因此一窍不通。我现在记得，这是组合定理和牛顿二项式。我坐在后排凳子上，翻阅两个不熟悉的问题；但是由于不习惯在嘈杂的屋子

里念书，而且预感到时间不够，使我不能全神贯注在我所读的东西上。

“他在这儿！这儿来，涅赫柳多夫！”我听见沃洛佳的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说。

我回过身去，看见我哥哥和德米特里，他们敞着大礼服，摆动着胳臂，在凳子中间穿过朝我走来。在大学里和在家里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单从他们的不扣钮扣的大礼服来看，就表明他们对我们这些考生的轻蔑，引得我们这些考生又是羡慕又是尊敬。想到我周围的人们会看到我认识两个二年级的大学生，我得意极了，连忙迎着他们站起来。

沃洛佳甚至忍不住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来。

“啊，你这可怜的家伙！”他说。“怎么，还没有考完哪？”

“没有。”

“你在看什么？难道你没有准备好吗？”

“是的，有两个问题不大透彻。我不懂这个。”

“什么？就是这个吗？”沃洛佳说着，开始给我解释牛顿二项式，但是讲得又快又不清楚，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对他的知识不信任的神色，他看了看德米特里，想必在他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脸红了，但是还继续讲着一些我不理解的话。

“不，等一等，沃洛佳，如果来得及，让我和他研究研究吧。”德米特里说，朝着教授们那个角落望了一眼，就在我身边坐下。

我立刻就发现我的朋友非常自得，非常温和，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总是这样，这一点是我特别喜爱的。他精通数学，而且讲得清清楚楚，把问题讲得那么透彻，我至今还记得。但是他刚要讲完，St.-Jérôme就用响亮的耳语说：“à vous, Nicolas!”[①] 于是

① 法语：轮到您了，尼古拉！

我就跟在伊科宁后边，从凳子中间走出来，没有来得及研究另外一道我不懂的问题。我向两位教授坐着的桌前走去，黑板跟前站着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很敏捷地写上一道公式，喀嚓一声把粉笔在黑板上弄断了，虽然教授已经对他说"够了"，并且让我们抽签，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写。"万一我抽到组合定理，可怎么办呀！"我暗自寻思，用颤抖的手指从那一堆柔软的纸片中抽了一个签条。伊科宁用和以前考试时同样勇敢的姿态，侧着身子，浑身摇晃着，也不选择就抽了上面那根签，看了看，就怒冲冲地皱紧眉头。

"我总是这样倒霉！"他嘟囔说。

我看看我的签。

啊呀，糟糕！正是组合定理……

"您抽着什么了？"伊科宁问。

我给他看看。

"我知道那一道。"他说。

"您要换吗？"

"不，反正是一样，我觉得心情不佳。"伊科宁还没有说完，教授就把我们叫到黑板跟前。

"唉，全完了！"我心里想，"考试成绩不但不象我想做到的那么优异，而且还要一辈子蒙上耻辱，比伊科宁还糟。"但是伊科宁冷不防转向我，当着教授的面，从我手里抢走考签，把他的考签给我。我看看他的签，原来是牛顿二项式定理。

那位教授不是个老头，他显得愉快而聪颖，突出的脑门使他显得更加如此。

"怎么回事？先生们，你们在换签吗？"他说。

"没有，他不过把他的给我看了一下罢了，教授先生，"伊科

宁从容不迫地回答，教授先生几个字又是他在这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他又从我身边向后退，他望了望教授，望了望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副姿势好象说："没关系，老兄！"（后来我听说，入学考试伊科宁已经考了三年。）

我把我刚准备过的那道题回答得非常出色，教授甚至对我说，我回答得比要求的还要好，于是给了我五分。

十二　拉丁语考试

拉丁语考试以前，真是一帆风顺。脸上缠着绷带的那个中学生第一名，谢苗诺夫第二，我第三。我甚至开始骄傲起来，当真以为：虽然我年纪小，可是我真有一套。

从第一场考试起，人人就都战战兢兢地议论拉丁语教授，说他仿佛是以作践青年，特别是自费生为乐事的野兽，说他只讲拉丁语或者希腊语。St.-Jérôme 是我的拉丁语教师，他很鼓励我，我自己也觉得，我可以不用字典翻译西塞罗① 的讲演和贺拉斯② 的若干颂歌，而且熟谙祖姆普特③ 的文法，我准备得并不比别人差；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整个早上只听见在我前面去的人落第的事，有一个得了零分，另一个得了一分，第三个还

---

① 西塞罗（纪元前 106 一前 43 年），古罗马的演说家，他的演说被认为是拉丁文体的典范。

② 贺拉斯（纪元前 65 一前 8 年），古罗马的著名诗人。

③ 指德国语言学家卡尔·祖姆普特编的教科书《简明拉丁语文法》，俄文版第一版于一八三二年在莫斯科出版。

挨了一顿骂，差点被赶出考场，诸如此类。只有谢苗诺夫和考第一的那个学生，象往常一样，沉着地去了又回来，两人都得了五分。当我和伊科宁一同被叫到那个可怕的教授只身坐着的小桌前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不幸。这位可怕的教授身材瘦小，面色发黄，留着油光光的长发，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

他递给伊科宁一本西塞罗的讲演集，叫他翻译出来。

令我大为惊奇的是：伊科宁不但读出来，而且靠教授的提示，甚至还翻译了几行。分析句法时，伊科宁又象先前一样陷入无可奈何的沉默中，我感到自己比这么一个软弱的竞争者强得多，就忍不住微微一笑，甚至带着几分藐视的神气。我希望我那聪明的、略带讽刺的笑容会博得那位教授的欢心，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

"您大概懂得多，所以笑了，"那个教授用蹩脚的俄语对我说。"让我们来瞧瞧。喂，您讲吧。"

后来我听说，拉丁语教授袒护伊科宁，伊科宁甚至就住在他家里。我立即回答了他问伊科宁的那个造句法中的问题，但是教授露出很难受的表情扭过脸去。

"好的，会轮到您的，我们瞧瞧您懂得多少吧。"他说着，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开始向伊科宁解释问他的那个问题。

"您可以走了。"他说，我看见他在分数本上给伊科宁打了四分。"哦，"我暗自思索，"他一点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严厉。"伊科宁走后，他整理书本和考签，擤鼻涕，挪椅子，懒洋洋地靠着椅背，望着大厅，从这边望到那边，到处都望到了，就是不看我。这样过了有五分钟之久，我觉得足有五个钟头。然而，这么装模作样他还觉得不够；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阅读的样子，好象我根本不在那里一样。我往前走了一步，咳嗽了一声。

“啊，是的！您还在这儿吗？……好的，翻译点什么吧！”他说着，递给我一本书。“啊，不，最好是这个。”他翻开贺拉斯的作品，给我找出一段，在我看来，这地方没有一个人能翻译出来。

“我没有准备这个。”我说。

“您只想回答您背熟的罗？好吧！不，翻译这个吧。”

我极力琢磨，好容易才想出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位教授一看见我的疑问的眼光就摇摇头，叹口气说，“不行。”他终于不耐烦地很快把书本砰地一阖，一个指头也夹在书里；他怒冲冲地把手指抽出来，递给我一条文法考签，向安乐椅上一仰，象凶神一样沉默不语。我本来要开口回答，但是他脸上的杀气使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怎么回答也不会对头。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他突然用他那发音糟透了的声音说，迅速地变换着姿势，把胳臂肘支在桌子上，玩弄着松松地套在他左手瘦削的指头上的金戒指。“先生们，准备得这样就想进大学是不行的；你们大家只想穿上蓝领制服；你们懂得一点皮毛，就认为可以做大学生。不行，先生们，得认真地学习功课……”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在他讲这一大篇错误百出的俄语时，我始终呆呆地凝视着他那低垂的眼睛。最初，因为不能名列第三，我感到大失所望；随后，我害怕根本考不取；最后，又感到事情不公平，自尊心受了伤害，无故地受了屈辱，因而痛苦万分。此外，我瞧不起那位教授，因为按照我的看法，他不是 comme il faut① 的人物，这是我望着他那又短、又硬、又圆的指甲时发现的。这种蔑视象火上浇油一样，使上述的一切感情更为恶毒。他望了我一眼，发现我的嘴

---

① 法语：体面的。

唇发抖，眼中噙着泪水，他大概把我的激动解释成请求加分数，于是，他好象可怜我一样，竟当着另一个刚走进来的教授的面说：

“好吧，我给您及格(就是说给我两分)。虽然您不该及格，但是我考虑到您年纪小，希望您上大学以后不要那么轻浮。”

他当着另外那位教授的面说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狼狈不堪，那位教授望着我，好象也在说：“哦，您懂了吧，年轻人！”一时之间，我的眼睛都模糊了。我觉得那位可怕的教授和他的桌子仿佛在遥远的地方，一个疯狂的念头偏偏很清楚地涌入我的脑际：“要是……会怎么样呢？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做，反而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位教授特别恭敬地行了个礼，象伊科宁那样微微地笑了笑，就从桌边走开了。

这种不公正当时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强烈，如果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话，我就不再去参加考试了。我完全失去了自尊心(就是想得第三名也已经不可能了)，我毫不努力，甚至毫不激动地通过了其余的考试。我的平均分数虽然在四分以上，但是我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我自己认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向自己论证说，争取考第一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甚至是一种 mauvais genre①。我应该象沃洛佳一样，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打算今后在大学里就采取这种方针，尽管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我现在只想着制服、三角帽、自用马车、单人房间，更主要的是，我本身的自由。

---

① 法语：坏作风。

十三　我是大人了

然而，这些想法也具有它本身的魅力。

五月八日，考完最后一门《神学》以后回到家里，我发现罗扎诺夫裁缝店的帮工来了，我认识他，他以前曾送来过用线绷上的平整光泽的黑呢制服和礼服，用粉笔在翻领上画了记号。现在，他把完全做好的、缀着亮晶晶金钮扣的衣服送来了，钮扣都用纸裹着。

穿上这套衣服，觉得好极了。尽管 St.-Jérôme硬说礼服背后有皱纹，我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扬扬得意的笑容走下楼，到沃洛佳房里去。我感到仆人们从前厅和过道里不住地凝视着我的目光，只是假装没有理会。管家加夫里洛在大厅里追上我，祝贺我进了大学，遵照爸爸的命令，递给我四张白票，并且说，也是遵照爸爸的命令，从即日起，车夫库兹马、一辆轻便四轮马车和那匹赤骝马美男子，完全由我支配。我喜出望外，在加夫里洛面前怎么也装不出毫不在乎的神情，而且有些张皇失措，喘不过气来，脱口说出首先涌上我脑际的念头——我似乎说了："美男子真是一匹骏马。"我望了一下从前厅门里和过道里探出来的人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穿着那件缀着亮晶晶金钮扣的新礼服飞奔过大厅。我刚走进沃洛佳的房间，就听见背后传来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的声音，他们是来向我道贺的，提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顿饭，喝杯香槟酒，来祝贺我进了大学。德米特里对我说，虽然他不喜欢喝香槟酒，但是为了和我你我相称，他

今天也要陪着去干上一杯。杜布科夫说，不知为什么我很象个上校；沃洛佳没有祝贺我，只冷冷地说，后天我们可以下乡。好象，他虽然高兴我进了大学，却有点不愿意我如今象他一样成了大人。St.-Jérôme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大言不惭地说，他已经尽了责任，他不知道他的责任尽的是好是坏，但是他尽了全部力量，明天他就要搬到那位伯爵家去了。人家无论问我什么，我回答时感到脸上不由得露出一种甜蜜的、快乐的、有些愚蠢的扬扬得意的微笑，我甚至注意到这种微笑感染了所有同我交谈的人。

现在，我没有家庭教师了，我有自己的马车，我的姓名印在大学生名册中，我的腰带上佩着一把宝剑，警察有时也会向我敬礼……我是大人了，我好象很幸福。

我们决定五点钟在雅尔饭店吃饭，但是沃洛佳到杜布科夫家去了，德米特里说他饭前还要办一件事，也照例溜走了，因此我可以随意消磨两个钟头。我在所有的房间里转悠了好久，照了所有的镜子，一会儿把礼服钮扣扣上，一会儿又完全解开，一会儿只扣住上面一个钮扣，不论怎样我都觉得美极了。后来，尽管我觉得露出过于兴高采烈的样子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我还是忍不住到马厩和车棚去看看美男子、库兹马和马车，随后又回来，满屋子乱转，照照镜子，数数口袋里的钱，依旧那样快活地微笑着。然而，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开始感到有些无聊，或者惋惜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光彩照人，于是我觉得需要活动活动。因此我吩咐驾上马车，打定主意最好到库兹涅茨桥去买点东西。

我记得沃洛佳进大学时，曾经买过石印的维克多·亚当①画的马，买过烟草和烟斗，于是我觉得我也必须那么做。

① 维克多·亚当(1801—1866)，法国石印工人和画家。

人们从四面八方注视着我，阳光在我的钮扣上、帽徽上和宝剑上闪烁，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停在达恰罗画店门口。我环顾了一下之后，就走进店里去。我不愿意买维克多·亚当画的马，免得人家说我盲目模仿沃洛佳，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麻烦那位殷勤的店员，于是就匆匆忙忙赶快挑选了摆在橱窗里的一张水粉画的女人头像，付了二十卢布。可是，在店里付了二十卢布以后，我还是觉得为了这么点小事麻烦两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店员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我又觉得他们还是那样爱理不理地对待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就去注意观看摆在玻璃柜里的一个银器，知道这是porte-crayon①，价值十八卢布之后，我就叫店员用纸把它包起来，付了钱。我又打听到在隔壁的烟草店里可以买到好烟斗和好烟叶，我就客客气气地向两个店员行了礼，夹着那幅画走出来。隔壁商店的招牌上画着个吸雪茄的黑人，在那家铺子里，我也不愿意模仿任何人，没有买茹科夫厂出品的烟叶，而是买了苏丹烟叶、一支镶着土耳其烟嘴的烟斗、一支菩提木的烟管和一支蔷薇木的烟管。出了商店上马车的时候，我看见谢苗诺夫穿着普通礼服，低着头在人行道上快步走着。他没有认出我，使我很气恼。我相当大声地喊："把车赶过来！"然后就坐上马车，追上谢苗诺夫。

"您好呀。"我对他说。

"您好。"他回答说，继续往前走。

"您为什么不穿制服？"我问。

谢苗诺夫停下来，眯缝着眼睛，露出雪白的牙齿，好象对着阳光刺痛眼睛似的，其实呢，他是要对我的马车和制服表示冷

---

① 法语：铅笔套。

漠，他默默地打量了我一眼，就走开了。

从库兹涅茨桥，我乘车到了特维尔大街一家糖果点心店，尽管我想装出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店里的报纸，我还是忍不住接连吃了几个甜馅饼。有个绅士从报纸后面好奇地打量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飞快地把店里所有的八种甜馅饼每样都尝了一个。

回家之后，我觉得胃有点痛；但是我丝毫没有注意，开始细看我买来的东西。我很不喜欢那幅画，我不仅没有象沃洛佳那样给它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甚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抽屉柜后边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回到家里，我也不喜欢那个 porte-crayon，我把它放在桌上，不过，我想这东西是银的，值钱，对大学生很有用处，来以此自慰。我打算立刻使用烟具，试它一试。

拆开那个四分之一磅的纸包，我细心地把金黄的、切得很细的苏丹烟丝装满了土耳其烟斗，放上火绒，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我特别欣赏手的这种姿势），就开始抽起来。

烟味闻着很香，但是抽到嘴里却发苦，而且呛嗓子。可是，我硬着头皮抽了好半天，试着吐烟圈和吸进去。不久，屋子里满是淡蓝色烟雾。烟斗咝咝响起来，燃烧的烟叶冒起火星，我觉得嘴里发苦，头有点晕。我想不抽了。我刚要叼着烟斗去照镜子，可是我的两腿摇晃起来，使我吃了一惊。房间在旋转，我勉强走到镜子跟前，往镜子里一照，只见我的脸象块白布一样苍白。我刚来得及倒在沙发上，就想呕吐，四肢无力，于是我想象烟斗会要我的命，我觉得我要死了。我真吓坏了，想喊人救命，找人去请医生。

但是这种惊慌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头疼得厉害，浑身无力地在沙发上躺了半天，呆呆地望

着纸包上画的博斯通若格格① 的商标、掉在地板上的烟斗、烟蒂和馅饼屑；这时我忧伤失望地想："如果我不能象别人那样吸烟，大概是我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显然我命中注定不能象别人那样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吸口烟，再从黄胡子中间喷出去。"

德米特里五点钟来找我，正赶上我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下。但是喝了一杯水以后，我觉得差不多恢复了常态，准备和他一齐走了。

"您怎么想起抽烟的？"他说，看见我抽烟的痕迹。"这太愚蠢，白费钱。我打定主意决不抽烟……不过，快走吧！我们还得去找杜布科夫。"

十四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在做什么

德米特里一进我的房间，我从他的面部表情、走路的姿势、他心情不佳时眨着的眼睛、好象要整理领带把脑袋怪模怪样地往一边歪的这种特殊姿势，就看出他是处在一种冷淡、固执的心情中，这种心情是在他不满意自己的时候产生的，一向起着冷却我对他的感情的作用。最近我已经开始观察和批判我的朋友的性格，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变化：它还是那么新鲜、强烈，无论我从哪方面来看德米特里，我都不能不认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而这两种性格我觉

① 莫斯科生产"苏丹"烟叶的烟草厂主。

得都是美妙无比的。一种性格是我热爱着的：善良、亲切、温顺、快活，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可爱的品质。当他怀着这种心情时，他的整个容貌、声调、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说："我又温顺又善良，而且以温顺和善良为乐事，这一点你们都可以看出来。"另一种性格是我现在刚发现的，我对它的庄严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冷若冰霜、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高傲、笃信宗教到狂热的地步和迂腐道学。现在他就显示出第二种性格来。

我们坐上马车，我用成为我们关系中的必要条件——坦率的口吻对他说，在我这个幸福的日子，看见他的心情那么沉重，使我那么不愉快，我非常难过和痛心。

"想必有什么事情使您伤心了。您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问他。

"尼古连卡！"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神经质地往一边扭动脑袋，眨眨眼睛。"既然我保证任何事情都不瞒您，您就没有理由怀疑我隐瞒真情。一个人的情绪不能总是一样，假如有什么事情使我伤心，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这是多么惊人的坦率而真诚的性格呀。"我暗自思量，没有再同他交谈。

我们默默地到了杜布科夫家。杜布科夫的住宅非常讲究，也许是我这么觉得。到处是地毯、图画、窗帷、华丽的糊墙纸、画像、大小安乐椅，墙上挂着步枪、手枪、烟袋和一些纸板做的兽头。一看到他书房的情景，我就明白沃洛佳在布置房间时是模仿谁了。我们去时，杜布科夫和沃洛佳正在玩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绅士（从他那毕恭毕敬的态度看来，大概是个不重要的人）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牌戏。杜布科夫本人穿着绸长袍和便鞋。沃洛佳脱掉常礼服，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从他那通红的

脸色看来，从他偶尔从牌上移开视线、匆匆向我们投来的不满的眼光看来，他是在全神贯注地玩牌。一看见我，他的脸越发红了。

“你发牌，”他对杜布科夫说。我明白，他不愿意我知道他玩牌。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却好象对我说：“是的，我玩牌，你对这大惊小怪，只是因为你还年轻。这不但不是坏事，而且在我们这种年纪还是理所当然的哩！”

我马上感觉到，并且理解到这一点。

可是，杜布科夫并不动手发牌，却站起身来，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下。他请我们抽烟，我们谢绝了。

“原来是他来了，我们的外交家，我们祝贺的对象！”杜布科夫说。“真的，他非常象个上校。”

“嗯！”我小声说，又感到脸上露出愚蠢的扬扬自得的笑容。

我尊敬杜布科夫，就象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尊敬一个二十七岁的副官那样，所有的成年人都说这位副官是个品行端正的年轻人，他舞姿优美，说法语，从心眼里轻视我的年轻，但是显然极力掩饰这一点。

尽管我尊敬他，但是在我们交往的全部时间内，天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正眼看他是件很难过、很不自在的事情。以后我注意到，有三种人的眼色我看起来不自在，这三种人就是：大大不如我的人，比我强得多的人和那些我不敢和他们互通心曲的人。杜布科夫也许比我强，也许不如我，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他经常撒谎，又否认这一点。我发现了他这个缺点，当然我不敢向他提。

“我们再玩一回！”沃洛佳说，象爸爸那样耸耸肩膀，洗着牌。

“看他老没个完！”杜布科夫说。“我们以后再玩好了。不过，

玩一回也好，发牌吧！”

他们玩牌时，我观察他们的手。沃洛佳的手大而好看；他拿着牌的时候，他的大拇指的样子和弯曲着其他手指的样子跟爸爸的手象极了，一时之间，我甚至觉得沃洛佳是为了象个成年人而故意把手做出这个样子；但是我朝他脸上看了一眼，马上就看出来他除了玩牌而外，什么也不想。杜布科夫的手恰好相反，又小又胖，朝里弯着，非常灵活，手指柔软；正是常戴戒指而属于爱好做手工和喜欢漂亮东西的那种人的手。

沃洛佳一定是输了，因为观战的那个人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的运气太坏，而且杜布科夫掏出皮夹子，在上面记了点什么，给沃洛佳看了看，说：“对吧？”

“对！”沃洛佳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瞅了瞅记事本。“现在我们走吧。”

沃洛佳让杜布科夫和他同车，德米特里让我坐他的四轮轻便马车。

“他们玩的是什么牌？”我问德米特里。

“玩辟开①，一种愚蠢的玩法。赌钱根本是愚蠢的事情。”

“他们的赌注很大吗？”

“不大，不过照样不好。”

“您不玩牌吧？”

“不，我发誓不赌钱；但是，杜布科夫不赢什么人的钱就过不去。”

“这是他不好，”我说。“沃洛佳打牌的本领大概不如他吧？”

“当然是不好，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杜布科夫

---

① 旧时一种纸牌戏，用三十二张牌，玩者二至四人。

爱赌钱，而且赌得很高明，但是他依旧是个好人。"

"我根本不认为……"我说。

"不，绝对不能往坏里想他，因为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我很喜欢他，而且会永远喜欢他，尽管他有缺点。"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正是因为德米特里太热心于替杜布科夫辩护，他已经不再喜欢他，也不再尊敬他了，不过由于固执己见，唯恐人家责备他反复无常，所以不承认这一点罢了。他属于那么一类人，他们对朋友的友情所以终生不渝，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朋友始终可爱，而是因为他们一旦爱上某一个人，哪怕爱错了，他们都认为甩开他是不名誉的事情。

十五　大家向我道贺

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叫得出雅尔饭店所有人的名字，从看门人到老板，人人都很尊敬他们。饭店立刻给我们找了个单间，摆上一桌佳肴，这是杜布科夫按照法文菜单点的。一瓶冰镇香槟酒（我对它尽量显得毫不在意）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宴会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欢畅，虽然杜布科夫按照自己的习惯，讲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仿佛真有其事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讲的是他祖母如何用火枪打死三个抢劫她的强盗（这使我满面通红，垂下眼睛，扭过脸不去看他），虽然我一开口要讲话，沃洛佳就显然担心害怕（其实根本不必要，据我记得，我没有说过任何特别不得体的话）。上香槟的时候，大家都向我道贺，我和杜布科夫和德米特里挽着胳臂，亲如手足地干杯，并且和他们亲吻。我不知道这瓶

香槟是谁请客（后来他们才对我说是共同分摊），我很愿意用自己的钱招待朋友，因此就不住地摸口袋里那些钱，我偷偷地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侍者叫来，将钱交给他，悄悄地，但是又让大伙听见，因为他们都默默地望着我，叫他再拿半瓶香槟酒来。沃洛佳满脸通红，直耸肩膀，吃惊地望着我和其余的人，我觉得我做错了，但是拿来那半瓶酒以后，大家喝得更来劲了。一切依旧进行得非常愉快。杜布科夫不住嘴地信口开河。沃洛佳也说了那么滑稽的笑话，而且说得妙极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笑了好久。他们（沃洛佳和杜布科夫）说笑话的特点是，模仿和夸大一个著名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问："你到过外国吗？"另一个就回答说："不，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的兄弟会拉小提琴。"他们把这种可笑的蠢话说得有声有色，甚至把原来的故事讲成："我的兄弟从来也不拉提琴！"他们照这种方式一问一答，甚至有时不等人家问就牵强附会地把两种最不协调的东西硬扯到一起，一本正经地说出荒谬绝伦的话来，弄得非常可笑。我开始明白它的妙处，自己也想说些笑话，但是当我说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地望着我，或者竭力不看我，于是我的故事就失败了。杜布科夫说："你信口开河了，外交家老弟。"但是由于我喝了香槟酒，而且同成年人交往，心情十分愉快，所以他的批评只不过象针扎了一下罢了。只有德米特里，虽然喝得跟我们一样多，却还保持着他那种严肃庄重的心情，使大家的欢乐受到一些拘束。

"喂，听着，先生们，"杜布科夫说。"饭后我们一定要抓住外交家。我们到姑母家去好不好？我们在那儿处置他。"

"你要知道，涅赫柳多夫不会去的。"沃洛佳说。

"讨厌的道学先生！你是个讨厌的道学先生！"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跟我们去，你会发现姑母是个妙人儿。"

“不但我不去，我也不让他跟着你们去！”德米特里红着脸回答说。

“不让谁去？不让外交家去吗？你想不去，外交家？你瞧，一提到姑母，他就笑逐颜开了！”

“倒不是我不让他去，”德米特里接着说，他站起来，眼睛不望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是我不劝他去，我不愿意他去。他现在不是个小孩了，如果他想去，你们不陪他，他一个人也可以去。但是你，杜布科夫，应该觉得羞愧：你做坏事，还要把别人带坏。”

“我请你们大家到姑母家喝杯茶，这有什么不好呢？”杜布科夫说着，对沃洛佳挤眉弄眼。“如果你不高兴同我们去，那就随你的便：我跟沃洛佳去。沃洛佳，你来吗？”

“好，好，”沃洛佳答应说。“我们去一下，然后你就同我回家，我们再接着打辟开。”

“你想不想同他们去？”德米特里说着，走到我跟前。

“不，”我回答说，在沙发上挪挪身子，给他让个地方，他在我旁边坐下。“我真不想去，如果你不劝我去，我决不会去。”

“不，”我后来又补充一句说，“说我不想同他们去是假话，但是我高兴我不去。”

“好极了，”他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最好的了。”

这场小小的争论不仅没有破坏，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兴致。德米特里的心情突然变成我所喜欢的温顺心情。正象我以后多次发现的，感觉到自己做得不错的意识，会在他身上发生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保护了我，他现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变得非常高兴，又要了一瓶香槟（这是违反他的准则的），把一个陌生绅士邀

到我们房间里，请他喝酒，唱Gaudeamus igitur[①]，叫我们大家随着他唱，然后他提议到索科利尼基去兜风，对于最后这一点，杜布科夫说，未免显得太多情了。

"让我们及时行乐吧，"德米特里微笑着说，"为了庆祝他进了大学，我平生第一次要喝个酩酊大醉。就这样吧！"德米特里的这份欢畅似乎对他非常相称。他好象一位非常满意自己学生的家庭教师，或者一个十分满意自己子女的慈父那样兴高采烈，想让他们开开心，同时要证明一下，很正当地、很体面地寻欢作乐是可能的；虽然如此，他这种突如其来的欢快似乎感染了我和其他的人们，尤其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喝了半瓶香槟酒。

我怀着这种欢畅的心情到大房间里去，点上杜布科夫给我的一支香烟。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觉得有点头晕，必须特别注意我的手和腿，它们才能保持正常姿态。否则，我的腿就里溜外斜，我的手就胡抡乱舞。我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四肢上，强迫我的手举起来扣上礼服的钮扣，抚平头发（这时，不知怎地我的胳臂肘翘得老高），我强迫自己走到门口，腿照办了，但是踩下去不是太重，就是太轻，特别是左脚，几乎总是踮着脚尖走的。有个声音向我喊道："你到哪儿去？他们会拿蜡烛来的！"我猜这是沃洛佳的声音，一想到自己总算猜对了，就感到高兴，但是我只对他微微一笑，就继续往前走。

---

① 拉丁语：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这是一首大学生唱的古老的歌曲。）

十六　口角

那间大屋子里有个留着红胡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人坐在小桌旁吃东西。他身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他们在说法语。他们的眼神虽然使我很窘，但是我仍旧决定在他们面前的蜡烛上点着香烟。为了不同他们的视线接触，我就眼望着旁边，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点烟。香烟点着后，我忍不住看了那位吃午饭的先生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充满敌意盯着我。我刚要扭过身去，他的红胡子就微微抖动起来，他用法语说：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抽烟，先生！"

我嘟囔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不，我不喜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正颜厉色地接着说，飞快扫了那个没有胡子的人一眼，仿佛请他看看他怎样申斥我。"先生，我也不喜欢那些无礼到竟然到我的鼻子底下来抽烟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我立即恍然大悟，这个人是在骂我。但是一开始我还对他怀着歉意哩。

"我没有想到这会打扰您。"我说。

"啊，您没有想到您是个粗野的人，但是我可想到了。"那个人大喊起来。

"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喊叫？"我说，感到他是在侮辱我，我自己冒起火来。

"是这样一种权利，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对象

您这样的家伙，我总要教训一顿。您姓什么，先生？您住在哪儿？”

我气得了不得，我的嘴唇发抖，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不对，大概因为香槟酒喝多了，我没有对那位先生说一句粗鲁的话，我的嘴唇反而很温顺地对他说出了我的姓名住址。

“我姓科尔皮科夫，先生，您以后要客气些。我们后会有期(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①)。”他结束说，因为全部谈话都是用的法语。

我只说了一句：“非常荣幸”，拚命使自己的声音尽量坚决，随后扭过身子，拿着那支已经熄灭的香烟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我既没有对我哥哥，也没有对我的朋友们讲出刚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思量这件怪事。“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un mal élevé, monsieur)② 这句话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使我越来越愤慨。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当我考虑我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时，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的举动象个懦夫。“他有什么权利攻击我？他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妨碍了他？可见是他错了？他管我叫粗野的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先生，粗野的人就是准许自己撒野的人呢？或者，我为什么不索性呵斥他说：住嘴！那样就妙极了。我为什么不要求他决斗呢？唉，我没有这样做，却象个卑鄙的懦夫一样忍气吞声。”“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这句话不住地刺痛我的耳鼓。“不，不能这样善罢甘休！”我暗自思量，于是站起身来，决心再去找那位先生，对他讲几句厉害话，如果迫不得已，甚至可以用烛台砸他的脑袋。我

① 法语：您听我的信儿吧！

② 法语：你是个坏小子，先生。

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想到最后这个主意，但是当我又回到大房间的时候，心里却也相当害怕。幸亏科尔皮科夫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大房间里只有一个侍者在拾掇桌子。我想告诉侍者出了什么事，向他解释这一点也不怪我，但是不知怎地我改变了主意，又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的外交家出了什么事？”杜布科夫说。“他大概在决定欧洲的命运。”

“噉，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着，扭过身去。这以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怎地我开始思考杜布科夫根本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老开玩笑，叫我‘外交家’？这里面没有含着什么好意。他只想赢沃洛佳的钱，到什么姑母家去逛逛……他身上没有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他说的都是谎话，要不就是庸俗不堪的言语，而且他老想取笑我。我觉得他简直笨极了，而且还是个坏人。”我这样思考了五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对杜布科夫越来越怀着敌意。杜布科夫却不睬我，这使我更恼怒了。我看见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同他谈话，甚至生起他们俩的气来。

“听我说，诸位，得给外交家泼点冷水了，”杜布科夫突然说道，含着微笑瞅了我一眼。我觉得这种微笑是讥笑人的，甚至是阴险的。“他很不好！真的，他很不好！”

“也得给您泼点冷水，您自己也不好！”我恶意地微笑着，回嘴道，甚至忘了曾经跟他你我相称。

这种回答想必使杜布科夫大吃一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扭过身去，同沃洛佳和德米特里接着谈下去。

我想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又感到我绝对不会作假，于是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在那儿一直待到离开饭店为止。

我们付了帐，开始穿大衣的时候，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1]到哪里去呀？大概是回家去谈情说爱吧。我们不干这个，我们要去拜访亲爱的姑母，这比你们酸溜溜的友谊强。"

"您怎么敢这么说话，敢嘲笑我们？"我突然脱口而出，走到他跟前，挥舞着胳臂。"您怎么敢嘲笑您不了解的感情？我不允许您这样！住嘴！"我大叫道，接着又不响了，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杜布科夫最初非常惊讶，后来想把它当作玩笑一笑置之，但是最后他竟恐慌起来，垂下眼睛，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根本没有敢嘲笑你们，也没有嘲笑你们的感情。我只是说……"他支支吾吾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我喊道，但是就在这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又可怜起杜布科夫来，他那通红的、惊慌的脸上流露出真正的痛苦。

"你怎么啦？"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想要欺负你。"

"不，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杜布科夫说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口，因此他没能听到我反驳的话。

我很想追上他，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但是正在这时，我与科尔皮科夫发生冲突时在场的那个侍者把大衣递给我，我立刻平静下来，仅仅在德米特里面前装出一脸怒气，免得他看见我突然息怒而感到奇怪。第二天，我和杜布科夫在沃洛佳的房间里碰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却疏远多了，而且彼

---

[1]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二人友情深厚。

此连看上一眼都觉得很困难了。

科尔皮科夫在第二天以及后来都没有把de ses nouvelles①告诉我。多少年来，我始终非常真切地记得同他的口角，而且感到十分痛苦。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五、六年里，每逢我想到没有雪耻，就浑身战栗，大声喊叫，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回忆起在同杜布科夫的冲突中自己是个怎样的英雄好汉，很是得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怀着好笑的心情追忆我和科尔皮科夫的口角，并且后悔我不该迁怒于人，使好人杜布科夫平白无故受到侮辱。

当天晚上我把我同科尔皮科夫（我把他的相貌详尽地描绘了一番）的纠纷告诉德米特里时，他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家伙呀！”他说。“你想想看，这个科尔皮科夫是个出名的坏蛋、骗子手，尤其是个胆小鬼，他被同伴们从联队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挨了耳光，又不愿意决斗。他是哪儿来的这份胆量？”他补充一句说，带着和蔼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没有说过比‘粗野的人’更重的字眼吧？”

“没有。”我回答说，脸红了。

“这件事很不好，不过还没有多大关系！”德米特里安慰我说。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平心静气地思索当时情景的时候，我才作出相当合乎情理的结论，就是：科尔皮科夫大概觉得可以拿我来泄愤，当着那个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的面，来报复他多年以前挨的那记耳光，就象他叫我“粗野的人”，而我马上在无辜的杜布科夫身上发泄一样。

---

① 法语：信儿。

十七　我准备出门拜访

第二天醒来，我首先想到同科尔皮科夫的纠纷；我又咆哮了几声，在房间里跑了几步，但是无计可施；况且，这是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天，照爸爸的嘱咐，我得去拜访他亲自给我写在纸上的那几家，爸爸关心我们的社交关系胜过关心我们的操行和教育。他用潦草的字迹在纸上写道：（一）务必拜访伊万·伊万诺维奇公爵；（二）务必拜访伊温家；（三）拜访米哈伊尔公爵；（四）如果有时间，去拜访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和瓦拉希娜夫人。当然也要去拜访监护人、校长和教授们。

后边这几个人德米特里劝我不必去拜访，他说这不但不需要，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其余的几家，当天都要去拜望。我特别害怕拜访写着务必拜访的头两家。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当过陆军上将，是一个年老、独身的富翁，而我这个十六岁的大学生必须同他发生直接的关系，我推测这种关系对我不可能是愉快的。伊温家的孩子们也很有钱，他们的父亲是个地位很高的文官，外祖母在世时总共只到我们家来过一次。外祖母死后，我发现伊温家最小的那个躲着我们，好象摆起架子来了。伊温家的老大，我听说，已经读完法学课程，在彼得堡供职；老二谢尔盖，就是我一度崇拜过的那个，也在彼得堡，如今又高又胖，成了贵胄军官学校的学生。

我在青年时代不但不喜欢和那些自视比我高的人们来往，由于我经常害怕受辱，而且一心一意想对他们证明我的独立性，

这种关系对我说来是痛苦得无法忍受的。然而，如果我不执行爸爸最后一项命令，我就得遵守前面那几项来补偿。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察看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宝剑和礼帽，正准备出门，格拉普老头儿就带着伊连卡来向我道贺了。伊连卡的父亲格拉普是个俄罗斯化的德国人，说话甜言蜜语，令人难受，他善于阿谀奉承，而且时常喝得烂醉如泥。他到我们家来多半只是求告什么，爸爸有时把他请到书房坐坐，但是从来没有请他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他那卑躬屈膝、死气白赖的态度同他那种貌似忠厚以及与我们家过从甚密的情况联系起来，使大家以为他对我们全家的眷恋是一种莫大的美德，但是不知怎的我不喜欢他，他一讲话我就替他害羞。

这两位客人的到来使我非常不快，我也不设法掩饰我的厌烦情绪。我一向看不起伊连卡，他也一向认为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可是现在他居然成了和我一样的大学生，这真使我有些不愉快。我觉得，为了这种平等关系，他在我面前好象也有些难为情。我冷冷地和他寒暄了几句，并没有请他们父子坐下，因为我不好意思这样做，以为他们不用我请也会坐下，接着就吩咐套马车。伊连卡是个善良的年轻人，非常诚实，很聪明，然而是一个所谓的“糊涂小子”；他常常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种极端的情绪：为了一点小事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发怒；现在他好象处在后一种心境中。他一声不响，用怨恨的眼光望着我和他父亲，只有在对他讲话时，他才勉强露出恭顺的笑容。他已经习惯用这种笑容来掩饰自己的一切感情，特别是替他父亲害羞的感情，他在我们面前是不会感到害羞的。

“正是那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对我说，我穿衣服时，他跟着我满屋子转，恭恭敬敬、慢条斯理地在粗粗的手指

间玩弄着我外祖母送给他的银鼻烟壶。“我一听见我儿子说您那么出色地考上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您很聪明——我立刻就跑来向您道贺，少爷。要知道，过去我曾经背过您，上帝作证，我象爱亲人一样爱你们，而我的伊连卡也一个劲儿要求来看您。他也和您处惯了。”

这时，伊连卡一声不响地坐在窗前，似乎在端详我的三角帽，并且几乎令人听不见地生气地嘟囔着什么。

“哦，我想问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接下去说。“我的伊连卡考得好不好？他说，他要同您在一起，因此请您不要把他撇在一边，多照顾他一点，给他出出主意。”

“怎么，他考得好极了。”我回答说。瞅了伊连卡一眼，他感到我的目光盯在他身上，脸就红了，嘴唇不再动了。

“他今儿个可以在您这儿待一天吗？”老头儿说，他带着那么胆怯的笑容，好象很怕我似的，不论我到哪儿，他都紧跟着我，使我时刻都能闻到他浑身那股烟酒气味。我很气恼，因为他使我处于对他儿子虚情假意的地位，因为他分散了我当时从事穿着打扮这项最重要的工作的注意力；尤其是那种紧缠着我不散的浓烈酒味，使我烦恼极了，因此我非常冷淡地对他说，我不能陪着伊连卡，因为我要出门一整天。

“父亲，您不是要到姐姐家去吗？”伊连卡笑着说，不望着我。“我也有事。”我越发恼怒和惭愧了，为了缓和我的拒绝，我连忙说，我今天出门，是为了必须去拜访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伊温家（他们家有那么显赫的地位），而且，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一定会留我吃午饭。我觉得，如果他们晓得我要去拜访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就不会紧缠住我了。他们准备走的时候，我请伊连卡下次再到我家来；但是伊连卡只嘟囔

了几句，勉强笑一下。显然他再也不会来看望我了。

送走他们以后，我就出去拜访。我早晨就请沃洛佳陪我去，免得我一个人那么不自在。而他拒绝了，借口说兄弟俩坐一辆小马车未免显得太亲热了。

十八 瓦拉希娜夫人家

这样一来，我只好一个人去了。按照路程的远近，我先到西夫采夫·弗拉日克区去拜访瓦拉希娜夫人。我大约有三年没有见过索涅奇卡了，我对她的爱情，不用说，早就消逝了，但是我的心里还保留着过去童年时代爱情的生动而动人的回忆。在最近三年中间，我有时非常强烈、非常清晰地想到她，以至暗自流泪，觉得自己又在恋爱了，但是，这种心情只是持续几分钟，没有很快地恢复。

我知道索涅奇卡和她母亲在国外逗留了两年，而且听说她们坐的驿车翻了，索涅奇卡的脸被车窗玻璃划破，因此大大损害了她的容颜。去她们家的路上，我历历在目地回想着当年的索涅奇卡，想她现在该是什么样子。由于她在国外待了两年，不知怎的我想她一定长得特别高，身姿秀丽，庄严，傲慢，但是非常迷人。我的想象不肯描绘她那被伤疤损坏了的容貌。恰恰相反，我听说什么地方有一个热情的男子，尽管他的爱人被天花毁了容貌，他仍然忠实于她；因此，我就拚命想我自己迷恋着索涅奇卡，为的是具有那种尽管她脸上有伤疤、但也对她始终如一的美德。总之，当马车驶到瓦拉希娜夫人家门口的时候，我还不曾堕入情

网，只不过唤醒了往日爱情的回忆，准备好去恋爱，而且非常愿意这么做；特别是因为，眼看着所有的朋友都在搞恋爱，只有我落在他们后面，我早就感到难为情了。

瓦拉希娜夫人家住在一幢小巧整洁的木房里，门前有个院落。一按门铃（当时莫斯科还很少有），就有一个矮小的、服装整洁的男孩给我开了门。他不知道，否则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主人在不在家，把我一个人撇在幽暗的前厅里，就跑到一条更暗的过道里去了。

我一个人在这个幽暗的房间里待了好久，这里除了前门和过道而外，还有一扇关着的门。这座房子的阴森森的光景使我有点惊异，但是我多多少少认为，出过国的人家里理应如此。大约过了五分钟，通大厅的那扇门被那个男孩从里面打开了，他把我领进一间整洁而并不豪华的客厅，索涅奇卡紧跟着就进来了。

她十七岁了，非常娇小瘦弱，脸色发黄，带着不健康的颜色。她脸上的疤痕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她那美妙的鼓眼睛，和她那开朗的、善良而愉快的笑容，还和我童年时代所晓得，所喜爱的一样。我一点也没有料到她是这副模样，因此我怎么也无法一下子向她倾注我在路上准备好的感情。她照英国习惯把手伸给我（当时这象门铃一样稀罕），坦率地紧握我的手，让我挨着她坐到沙发上。

"啊，看见您我多高兴啊，亲爱的Nicolas，"她说，带着那么真诚的欢畅神情望着我的脸，使我从"亲爱的Nicolas"这句话里感到一种友好的、而不是庇护的口吻。令我惊奇的是，她在出国游历以后，竟比以前更单纯、更可爱、待人更亲切了。我发现她的鼻子和眉毛上各有一个小疤，但是她那双美目和笑容同我记忆中的丝毫不差，依旧光彩照人。

“您变得多厉害呀!”她说。“您完全长大成人了。而我，您觉得怎么样?”

“啾，我都要认不出您来了。”我回答说，虽然我刚才还在想，我永远会认得她。我感到自己又处在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心境中，就象五年前，我同她在外祖母家的舞会上跳“祖父舞”时一样。

“怎么，我变得很难看吗?”她追问，摇晃着小脑袋。

“不，完全不是。只是长高了些，年岁大了些，”我连忙回答。“不过恰好相反……甚至更……”

“哦，横竖一样!可是，您记得我们的跳舞、游戏、St.-Jèrôme和madame多拉吗?(我不记得什么madame多拉;她分明是沉湎于童年回忆的乐趣，把它们混淆了。)啊，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呀!”她接下去说，和从前一样微笑着，甚至比我记忆中的笑容更美;她那和从前一样的眼睛在我面前闪烁着光辉。她讲话的时候，我有时间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并且认定我现在已经在恋爱了。一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我那无忧无虑的快活心情就立刻消失，一片迷雾遮住了我面前的一切，甚至遮住了她的眼睛和笑容;我不知为什么害起羞来，满面通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时代变了，”她接着说，叹了口气，稍稍抬起眉毛来。“一切都变得糟多了，我们也变坏了，是不是，Nicolas?”

我回答不上来，默默地望着她。

“当年的伊温和科尔纳科夫家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哪儿呀?您记得他们吗?”她接下去说，带着几分好奇的表情望着我那通红的吃惊的脸。“那时候真美妙极了!”

我还是回答不上来。

老瓦拉希娜夫人走进来，使我暂时摆脱了这种窘境。我站

起来，行了个礼，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是，索涅奇卡自从母亲进来以后，她身上就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她那种愉快和亲切的神情突然完全消逝了，连她的笑容都变了，除了高高的身材而外，她突然变成我想象会遇到的从国外归来的小姐了。这种变化似乎毫无理由，因为她母亲笑得还和以前那么欢畅，她的一举一动还象往日那么温柔。瓦拉希娜夫人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叫我坐在她身边。她用英语对女儿说了句什么，索涅奇卡马上就出去了，这使我更加轻松一些。瓦拉希娜夫人问候我家里的人、我哥哥、我父亲，随后向我讲她自己丧夫的悲痛，最后，感到同我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默默地望着我，好象说："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行个礼走掉，你就算做得好极了，亲爱的！"但是我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况。索涅奇卡拿着活计回到房间里来，坐在客厅另一个角落里，因此我感到她的眼光盯在我身上。当她母亲讲述她丧夫的时候，我又回想起我正在恋爱，并且认为她母亲想必已经猜到了，于是我又遭到那么强烈的羞涩心情的袭击，以至觉得连腿都不会自由挪动了。我知道要站起来走掉，就得想想腿怎么摆，脑袋和手怎么动；总而言之，我觉得差不多就象昨天晚上喝了半瓶香槟酒那样。我觉得这一切动作我都办不到，因此我站不起来，于是我就真的站不起来了。看见我那红布一样的脸和我那痴呆的神情，瓦拉希娜夫人大概非常惊讶；但是我打定主意，与其冒着不成体统地站起来走掉的危险，倒不如这样傻里傻气地坐着好些。因此我就坐了好久，希望得个意外的机会使我摆脱这种窘境。一个丑陋的年轻人提供了这种机会，他很随便地走进房间，客客气气地对我行了个礼。瓦拉希娜夫人站起来，告罪说她要同自己的homme d'affaires[①]谈谈，带着困惑

① 法语：管事。

不解的神情望了我一眼，好象说："如果您愿意在这儿坐一辈子，我也不会把您赶出去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起来；但是已经无力鞠躬了，我走出去时，母女俩用同情的眼光目送着我，我碰了一把根本没有挡路的椅子，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我全神贯注在不要绊住脚下的地毯。可是到了外边，我哆嗦了一下，大声哼哼了几声（竟使库兹马几次问我要干什么）之后，这种心情就消散了。我相当平静地开始考虑我对索涅奇卡的爱情，以及她同她母亲那种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关系。后来我对父亲说，我发现瓦拉希娜夫人和她女儿的关系不好，他说：

"是的，她小气得要命，拚命地折磨她那可怜的女儿，真奇怪，"他带着超出对亲戚应有的感情补充一句说。"她从前是个多么迷人、可爱、美妙的女人啊！我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在她家里没有看到她的什么秘书吧？一个俄国太太要个秘书，这算什么作风呀！"他说着，很生气地从我身边走开。

"我看见他了。"我回答说。

"哦，他至少很漂亮吧？"

"不，一点也不漂亮。"

"简直莫名其妙！"爸爸说着，愤愤地耸了耸肩膀，咳嗽了一声。

"现在我也在恋爱了。"我心里想，坐着马车向前驶去。

十九　科尔纳科夫一家

按照路程的远近，我拜访的第二家是科尔纳科夫家。他们

住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房子的第二层。楼梯极其讲究、整洁，但是并不豪华。到处都是擦得锃亮的铜棍压着的地毯，但是没有鲜花，也没有镜子。我走过大厅明亮的拼花地板走进客厅，客厅也布置得又庄严，又清爽，又整洁；一切东西都明晃晃的，虽然不是崭新的，但是似乎都很结实。不过，到处都看不见画、窗帘、或者装饰品。有几位公爵小姐在客厅里。她们那么规规矩矩、无所事事地坐着，一眼就看得出，没有客人时，她们决不那样坐着。

"Maman马上就来，"最大的那个对我说，她挪身坐得离我近些。这位公爵小姐跟我极其随便地谈了一刻钟，她的谈吐是那么老练，谈话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不过，显然她是在应酬我，因此我不喜欢她。她顺便向我讲到她哥哥斯捷潘（她们管他叫艾蒂安）两年前进了士官学校，现在已经当了军官。当她谈到她哥哥，特别是当她谈到他违背 maman 的意旨加入骠骑兵团的时候，她做出一副惊恐的神色，几个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本来都不声不响地坐着，也都露出同样的表情。当她谈到我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她装出悲伤的样子，年轻的公爵小姐们也都照样做了；当她回忆到我怎样打St.-Jérôme以及我被带走的时候，她笑了起来，露出难看的牙齿，其他几位公爵小姐也笑起来，露出难看的牙齿。

公爵夫人进来了。还是那个瘦小枯干的妇人，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乱转，跟你说话时有一种眼睛紧盯着别人的习惯。她拉住我的手，把她的手举到我的嘴唇边让我吻，如果我不是考虑到非这样不可，我自己一定不会做的。

"看见您真高兴！"她用她素常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说，环顾着她的女儿们。"喲，他多象他的 maman 呀！是不是，丽莎？"

丽莎说是真的，虽然我确实知道，我一点也不象我妈妈。

“这么说，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的艾蒂安，您记得他吧，他是您的从表兄弟呀……不，不是从表兄弟，丽莎，是什么呀？我的母亲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而您的外祖母是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那么是远从表兄弟，maman。”最大的公爵小姐说。

“唉，你总是把什么都搞混了！”她妈妈气愤地呵斥她说，“根本不是从表兄弟，a issus de germains①，这就是您和我的艾蒂安的关系。他已经是军官了，您知道吗？只有一点不好，他太不听话了。对你们这些年轻人还得好好地管束，就得这样！……我同您讲老实话，您可别生我这个老姨妈的气。我对艾蒂安管得很严，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是的，我们是这种亲戚关系，”她接下去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亲叔叔，也是您母亲的叔叔。因此，我和您母亲是表姊妹，不，是从表姊妹，对，就是这样。哦，请问，亲爱的，您拜访过伊万公爵了吗？”

我说还没有去，不过今天要去的。

“唉呀，您怎么能这样！”她大呼小叫起来。“您应当先拜访他。您要知道，伊万公爵就象是您的父亲一样。他没有子女，因此只有你们和我的孩子们是他的继承人。无论从他的年纪、社会地位和一切方面来看，您都应该尊重他。我知道，如今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大注意亲戚关系，也不敬爱老人，但是您听我这老姨妈的话吧，因为我爱你们，也爱你们的maman，而且也非常敬爱你们的外祖母。不，您要去，一定，一定要去。”

---

① 法语：远从表兄弟。

我说我一定去。我觉得我的拜访拖延得太久了，于是站起来要走，但是她拦住我。

“不，等一下。丽莎，你父亲在哪儿？把他请到这儿来。”她转向我，接下去说，“他会非常高兴见您的。”

过了两分钟光景，米哈伊洛公爵果然进来了。他是个矮胖子，穿着非常邋遢，没有刮胡子，脸上露出那么冷漠的表情，简直象个傻子。他一点也不高兴见我，至少他没有流露出高兴的神情。但是公爵夫人（看起来他很怕她）对他说：

“弗拉基米尔（想必是她忘了我的名字）不是很象他 maman 吗？”她对公爵使了那么个眼色，公爵大概猜到了她的要求，于是走到我跟前，带着最冷淡的、甚至很不满意的神情把没有刮过的面颊凑过来，让我吻。

“你还没有穿好衣服，可是你得走了！”在这以后，公爵夫人马上用恼怒的声调对他说，很显然，这是她对家奴用惯了的腔调。“你又要惹人生气，又想让人同你过不去啦。”

“就好了，就好了，亲爱的。”米哈伊洛公爵说着，就走出屋去。我鞠了个躬，也走出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是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继承人，这个消息使我震惊而不愉快。

二十　伊温一家

想到眼前非去不可的拜访，我更加不痛快了。但是在去公爵家以前，我得顺路先到伊温家去。他们住在特维尔大街一幢

漂亮的大宅邸里。当我从手持锤形杖的看门人把守着的正门进去时，我有几分胆怯。

我问看门人，家里有人没有？

"您要见谁？将军的儿子在家。"看门人对我说。

"将军本人呢？"我鼓起勇气问道。

"得通报一声。您有什么吩咐？"看门人说着，按了按铃。在楼梯口出现了一个仆人的穿着靴子的腿。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胆怯，竟至对那个仆人说，不必向将军通报，我要先去见将军的儿子。当我顺着宽大的楼梯上楼时，我觉得，我变得渺小极了(不是比喻性的，而是按照这个字的本意)。当我的马车驶到大门前时，我就已经有了同样的感觉：我觉得那辆马车、马和车夫，都变得渺小了。我进屋的时候，将军的儿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面前摆着一本打开的书。他的家庭教师弗劳斯特先生还留在他们家，迈着轻快的步伐跟着我走进屋里，唤醒他的学生。看见我的时候，伊温并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神色，而且我发现，同我谈话时，他望着我的眉毛。虽然他非常客气，但是我觉得，他也象那位公爵小姐一样在敷衍我，他对我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不需要同我交往，因为他大概另有一圈朋友。这一切，我主要是从他凝视我的眉毛猜出来的。总而言之，他对待我的态度，无论我多么不高兴承认，差不多也就象我对待伊连卡一样。我开始激怒了，注意伊温的每个眼神，当他同弗劳斯特的目光相遇时，我认为那是在问："他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同我交谈了几句之后，伊温说他父母在家，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下去见见他们。

"我马上去穿衣服，"他补充一句说，走进另外一个房间，虽然他在自己房间里穿的这身衣服——一件新礼服和一件白背

心——就非常讲究了。两三分钟以后，他穿着一身扣得整整齐齐的制服回来，于是我们一同下楼去。我们穿过的接待室非常高大华丽，而且我觉得，装饰得富丽堂皇。那儿有大理石的、金的、用绫罗包着的东西，还有镜子。我们走进一间小客厅，伊温的母亲同时从另外一扇门走进来。她用非常亲热友好的态度接待我，让我坐在她身边，关切地向我打听我们全家的情况。

以前我只匆匆地见过这位夫人一两次，现在我聚精会神地望着她，很喜欢她。她身材高大瘦削，脸色苍白，仿佛总是那么忧郁和疲惫。她的笑容是忧伤的，但是特别和蔼；她的眼睛很大，充满倦意，有点斜视，这赋与她一种更加忧愁和动人的神情。她坐着的时候并没有弯下腰，但是仿佛全身都松弛了，她的一举一动都没精打采，说话少气无力，但是她的声调和说不清 p和л的口音，非常好听。她并不是敷衍我。当我讲述我家里人的情况时，显然引起她一种感伤的兴趣，好象听我讲话，她就惆怅地回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她的儿子走出去了。她默默地望了我两三分钟，突然哭泣起来。我坐在她面前，想不出该怎么说，怎么办才好。她一个劲儿地哭，并不望着我。最初我替她很难过，随后我就盘算："要不要安慰她？这应该怎么办？"但是最后，我开始气恼起来，因为她使我这么为难。"难道我真是那么一副可怜相吗？"我暗自沉思。"要不就是她故意这样，好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现在走不合适，好象我要躲避她的眼泪似的。"我接着想。我在椅子上转了转身，意思是至少可以提醒她我在那里。

"啊，我多蠢呀！"她看了我一眼说，极力微笑着。"我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她开始摸索摆在她身边沙发上的手帕，突然哭得更厉害了。

“啊，我的上帝！我老是哭，这多可笑呀！我那么爱你母亲，我们那么要好……我们……是……”

她找到手帕，用它捂住脸，继续哭。我的处境又为难了，这样继续了好久。我又是生气，更是可怜她。她的眼泪好象是真诚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她并不是为我母亲哭泣，而是为了她本身现在的不幸，她从前的光景要好得多。要不是小伊温进来，说他父亲找她，我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才好。她站起来刚要走，老伊温本人就进屋来了。他是个矮小结实的老头子，长着两道漆黑的浓眉，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嘴角带着非常严峻而坚决的表情。

我站起来向他行礼，但是那个绿色燕尾服上戴着三颗勋章的伊温，不但不还礼，几乎看都不看我一眼，这使我突然觉得我不是个人，而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东西——一把椅子或一扇窗户，即使是人的话，也和椅子和窗户毫无区别。

“你一直没有给伯爵夫人写信，亲爱的。”他用法语对他妻子说，脸上带着冷淡的、但是坚决的表情。

“再见，monsieur Irteneff①。”伊温夫人对我说，突然间不知怎地傲慢地点点头，而且象她儿子那样望望我的眉毛。我又对她和她丈夫行了个礼，而我的敬礼在老伊温身上发生的影响又象开关窗户一样。那位大学生伊温把我送到门口的路上对我说，他要转到彼得堡大学，因为他父亲要到那儿去当官（他对我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的名称）。

“哼，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坐在马车上暗自嘟囔。“我的脚再也不踏进这儿了；那位好哭的太太望着我哭，好象我是个不幸的人；而那个蠢猪伊温却不还礼；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

---

① 法语：伊尔捷尼耶夫先生。

要怎么教训他，这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却说出来了。

父亲常常训诫我说，必须培植这种交情，我不能要求象伊温那样有地位的人重视我这样一个小孩；但是我心里却有我的主意，坚持了很久不听他那一套。

二十一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啊，现在要到尼基塔街作最后的拜访了。”我对库兹马说，于是我们的马车就向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家驶去。

通过前几次拜访的经验，我照例加强了自信心。我怀着相当平静的心情来到公爵家门前，但是这时我猛然想起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说我是伊万公爵的继承人的话，另外我又看到门口有两辆马车，因此又象以前一样胆怯起来。

我觉得，替我开门的老看门人，帮我脱大衣的仆人，还有我在客厅里看到的三位夫人和两位先生，特别是穿着常礼服、坐在沙发上的伊万公爵本人，好象都把我看作继承人，因此都对我没有好感。公爵对我十分亲切，吻了吻我，就是说，用他那柔软的、干巴巴的、冰冷的嘴唇贴了一下我的脸，问了问我的功课和计划，和我开了开玩笑，问我还写不写我在外祖母命名日写的那种诗，请我当天到他家来吃饭。但是他对我越是亲切，我就越觉得他所以怜爱我，只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多么不喜欢想到我是他的继承人。他满嘴假牙，因此有个习惯，就是每次说话以后，总要把上唇往鼻子上一翘，发出轻微的嗤鼻声，好象要把上唇吸到鼻子里去似的；现在他这么一来，我就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孩

子，孩子，不用你提醒我，我也知道你是继承人，继承人。”等等。

我们小时候，一向管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叫爷爷。但是现在作为他的继承人，就不便叫他“爷爷”。然而，象另一位在座的先生那样称呼他“大人”，我又觉得有失身分，因此在整个谈话期间，我极力不称呼他。最使我不舒服的是住在他家里、也是公爵的继承人的一位老公爵小姐。进餐时，我坐在这位公爵小姐旁边，我想，公爵小姐在整个进餐时间所以不同我讲话，是因为她恨我也象她一样是公爵的继承人；公爵在饭桌上不理睬我们这边，是因为我们——公爵小姐和我——都是他的继承人，他觉得是同样的讨厌。

“是的，你不会相信我有多么不痛快，”当天晚上我对德米特里说。我想对他夸口，我一想到自己是继承人心里就非常反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尚的情操)。“今天在公爵家度过了整整两个钟头，我觉得多么不愉快。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而且待我非常亲切，”我说，心里想顺便让我的朋友知道，我说这一番话并非因为我在公爵面前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但是，”我接下去说，“一想到他们可能象对待那位寄人篱下的、阿谀奉承的公爵小姐一样看待我，就觉得非常可怕！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头儿，待人接物非常和善，非常周到，但是看到他瞧不起那位公爵小姐，真令人痛心。万恶的金钱破坏了一切关系！你要知道，我以为最好同公爵开诚布公谈一谈，”我说，“对他说，我尊敬他这个人，但是并不想要他的遗产，请他什么都不要留给我，并且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去拜望他。”

我说这番话时，德米特里并没有放声大笑；恰恰相反，他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吗？这是你不对。你根本不应该设想人家把你看

做象你所说的那位公爵小姐一样，即使你真那么想，你也应该想开一些，这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们对你可能抱着什么看法，但是这种想法和你毫不相干，你要蔑视它，并且不根据它来采取任何行动。你以为，他们认为你在设想这一点……总而言之，”他补充说，觉得自己语无伦次了，“最好是根本不要妄加猜测。”

我朋友的话十分正确；但是只有在很久以后，通过生活实践我才确信，有好多事情看起来十分高尚，但是应当永远把它们埋藏在每个人心里，不让别人知道。琢磨这些事情是有害的，说出来就更加有害了。我又相信：高尚的言语很少同高尚的行动相一致。我确信，单凭表白良好的意图是很难，甚至多半不可能实现这种良好意图的。但是，怎么能够约束他不表白青年的高尚而扬扬自得的冲动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它们，惋惜它们，好象惋惜自己不由自主地折下的一朵含苞未放的花儿，看它后来在地上萎蔫、受人践踏一样。

我刚刚对我的朋友德米特里说到金钱如何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第二天早晨，在我们下乡以前，我发现自己的钱全都花费在买各种各样的图画和土耳其烟斗上了，所以只好接受他主动借给我的二十五个卢布作为旅费，欠了他好久才归还。

二十二　和我的朋友谈心

我们这番谈话是在去昆采沃① 路上的四轮轻便马车上进行

---

① 城市名，距莫斯科十一公里。

的。德米特里劝我不要早晨去拜访他母亲，而是他午饭后来找我，带我到他家的别墅消磨一个夜晚，甚至在那里过夜。我们出了城，肮脏的、什么颜色都有的街道和马路上的难以忍受的震耳欲聋的嘈杂声被广阔的田野风光和车轮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发出的轻柔的嘎吱声所代替，春天的芳香空气和旷野从四面八方包围住我，直到这时，我才从最近两天来把我搞得头昏脑胀的各种各样的新印象和自由的意识中清醒过来。德米特里又愿意同人谈话，又温和，既没有扭脖子调整领带，也没有神经质地眨眼睛，也没有眯缝起眼睛来。我很满意自己向他表白的那些高尚的感情，认为由于这些感情，他已经宽恕了我同科尔皮科夫的可耻事件，并不因此而轻视我了。我们友好地交谈着许多的知心话，那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会相互倾诉的。德米特里对我讲我还不认识的他的家庭，讲他的母亲、姨母、妹妹和沃洛佳与杜布科夫认为是我朋友的情人，管她叫红头发的那个女人。他用一种冷淡而庄重的赞美口吻谈到他的母亲，仿佛防止人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异议一样；他谈到他的姨母时，他的态度是既兴奋又有些姑息；关于他妹妹，他谈得很少，好象不好意思跟我谈起她；关于那个红头发，他倒是很兴奋地对我谈论了一番，她真正的名字叫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是个老处女，因为亲属关系寄居在涅赫柳多夫家。

“是的，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他说，羞得满面通红，但是越发大胆地凝视着我的眼睛。“她已经不是个年轻的姑娘，甚至都快老了，而且长得一点不美，但是，爱美是多么愚蠢，多么可笑呀……我无法理解这一点，这太愚蠢了！（他说这话的口吻，就象他刚刚发现一个最新的、非同寻常的真理一样。）但是她具有那样的灵魂，那样的心地和节操……我确信，在现在这种社会

里，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姑娘啦。(我不知道，德米特里是从什么人那里学来的习惯，说现在的社会里好的东西非常少，不过，他很爱重复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对他也很合适。)我只怕，”他用自己的议论把那些爱美的蠢人完全抹杀以后，就平静地接着说，“我只怕你不能很快地了解她，认识她：她很谦虚，甚至很拘谨，不愿意显示她那美好的、惊人的品质。就说我妈妈吧，你会看到，她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女人，她认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仍旧不能理解她，也不想理解她。甚至昨天，我……我告诉你，当你问我的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前天，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希望我陪她到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家去。你大概听说过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吧，人家认为他是个疯子，其实他是个卓越的人物。我得告诉你，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非常虔诚，而且十分了解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她时常去他那里谈天，把她自己赚来的钱交给他转送给穷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就会看到的。我同她到伊万·雅科夫列维奇那里去了，十分感激她让我见到那个出色的人物。但是妈妈怎么也不理解这一点，把这当成迷信。昨天我和妈妈生平第一次争吵起来，而且吵得相当激烈。”他结束说，脖子痉挛地扭了扭，仿佛回想起他在那场争吵中体验到的心情。

“啊，你是怎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想象会有怎样的结果……也许你同她谈过将来如何，你们的爱情或友谊怎样收场吧？”我问道，想使他摆脱不愉快的回忆。

“你是问，我是不是想同她结婚吧？”他问我，脸又红了，但是扭过身来，大胆地望着我的脸。

“真的，”我安慰着自己，想道：“这没有什么，我们是大人了，两个好友坐着马车，讨论我们未来的生活。现在，就连任何

局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或者看见我们的神情，都会感到愉快的。”

“为什么不呢？”在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他接下去说。“你要知道，我的目的就象明智的人所抱的目的一样，是尽可能过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同她在一起，当我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候，只要她愿意这样的话，我会比同世界上最漂亮的美人儿在一起还要快乐幸福。”

这么谈着，我们不知不觉地到了昆采沃，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天空阴云密布，就要下雨了。夕阳已经西沉，在右边悬在昆采沃公园的古树上，光彩夺目的红色日轮有一半被微微透明的灰云遮住；另一半放射出支离破碎的、象火焰一样的光线，清晰地照亮了花园里的古树，浓绿的树梢还在那块无云的、被太阳照亮的蔚蓝色天空的背景中闪耀着。这块天空的亮光同我们前面地平线那里的小白桦树林上空悬着的紫色乌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往右一些，从树林和灌木丛后边已经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别墅屋顶，有的反射着明亮的阳光，有的呈现出另外一边天空的阴沉景象。往下一些，左面有一个宁静的蓝色池塘，周围环绕着浅绿的杨柳，池塘暗淡的、似乎鼓起的水面上映出暗色的倒影。池塘那边的土坡上伸展着一片黑油油的休耕地，鲜绿的田垄笔直地伸向远方，直到阴沉沉的乌云密布的地平线为止。我们的马车在一条柔软的道路上悠然地摇晃着，道路两旁，一丛丛多汁的燕麦有的已经开始抽穗，绿得耀眼。空气十分宁静，散发着清新的气息。翠绿的树叶和燕麦纹丝不动，清洁明亮得出奇。每片叶子，每棵小草，仿佛都过着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我发现路旁有一条幽暗的羊肠小径，蜿蜒曲折地穿过暗绿色的、高度已经超

过四分之一尺的燕麦田。这条小径不知怎的使我特别鲜明地想到乡下；由于回忆乡下，由于某种奇妙的联想，我又特别生动地想到索涅奇卡，想到我爱她。

尽管我对德米特里怀着满腔友谊，而且他的坦率给了我莫大的乐趣，但是我再也不想知道他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情感和意图，却急切地想告诉他自己对索涅奇卡的爱情，我觉得那是最高尚的爱情。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言不讳地向他吐露我的这种设想：当我同索涅奇卡结了婚，住在乡下，有一群在地下爬、管我叫"爸爸"的小孩，该有多么好；当他，带着他的妻子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穿着旅行服装来看望我，我该有多么高兴……我没有说这些话，只是指着落日说："你看，德米特里，多么美呀！"

德米特里对我什么也没有说，他显然很不满意，因为我对他大概费了很大劲才吐露的自白置之不理，却让他去观赏他平常对之漠然的大自然。大自然对他和对我的影响完全不一样；打动他的不是大自然的美，而是大自然的引人入胜之处；他不是用感情，而是用理智来爱大自然。

"我非常幸福，"随后我又对他说，没有考虑他显然是在想心事，根本不关心我对他讲的事。"你记得吧，我对你讲过，我小时候爱过一个小姐；我今天见到她了，"我津津有味地说，"现在我确确实实爱上她了……"

尽管他脸上仍然是一副冷淡的神情，我还是对他讲了我的爱情和白头偕老的计划。说也奇怪，我刚刚详细描绘了自己感情的强烈程度，立刻就感到这种感情已经减弱了。

我们转到通往别墅的白桦林荫路上，遇到一阵小雨。但是，雨没有把我们淋湿。我所以知道在下雨，只是因为有几滴雨点

落到我的鼻子和手上，因为有什么东西拍打着白桦树发光的嫩叶，白桦纹丝不动地垂着树叶纷披的树枝，使林荫路上充满强烈的香味，以此来表现，它们似乎很愉快地承受着这些纯净、透明的雨滴。我们下了马车，要赶紧穿过花园，跑到屋里去。但是我们在大门口遇到四位女士，两个拿着活计，一个拿着书，另一个抱着一只小哈巴狗，从另一边快步跑过来。德米特里马上给我介绍他母亲、妹妹、姨母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们停了一下，但是雨越下越密了。

"到凉台上去吧；在那儿你再介绍。"我认为是德米特里的母亲的那个女人说，于是我们同女士们一起走上楼梯。

二十三　涅赫柳多夫一家

起初，这一群人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穿着肥大的编织的鞋子，抱着小狗，随着大家走上楼梯，中途停下一两次，注意地打量我，接着马上又吻吻自己的小狗。她长得很不好看，火红的头发，又瘦又矮，身子有点歪。使她那不漂亮的面孔更加难看的是她那奇怪的发式，头发偏分着，这是秃顶的妇女给自己发明的一种发式。为了讨我朋友的欢心，虽然我设法寻找，但在她身上却找不出一点美的地方。就连她的褐色眼珠，虽然带着和善的神情，也太小、太无神了，一点也不好看；连她那双具有特色的手，虽然不大，也不难看，却是又红又粗。

当我跟着她们走进凉台的时候，除了德米特里的妹妹瓦连

卡①只用她那深灰色的大眼睛盯了我一下而外，每位女士在重新开始做活以前，都同我寒暄了几句。瓦连卡把书摆在膝头上，用手指夹着书页，开始大声朗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四十来岁，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女人。从她那从帽子下边露出来的花白鬈发看来，她的岁数还要大些，但是从她那鲜艳的、极其娇嫩的、几乎没有一道皱纹的面孔看起来，特别是从她那双大眼睛里活泼而愉快的光辉来看，她显得年轻得多。她的眼珠是褐色的，睁得大大的；嘴唇太薄，有些严肃；鼻子相当端正，但是稍稍往左歪着；她的手很大，几乎象男人的手，长着美丽的长指甲，没有戴戒指。她穿一件扣领的藏青色衣服，紧紧裹住她那窈窕的、依旧年轻的腰肢，显然这是她喜欢夸耀的。她坐得笔直，在缝一件衣服。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她就拉住我的手，把我拖到她身边，仿佛想要从更近的地方端详我。她用酷似她儿子的有些冷漠而坦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因为听德米特里讲过，她早就认识我了，但是，为了使我和他们更熟悉起见，她请我同他们消磨一天一夜。

"您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要因为我们感到拘束，就象我们不因为您感到拘束一样，散散步，看看书，听听朗读，或者睡一觉，只要您觉得有意思就行。"她补充一句说。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个老处女，是公爵夫人的妹妹，但是看样子却比公爵夫人年纪大。她长着那种只有身材矮小、十分肥胖、穿紧身衣的老处女才具有的特殊丰满的体格。她的健康似乎一个劲儿地向上发展，使她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她那粗短的胳臂已经不能在她高耸的胸罩下面碰在一起，她已经看不到那绷得紧紧的胸罩上端了。

① 瓦连卡是瓦连京娜的小名。

虽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长着黑头发、黑眼睛，而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却是金发碧睛，眼睛又大又活泼，又沉静（这是罕有的现象），但是两姊妹在血统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表情，同样的鼻子，同样的嘴巴；只是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鼻子和嘴唇稍微厚一些，笑的时候有点向右歪，而她姐姐的却向左歪。从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装束和发式看来，她显然还想打扮得年轻些，如果有白头发，她也不愿意让这种发鬈露出来。最初我觉得她的目光和她对待我的态度好象非常傲慢，使我窘迫，而同公爵夫人相处我却觉得非常自在。也许是这种肥胖，以及令我吃惊的她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肖像有某些相似之处，使她在我的眼中具有傲慢的神情。但是，当她凝神望着我说："我们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时，我感到羞怯极了。直到她说完这些话，沉默下来，张开嘴，长叹了一口气以后，我才定下心来，突然完全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大概由于肥胖，她养成一种习惯：说几句话，就微微张开嘴，转动几下蓝色的大眼珠，长叹一声。不知为什么，这种习惯表现出那么可爱的善良神情，因此在她叹气之后，我不再怕她，甚至非常喜欢她了。她的眼睛非常迷人，声音响亮悦耳，连她身体的那么圆滚滚的线条，在我那青年时代，都觉得不无妩媚动人之处。

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作为我的朋友的朋友（我以为这样），应当马上对我讲些十分友好的、亲切的话，她却默默无言地打量了我好久，仿佛决不定她要对我谈的话是不是过于亲切；但是，她只问我在大学哪一系来打破这种沉默。随后她又目不转睛地打量了我好久，分明在犹豫：要不要对我讲那些友好的、亲切的话？我发现她这样犹豫不决之后，就用面部的表情恳求她对我说出一切，但是她只说了声："听说，如今大学里已经很少人

学科学了。”就去唤她的哈巴狗休泽特卡了。

这天晚上，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讲的大半都是这类无关紧要、毫不连贯的话；但是我十分信任德米特里，而且他一晚上都那么担心地望望我，又望望她，神情仿佛在问：“喂，怎么样？”这使得我，象常有的情形一样，虽然心里确信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是还远远不愿说出这种想法，甚至对我自己都如此。

最后，瓦连卡，这一家最末的一员，是个十六、七岁的胖姑娘。

只有那双深灰色的大眼睛（眼睛里既表现出活泼，又表现出沉静的注意，特别象她姨母的眼睛），还有那条棕色的大辫子和两只极其娇嫩而美丽的手，是她身上美的地方。

“我想，monsieur Nicolas①，从半截听起，您会觉得枯燥无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好心地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一边翻动她缝的衣服。

这时朗读停止了，因为德米特里走出屋去。

“您也许看过《罗布·罗伊》②吧？”

当时我认为，单凭我穿着大学生制服，在同我不十分熟悉的人们交谈时，我就有义务十分聪明而独到地回答每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单单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不是”，“无聊”，“有趣”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乃是奇耻大辱。我瞅了一下自己新做的时髦裤子和常礼服上亮晶晶的钮扣，回答说，我没有读过《罗布·罗伊》，很想听听人家朗读，因为我宁愿从半截腰看书，

① 法语：尼古拉先生。

② 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所著的历史小说。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位“苏格兰的罗宾汉”。

而不愿从头看起。

“那就加倍有趣：既要猜测过去，又要猜测未来。”我含着扬扬自得的笑容补充一句。

公爵夫人好象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以后我发现，她并没有别的笑法）。

“这也许是对的，”她说。“您要在此地逗留很久吗，Nicolas? 我不称呼您先生，您不见怪吧？您什么时候离开呢？”

“我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我们还要待好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回答，虽然明天我们是一定要动身的。

“我倒希望您留下来，对于您，对于我的德米特里，”公爵夫人望着远处说，“在你们这种年纪，友谊是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人人都望着我，等着听我说什么，虽然瓦连卡装出在看她姨母的针线活；我觉得，她们把我放到一种接受考试的地位，因此我得好好地大显身手。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说，“德米特里的友谊是有益的，但是我对他不会有益处，因为他比我强千百倍呀。”（德米特里不可能听到我说的话，要不然我就害怕他会感到我言不由衷了。）

公爵夫人又发出她那已经成为习惯的不自然的笑声。

“不过听他说，”她说，“c'est vous qui êtes un petit monstre de perfection.①”

“Monstre de perfection②——这可妙极了，我得记住。”我暗自想。

“不过，不用说您啦，他在这方面也是个能手，”她压低声音接下去说（这使我觉得特别愉快），用眼睛向柳博芙·谢尔盖耶

① 法语：您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怪人哩！

② 法语：十全十美的怪人。

夫娜示意，“我认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休泽特卡有二十年了，而他在可怜的姑姑（他们这样称呼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身上发现了我从来没有看出的完美……瓦连卡，叫人给我拿杯水来，”她补充一句，又望着远处，大概认为把家里的关系讲给我听还嫌太早，或者根本没有必要。“不，他还是走开的好。他没事可做，你朗读下去。去吧，亲爱的，您一直走出门，走十五步光景，就停下，大声说：‘彼得，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拿一杯冰水来。’”她对我说，又不自然地轻轻笑了笑。

“她大概要议论我，”走出房间的时候，我暗自想，“大概她想说，她发现我是个非常聪明、聪明绝顶的青年人。”我还没有走上十五步，那个胖胖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就喘吁吁地，但是迈着轻快的步伐，赶上了我。

“Merci, mon cher,①”她说，“我自己去吧，我去说一声。”

二十四　爱

后来我发现，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属于少有的为家庭生活而生的、并不年轻的妇女，但命运偏偏不让她享受这种幸福，由于在这方面得不到满足，她们突然决定把为了子女和丈夫积聚已久的、在内心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全部的爱倾注到一些她中意的人们身上。在这一类老处女身上，爱的储藏简直无穷无尽，虽然中意的人很多，她的爱却还绰绰有余，她们就把这种爱倾注

① 法语：谢谢，我亲爱的。

到周围所有的人身上，倾注到凡是她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好人和歹人身上。

爱有三种：

(一)美的爱；

(二)自我牺牲的爱；

(三)积极的爱。

我不谈青年男子对少女的爱或者少女对青年男子的爱。我害怕这样的柔情。我一生中非常不幸，在这种爱情中从来没有见过一点真情，见到的只有虚伪，在这虚伪之中，肉欲、夫妇关系、金钱、结婚或者离婚的愿望等等，大大扰乱了感情本身，闹得一切都辨别不清。我要说的是对人的爱，根据感情的强弱，或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或者倾注到许多人身上，我是说对父母、兄弟、子女、同伴、朋友、同胞的爱，我说的是对人的爱。

美的爱是爱这种感情本身的美和它的表现的美。对于这样爱的人来说，所爱的对象只有在它能引起一种快感时才是可爱的，他们享受这种快感的意识和表现。用美的爱来爱的人，很少关心相互间的关系，认为这种情况对感情的美和乐趣毫无影响。他们时常变换自己爱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经常要激起爱的快感。为了保持这种快感，他们经常用最优美的语言，向对象本身、向一切甚至与这爱毫不相干的人们来倾诉自己的爱。在我国，一定阶级的、爱这种美的人们，不但逢人就述说自己的爱，而且一定要用法语讲。说来又可笑又奇怪，不过我确信，在社会上某一团体里，过去有许多人，现在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妇女，要是禁止她们讲法语，她们对朋友、丈夫和子女的爱马上就会消逝。

第二种爱——自我牺牲的爱，就是对为了所爱的对象而牺

牲自己的过程的爱，丝毫不顾这种牺牲对于所爱的对象有益还是有害。“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证实我对他或者她的忠诚，任何麻烦事我都敢做。”这就是这种爱的公式。这样爱的人从来不相信互爱（觉得为了不理解我的人牺牲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总是病态的，这也增加了牺牲的美德；他们大部分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们如果丧失为所爱的对象作出牺牲的美德，就感到痛苦；他们总是准备以一死来向他或她证明自己的一片忠诚，但是他们忽视日常的、细微的、不需要特殊牺牲热情的爱的表征。你胃口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开心不开心，你身体健康不健康，他们都不在乎，即使他们办得到，他们也决不为你张罗这些事情；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情愿冒着枪林弹雨，赴汤蹈火，为爱殉身，他们经常准备这样做。再有，喜欢自我牺牲的爱的人们，总以自己的爱感到自豪，他们苛求，嫉妒，猜疑，而且说也奇怪，他们盼望自己的对象遇到危险，以便前去搭救；盼望对象遭到不幸，以便前去安慰；甚至盼望对象有缺点，以便加以纠正。

比方，你和妻子单独住在乡间，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爱着你。你健康，平安，你有你喜欢的工作；爱你的妻子是那么娇弱，不能操持家务，只好交给仆人去做；她也不能照看孩子，只好交给保姆去管；她甚至连自己所喜爱的事情都不能做，因为除了你而外，她什么也不爱。她显然有病，但是不愿让你发愁，不想对你提这一点；她显然感到寂寞，但是为了你，她情愿寂寞一生；你全神贯注在工作上（不论是狩猎、书本、农业或者公事），这显然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她看出这些事情会断送你的性命，但是她默不作声，忍耐着。到后来，你果真病倒了，这时爱你的妻子就忘掉自己的病痛，寸步不离地坐在你的床边，尽管你恳求她不要白白折磨自己；你时刻都感到她那同情的目光落到你身上，好象说：

"唉，我不是说过吗？不过，对于我总是一样，我反正不离开你。"第二天，早晨你觉得好了一些，走进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没有生火，也没有拾掇；你虽然只能喝汤，她却没有吩咐厨师去做，也没有派人去买药。爱你的妻子虽然由于通宵不眠疲惫不堪，却依旧用同情的眼光凝视着你，踮着脚尖走路，小声对仆人发出一些含混而生疏的命令。你要看书，爱你的妻子就叹气说，她知道你不听她的话，会生她的气，但是这些她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最好还是不要看书；你想在房间里走走，她也说你最好不要这样；你想同一位客人谈谈，她就劝你最好不要谈话。夜里你又发烧了。你想打个盹，但是爱你的妻子，瘦弱而苍白，偶尔叹口气，在半明半暗的小灯的微弱光线中坐在你对面的安乐椅上，她那轻微的动作、轻微的声音使你烦躁和不耐烦。你有个侍候了你二十年的仆人，你已经同他相处惯了，由于他白天睡够了，而且他的服务会得到报酬，所以他会愉快而出色地服侍你，然而她却不让他来服侍你。她用自己那柔弱的、不习惯干活的手指亲自动手去做一切，当这些白皙的手指徒劳无益地试图开药瓶、熄蜡烛、倒药水的时候，或者带着嫌恶的神情来摸你的时候，你不能不压抑着一腔怒火去望着它们。如果你是个性情急躁、好动怒的人，请她出去，那么，你那易受刺激的、生病的耳朵就会听见她在门外温顺地叹气和哭泣，对你的仆人嘟囔一些荒谬的话。最后，如果你没有死掉，爱你的妻子由于在你生病期间二十夜未睡(她不断地跟你提这件事)而病倒了，憔悴了，她痛苦，变得越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等你的健康恢复正常时，她只能用温柔的郁闷来表示自己的自我牺牲的爱，而这种郁闷会不知不觉地传染给你和周围所有的人。

第三种——积极的爱，就是渴望满足爱人的一切需要、一切

愿望、怪癖、甚至缺陷。象这样爱着的人们，他们的爱总是始终不渝，因为他们爱得越久，他们越了解爱的对象，就越容易去爱，也就越容易满足对象的愿望。他们很少用言语来表达爱，即使表达，也不是扬扬自得地尽说些漂亮话，而是带着羞涩的、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他们总怕爱得不够。这些人甚至爱他们所爱的人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使他们能够满足更多的新愿望。他们寻求互爱，甚至甘愿欺骗自己来相信互爱的存在，如果得到的话，便感到幸福；万一得不到，他们也仍旧爱下去，不但希望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而且总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大大小小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目光中，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不论对外甥、外甥女、姐姐、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甚至对我（因为德米特里爱我），都闪耀着这种积极的爱。

过了很久，我才充分理解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价值，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还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德米特里既然想用与一般青年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爱，而且始终有一位可爱的、多情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摆在眼前，他为什么突然热爱上那个难以理解的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而仅仅承认他的姨母也有美好的品质呢？看来，“本地的先知不吃香”这句名言是不错的。究其原因，不是由于人身上的缺点比优点多，就是由于人对于恶比对于善更容易感受。德米特里了解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还不久，而姨母的爱他生下来就体验到了。

二十五 我认识了

我回到凉台上的时候，她们根本没有象我猜想的那样在议论我；不过瓦连卡没有朗读，她把书放在一边，正在同德米特里激烈争辩，德米特里踱来踱去，扭着脖子调整领带，眯缝着眼睛。他们争论的题目表面上是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和迷信；但是这场争论过于激烈了，它的内容就不可能不暗示着同全家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公爵夫人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默默无言地坐着，一字不漏地听着，显然希望有时候参加到争论中去，但是抑制着自己，让别人代她们发言，瓦连卡代替一个，德米特里代替另一个。我进去的时候，瓦连卡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可见，那场争论使她全神贯注，她毫不介意我是否会听见她说的话。公爵夫人的眼光中也有同样的神情，她分明站在瓦连卡那边。但是，德米特里当着我的面争论得更激烈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好象因为我进来而感到十分惊慌，并不专对着什么人说：

"老人们说得对，si jeunesse savait, si vieillesse pouvait①。"

然而这句名言并没有使争论停止，只使我想到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和我朋友那一方是不对的。虽然我觉得，在发生小小的家庭口角时，有我在场是有几分难为情，但是看到这一家人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真正关系，感到我在场并没有妨碍他们表

① 法语：但愿青年解事，老年有为。

现这种关系，还是很愉快的。

常常有这种情形，你多年来看到一个家庭被同一的虚伪客套的帷幕遮掩着，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真正关系对你是个秘密（我甚至注意到，这张帷幕越厚，因此也越是美，你所见不到的那种真正关系就越糟糕）。但是，一旦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在这个家庭圈子里发生一桩有时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如关于某种丝织花边，或者妻子驾上丈夫的马出去拜访等等，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这场争论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在那块帷幕后面已经没有解决问题的余地；突然，使争论的人们恐惧万分，使在场的人们也惊异不置的是：一切真正的、粗暴的关系都暴露出来了，帷幕再也遮不住什么，它悠然自得地在争论的双方之间摇晃着，只会令你想到你怎么会被它蒙骗了这么久。一个人即使用足力气往门楣上撞头，往往也没有轻轻触到痛处那么疼。而差不多家家都有难言的隐痛。在涅赫柳多夫家，德米特里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怀着的异样的爱情，就是这种难言之隐，它在他母亲和妹妹心里唤起了即使不是嫉妒，至少也是受了侮辱的家属感情。因此，关于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和迷信的那场争论，对于他们大家才会有那样重大的意义。

“你总是看重别人嘲笑的东西和大家轻视的东西，”瓦连卡用响亮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你总是在这些里面千方百计地找出特别好的地方。”

“第一，只有最轻浮的人才能说出看不起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这样卓越人物的话，”德米特里回答说，痉挛地把头朝他妹妹相反的方向扭了扭，“第二，相反的，你却故意千方百计地看不见摆在你眼前的好东西。”

当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她好几次

带着惊恐的神色，一会儿看看外甥，一会儿看看外甥女，随后又看看我，有一两次张开嘴深深叹了口气，好象心里在说什么。

“瓦连卡，请赶快念吧，”她说，把书递给瓦连卡，疼爱地拍拍她的手。“我一定要知道他又找到她没有。（小说里似乎根本没有谈到谁找到谁的事）你呀，德米特里，最好把腮帮扎上，亲爱的，要不然天凉了，你又要牙疼。”她对外甥说，尽管他投给她不满的眼色，大概因为她打断了他的论据的逻辑思路。朗读又继续下去。

这场小小的争论丝毫没有破坏家庭的宁静和这个女性圈子之间的和睦关系。

这个圈子的倾向和风格显然是由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确定的，在我看来，它具有一种崭新的、动人的、合乎逻辑而又单纯优美的风格。我从各种物件——小铃、书的封面、安乐椅、桌子——的优美、干净和坚实之中，从公爵夫人用胸衣衬出的笔挺的姿态中，从她那露在外边的花白发鬈中，从她一看见我就只称呼我为 Nicolas 的态度中，从她们所做的事情中，从朗读、缝纫，从妇女的手的异常白皙中，都看到了**这种风格**。（她们的手都带有共同的家族特征，手心鲜红，有一条笔直的线同白得出奇的手背分开。）但是，这种风格最鲜明地表现在她们三个人讲话的风度上，她们的俄语和法语都说得极好，咬字清楚，象学究那样准确地说完每个字和每句话。这一切，特别是她们象对待成年人一样，自然而严肃地对待我，她们对我讲她们的意见，也倾听我的意见。我对这种情况很不习惯，尽管我衣服上有亮晶晶的钮扣和蓝袖口，我还是害怕她们会冷不防对我说：“难道您真以为人家会同您谈正经的吗？念书去吧！”总之，这一切使我同她们在一起丝毫没有感到忸怩不安。我站起来，从这个座

位移到另一个座位，大胆地同大家聊天，只有对瓦连卡是例外，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初次见面就同她谈天是有失体统的，也是不准许的。

听着她朗读时那种嘹亮悦耳的声音，我一会儿望望她，一会儿望望花园里被雨点淋上圆圆的黑点的砂砾小路，望望菩提树，零零落落的雨点依旧从使我们挨了淋的、现在露出蓝天的那块云彩边上滴到树叶上，随后我望了望鲜红的落日余晖照耀着被雨淋湿的茂盛的老桦树，又望了望瓦连卡，我心里想，她一点也不象我最初觉得的那么难看。

"可惜我已经情有所锺了，"我暗自思忖，"可惜瓦连卡不是索涅奇卡！如果我突然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突然有了母亲、姨母和妻子，那该多么好啊！"这样想着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地盯着正在朗读的瓦连卡，而且想象我在对她施催眠术，她应当望我一眼。瓦连卡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望了望我，遇到我的视线，就扭过头去。

"不过还在下雨。"她说。

突然间我体验到一种异样的心情：我想起来，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旧事重演，那时也是下着毛毛细雨，太阳落到桦树后边，我望望她，她正在朗读，我向她施催眠术，而她回头一看，我甚至想起来，从前还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难道她是……她吗？"我暗自思索。"难道真的开始了吗？"但是我立刻断定她不是她，现在还没有开始。"第一，她不美，"我想，"她只是我以最普通的方式认识的一个普通的姑娘，而那一个将是非同寻常的，我会在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遇见的；再者，我所以非常热爱这一家人，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见过世面，"我寻思，"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永远会有，我一生中还会遇到很多。"

二十六　卖弄聪明

吃茶的时候，朗读停止了，女士们彼此开始谈到我所不熟悉的人物和情况，我觉得，这只是为了使我感到：她们虽然很亲切地接待我，但在年龄和社交地位上我同她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到了我能够参加的一般性谈话时，为了弥补我以前的沉默，我极力卖弄我那异常的聪明和独到的见解，由于我的制服，我觉得这是特别义不容辞的。谈到别墅的时候，我突然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在莫斯科附近有一所极好的别墅，甚至有人从伦敦和巴黎前来参观；那里有一道价值三十八万卢布的栏杆；我又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近亲，我今天曾在他家里吃过午饭，他邀我一定到他的别墅去住上整整一个夏天，但是我拒绝了，因为那座别墅我太熟悉了，在那里住过好几次，我对于所有那些栏杆和小桥丝毫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忍受不了奢华气派，特别是在乡下，我喜欢在乡下就要完全象在乡下的样子……这样胡诌了一通之后，我狼狈起来，满面通红，因此大家一定都看出我是在撒谎。这时正递给我一杯茶的瓦连卡，还有在我说话时望着我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都扭过脸去，谈起别的事情，她们脸上的表情，就象后来我常见到的当善良的人们听到非常年轻的人显然是当面撒谎时，脸上流露出的表情一样，意思是说："我们明明晓得他在撒谎，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所以谈到伊万·伊万内奇有别墅，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好

的借口来提我与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亲戚关系和当天我在他家吃过午饭；但是我为什么提起价值三十八万卢布的栏杆，提到我常到他的别墅去，而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也不可能到伊万·伊万内奇公爵那里去（涅赫柳多夫一家知道得很清楚，这位公爵只住在莫斯科和那不勒斯）呢？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连我自己都回答不上来。无论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还是在以后年纪更成熟的时代，我都没有发现自己有撒谎的毛病；相反地，我倒有过分诚实坦率的倾向；但是在青年时代的最初时期，我时常有一种奇怪的欲望，平白无故地睁着眼说瞎话。我说"睁着眼"，是因为我在很容易被人戳穿的事情上扯谎。我认为，这种奇怪嗜好的主要原因是：想使自己显得同本来的我截然不同的好虚荣的愿望，加上撒谎而不被戳穿的那种实现不了的希望。

吃过茶以后，由于雨过天晴，晚霞似锦，公爵夫人提议到下面花园里去散步，欣赏一下她喜爱的地方。按着我那总想标新立异的原则，而且认为象我和公爵夫人这样的聪明人应该摆脱庸俗的客套，我回答说，毫无目的的散步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喜欢散步，我就一个人独自去。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十分粗野无礼的。不过，当时我觉得，正象没有比庸俗的客套更可耻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比某种无礼的坦率更可爱、更新奇的东西了。我虽然很满意自己的回答，但我还是同大家一起散步去了。

公爵夫人喜爱的地方在最下边，在花园的幽静的角落，在狭长的池沼上架着小桥的地方。景色有限，但是象梦境一般非常幽雅。我们太习惯于把艺术和自然混为一谈，以至我们时常觉得在画中没有见过的自然风景是反常的，好象大自然本身是不自然的一样；反过来，在画中常见的现象，我们又觉得平淡无奇，而我们在现实中所见到的一些太富于同样情调的风景，又似乎

是矫揉造作的。从公爵夫人心爱的场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有个池畔杂草丛生的小池塘，背后是长着参天古树和灌木丛的陡峭山峦，各种颜色的枝叶常常混成一片，山脚有一株老白桦树弯到池塘上，粗大的树根有一部分插在池塘湿润的岸边，树冠倚着一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树，茂盛的枝条垂在光滑的水面上，池中映出条条垂枝的倒影和周围的青枝绿叶。

“景致多美啊！”公爵夫人说着，摇摇头，并不特别对哪一个人说。

“是的，美极了，不过我觉得太象舞台布景了。”我说，对样样事都想卖弄我有自己的看法。

公爵夫人好象没有听到我的话，继续欣赏美景，她转向她妹妹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指出景致最美妙的地方，她特别喜欢弯下的树枝和它的倒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一切都优美动人，她姐姐常常流连忘返地在这儿消磨几个钟头，但是显然她说这些只是为了让公爵夫人高兴。我发现，赋有积极的爱的本领的人，对于大自然的美是缺乏感受的。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也赞不绝口，顺便还问了一声：“这棵白桦树用什么支着？会立很久吗？”她不住地看她的休泽特卡，它摇摆着毛蓬蓬的尾巴，带着仿佛是平生第一次出门似的着急神情，迈着短短的罗圈腿在小桥上跑来跑去。德米特里和他母亲展开了十分合乎逻辑的争论，说视野受局限的风景不可能是美的。瓦连卡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回头看她的时候，她倚着小桥的栏杆，侧面朝我站着，眼睛望着前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住了她，甚至打动了她，因为她显然出神了，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人在看她。她那双大眼睛的眼神中含着那么多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和平静而开朗的思绪，她的姿态那么随便自然，虽然她的身材不

高，然而却显得那么庄严，使我仿佛又回忆到她而吃惊起来，我又自言自语地说："没有开始吗？"于是我又回答自己说，我已经爱上了索涅奇卡，而瓦连卡只是一位小姐，我朋友的妹妹。但是，这时我很喜爱她，因此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想对她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些扫兴的事。

"你知道，德米特里，"我对我的朋友说，更走近瓦连卡，好让她听到我要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蚊子，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而现在，"于是我拍了拍前额，真的打死了一只蚊子，"这根本不好。"

"您好象不爱大自然？"瓦连卡头也不回地对我说。

"我认为这是又无聊又无益的事。"我回答，高兴我总算对她说了点杀风景的、同时又独出心裁的话。瓦连卡带着遗憾的神情微微扬了扬眉毛，接着又静静地凝视着前方。

我恼恨起她来，但是，尽管如此，她倚着的油漆剥落的灰色桥栏，倾斜的桦树在幽暗的池塘里映出的、似乎要和垂枝混成一片的倒影，沼泽的气味，在额头上打死蚊子的感觉，瓦连卡聚精会神的眼光和庄严的神态，——这一切后来却时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二十七　德米特里

我们散完步回到家里的时候，瓦连卡不愿意象往常晚上那样唱歌了，我却很自信地认为这是因为我的缘故，以为这是因为我在小桥上对她说的话引起的。涅赫柳多夫家的人没有用晚

饭，早早地就分散了，而那一天，正象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所预料的，德米特里真的牙疼起来，因此我们比平时早一些走进他的房间。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我的蓝领子和金钮扣所要求的一切，而且大家都很喜欢我，我的心情极为愉快，得意洋洋。德米特里却恰好相反，由于争论和牙疼，沉默郁闷。他坐在桌旁，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和笔记本，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和已经做的事情都记在笔记本上。他不住地皱紧眉头，用手摸脸，在日记本和笔记本上写了好久。

"嗽，别管我！"他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派来问他牙疼得如何，要不要敷药的使女吆喝道。后来，说了一声我的床马上就铺好，他马上就回来，就到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那里去了。

"多可惜，瓦连卡长得并不漂亮，她根本不是索涅奇卡！"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时，这样暗自寻思。"大学毕业后，到她们这儿来向她求婚，有多么好啊！我会说：'公爵小姐，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不能疯狂地恋爱了，但是我永远会象爱亲姊妹那样爱您。''我早就很敬重您，'我会对她母亲说。'而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相信我，我非常、非常重视您。''直截了当地对我讲吧，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是的。'于是她把手伸给我，我紧紧握住，说：'我的爱情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可是，我猛然想道，"如果德米特里突然爱上柳博奇卡，——因为柳博奇卡本来就爱上他了——要同她结婚呢？那么我们中间就有一个不能结婚。① 这就妙极了。我将来一定这么办。我马上就会看出这一点，但是我一声不响，走到德米特里跟前，说：'我的朋友，我们相互隐瞒是没有用的。你知道，我对你妹妹的爱情至死

① 在俄国，夫妇的兄弟姐妹通婚是非法的。

不渝；但是我一切都晓得了，你破坏了我的最美好的希望，你使我不幸；不过，你知道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是怎样以德报怨吗？现在，我把我姐姐给你。'于是我就把柳博奇卡的手交给他。他会说：'不，无论如何也不行！'……于是我就说：'涅赫柳多夫公爵！您要想比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更宽宏大量是徒劳无益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慷慨了。'随后我就行个礼，走了出去。德米特里和柳博奇卡含着泪跑来追我，恳求我接受他们的牺牲。于是我就同意了，而且会非常、非常幸福，只要我爱上瓦连卡……"这些幻想太令人愉快了，我很想把它告诉我的朋友，但是，尽管我们之间立下互相开诚布公的誓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说的。

德米特里从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那里回来，牙齿上擦了她给他的药水，但是更疼了，因此他就更加郁闷起来。还没有给我铺好床，一个男孩——德米特里的仆人——来问我睡在什么地方。

"滚出去！"德米特里跺了跺脚喝道。"瓦西卡！瓦西卡！瓦西卡！"那个男孩刚走，他又喊道，声音越来越提高。"瓦西卡，给我在地板上铺床。"

"喂，最好我睡在地板上。"我说。

"哦，随便铺在哪儿都行，"德米特里用同样愤怒的声调继续说。"瓦西卡！你为什么不铺呀？"

但是瓦西卡显然不明白要他做什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喂，怎么啦？铺呀！铺呀！瓦西卡！瓦西卡！"德米特里喊叫着，突然发起火来。

但是瓦西卡还是不明白，畏缩地一动不动。

"你咒我死……要把我逼疯吗？"

于是德米特里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那个男孩跟前，用拳头使劲在瓦西卡头上打了几下，瓦西卡拚命跑出屋去。德米特里停在门口，回头看看我，他脸上方才闪现的狂怒而残忍的表情已经变成那么柔和、羞怯、多情的、孩子般的神情，使我甚至可怜起他来，尽管我想扭过身去，却不能那样做。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在房间里默默地踱了好久，偶尔带着求恕的目光看我一眼，随后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了点什么，脱掉常礼服，仔细叠好，走到挂着圣像的角落，把两只白皙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开始祈祷。他祈祷了好久，瓦西卡趁这工夫拿来一床褥垫，按照我小声吩咐他的那样，铺在地上。我脱了衣服，躺在地铺上，德米特里却还在祈祷。望着他那微微弯着的脊背和他每次跪拜时好象很恭顺地摆在我面前的脚跟，我比以前更强烈地爱德米特里了，心里不住地寻思："要不要告诉他，我梦想到的我们的姐妹的事呢？"祈祷完毕，德米特里就到我的地铺上躺下，用胳臂肘支着身子，默默地用亲切的、羞怯的眼光看了我好久。他这样显然很痛苦，但是他仿佛在处罚自己。望着他，我微微一笑。他也笑了。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他说，"我的举动很不好？要知道，你刚才是那么想的吧？"

"是的，"我回答，虽然我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仿佛觉得，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是的，这很不好，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我说，这时候用你称呼他，使我感到特别畅快。"喂，你牙疼怎么样了？"我补充一句说。

"过去了！啊，尼古连卡，我的朋友！"德米特里开口说，说得那么亲切，明亮的眼睛似乎热泪盈眶了。"我知道，也感到我是多么不好，上帝知道我多么渴望好一些，而且求他使我好一些；

不过，如果我生就这样一种不幸的、讨人嫌的性格，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怎么办呢？我极力克制自己，想要改正过来，但是你知道，这一下子是办不到的，单凭自己是办不到的。得有人帮助我，支持我。这个人就是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了解我，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根据我的笔记我知道，最近这一年我改多了。噢，尼古连卡，我亲爱的！”在这样的自白以后，他用一种特殊的、异常温柔的神情和更平静的声调接着说。“象她这样的妇女的影响，有多么大的意义呀！天啊，一旦我独立自主了，同她这样的朋友在一起，那该有多么好啊！同她在一起，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以后，德米特里开始向我发表他的结婚、村居生活和不断改造自己的计划。

“我将住在乡下，你来看我，也许你会同索涅奇卡结婚，”他说，“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一切好象又可笑，又愚蠢，不过也许会实现的。”

“可不是！这很可能！”我笑着说，同时又想，如果我同他妹妹结婚，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只想象你爱上了索涅奇卡，不过，我看这都是无所谓的。你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我没有反驳，因为我差不多非常同意他的话。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大概注意到，我今天又发了脾气，而且同瓦连卡啨争论了一场。后来我觉得非常不自在，特别是因为当着你的面。虽然好多事情她的想法不对头，但是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一个非常好的姑娘，你更深入了解她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改变了话题，从谈论我没有真正恋爱转到称赞自己的妹妹，这使我特别高兴，而且使我脸红，但是我依旧没有同他谈一句关于他妹妹的话，于是我们就继续谈别的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谈到鸡啼第二遍，当德米特里回到自己床上，吹灭了蜡烛时，窗口已经透进微微的曙光了。

“哦，现在睡吧。”他说。

“好，”我回答，“不过再说一句话。”

“说吧。”

“活在世界上很美妙吧？”我说。

“活在世界上是很美妙的。”他回答的声调使我在黑暗中仿佛看见他那快活、温柔的眼神和孩子般的微笑。

二十八　在　乡　下

第二天，我和沃洛佳乘着驿车下乡了。一路上，我重温着有关莫斯科的种种回忆。我回想起索涅奇卡·瓦拉希娜，但这是当我们已经走了五站，在黄昏时分才想起来的。“真怪，”我想，“我堕入情网，但是竟然完全忘了这件事；我应该想到她呀。”于是我开始想她，就象在旅途中那样想法，虽然不连贯，但是逼真。我想念她想到这种地步，以致到了乡下那两天，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卡坚卡面前，必须显得忧郁和若有所思；我认为卡坚卡在这种事上非常在行，于是我向她暗示了一下我的心境。但是，尽管我拚命自欺欺人，尽管我有意仿效我在情人们身上看到的一切特征，我却只有两天，而且不是经常的，主

要是在傍晚想到我是在恋爱。最后，我一进入乡居生活和事物的新轨道，就完全忘记自己爱索涅奇卡了。

我们夜里到达彼得罗夫斯科耶，我睡得那么香甜，竟没有看到房子，没有看到白桦林荫路，也没有看见家里一个人，他们都散了，早就睡觉了。驼背的老福卡赤着脚，肩上披着他老婆的棉袄，拿着一支蜡烛，前来给我们开门。一看见我们，他欢喜得直颤抖，连连吻我们的肩头，连忙收拾起他的毯子，开始穿衣服。我穿过门廊，走上楼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是在前厅里，门锁，门闩，一块翘起的地板，箱子，滴满烛油的旧烛台，刚刚点上的弯弯的、冷的牛油蜡烛芯的影子，还有那永远布满灰尘的、没有拆下来的双层窗户（我记得，窗外长着一棵山楂树）——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充满那么多的回忆，彼此那么和谐，仿佛被一种思想联结在一起似的，使我突然感到这幢可爱的老房子在爱抚我。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我和这幢房子，怎么能分离这么久呢？——于是我连忙跑去，看看其他的房间是否依然如故。一切照旧，只是全都变小了、矮了，而我似乎变得又高、又粗、又笨重了；但是，虽然我变得这样，房子却依旧欢喜地把我拥入它的怀抱，每块地板、每扇窗户、每级楼梯、每个声音，都在我的心头唤起无穷的形象，唤起千思万绪，唤起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往事。我们到了我们儿时的卧室，童年的一切恐怖又潜伏在角落和门口的黑暗里；我们走进客厅，静穆、温存的母爱仿佛仍然散布在房间里的一切物件上；我们穿过大厅，喧哗的、无忧无虑的儿童的欢笑好象还萦绕在这个房间里，只等待人们使它复活。福卡把我们领到起居室，给我们铺好床，这个房间里的一切——穿衣镜、屏风、古香古色的木刻神像、糊着白纸的墙壁上的每个坑洼，都仿佛提示着痛苦、死亡和再也不会存在的

东西。

我们躺下，福卡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

“Maman 不是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吗？”沃洛佳说。

我没有回答他，假装睡着了，如果我一说话，一定会哭起来。第二天清早我醒来的时候，爸爸穿着睡衣和软靴，嘴里叼着雪茄烟，坐在沃洛佳的床上，同他又说又笑。他愉快地耸耸肩，从沃洛佳的床上跳起来，走到我跟前，用他的大手拍拍我的脊背，把脸颊凑过来，贴到我的嘴唇上。

“哦，好极了，谢谢你，外交家！”他用他那特殊的、开玩笑的爱抚声调说，明亮的小眼睛凝视着我。“沃洛佳说你考得很好；好样的，好极了。只要你决心不淘气，你也是我的好孩子。谢谢你，我的宝贝！现在我们可以在这儿过过舒服日子，冬天我们也许搬到彼得堡去。只可惜打猎的季节过去了，不然我可以让你们开开心。你会用枪打猎吗，弗拉基米尔？野味多极了，哪天我亲自陪你们去。到了冬天，上帝保佑，我们搬到彼得堡去，你们要见见世面，结识些人。你们现在是我的大孩子了，我刚刚还对弗拉基米尔说，你们现在走上人生大道，我的任务已经完了，你们可以自己开步走了，不过，如果你们有事愿意和我商量，那就同我商量吧。我现在不是你们的监护人，而是一个朋友；至少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和伴侣，可能的话，做个顾问，再没有别的了。这合乎你的哲学吗，考考？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嗯？”

我当然说好极了，而且我真觉得那样。爸爸那天的表情似乎特别动人、快乐而幸福。他对待我象对待一个平辈、一个同伴一样，这种新的关系使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喂，讲给我听听，你拜访过我们所有的亲戚了吗？到伊温家去过吗？见过那个老头吗？他对你说什么来着？”他继续盘问

我。“你拜望过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吗？”

我们没有穿好衣服，就这样谈了好久，阳光已经开始从起居室的窗口移开，雅科夫（他还象从前那样老态龙钟，手指还是在背后乱动，还带着仍然这个口头禅）走进我们的房间，禀报爸爸说小马车已经套好了。

“你到哪儿去？”我问爸爸。

“啊呀，我倒忘记了，”爸爸说着，烦恼地耸了耸肩，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答应今天到叶皮凡诺夫家去。你们记得叶皮凡诺娃，la belle Flamande 吗？她过去常来探望你们的 maman。他们这家人好极了。”于是爸爸耸耸肩膀（我觉得他好象害羞了），走出屋去。

我们聊天的时候，柳博奇卡已经几次走到门口，不断地问：“可不可以进来？”但是每次爸爸都隔着门对她喊道：“绝对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穿好衣服。”

“那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没有看见过你穿睡衣！”

“你不能看见你的兄弟们不穿裤子啊。”他对她喊叫，“他们俩都会去看你的。行吗？你去敲门吧！他们穿着这种便衣，连同你讲话都不成体统啊。”

“噢，你们真讨厌！那么，至少要快点到客厅来吧，米米急着要见你们。”柳博奇卡在门外大声说。

爸爸一走，我就连忙穿上大学生制服，到客厅里去；沃洛佳恰好相反，他不慌不忙地在楼上逗留了好久，和雅科夫谈什么地方有山鹬和水鹬。我已经讲过，他曾经说，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同弟弟、父亲或者姊妹表示温存，他避免流露出一点感情，而趋于另一个极端——冷漠无情，常常伤害了那些不晓得其中原因的人们。在前厅里，我碰见爸爸迈着快速的碎步，正要上车。

他穿上了他那套崭新的、时髦的莫斯科礼服，身上散发出香水味。看见我，他快活地点了点头，好象说："你看，好极了吧？"我早晨就觉察出的他的眼睛里那种幸福的神情又使我惊异起来。

客厅还是那间明亮、高大的房间，摆着黄色的英国大钢琴，敞着大窗户，从窗口可以很愉快地看到花园里黄红色的小径。和米米、柳博奇卡亲吻过以后，我走到卡坚卡跟前，我猛然想起，同她接吻已经不合礼法了，于是红着脸，默默地缩住脚步。卡坚卡毫不羞怯，伸出她的白皙的小手，祝贺我进了大学。沃洛佳走进客厅，遇到卡坚卡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我们一块儿长大，那时候天天见面，而现在，在初次离别之后，真难决定见面时该怎样才好。卡坚卡的脸比我们俩还要红。沃洛佳一点也不窘，对她微微点点头，就走到柳博奇卡身边，同她也谈了几句，而且并不严肃，就独自出去散步了。

二十九　我们同姑娘们的关系

沃洛佳对姑娘们抱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看法，他能够关心她们吃饱没有，睡得好不好，打扮得体面不体面，法语是否讲错了（这些错误会使他在外人面前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承认她们能够思考，或者对任何人性的东西有所感受，更不承认可以同她们谈论什么问题。要是她们向他请教某个正经问题（不过，她们极力避免这样），要是她们问他对某本小说的看法，或者他对大学里的功课有什么意见，他就朝她们扮个鬼脸，一声不响地走开，或者故意用蹩脚的法语回答，说什么ком си три жоли①，或者

装出一副严肃的、呆头呆脑的神情，答非所问地说些毫无意义的话，眼里突然露出无神的表情，说些甜面包、兜风、卷心菜或者类似的话。要是我向他复述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对我讲的话，他总是说：

"哼，你还同她们讨论哪？我看，你还是不怎么样！"

这时真得听听他的话，看看他的表情，才能充分领会他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深刻的、一成不变的轻蔑意味。沃洛佳已经成人两年了，遇到任何漂亮女人都会钟情。不过，他虽然每天都和卡坚卡见面，她也已经穿了两年长衣裳，而且一天比一天妩媚动人，他却从来没有想到可能同她发生恋爱。这究竟是由于对童年平淡的琐事——如戒尺、洗澡巾、任性调皮——记忆犹新呢？还是由于年轻人对家里的一切都抱有反感呢？或者是由于人类的共同弱点，对最初遇到的美好事物不予重视，心想："唉，我一生中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呢，"不论什么缘故吧，沃洛佳一直没有把卡坚卡当作女人看待。

沃洛佳那年夏天显然是百无聊赖；他感到寂寞是由于他看不起我们，正如我讲过的一样，他也并不设法掩饰这一点。他脸上那副始终不变的神情表示："呸，多无聊啊！没有一个谈得来的人！"他常常一清早或是一个人背着枪去打猎，或者待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都不穿好衣服。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索性把书拿到饭桌上来，一个劲儿地看，对我们谁也不理，使我们觉得好象我们得罪了他似的。晚上他也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枕着胳臂肘睡觉，或者一本正经地讲些可怕的、有时根本不成体统的废话，惹得米米非常恼怒，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

① 用俄语字母拼成的法语：正确的说法是 Comme c'est très joli（多漂亮啊）！他故意讲错，来表示轻蔑。

我们却笑得要死；但是除了跟爸爸，偶尔也跟我谈谈正经事以外，他跟我们家里别的任何人从来也不愿谈正经事。在对姑娘们的看法上，我完全不自觉地模仿我哥哥，虽然我不象他那样害怕温存，我对姑娘们的轻视也远远没有他那样根深蒂固。那个夏天，由于无聊，我有好几次尝试和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接近一些，谈一谈，但是每次我都发现，她们是那么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对于最简单、最平常的事，象金钱是什么，大学里读什么，战争是怎么回事等等，都那么无知，要是向她们解释这些事情，她们又是那么冷漠，因此我的尝试不过是更加证实了我对她们所抱的不利的看法。

我记得，有天晚上，柳博奇卡在钢琴上第一百次重奏一段使人厌烦透顶的曲子，那时沃洛佳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有时用恶意的讽刺口吻嘟囔几句，并不特别对哪个人说："她叮叮咚咚地弹起来罗！……女音乐家！……贝多芬！……（他用一种特别嘲讽的口吻说出这个名字），好啊！……再来一次！就是这样！"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卡坚卡和我留在茶桌旁，不记得怎么的，卡坚卡把话题引到她心爱的问题——爱情——上。我有心要大发一番议论，开始高傲地给爱情下定义，说爱情就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自己所缺少的东西的愿望。但是卡坚卡回答我说，恰好相反，如果一个姑娘想嫁富翁，那就不是爱情，按照她的看法，财产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有经得起别离的痛苦的才是真正的爱情（我明白，她这是暗示她对杜布科夫的爱情）。沃洛佳一定在听我们的谈话，突然用胳臂肘撑起身子，大声问道：

"卡坚卡！是俄罗斯人吗？"

"总是胡说八道！"卡坚卡说。

"放到胡椒瓶里吗？"沃洛佳接着说，着重每个母音。我不能

不认为沃洛佳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发展的一般智力、感受性和艺术感而外，还有一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在家庭里或多或少发展的，我称做理解力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的要点就是一定的分寸感和对事物有一定的片面的看法。同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家庭里具有这种能力的两个人，总是让感情表达到一定程度，如果超过这个程度，两人都会觉得没有意思。他们在同一个时候看出，什么时候结束称赞而开始讽刺，什么时候停止迷恋而开始做假。但是对于理解力不同的人们，这就可能大不相同。对于理解力相同的人们，每种事物的滑稽的、或者美好的、或者肮脏的一面，都是同样地显眼。为了使一个阶层或者一家人便于表达同样的理解力，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说法，甚至能够表达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微妙概念的词汇。在我们家里，在爸爸和我们弟兄之间，这种理解发展到最高程度。杜布科夫，不知怎的，同我们这个圈子也很合得来，很有理解力；但是德米特里，虽然比他聪明得多，在这方面却很迟钝。不过我跟任何人也没有象跟和我在同一环境里长大的沃洛佳那样，把这种能力发展到那么微妙的地步。爸爸早就落在我们后边，好多在我们看来象二乘二得四那样清楚的事，他却不理解。譬如，天晓得怎么回事，沃洛佳和我规定了下面的具有相应概念的字眼：葡萄干，表示想炫耀自己有钱的虚荣心；松果（说的时候还得把手指撮在一起，特别强调松字），表示鲜艳、健康、优雅、但并不豪华的东西；复数名词，表示特别爱好那种东西，等等。不过，意思多半靠面部表情和谈话的总的意义来决定，因此，不论我们哪个发明了一个新词儿来表达一种新的微妙的差别，另一个只要根据暗示就会同样正确地领会。姑娘们没有我们的这种理解力，这是造成

我们在精神上疏远和我们瞧不起她们的主要原因。

她们可能有她们自己的理解力，但是同我们的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已经看出是空话连篇，她们却认为是真的情感；我们觉得是讽刺，她们却觉得是实话；诸如此类。不过，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一点并不是她们的过错，缺乏理解力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既漂亮又聪明的姑娘；而我却看不起她们。另外，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坦白这个概念，为了趋于极端，我责备柳博奇卡那种文静的、轻信的性格是不露真情、装模作样，说她根本不认为有必要挖掘和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和内心的欲望。譬如，柳博奇卡每天夜里要为爸爸画十字，去祭祷妈妈时她和卡坚卡在教堂里流泪，卡坚卡在弹钢琴时叹气，把眼珠翻上去，我觉得这一切都太装腔作势，纳闷她们什么时候学得象大人那样矫揉造作，她们这样做怎么不觉得难为情？

三十　我的工作

尽管如此，因为我对音乐产生了热情，这年夏天我同家里的小姐们比往年更接近了。春天，邻家一个年轻人到乡下来拜望我们，他一进客厅，就盯着那架钢琴，而且一边同米米和卡坚卡谈话，一边就不知不觉地把椅子朝钢琴移过去。谈了谈天气和田园生活的乐趣以后，他就很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律师、音乐、钢琴上面，最后说他会弹钢琴；他很快地弹了三支圆舞曲，这时柳博奇卡、米米和卡坚卡都站在钢琴旁边望着他。从此以后，那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但是我非常喜爱他的演奏，他坐

在钢琴前面的姿势，往后甩头发的姿态，特别是用左手弹八度音的姿势，他把小手指和大拇指迅速地伸展在八个音阶的宽度上，然后慢慢收拢，再飞快地伸开。这种优美的动作、潇洒的神态、往后甩头发的姿势，以及我们家女士们对他的才能的注目，都使我产生了要弹钢琴的念头。由于这种想法，并且深信我对音乐有才能，有热情，于是我就开始学起来。在这方面，我的行动就象千百万学音乐的男人，特别象女人一样，没有好的教师，没有真正的才能，丝毫不理解艺术的作用，也不知道为了使艺术发生效用，应当如何去从事它。在我看来，音乐（毋宁说弹钢琴）是拿自己的感情迷惑姑娘的手段。靠着卡坚卡的帮助，我学会了音符，我的粗手指练得有点灵活了，在这上面我孜孜不倦地下了两个月工夫，连吃饭睡觉时还在膝头和枕头上练习我那不听话的无名指。我立刻动手弹起乐曲来，自然是一心一意地、avec ame①弹，这一点卡坚卡也承认，不过弹得一点没有节拍。

我挑选的乐曲都是一些可爱的作曲家们的著名作品，有圆舞曲、加洛普舞曲、浪漫曲（arrangés②）等等。这些作品，凡是稍有健全欣赏力的人，都会从乐谱店的一大堆美妙作品中给您选出一小堆来，说："这都是不该弹的，因为从来没有写出过比这更糟糕，更庸俗，更无意义的乐谱了。"想必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您在每个俄国小姐的钢琴上都会找到它们。不错，我们有那不幸的、总是被小姐们弹得支离破碎的«Sonate Pathétique»③，有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柳博奇卡常弹它们来纪念妈妈，还有柳博奇卡从莫斯科音乐教师那里学来的其他一些好的乐曲，但

---

① 法语：全神贯注地。

② 法语：改写曲。

③ 法语：《悲怆奏鸣曲》。

是也有那位教师自己创作的曲子，最荒谬的进行曲和加洛普舞曲，柳博奇卡也弹它们。我和卡坚卡不喜欢严肃的作品，倒爱好所有的 «Le Fou»① 和《夜莺曲》之类，这些曲子卡坚卡弹得飞快，几乎让人分不出她的指头，我也开始弹得相当响亮和流利了。我学会了那个年轻人的手法，时常惋惜没有一个外人来看我演奏。但是不久以后就发现，李斯特和加尔克不伦诺② 的作品我弹不了，我明白自己不可能赶上卡坚卡。因此，我想象古典音乐可能容易一些，一部分也是为了标新立异，我突然认定我喜欢德国古典音乐；柳博奇卡弹 «Sonate Pathétique» 的时候，我就高兴起来（其实，我对这支奏鸣曲早已深恶痛绝），因此我开始弹起贝多芬来，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读贝多芬的名字。但是，就我现在回忆得起的，通过这些胡乱弹奏和装模作样，我身上真正有了一种类似才能的东西，因为音乐常常强烈地感动了我，使我落泪；我喜欢的那些作品，不看乐谱就能随手在钢琴上弹出来；因此，如果当时有人指导我把音乐看作目的，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享受，而不是以弹奏的流畅和热情作为迷惑姑娘们的手段，我也许真会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

看沃洛佳随身带来的大量的法国小说，是那个夏天我的另一项工作。当时"基度山式"③ 和各种《神秘》刚刚出现，我沉醉在欧仁·苏④、仲马⑤、保罗·得·考克⑥ 的小说里。所有那些离奇古怪的人物和事件，在我看来就象真事一样生动。我不但

---

① 法语：《狂人曲》。

② 德国作曲家。

③ 指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

④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等。

⑤ 指大仲马（1803—1870），著有《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等。

⑥ 考克（1794—1871），法国作家，作品内容空洞、庸俗。

不敢怀疑作家在撒谎，而且我觉得作者本人并不存在，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从印好的书本上自动地出现在我眼前。如果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人，那么我从来也不怀疑他们会出现的。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着书里所描写的一切热情以及同每本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英雄和恶棍——相似之处，就象一个多疑的人看医学书，在自己身上发现可能有的一切疾病症状，我喜爱这些小说中的巧妙思想、热烈感情、神奇事件和单纯性格——要是好人，那就十全十美；要是坏人，那就无恶不作，就象我青年时代初期对人们的看法一样。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一切都是用法语写的，而且高兴我能够记住高尚的英雄所讲的高尚的话，万一我完成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利用它一番。假如有一天我再遇见科尔皮科夫，我可以借着这些小说想出多少句法国坏话来骂他，假如我终于遇到她，我会想出多少句美妙的法语向她吐露爱情呀！我会给他们准备那样一些话，他们听了都会气死。根据这些小说，我甚至对自己希望获得的道德品质都有了新的标准。首先，我希望在样样事情上，在一举一动中都很 noble①（我说 noble，而不说 благородный②，因为这个法文字眼具有另外的含义，正如德国人用 noble 这个字眼，而不把 noble 这个字眼同 ehrlich③ 这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样）。其次，是要热情；最后，是要尽量comme il faut，我以前就有这种倾向。我甚至在仪表和习惯上都极力摹仿具有这些品质的英雄人物。我记得，那个夏天我看过几百种小说，其中一本小说里有一个浓眉的、非常热情的

① 法语：高尚。

② 俄语：高尚。

③ 德语：尊贵。

英雄，我多么希望在外表上象他（精神上我觉得我同他丝毫不差），照镜子看眉毛时，我决定剃掉一点，好让它们长得更浓；但是有一次我动手剃的时候，有个地方竟剃多了，必须重新把它剃匀，结果一照镜子，使我大为惊慌，因为我看见自己没有眉毛了，非常难看。然而，希望不久就会象那个热情的人一样长出两道浓眉，我又可以自慰了，只是担心家里人看见我没有眉毛的时候，我对他们怎样讲法。我弄了沃洛佳的一点火药，描了描眉，而且烧焦了。虽然火药没有爆炸，我却非常象一个烧焦的人。不过没有人发现我这种把戏，到我已经忘了那个热情的人的时候，我的眉毛真长得浓多了。

三十一 COMME IL FAUT

在这本书所写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几次提到和这个法语标题相应的概念。现在我觉得有必要专章来阐明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教育和社会灌输给我的一种最有害、最虚伪的概念。

人可以划分为好多类——穷的富的，善的恶的，文的武的，聪明的愚笨的等等；但是，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自己所喜爱的主要分类，他不知不觉地把每个生人列在这一类里。在我描写的这个时期，我所喜爱的主要分类法就是把人分成comme il faut和comme il ne faut pas① 这样两种。第二种人又分成生来就不comme il faut和普通人两类。我尊敬 comme il faut 的人，认

① 法语：体面和不体面。

为他们有资格和我发生平等的关系；而对于第二种人，我就装出轻视的神情，实际上是憎恶他们，对他们个人抱着一种侮辱的情绪；第三类人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我根本看不起他们。我所谓的comme il faut，第一个主要条件是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是发音准确。一个法语发音不准确的人，马上就在我心里唤起憎恶的情绪。“你既然不行，又何必想和我们讲得一样呢？”我怀着恶毒的讥讽在心里问道。comme il faut 的第二个条件是要留着长长的、刷得干干净净的指甲。第三个条件是要知道怎样行礼、跳舞和应酬。第四个条件十分重要，就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经常露出一种优雅而傲慢的厌倦神情。除此以外，我还看得出一些普遍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不必交谈，我就判断得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在这些特征中，除了布置房间、手套、字迹、马车以外，主要的是脚。我一看到靴子和裤子的关系，马上就能确定一个人的地位。不带后跟的方头靴子，窄裤脚上不系套带——这是个普通人。靴头又窄又圆，带后跟，裤脚很小，系着套带，裤腿紧裹着大腿，或者裤脚肥大，系着套带，象华盖一样罩在靴头上——这是一个 mauvais genre① 的人，诸如此类。

奇怪的是，我肯定不能成为 comme il faut 的人，却对这个概念感到极大兴趣。也许正因为我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做到这种 comme il faut，它才牢牢地扎根在我心里。为了获得这种品质，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十六岁的美好光阴，回想起来都很可怕。我所模仿的一切人——沃洛佳、杜布科夫和我的大多数朋友，他们似乎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种品质。我怀着嫉妒的心情注视着他们，悄悄地学法语，学习行礼时不望着对方，学习

① 法语：趣味低下。

应酬和跳舞，学习在心中培养一种不关心一切和厌倦一切的神情，学习修指甲，为了修指甲，我用剪子把手指上的肉都剪掉了，就是这样我还觉得，要达到目的，还要下很大的苦功。房间，写字台，四轮马车，这一切我怎么也不能布置得那么 comme il faut，尽管我不喜欢实际事务，我还是尽量去做。在别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切搞得尽美尽善，好象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修指甲费了那么大力气，仍然徒劳无益，我就问指甲好得出奇的杜布科夫，他的指甲是不是早就这样，他怎样做到这样的？杜布科夫回答说："从我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使它们这样，我不懂一个体面人怎么会有别样的指甲。"这个回答使我伤心透了。当时我还不知道，comme il faut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隐瞒在达到 comme il faut 上所花的力气。对于我来说，comme il faut 不但是很重要的美德，良好的品质，是我想达到的完善的境界，而且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条件，少了它，世界上就没有幸福，没有荣誉，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著名的艺术家也罢，学者也罢，或者人类的救世主也罢，如果他不 comme il faut，我就不尊敬他。一个 comme il faut 的人比他们高一筹，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他让他们去画画，作曲，著书立说，行善；他甚至因此而称赞他们，不论谁有优点，为什么不加以称赞呢？但是，他不能同他们站在一个水平上，他是 comme il faut，而他们不是——这就够了。我甚至觉得，假如我的兄弟，母亲或者父亲不 comme il faut，我就要说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我和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观念给我带来的最大害处，既不是为了经常关心去遵循对我很困难的 comme il faut 条件妨碍我做任何正事而浪费了黄金般的光阴，也不是对十分之九的人类的憎恶和轻视，更不是对 comme il faut 圈子

以外的美德注意不够。最大的害处在于，我相信comme il faut在社会上占有独立地位，一个人如果是comme il faut，就不必努力去做官，去当车匠，去当兵，或者去做学者；他如果达到这种地位，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甚至比大部分人都崇高。

在青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犯过许多错误，迷恋过许多事物以后，每个人通常都理解到必须积极参加社会生活，选择一个劳动部门为它献身；但是一个comme il faut的人却很少这样做。我过去认识，现在还认识许许多多年老的、高傲的、自以为是的、判断力很强的人，如果在阴间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你在阳世做了些什么？"他们只能这样回答："Je fus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①

这种命运等待着我。

三十二 青年时代

尽管那年夏天我脑子里的概念象一团乱麻，但是我却是年轻，天真，逍遥自在，因而差不多是很幸福的。

我有时，而且常常很早就起床。（我睡在外边的凉台上，朝阳的斜晖唤醒我。）我连忙穿好衣服，夹着一条毛巾和一本法文小说，到离家半俄里的小桦树林荫里的河里去洗澡，然后就躺在树荫下的青草上看书，有时把眼光从书上移开，望一望在树荫下泛出紫罗兰色、被晨风吹皱的水面，望一望对岸发黄的麦田，望

① 法语：我过去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

一望鲜红的晨曦越来越低地渲染着白桦树干，白桦一株后面还有一株，从我身边一直伸展到密林深处。我意识到内心也充满大自然在我周围散发出的那种新鲜的、青春的生命力，感到无穷的乐趣。当天空布满清晨的阴云，洗过澡我觉得冷的时候，我常常不择道路，穿林越野去漫游，舒服地让新鲜露珠透过靴子弄湿我的脚。这种时候，我历历在目地梦想着我刚看过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统帅，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大臣，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非凡的大力士，一会儿又想象自己是个热情的人，我怀着某种战栗的心情不住地环顾四周，希望在林中空地或者树后什么地方突然遇到她。当我这样游荡，碰见在劳动的农民和农妇时，尽管我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但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十分窘迫，极力躲开他们。当天气热了，我们家的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吃茶的时候，我时常到菜园或者果园里去吃各种成熟了的瓜果蔬菜。这桩事也是我主要的乐趣之一。我常常走进苹果园，到高大茂密的马林浆果丛的深处。头顶上是明朗、炎热的天空，周围是同杂草交织成一片的马林浆果丛的淡绿刺叶。顶上开着小花的绿色荨麻，笔直向上伸展着；宽叶的牛蒡长着带刺的不自然的淡紫色花朵，长得比浆果丛还高，比我的头还高；有些地方的牛蒡同荨麻长在一起，甚至一直伸展到老苹果树淡绿色垂枝的地方，那些垂枝上一个个象果核般光泽的、圆圆的、还发青的苹果，朝着烈日，快要成熟。下面有一丛几乎枯干的、没有叶子的浆果，弯弯地朝着太阳；针状的绿草和嫩牛蒡，从去年的叶子下边钻出来，它们沾满露珠，在永不见天日的背荫里，呈现出水灵灵的绿色，仿佛并不知道强烈的阳光正在苹果树叶上照耀着似的。

这个密林里总是潮湿的，发出浓烈的、经常处在阴暗中的潮

湿味，蜘蛛网的气味，落在腐烂落叶堆上、已经发黑的烂苹果和浆果的气味，有时还有树虫味，这种树虫你会无意中同浆果一起吞下去，然后连忙再吃一颗浆果来解那种味道。再往前走，就会惊起永远栖息在这里的麻雀，可以听见它们急促的喊喳声和它们飞快地掀动着的小翅膀拍击树枝的声音；在某个地方可以听到一只大蜜蜂的嗡嗡声，而在小路上某个地方，你又可以听到园丁，傻子阿基姆的脚步声以及他永远没完没了的嘟囔声。你会暗自思索："不，不论是他，不论是世界上任何人，在这儿都找不到我……"你的两只手会左右开弓，从圆锥形的白色小茎上摘下汁液饱满的浆果，快活地一颗接着一颗吞下去。你的腿会湿到膝盖以上，脑子里充满可怕的思想（你心里接连念叨了一千次：二十个一把，七个一把），手和湿透了的裤子里的大腿都被荨麻螫疼；阳光直透进密林，开始热烘烘地晒着脑袋，我早就不想吃东西了，但是仍然坐在密林里，东看看，西听听，思索些什么，机械地采摘和吞咽最好的浆果。

我通常在十点多钟，多半在吃过早茶之后，走进客厅，这时女士们已经坐下来各做各的事。在最近的窗口，遮阳的粗布窗帘已经放了下来，强烈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网眼，不论遇到什么东西都印上那么明亮的火热的斑点，使你看了眼睛都发痛；窗前摆着刺绣架，苍蝇在洁白的布面上悄悄地乱爬。米米坐在刺绣架前面，不住生气地摇着头，为了避开阳光不断挪动地方，而阳光却突然乘虚而入，把炽热的光线在她的脸上或手上到处乱射。另外三扇窗户的窗框用它的阴影圈出三个完整而明亮的四方形；在不上油漆的客厅地板上的一个四方形里，米尔卡照老习惯卧着，竖起耳朵，注视着在明亮的四方形里乱爬的苍蝇。卡坚卡坐在沙发上，不是织毛线，就是看书，用她那在强烈的光线中仿

佛是透明的白皙的手不耐烦地挥着苍蝇，或者皱起眉头，摇着小脑袋，来驱逐一只钻进她的浓密金发而在那里嗡嗡乱叫的苍蝇。柳博奇卡不是倒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到果园里去，就是在钢琴上弹一些我早就熟悉每个音符的乐曲。我坐在一个地方，听听这种音乐或者朗诵，等着轮到我自己可以去弹钢琴。午饭后，有时我迁就姑娘们，陪她们去骑马（我认为步行出游同我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不相称）。我们骑着马游逛，我陪姑娘们到她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和豁谷，常常十分愉快。我们有时也遇到惊险的场面，那时我表现得象个英雄好汉，于是女士们就称赞我的骑术和勇敢，认为我是她们的保护人。傍晚，如果没有客人，在阴凉的凉台上吃过茶，同爸爸到农场上散过步以后，我就躺在我的老地方——那张高背安乐椅里，一边听卡坚卡或者柳博奇卡弹琴，一边看书，同时做旧日的美梦。有时候，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在柳博奇卡弹着什么老调子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放下书本，从凉台敞着的门望出去，望着夜影已经开始笼罩着的高大白桦树的茂盛的垂枝，望着晴朗的天空，当你聚精会神观看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灰尘一般小小的黄点，然后又消失了；当我倾听着大厅里传来的琴声、大门的咯吱声、农妇的说话声和回村的牛群声的时候，我突然栩栩如生地回想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maman 和卡尔·伊万内奇，一时间我伤心起来。但是那时我的心灵里充满了那么多的生命力和希望，这些回忆只用翅膀触了触我，就飞走了。

晚饭后，有时是在同什么人到果园里去夜间散步——我害怕一个人走漆黑的林荫路——之后，我就独自去睡在凉台的地板上，尽管夜里有无数蚊子叮我，我却感到极大的乐趣。月圆的时候，我时常整夜坐在草垫上，环顾着光与影，谛听着周围的动

静，梦想着各式各样的事情（主要是想我当时认为是人生最大幸福的风流韵事），并且由于这时我还只能想象而不能亲身体验这些幸福而伤心。有时，大家刚一走散，灯光从客厅里移到楼上的房间，从那里开始传来妇女的说话声和开关窗户的声音，我就走到凉台上，踱来踱去，急切地倾听入睡的房子里的一切动静。我所盼望的幸福，哪怕还有一点点可以实现一部分的毫无根据的希望，我就不能冷静地为自己构思一种想象的幸福。

一听见光脚走路声，咳嗽声，叹息声，推窗声，衣服的窸窣声，我就从床垫上跳起来，象小偷似的听一听，看一看，毫无理由地激动起来。但是，楼上窗户的灯光终于消失了，脚步声和谈话声被鼾声代替了，更夫开始打更，窗户里射出的红光刚一消逝，果园里就变得更幽暗，也更明亮了。最后的一道灯光从饭厅里移到前厅，把光线投射到浸着露珠的果园里，穿过窗口，我看见福卡的驼背的身影，他穿着短袄，手里拿着蜡烛，上床去睡觉。我常常在房屋的黑影中偷偷走过湿漉漉的草地，走到前厅窗口，屏息凝神地倾听男仆的鼾声、福卡的呻吟（他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和他不住念祈祷文的衰老声音，觉得这是使我激动的莫大的乐事。他的最后一线灯光也终于熄灭了，窗户砰的一声关上，撇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胆怯地东张西望，看看在花坛旁边或者我的床边是否有白衣女人，就快步跑到凉台上。随后我就躺在床垫上，脸朝着果园，尽量盖好，免得被蚊子和蝙蝠叮咬；我向果园里观看，倾听着夜里的声响，梦想着爱情和幸福。

那时，我觉得一切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老白桦树，一面在月光中闪耀着枝繁叶茂的树枝，一面却用自己的黑影遮住灌木和道路；池塘静穆而华丽的光辉，象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凉台前花朵上的露珠映出月光；花朵也把优雅的影子投射到

灰色的花床上；池塘那边一只鹌鹑的啼声，大路上的人声，两棵老白桦树的轻微的、隐隐听得出的互相摩擦声，在被窝里我耳边的一只蚊子的嗡嗡声；挂住枝椏的苹果落在枯叶上的声音；青蛙的跳跃声，它们有时跑到凉台的阶前，绿油油的背脊在月光下闪着神秘的光彩，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具有奇怪的意义：它们把世界装点得太美了，而我追求的幸福却还未能如愿以偿。这时，仿佛她来临了，梳着黑油油的长辫子，丰满的胸脯，永远那么忧愁而美丽，裸露着的胳臂，令人心荡的拥抱。她爱我，为了得到她刹那的爱情，我牺牲了整个的生命。但是，月亮悬在天空，它越来越高，越来越皎洁，象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的池塘的华丽光辉，也变得越来越晶莹，阴影越来越黑，光彩越来越亮，当凝视和谛听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对我说，她裸露着胳臂，会热情拥抱，却远远不是整个的幸福，爱她也远远不是唯一的美德；我越观看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就越觉得真正的美和善越来越高，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接近他[①]，接近一切美和善的源泉；一种未曾得到满足的、但是令人激动的快乐的眼泪涌到我的眼里。

我仍然是孤独的，我仍然觉得，神秘而伟大的自然，这不知为何高悬在蔚蓝天空的某个地方、同时又无所不在、好象要填满无穷空间的、吸引人的亮晶晶的圆月；还有我，一个已经被各种各样卑鄙的、可怜的人类情欲所污损，但是有着无穷的、莫大的想象力和爱情的微不足道的蛆虫——在这种时刻，我觉得大自然、月亮和我，这三者仿佛融为一体了。

---

① 指上帝。

三十三　邻居

我们到家的头一天，爸爸把我们的邻居叶皮凡诺夫一家称作好人，使我听了大为惊讶，而他去拜望他们，就更使我惊异了。我们和叶皮凡诺夫家为了一块地产打了很久官司。我小的时候，屡次听见爸爸为这场官司生气，骂叶皮凡诺夫家，请来各式各样的人，按我的理解，是为了保护自己，对付他们；我听见雅科夫管他们叫我们的敌人和普通老百姓，我还记得妈妈要求在她的家里和当着她的面甚至不要提那些人。

由于这些事实，我从小就形成了那么坚定而明确的概念，认为叶皮凡诺夫一家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但准备刺死或者勒死爸爸，甚至包括他的儿子，如果他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普通老百姓；在我母亲逝世那年我看见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la belle Flamande——来侍候她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出身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我一直把这家人看作是寒微的人。虽然这一年夏天我们常同他们会面，我对他们全家却依旧抱着异样的成见。事实上，叶皮凡诺夫家就是这些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寡妇，还容光焕发，非常快活，一个漂亮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和一个结巴儿子，退伍的未婚的中尉，性格非常古板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叶皮凡诺夫。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在丈夫死去以前就同他分居了二十来年，有时她住在彼得堡，那儿她有亲戚，但是多

半住在距离我们三俄里的、她自己的梅季希田庄上。她的生活方式被四邻讲得那么骇人听闻，以致梅萨琳娜[1]同她相形之下还算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哩。因此，妈妈要求，在我们家里连叶皮凡诺娃的名字都不许提；但是毫不带讥讽地说，形形色色的最恶毒的流言蜚语——乡间邻里间的谣言——连十分之一都不能相信。我头一次遇见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时候，虽然她家里有个农奴出身的管事米秋沙，他穿着一身契尔克斯式[2]的服装，头发鬈曲，总是搽着发油，吃饭时侍立在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椅子后面，她常常当着他的面用法语请客人们欣赏他的漂亮眼睛和嘴巴，但是根本没有传闻中那一类事情。据说十年以前，也就是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写信要她那孝顺儿子彼得退伍回家的时候，她的确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地产并不多，总共只有一百多个农奴，但是她在过快活生活的期间花销很大，因此十年前她抵押的和再抵押的田产都过期了，不得不拍卖掉。在这种极端穷困之中，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认为监护呀，查封家产呀，审判官来临呀，以及诸如此类不愉快的事件，与其说是因为她付不出利息，不如说由于她是女人，因此她给军队里的儿子写信，要他回来把母亲从窘境中拯救出来。虽然彼得·叶皮凡诺夫在军队里一帆风顺，不久就可以独立自主，但是他放弃一切退了伍，象个孝顺儿子一样，认为安慰老母是他的首要义务（他在信里也十分诚恳地讲到了这一点），回到村里来了。

尽管彼得·叶皮凡诺夫其貌不扬，笨手笨脚，说话结巴，但他却是个严守规矩、头脑非常实际的人。靠着小笔小笔的贷款、

---

① 罗马时代的皇妃；以残忍、淫荡著名。

② 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少数民族。

各种周转、请求和诺言，他总算保住了田产。成了地主以后，彼得·叶皮凡诺夫就穿上他父亲存在贮藏室里的皮袄，打发掉马和马车，不请客人来梅季希，他开沟挖渠，开拓耕地，减少农奴的土地，用自己的农奴伐木，很划算地卖掉小树林，整顿好家务。彼得·叶皮凡诺夫发过誓，而且也履行了自己的誓言——除非把债务全部偿清，否则他除了父亲的皮袄和他给自己做的那身帆布衣服以外，他不穿别的衣服；除了坐乡下大车，骑农民的马之外，他什么车都不坐。他卑躬屈节地尊敬他的母亲，认为这是他的天职，在这种尊敬的容许下，他极力把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全家。在客厅里，他结结巴巴地对母亲曲意奉承，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如果仆人们不按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吩咐的去办，他就责骂他们；但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办公室里，如果仆人没有他的命令把一只鸭子端上饭桌，或者按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吩咐派了个农奴去探问一个邻居的病情，或者把农奴的女儿派到树林里去拾浆果，而不是派到菜园里去锄草，他都要严加惩处。

过了四年光景，债务就全部还清，彼得·叶皮凡诺夫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回来时穿着新衣服，坐着四轮马车。尽管他的家业欣欣向荣，但是他仍然保持着禁欲主义的脾气，而且在家里人和外人面前仿佛很忧郁地以此自豪；他时常结结巴巴地说："真想见我的人，就是看见我穿着破皮袄也会高兴的。他会吃我的菜汤和大麦粥。我自己也吃呀！"他补充一句说。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骄傲的神情，这种骄傲的来源，就是他感到自己为母亲作出了牺牲，赎回了产业，同时又流露出看不起别人的神气，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类似的事情。

母亲和女儿的性格完全不象这样，而且在许多方面又各不

相同。母亲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女人，在社交界总是非常和蔼、快活。一切美好和愉快的事物都使她真心喜悦。只有最善良的老年人才有的特征——一看见风流少年就心花怒放的本能——在她身上甚至发展到了极点。她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刚好相反，性格严肃，毋宁说是具有一种特殊冷漠的、高傲得毫无道理的脾气，这是未婚的美人儿常有的。当她想欢乐的时候，她的欢乐表现得有些奇怪，不知她是在嘲笑自己，是在嘲笑谈话的对方，还是在嘲笑全世界，而这大概都不是她的本意。我时常感到惊奇，心里纳闷，当她说“是的，我美极了；当然人人都会爱上我”诸如此类的话时，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总不闲着；她爱布置她的小屋和小花园，爱花，爱金丝雀和漂亮的小玩艺儿。她的房间和花园并不大，也不豪华，但是一切都收拾得那么整齐，那么干净，一切都带着美妙的华尔兹舞和波尔卡舞所表现出的那种普遍的轻松愉快的性质，客人们常用小玩艺儿这个词儿来夸奖，这对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间和小花园特别恰当。而且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本人就是个小玩艺儿——娇小纤瘦，面色鲜艳，一双漂亮的小手，总是高高兴兴，穿着永远很合适。只是她的小手上显得有些过于凸出的青筋破坏了这总的印象。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恰恰相反，几乎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做，不但不喜欢摆弄小玩意儿或者养花，连对自己都太不注意，每次客人来时都要现跑去换衣服。但是她打扮好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她简直漂亮极了，除了她眼睛里和微笑中的冷漠而呆板的表情——这是绝色美人儿的通病。她那极其端正的、妩媚动人的面孔和她的窈窕身姿，永远好象在对您说：“您愿意看我，就请看吧！”

尽管母亲性格活泼，女儿的外表冷若冰霜，但是您却感到，

母亲除了漂亮和令人欢快的东西而外，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一无所爱，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却具有那种性格，她一旦钟情，就不惜为她所爱的人牺牲整个生命。

三十四　父亲的婚事

父亲第二次结婚，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时，已经四十八岁了。

爸爸春天独自带着姑娘们下乡以后，据我想象，心情一定特别兴奋和喜欢与人交往，赌徒们赢了大笔钱，洗手不干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心情。他感到自己还有大量未耗尽的幸福，如果他不想再把它用在赌博上，他可以把它运用到人生的成就上。况且时当春季，他手里的钱多得出乎意外，他又是只身一人，寂寞得很。当他同雅科夫谈事务而回想起同叶皮凡诺夫家那场没有了结的官司，回想起他好久没见的美人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时，我想象他一定对雅科夫说："你看，雅科夫·哈尔兰佩奇，我们与其为了这场官司捣麻烦，不如干脆把那块该死的土地让给他们，好不好？你看怎么样？……"

我想象，雅科夫听到这么一个问题，一定在背后乱动手指表示反对，并且证明说："官司还是我们有理，彼得·亚历山德雷奇。"

但是爸爸吩咐套车，穿上时髦的橄榄绿色皮袄，梳了梳剩下的头发，手帕上洒了点香水，满心高兴地——这种心情的产生是由于他相信自己的举止象绅士，主要是希望遇到一个美人

儿——去拜访他的邻居。

我只知道，爸爸第一次去拜访时没有遇到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因为彼得下地了，他独自和女士们消磨了两个来钟头。我可以想象，他如何满口恭维话，怎样使她们感到飘飘然，柔软的靴子轻轻地叩击着地板，低声细语，眉目传情。我也想象得出，那位快活的老妇人如何突然间深情地爱上他，她那位冷若冰霜的女儿怎样容光焕发。

当一个使女跑得喘吁吁地通知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老伊尔捷尼耶夫本人光临的时候，我想象得出，他会怒冲冲地回答："哼，他来了又怎么样呢？"因此，他尽可能慢腾腾地走回家去，也许还先回到书房，故意穿上最脏的外套，派人告诉厨师说，如果女主人吩咐添什么菜，无论如何不准照办。

后来我时常看见爸爸和叶皮凡诺夫在一起，因此可以生动地想象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想象，虽然爸爸提议把那场官司和解地了结，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还是抑郁寡欢，十分生气，因为他为母亲牺牲了前程，而爸爸却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象，彼得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异；我想象，爸爸好象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郁闷，态度调皮、快活，把他当作一个极妙的小丑，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有时生气，有时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容忍。爸爸以他那玩世不恭的癖性，不知为什么把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称作上校，虽然有一次叶皮凡诺夫当着我的面，比往常结巴得更厉害，气得满脸通红地指出，他不是上—上—上—上校，而是上—上—上—上尉，可是五分钟以后，爸爸又管他叫上校了。

柳博奇卡对我说，我们没有下乡以前，他们天天和叶皮凡诺夫一家见面，过得快活极了。爸爸以他那种善于把一切安排得似乎别出心裁，妙趣横生，同时又简单优美的本领，一会儿想出来

去打猎，一会儿去钓鱼，一会儿放焰火，叶皮凡诺夫家的人每次都到场。据柳博奇卡说，要不是那个讨厌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就更快活了，因为他绷着脸，说话结巴，使人扫兴。

我们回来以后，叶皮凡诺夫家的人只到我们家来过两次，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过一次。圣彼得节①，爸爸的命名日，他们和一大群宾客来了，但这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们同叶皮凡诺夫家完全断绝了往来，只有爸爸一个人仍然去看望他们。

在我看见爸爸和杜涅奇卡②——她妈妈这样叫她——在一起的短短时间里，我发现了下面的情景。爸爸总是那么兴致勃勃，我们刚回家的那天，他的这种心情使我很吃惊。他欢畅、年轻、充满活力和幸福感，他这种幸福的光辉散播到周围所有人身上，使他们不由得也感染上同样的心情。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寸步也不离开她，不住地对她讲些甜言蜜语，使我都替他难为情；或者默默地凝视着她，热情地、扬扬得意地耸着肩膀，咳嗽一声，有时微微一笑，甚至低声对她说几句什么；但是，他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仍然带着玩笑的神情；他就连处理最严肃的事情也采取这种态度。

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仿佛学到了爸爸那种幸福的表情，当时，这种表情几乎经常在她那大大的蓝眼睛里闪烁，除了她突然感到羞涩的时候。我理解这种感情，看着她感到既可怜又痛苦。在这种时刻，她害怕每个眼色和动作，以为大家都在望着她，都只考虑她，觉得她的一切都不得体。她惊慌不安地环顾所有的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于是她开始高声而大胆地讲话，说的多半都是毫无意义的话，她感觉到这一点，觉得爸爸和大家

---

① 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② 杜涅奇卡是阿夫多季娅的小名。

都在听她讲，于是脸红得更厉害了。但是在这种场合，爸爸竟没有注意到她说的毫无意义的话，他还是那样热情地咳嗽着，怀着欢喜若狂的神情看着她。我注意到，虽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的羞涩往往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但是有时是紧随着别人当着爸爸的面提到某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而来的。她这种经常从沉思转变到古怪而难为情的欢欣神情（象我已经说过的），重复爸爸说的词儿和词句，她同别人继续谈和爸爸谈开了头的话题——如果当事人不是我父亲，或者我年龄再大一些，这一切就可以向我说明爸爸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但是，甚至在爸爸当着我的面收到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一封信，显得心烦意乱，直到八月底一直没有去拜访叶皮凡诺夫家的时候，我对这种情况都没有丝毫怀疑。

八月底，爸爸又开始拜访我们的邻居了，在我和沃洛佳临去莫斯科的头一天，他向我们宣布他要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结婚。

三十五　我们怎样接受这个消息

正式宣布这个消息的前一天，家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议论纷纷。米米整天没有出屋，哭哭啼啼。卡坚卡陪着她，吃午饭时才出来，脸上带着分明模仿她母亲的委屈的神情；柳博奇卡，恰好相反，非常高兴，吃午饭的时候说，她晓得一件好极了的秘密，但是她不告诉任何人。

“你那个秘密一点也不好，”沃洛佳对她说，没有分享她的满

意心情。"如果你能够认真地想一想，你就会了解，恰恰相反，这是很坏的事。"

柳博奇卡不胜惊讶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他一眼，就一声不响了。

午饭后，沃洛佳刚要挽起我的胳臂，但是，大概又害怕这样象感情用事，只是碰了碰我的胳臂肘，朝着大厅点了点头。

"你知道柳博奇卡要谈什么秘密吗？"他确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同沃洛佳很少在一起谈什么正经事，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彼此都感到不自在，象沃洛佳所说的那样，眼睛里直冒金星；但是现在，我的惶惑不安的眼神所得到的反应是，他继续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脸上的表情好象说："别着慌。我们终归是兄弟，得彼此商量商量家里的大事！"我了解他的意思，他接下去说：

"爸爸要同叶皮凡诺娃结婚了，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因为我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要知道，这件事情很不好。"沃洛佳继续说。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愤愤地回答。"有上校那么一位结结巴巴的舅舅和这门子亲戚，可真叫人高兴！而且，虽然她现在看起来很和善，很不错，谁知道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就算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柳博奇卡不久就要进入社交界了。有这么一位belle-mère[1]，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她连法语都说不好，她能给柳博奇卡培养出什么风度呢？她只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而已；

---

[1] 法语：继母。

就算心地善良吧，但总归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沃洛佳收尾说，显然很满意“小户人家出身”这个称呼。

尽管听到沃洛佳那么冷静地评论爸爸所选择的配偶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旧觉得他说得有理。

“爸爸为什么要结婚呢？”

“这可叫人无法理解了，只有天知道！我只知道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劝他，要求他结婚；爸爸不愿意，但是后来他突然想起一个怪念头，类似骑士精神。这是件无法理解的事。直到现在我才开始了解父亲，”沃洛佳接下去说（他叫他“父亲”而不叫“爸爸”，这刺痛了我），“他是个好人，又善良，又聪明，但是那么轻浮，那么轻率……这真奇怪！看见女人他就不能不动心。你要知道，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你知道，连米米他也爱过。”

“你说什么？”

“我讲给你听，不久以前我发现，米米年轻的时候，他爱过她，给她写过诗，他们有过一段什么。米米到现在还痛苦。”于是沃洛佳笑起来。

“不可能！”我不胜惊讶地说。

“不过主要的是，”沃洛佳又严肃地接着说，他突然开始用法语说，“我们所有的亲友会多么高兴这桩婚事呀！而且她一定会生孩子。”

听了沃洛佳这样入情入理的看法和预见，我惊异得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刚好这时，柳博奇卡来找我们。

“这么说，你们知道了？”她面带喜色说。

“是的，”沃洛佳说，“只是我很惊奇，柳博奇卡：你已经不是襁褓里的小娃娃了，居然会高兴爸爸娶这么一个贱货？”

柳博奇卡突然露出严肃的神情，若有所思。

“沃洛佳！为什么是贱货？你怎么敢这么说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既然爸爸要同她结婚，她就不会是贱货。”

“对，不是贱货，我只是这么说说，不过反正是……”

“用不着说什么‘反正是’，”柳博奇卡急躁地打断他的话头说，“我并没有说过你爱上的那位小姐是个贱货。你怎么能那样说爸爸和一个出色的女人呢？虽然你是哥哥，你也不能对我这样讲，你也不该这样讲。”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评论……”

“不能评论，”柳博奇卡又打断他的话头，“不能评论象我们这样的爸爸。米米可以评论，但不是你，哥哥。”

“不，你还一点都不懂，”沃洛佳轻蔑地说。“你要懂得！要一个什么杜涅奇卡·叶皮凡诺娃来代替死去的maman，这样做好吗？”

柳博奇卡沉默了一会儿，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我知道你很骄傲，不过我没有想到你这么狠毒。”她说着，就离开了我们。

“糊涂啊，”沃洛佳说，露出又认真又滑稽的样子和暗淡无光的眼神。“你同她议论去吧。”他继续说，好象责备自己忘了身份，竟然屈尊同柳博奇卡谈起话来。

第二天天气很坏，我走进客厅的时候，爸爸和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吃茶。夜里下了一场寒冷的秋雨，夜来剩下的乌云在天空飘过，一轮明亮的太阳已经高悬空中，透过乌云曚昽地闪耀着。这一天有风，又潮湿，又寒冷。通花园的那扇门敞着，凉台上的地板因为被淋湿而显得发黑，昨夜的雨留在地板上的积水已经快要干了。敞开的门用铁钩钩住，被风吹得直晃荡，小路潮湿泥

泞；长着光秃秃的白枝桠的老桦树、灌木丛、青草、荨麻、红醋栗树和树叶的淡白色背面朝上翻着的接骨木树林，在一处颤动着，好象要脱离树根一样。圆形的黄叶在菩提树林荫路上飞舞，旋转着，互相追逐着，被雨水淋湿，就堆积在湿漉漉的小径上和潮湿的暗绿色再生草地上。我脑子里净想父亲未来的婚事，用沃洛佳的观点来看它。我觉得我姐姐的，我们的，甚至父亲本人的前途都不怎么美妙。我一想起来就愤怒：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主要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年轻女人，突然在许多方面占据别人的位置——是谁的位置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姑娘竟要占据我的亡母的地位！我感到忧伤，我越来越觉得父亲做得不对。恰好这时我听到他同沃洛佳在仆从室里谈话的声音。我不愿意看见父亲，于是从门口往后退；但是柳博奇卡来找我，说爸爸叫我去。

他站在客厅里，一只手扶着钢琴，急不可耐地、然而非常庄严地朝我这边望着。他的脸上已经没有这一时期我一直见到的那种青春幸福的表情。他很伤心。沃洛佳手里夹着烟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走到父亲身边，向他问安。

“哦，我的孩子们，”他抬起头来果断地说，声调特别快，一般是在谈到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时才用这种声调。“我想你们知道，我要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结婚了。”他停顿了一下。“你们的 maman 逝世后，我从来也没想续弦，但是……”他停了片刻，“但是……但是，显然是命里注定。杜涅奇卡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而且已经不太年轻；我希望你们会爱她，孩子们；她已经从心里爱上你们了，她是个好人。现在你们，”他说着，转向我和沃洛佳，仿佛怕我们打断他，很匆忙地说下去，“你们就要走了，我要在这儿待到新年，然后再去莫斯科，”

他又迟疑起来，“那时候带着妻子和柳博奇卡。”看见父亲好象愧对我们的神情，我很难受，于是走近他一些，但是沃洛佳依旧抽着烟斗，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是的，我的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老父亲忽发奇想。”爸爸结束说，他红着脸，咳嗽着，把手伸给我和沃洛佳。他说这话时眼泪盈眶，他把手伸给这时在房间那头的沃洛佳，我发现那只手有点颤抖。看到那只颤抖的手，我很难过，我突然想到一个古怪念头，这使我更感动——我想到，爸爸在一八一二年服过兵役，而且是一个著名的勇敢军官。我握住他那青筋嶙嶙的大手，吻了吻。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突然呜咽起来，双手抱住柳博奇卡的一头黑发的脑袋，开始吻她的眼睛。沃洛佳假装掉了烟斗，弯下腰去，偷偷地用拳头擦了眼睛，尽力不让人发觉，走出屋去。

三十六　大 学

婚礼要在两个星期以后举行；但是大学已经开学，我和沃洛佳就在九月初去莫斯科。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从乡下回来了。我和德米特里分手时，约好要通信，自然罗，信，我们一次也没有写过。回莫斯科以后，他立刻来看我，我们决定，他第二天带我到大学去听第一次课。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一走进教室，就觉得自己消失在这群快活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在从大窗户照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中，在所有的门口和走廊上熙熙攘攘地走着。感到自己是这个大集体里的一员的意识是

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些人中我认识的并不多，而且认识的也只限于点头之交和说一声："您好，伊尔捷尼耶夫！"在我周围，人们互相紧紧握手，拥挤，到处都是友好的话语、微笑、友情和玩笑，到处都感觉到有一种纽带把这群年轻人联结到一起，而且觉得伤心的是，这种纽带不知怎地竟把我撇开。但这是一瞬间的印象。由于这个印象和因此而产生的恼怒，相反地，甚至使我立刻觉得我不属于这个集体，我应该有自己的体面人的圈子，这倒也不错，于是我坐在第三排凳子上，Б伯爵、З男爵、Р公爵、伊温和其他这一类绅士都坐在那儿，其中我认识的有伊温和Б伯爵。但是，这些绅士也很奇怪地望着我，使我觉得我也并不完全属于他们那一群。我开始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一切。谢苗诺夫，一头蓬乱的白发，一口白牙，敞着礼服，坐得离我不远，他支着胳臂肘，咬着鹅毛笔管。考第一名的那个中学生坐在第一排凳子上，腮帮上依旧绑着黑领带，他玩弄着挂在缎子背心上的银表钥匙。伊科宁总算设法进了大学，他坐在上边的凳子上，穿着一条镶边的、罩住整个皮靴的淡蓝色裤子，哈哈大笑着，大声说他是在帕那斯山① 上。伊连卡使我很惊异，他不但是冷淡地，甚至是轻蔑地向我行了一礼，好象要提醒我，我们在这儿是平等的，他坐在我前面，随随便便地（我觉得是做给我看的）把他的两条瘦腿往凳子上一搭，同另外一个学生交谈着，偶尔回头瞅我一眼。伊温的同伴们在我旁边用法语交谈。我觉得这些绅士愚蠢极了。我听到他们谈话中的一言一语，觉得不仅无聊，而且不正确，简直不是法语（我心里说，ce n'est pas Français②），而谢苗诺夫、伊连卡以及别人的举止言行，我觉得既不文雅，又不规矩，又不

① 希腊中部的山峰。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圣地。

② 法语：这不是法语。

comme il faut。

我不属于任何集团，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不善于交际，不禁恼怒起来。坐在我前面凳子上的一个学生在咬指甲，指甲周围的红色肉刺叫人恶心，我甚至挪了一下，离他远些。我记得，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心里非常难过。

教授进来的时候，大伙动了一动之后，就鸦雀无声了。我记得我也把讽刺的目光投到教授身上，他用一句我觉得毫无意义的话作为开场白，开始讲课，使我很是吃惊。我本来希望这堂课自始至终都讲得那么精辟，以致增一个字不行，减一个字也不行。在这方面我失望了，我立刻就在我带来的装璜美观的笔记本的“第一讲”的标题下面，画了十八幅侧面像，组成花环似的圆圈，仅仅偶尔把手在纸上移动一下，让那位教授（我确信他很注意我）以为我是在记笔记。在这堂课上，我断定把每位教授讲的一切都记下来不但不必要，甚至是愚蠢的，直到学期终了我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上下面几节课时，我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我和好多同学打招呼，握手寒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和同学之间还缺乏真正的接近，我心里更加常常感到悲哀和虚伪。同伊温和贵族们（象大伙这么称呼他们的）那一伙，我合不来，因为，就我现在记得的，当时我非常腼腆，对待他们很无礼，要他们先向我行礼我才答礼，而且他们显然并不大需要和我结交。至于同大多数的同学，我跟他们合不来完全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一感到某位同学对我发生好感，我就立刻向他表示，我在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家用过饭，我有自用马车。我说这一切，无非是要从最有利的方面炫耀一下，使同学们因此更喜欢我；但是恰好相反，几乎每一次，由于我说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亲戚和我有自用马

车，同学们就突然变得对我傲慢而冷淡了。

我们中间有一个公费生奥佩罗夫，他是一个谦虚的青年，很有才能，非常用功，他把手伸出来总象伸一块木板一样，手指一点不弯曲，动也不动，因此有些爱开玩笑的同学在同他握手时，常常也那样伸出手去，并且管这叫"木板"式的握手。我差不多总坐在他身边，时常和他交谈。由于奥佩罗夫对教授们所发表的自由看法，我特别喜欢他。他十分清楚而确切地阐明每个教授讲课的优缺点，甚至有时还嘲笑他们。他的小嘴用平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对我起了特别奇怪和惊人的影响。虽然如此，他仍然毫无例外地把所有的讲义都仔仔细细用他那娟秀的笔迹记录下来。我们已经开始接近起来，决定一起温习功课，当我靠着他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他那小小的灰色近视眼已经开始愉快地望着我了。但是有一次谈话中，我觉得必须向他说明，我母亲临死时，曾要求我父亲不要把我们送进任何公费学校，而且我开始相信，所有的公费生，纵然博学多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完全不象样子，我结结巴巴地说，ce ne sont pas des gens comme il faut,① 并且感到不知怎地脸红了。奥佩罗夫什么也没有对我讲，但是以后上课时，他就不先跟我打招呼，不把他的"木板"伸给我，不交谈了，当我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就把头扭向一边，紧贴在练习本上，离它有一指远，假装看笔记的样子。奥佩罗夫毫无来由的冷淡使我惊奇。但是，我认为pour un jeune homme de bonne maison②，巴结奥佩罗夫这样的公费生是有失体面的，于是我就不理他了，虽然坦白地说，他的冷淡使我伤心。有一次我比他来得早些，因为是大家敬爱

① 法语：他们不是很体面的人。

② 法语：对于一个上等人家的青年。

的一位教授讲课，不常来听课的学生们也都来了，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我占了奥佩罗夫的位子，把笔记本放到桌上，就出去了。回到教室一看，我的笔记本已经被挪到后面的凳子上，而奥佩罗夫坐在我占的位子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把笔记本放在那儿的。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突然间面红耳赤，望也不望我一眼。

"我告诉你，我是把笔记本放在这儿的，"我说，故意发火，想用我的勇敢气概吓唬他。"大家都看见的，"我环顾了一下别的学生们，补充说；但是，虽然有好多人好奇地望着我，却没有一个应声。

"这儿的位子不是包下来的，谁先来谁就坐。"奥佩罗夫说，他很生气地在座位上坐正，用愤怒的眼光扫了我一眼。

"这说明您是个没有礼貌的人。"我说。

奥佩罗夫好象嘟囔了句什么，他甚至好象嘟囔说："你是个蠢小子。"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听清楚。况且，我就是听清楚又有什么用呢？不过象 manants① 一样吵嘴罢了。（我很爱 manant 这个词，我用它回答和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也许我还会再说几句，但是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身穿蓝色燕尾服的教授行了个礼，匆匆地走上了讲台。

可是考试以前，当我需要笔记本的时候，奥佩罗夫记着他的诺言，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我，而且邀我一同温习功课。

---

① 法语：乡下佬。

三十七　恋爱事件

那年冬天，一些恋爱事件使我感到很大兴趣。我恋爱过三回。有一回我热爱上一个体态非常丰满的太太，她在弗赖塔格练马场上当着我的面骑马，因此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这是她骑马的日子——我就到练马场去看她，但是每次都那么害怕她看见我，所以总是离她远远的，而且从她必经的地方飞快地跑掉，当她望我这边的时候，我只是不经意地扭过身去，因此我连她的面貌都没有看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长得很美。

杜布科夫认识这位夫人，有一天他在练马场发现我躲在仆人们和他们抱着的皮大衣后面，而且听德米特里说到过我的热情，就要给我介绍这位女骑士，这个提议吓得我慌忙跑出练马场；一想到他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她，我就再也不敢进练马场，连仆人们那里也不敢去，害怕碰见她。

当我爱上不认识的女人，特别是有夫之妇时，我所感到的羞涩，比爱上索涅奇卡时所体验到的还要厉害一千倍。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对象晓得我的热情，甚至我的存在。我觉得，如果她知道我对她怀着的感情，那对她就会是莫大的侮辱，使她终生不能宽恕我。真的，如果那位女骑士晓得我从仆人身后望着她，想象把她拐走，带到乡下，怎样和她住在那里以及如何对待她的详情，她感到是受了莫大侮辱也许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想不明白，即使她认识了我，也不能马上发现我对她转的一切念头，因

此，单单同她结识一下，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

第二次，我爱上来拜访我姐姐的索涅奇卡。我对她的第二度爱情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是我又第三次爱上了她，这是因为柳博奇卡把索涅奇卡抄的诗册给了我，在她抄的莱蒙托夫的《恶魔》中许多伤感的爱情句子下面都用红墨水画了道道，而且夹着花朵。回忆起去年沃洛佳怎样吻他的情人的钱包，我也试着那么做；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果真望着一朵小花，把它贴到嘴唇上，开始幻想，我感到一种快活得要落泪的心情，于是又陷入了情网，或者说，至少有几天工夫我这么认为。

最后，第三次，那年冬天我爱上了沃洛佳爱着的、常到我们家来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就我现在记得的，没有丝毫优点，特别是没有我一向爱好的优点。她是一位著名的莫斯科的聪颖博学的夫人的女儿，娇小玲珑，长长的金发梳成英国式的发卷儿，侧影线条分明。人人都说这位小姐比她母亲还聪明，还有学问。但是这一点我怎么也判断不出，因为，我一想到她的聪明和学问就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我只同她谈过一次话，而且还怀着难以形容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沃洛佳从来不因为有人在场而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欢欣，他那份欢欣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热烈地爱上了这位小姐。我觉得，沃洛佳如果知道哥儿俩爱上同一位小姐，他一定会不痛快，因此我没有对他提到我的爱情。恰好相反，这种情感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爱情是那么纯洁，虽然对象是同一个美人儿，但是我们依旧非常友好，而且必要时彼此都准备牺牲自己。不过，谈到准备牺牲这一点，沃洛佳同我的看法好象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爱得那么热烈，要是他听说有一个真正的外交家要娶她，他就会打他一个嘴巴，同他决斗。我觉得牺牲自己的感情是一大快事，也许这是因

为费不了我多大气力，因为我只同这位小姐很奇特地谈过一次深奥的音乐的价值，而我的爱情，虽然我拚命保持它，过了一个星期就消失了。

三十八　社交

我初进大学时曾模仿我的哥哥，梦想沉湎在社交的欢乐中，可是那年冬天，这种欢乐使我完全失望了。沃洛佳经常跳舞，爸爸也时常带着年轻的妻子赴跳舞晚会；但是，他们想必不是认为我太年轻，就是认为我不能享受这种乐趣，谁也不领我到举行舞会的那些人家去。尽管我答应对德米特里要推心置腹，我却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多么想参加舞会，却被人家遗忘（他们显然把我看作什么哲学家，因此我就装出那副模样），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恼呀！

但是那年冬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举行了一次晚会。她亲自来邀请我们全家，也包括我在内。我头一次要去参加舞会了。临去以前，沃洛佳到我的房间里来，要看看我打扮得如何。他这种做法使我又吃惊又为难。我认为想打扮得很漂亮是极其可耻的，不应该让人知道这种愿望；而他却恰恰相反，认为这种愿望是那么自然和必要，所以他非常坦率地说，他怕我丢人。他叫我一定要穿上漆皮靴，当我要戴麂皮手套的时候，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按着一种奇特的样式给我戴上表，领我到库兹涅茨桥大街的理发店去。我烫了发。沃洛佳走开几步，从远处打量我。

“嗯，现在好了；不过，难道不能把这绺翘起来的额发弄平

吗?"他对理发师说。

但是,无论 m-r Charles①怎么努力把粘糊糊的生发油涂到我的额发上,在我戴帽子的时候,它仍然翘起来,总而言之,烫过头发之后,我觉得那副容貌比以前更难看得多。我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装出一副漫不在意的神情。只有这样,我的外表才象点样子。

沃洛佳好象也是这样看法,因为他要我把烫过的头发弄平服;我那样做了,还是不行,他就再也不看我了,在去科尔纳科夫家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我大胆地同沃洛佳走进科尔纳科夫家;但是当公爵夫人邀我跳舞的时候,虽然我一路上只想多多跳舞,却不知为什么说我不会跳舞,我胆怯了,单独留在陌生人中间,我平常那种无法克服的羞涩心情越来越强烈了。我默默地在一个地方站了一晚上。

跳华尔兹舞的时候,一位公爵小姐走到我跟前,带着他们全家共有的那种客套的亲切神情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记得,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是多么难为情,但同时,我又完全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种自满的微笑,我开始用最浮夸的法语,带着许多插话,说了一些荒唐话,在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来还感到羞愧。想必是音乐大大影响了我,刺激了我的神经,而且,我以为,掩盖了我话语中不大容易了解的部分。我谈到上流社会,谈到男人和女人的空虚无聊,最后竟信口开河,把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那句话是根本无法说完的。

连生来就善于交际的公爵小姐也觉得难堪了,用谴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微微一笑。在这要命的关头,沃洛佳和杜布

① 英语:查理先生。

科夫一齐走到我跟前来了，沃洛佳见我高谈阔论，大概要弄清楚我怎么用言词来弥补不跳舞的损失。当他看见我的笑容和公爵小姐的惊慌神情，听到我最后那半句可怕的话之后，他满面通红，扭身就走了。公爵小姐站起来，离开了我。我依旧笑着，但是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痛苦极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我又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活动活动，找点话说，好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我走到杜布科夫跟前，问他是不是同她跳了好几次华尔兹。我打算显得又富有风趣又快活，但实际上是向在雅尔饭店的酒宴上被我喝令“住口”的那个杜布科夫求援。杜布科夫装作没有听见我的话，扭头走开了。我走到沃洛佳跟前，费了好大力气，装出开玩笑的声调说：“喂，沃洛佳，累坏了吗？”但是沃洛佳望望我，那副神情好象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对我讲话。”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显然怕我还要缠住他。

“天呀，我哥哥也把我抛弃了！”我心里想。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勇气走掉。直到晚会结束我还忧郁地站在一个地方，只有当大家都要走了，拥在前厅里，给我穿大衣的仆人挂住了我的帽檐，帽子翘起来了，我才眼泪汪汪地苦笑了一下，并不专对某个人说：“Comme c'est gracieux”①。

三十九　酒宴

虽然在德米特里的影响下，我还没有沉溺在通常大学生们

① 法语：这多么优美啊！

叫作酒宴的那种娱乐中，但那年冬天我却已经参加了一次酒宴，从中得到一种不十分愉快的印象。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那年年初，有一次在课堂上，3男爵，一个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端正的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神情的青年，邀请我们大家去他家参加同学晚会。我们大家——指的是多少还comme il faut的同班同学；其中，自然罗，既不包括格拉普、谢苗诺夫、奥佩罗夫，也没有这些不大好的先生。沃洛佳听说我要去参加大一学生的酒宴，轻蔑地笑了笑；但是我期望从我还根本不知道的消遣中获得极大的、不同寻常的乐趣，于是在八点钟准时到了3男爵家。

3男爵敞着礼服，穿着白背心，把客人们接待到他父母住的一幢小房子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和客厅里；他的父母把这两个豪华的房间让给他举行庆祝晚会。过道里可以隐约看见好奇的使女们的衣服和脑袋，有一次在餐厅里还看见一位夫人的衣服闪了一闪，我认为那就是男爵夫人本人。约摸有二十个客人，都是大学生，除了同伊温家的人一齐前来的弗劳斯特先生和一个面孔红润、身材魁梧、穿着便服的绅士，——那位绅士主持宴会，在向大家介绍时，说他是男爵的亲戚，以前在杰尔普特大学① 念过书。豪华的房间里，灯光亮得耀眼，布置没有特色，起初使这批青年非常扫兴，大家不由得都靠墙站着，只有几个大胆的人和那位杰尔普特的大学生算作例外，那位大学生已经敞开背心，仿佛在同一时间内，在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仿佛整个房间都充满他那嘹亮悦耳、从不间断的男高音。同学们大多数都不声不响，要不就谦虚地谈论教授们，谈论学科、考试和一般严肃而无趣的题目。大家毫无例外地都望着餐厅的门，虽然极力掩

① 现名塔尔图大学，在爱沙尼亚塔尔图市，一八〇二年创立。

饰这一点，但是大家的神情仿佛都说："喂，该开始了吧！"我也觉得该开始了，怀着急不可耐的喜悦心情等待着开场。

喝过仆人们给客人们送来的茶以后，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用俄语问弗劳斯特：

"你会做热糖酒① 吗，弗劳斯特？"

"O ja!②"弗劳斯特回答，腿肚子颤抖着，但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又用俄语对他说：

"那么，这件事由你来办吧（他们在杰尔普特大学是同学，彼此你我相称），"于是弗劳斯特就迈着他那朝外弯的、肌肉丰满的腿大步从客厅走到餐厅，又从餐厅走到客厅，不久桌上就出现了一个大汤碗，上面有一块十磅重的塔糖摆在三把交叉着的大学生佩剑当中。这时，З男爵不住地走到聚集在客厅里、望着汤碗的全体客人跟前，带着一成不变的严肃神情对每个人说着几乎是老一套的话："诸位，让我们按着大学生的方式轮流饮酒，为友谊干杯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一年级就完全没有友谊了。解开衣服吧，或者照他那样，干脆脱掉！"真的，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已经脱掉礼服，把雪白的衬衫袖子挽到雪白的胳臂肘上面，果断地叉开两腿，烧起汤碗里的甜酒来了。

"先生们，灭了灯吧！"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突然叫道，他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威风凛凛，好象我们大家齐声喊叫才会这样。我们都默默地注视着汤碗和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白衬衫，感到隆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Löschen Sie die Lichter aus, Frost!"③ 杰尔普特大学的

---

① 将甜酒或白兰地浇在大块糖上，点燃融化而成。

② 德语：是呀！

③ 德语：弗劳斯特，灭灯！

大学生又喊道，这次是用德语说的，大概是太激动了。弗劳斯特和我们一齐动手灭灯。房间里暗了下来，只有雪白的衣袖和扶着宝剑上那块糖的手被蓝莹莹的火苗照亮。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嘹亮的男高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了，因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发出了谈笑声。好多人脱掉礼服（特别是那些穿着十分清洁的漂亮衬衫的人），我也那样做了，懂得已经开始了。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坚决相信，当我们每人都干上一杯煮好的酒时，一切就会妙极了。

酒煮好了。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给每个玻璃杯斟上热糖酒，滴得满桌都是，然后他就喊道："喂，先生们，现在请吧！"当我们每人端起一个斟得满满的、粘糊糊的酒杯时，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开始唱一支德国歌，歌里时常重复"哟嗨"这个惊叹词。我们大家都乱哄哄地跟着他们唱，开始碰杯，喊叫，称赞热糖酒，挽着或者不挽着胳臂，开始喝浓烈的甜酒。现在没有可等待的了，酒宴已经达到最高潮。我已经喝了满满一玻璃杯热糖酒；他们又给我斟上一杯。我的太阳穴在跳动，火焰好象是血红色的，我周围的人都在喊叫和哄笑，但是依旧非但不快活，而且我深信我和其他的人都感到无聊，只是不知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必须装出非常快乐的样子。也许唯一不装模作样的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他的脸越来越红，而且他满场飞，给每个人的空杯斟满，把已经变得又甜又粘的桌子上泼了越来越多的酒。我已经记不清前后的情景，但是我却记得，那天晚上我非常喜爱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心里背诵德国歌，吻他们两人的甜甜的嘴唇；我也记得，那天晚上我憎恨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想抡椅子砸他，但是克制住了；我记得，除了我在雅尔饭店吃饭那天所体验到的四肢不听使唤的感觉而外，这天晚

上我头痛欲裂，晕头转向，我很害怕当场就会死掉；我也记得，我们不知为什么都坐到地板上，挥着胳臂，作出划船的姿势，唱《顺伏尔加河而下》，当时我觉得完全不应该那么做。我还记得，我躺在地板上，腿钩着腿，按照茨冈人的方式角力，扭某个人的脖子，心里想，要是他没有喝醉，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我还记得，我们吃了晚饭，喝了点别的东西；我到外面去透透气，我的头脑感到冷，走的时候，我发现天色已经漆黑了，马车的踏板变得歪斜滑溜，并且抓不住库兹马了，因为他变得软弱无力，象破布一样摇来晃去。但是我记得最主要的事情是，那天整个晚上，我不断地感觉到，我觉得自己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装出我爱狂饮，装出我毫无醉意，这真是愚蠢得很；我还一直觉得，别的人如此装模作样，也是非常愚蠢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象我一样不快活，但是他以为只有自己感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必须装出快活的样子，免得破坏全体的欢乐；而且，说也奇怪，单单为了倒在汤碗里三瓶十卢布一瓶的香槟酒和十瓶四卢布一瓶的甜酒（除去晚饭的花销，总共七十卢布），我就认为自己必须装模作样。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因此第二天上课时，那些参加З男爵家晚会的同学们回想起他们在晚会上的行为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津津乐道，让别的同学们也能听见，这使我特别惊异。他们说那是非常出色的酒宴，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办这种事很有能耐，他们二十个人喝了四十瓶甜酒，好多人喝得烂醉如泥，躺在桌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但谈论这件事，而且还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

四十 同涅赫柳多夫一家的友谊

那年冬天，我不仅和不时来我们家的德米特里常常见面，而且还常看见他全家的人，我同她们已经交上了朋友。

涅赫柳多夫家的人（母亲、姨母和女儿）每天晚上都在家，公爵夫人喜欢年轻人（照她的说法，那种不打牌、不跳舞而能消磨整个黄昏的男子）晚上去拜访她。但是，想必这样的男子很少，因为我差不多每天傍晚都去拜望她们，却很少在那里遇见客人。我同这一家人处惯了，也熟悉了她们的各种情绪，对她们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明确的概念，看惯了她们的房间和家具，没有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十分自由自在，只有留下我在房间里同瓦连卡单独相对时例外。我总觉得，她这个不很漂亮的姑娘，很希望我爱上她。但是，这种惶惑不安也渐渐消失了。她不论是同我，同她哥哥，或者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谈话，都同样显得十分自然；我也逐渐习惯把她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向她表示同她相处得到的乐趣既不可耻，也不危险。在我同她相识的全部时间，有时我觉得这个姑娘很丑，有时又觉得她不太丑，但是我连一次也没有问过自己，我爱不爱她。我有时也直接同她谈话，但是在多半的情况下，总是当着她的面，通过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或者德米特里讲话来同她谈，我特别喜爱后面这种方法。在她面前聊天，听她唱歌，总而言之，知道她在我待的那个房间里，就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但是，这时我已经很少想到瓦连卡同我将来会有什么关系，也不再想什么如果我的朋友爱上我姐姐，我就牺牲

自己了。即使我产生这种幻想和念头，我也非常满足现状，不知不觉地要把有关未来的想法驱出脑际。

尽管我们很接近，我仍然认为自己决不能让涅赫柳多夫全家，特别是瓦连卡晓得我的真正感情和癖性；我极力装出和我的真正面目完全不同的青年人的样子，甚至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模样。当我特别喜爱什么的时候，就拚命显得热情、狂欢、惊叹，装出满腔热情的姿态，同时，对于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不平常的事，都极力显出漠不关心的神情。我尽力装做蔑视一切的恶毒的嘲讽家，同时又是细致的观察者；尽力显得一举一动都入情入理，在生活中仔细而认真，同时又看不起一切物质的东西。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我要比我极力装出的那个怪物好得多；不过，就是以我所装出的那副模样，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很喜欢我，幸运的是，她们似乎并不相信我的伪装。只有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一个人认为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无神论者、好嘲笑人的人，我觉得她不喜欢我，时常同我争论，生我的气，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顶我几句。但是，德米特里还同她保持着那种莫名其妙的、超出友谊的关系，他说谁也不了解她，她给了他很多好处。他同她的友情依旧苦恼着全家。

有一次瓦连卡同我谈到我们都大惑不解的这种关系，她这样解释：

"德米特里自尊心很强。他太高傲了，尽管他聪明绝顶，但是太喜欢受人夸奖和一鸣惊人了，喜欢永远居于首位，而姨母心地纯洁，总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太老实，没法不让他看到这种崇拜，结果成了她阿谀他，只不过毫不虚伪，而是真心诚意地罢了。"

我记住了这番议论，后来一分析，就不能不认为瓦连卡十分

聪明，因此，我很愉快地在我的心目中提高了对她的评价。这种评价的提高是由于我在她身上发现的智慧和其他道德品质，不过纵然我乐意这么做，我还是适可而止，从来没有趋于极端，也就是达到欢欣若狂的地步。譬如说，索菲娅·伊万诺夫娜一谈起她外甥女来总也不知厌倦，她告诉我说，四年前在乡下，瓦连卡还很小的时候，不经大人允许，就把她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送给农家孩子，因此事后只好把它们一一追回。当时我听了，并没有立时把这当作值得提高对瓦连卡的评价的事件，心里还嘲笑她对事物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看法。

当涅赫柳多夫家来了客人，有时沃洛佳和杜布科夫也来了的时候，我就扬扬得意地、怀着几分象自家人的平静心情退到幕后，不言不语，只听别人讲话。我觉得别人所说的一切都愚蠢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甚至心里纳闷，以公爵夫人那么一位善于推理的聪明女人，以她一家那么善于推理的人们，怎么能够听这些胡言乱语，并且还予以回答。如果当时我头脑里把我单独在那里时所说的一切同别人所说的一比，我就一定不会大惊小怪了。如果我相信我们家里的人——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柳博奇卡和卡坚卡——跟别的女人一样，毫不比别人逊色，如果我回想起杜布科夫、卡坚卡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彼此愉快地一谈笑就是一个晚上；杜布科夫每当吹毛求疵的时候，几乎总是多情善感地背诵这样的诗："Au banquet de la vie, infortuné convive……"① 或是《恶魔》的片断；总而言之，一回想起他们怎样津津有味地一连好几个钟头谈些毫无意义的话，我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

① 法语："在人生的宴席上，不幸的同席的人啊。"这是引自法国诗人纪尔贝尔(1751—1780)模仿许多圣诗而写的《颂歌》，当时颇为流行。

当然，有客人的时候，瓦连卡不象我们单独相处时那样注意我，那时候既不朗诵，也不弹奏我爱听的音乐。同别的客人谈话时，她失去了我所感到的主要魅力——她的冷静的理性和单纯。我记得，她同我哥哥沃洛佳谈到剧院和天气那些话，使我多么惊奇。我知道，沃洛佳最不愿谈的、最瞧不起的是平凡庸俗的话，而瓦连卡也总是嘲笑“今天天气哈哈哈”那一类平凡的客套，那么，他们俩见了面，为什么总谈一些俗不可耐的琐事，而彼此又好象很难为情呢？他们这样谈话以后，每次我都暗地里生瓦连卡的气，第二天嘲笑昨天来的那些客人们，但是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独自待在涅赫柳多夫家里更加愉快了。

不管怎样，我开始觉得，和德米特里待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比同他单独在一起有趣得多。

四十一　和涅赫柳多夫的友谊

就在那个时候，我和德米特里的友谊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由于在他身上找不出缺点，我老早就开始研究他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我们只是热烈地爱，因此只爱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当热情的云雾渐渐消散，或者理性的明亮光辉不知不觉地穿透它，我们看到热爱的对象的本来面目（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时候，那些缺点就出人意外地、清清楚楚地、过分夸大地映入我们的眼帘；由于喜新厌旧的感情，由于希望别人达到高不可攀的尽美尽善的地步，结果我们不但对原来热爱的对象冷淡起来，而且感到讨厌，于是我们就不惜甩掉他向前跑，去寻找新的十全十美的

事物。如果在我对待德米特里的关系上没有发生这种事，那只能归功于他那经久不变的、书呆子气的、理智超过感情的眷恋，使我绝对不好意思背信弃义。另外，还有那种推心置腹的奇怪规定束缚住我们。如果分了手，把我们彼此曾经吐露的、而且都感到羞愧的道德上的秘密留在对方的掌握之中，那就太可怕了。然而，我们都明白，推心置腹的规定早就不遵守了，它常常约束我们，使我们之间产生一种奇怪的关系。

那年冬天，我每次去看德米特里，几乎都遇到德米特里在给他的同学，大学生别佐别多夫上课。别佐别多夫又瘦又小，麻脸，小手上布满雀斑，满头蓬乱浓厚的红发；他总是破衣烂衫，邋里邋遢，毫无教养，连学习都很糟。德米特里同他的关系，正象他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关系一样，是我不能理解的。在所有的同学中，他能够挑选上他，同他接近，唯一的原因恐怕只是在大学里没有比别佐别多夫更丑陋的学生了。但是，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德米特里觉得，不管大家怎么看，对他表示好感是件乐事。他对那个大学生的态度中，处处都透露出这种骄傲的情绪："你瞧，我无所谓，不管您是谁，对我都一样，我喜欢他，那就是说他很不错。"

使我纳闷的是：他经常克制自己怎么不觉得难受？可怜的别佐别多夫怎么竟会忍受这种难堪的处境呢？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友谊。

一天傍晚，我到德米特里家去，打算和他一起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消磨一个黄昏，闲聊，听瓦连卡唱歌或者朗读。但是别佐别多夫坐在楼上。德米特里用不客气的口吻回答我说，他不能下楼，因为象我看到的，他有客人。

"那里有什么乐趣呢？"他补充一句说。"顶好在这儿坐一会

儿，聊聊。"虽然我根本不想同别佐别多夫坐上两个钟头，但是我不敢一个人到客厅里去；我朋友的古怪行动使我很生气，我只好坐在摇椅上，默默地摇晃起来。我非常恼怒德米特里和别佐别多夫，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下楼的乐趣；我等待别佐别多夫快点走掉，一边默默地听他们谈话，一边生他和德米特里的气。"好一个愉快的客人！居然陪他坐着！"当仆人送茶来的时候，我想道。德米特里需要几次三番地请别佐别多夫喝茶，因为那位怕羞的客人认为头一两次必须推辞一下，说："您自己请吧！"德米特里分明费了很大力气陪客人谈话；他一再想把我拉进去，可是徒劳无益。我闷闷不乐地一声不响。

"用不着装出那副样子，谁也不敢怀疑我感到无聊，"我心里对德米特里说，但仍然一言不发，悠然地摇着椅子。我感到几分快慰的是，自己心里对朋友的隐隐的憎恨越来越炽烈了。"真是个傻瓜！"我暗自思忖。"他本来可以和可爱的家里人愉快地消磨一个晚上，可是偏不，却陪这个畜生坐着。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去客厅已经迟了。"我从椅子上向朋友瞅了一眼。他的胳臂、姿态、脖子（特别是他的后脑勺）和膝盖，我觉得都那么不顺眼，那么可气，当时我很可能欣然干出什么事，甚至干出使他最不愉快的事来。

别佐别多夫终于站了起来，但是德米特里还舍不得马上放走这么一个可爱的客人；他请他留下过夜，幸亏别佐别多夫没有答应，走掉了。

送走他以后，德米特里回来，有几分得意地微笑着搓着手，大概因为他耐着性子，终于摆脱了那个厌物。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瞅我一眼。我对他更反感了。"他怎么敢走来走去，而且还笑呢？"我心里想。

“你为什么生气?”他停在我面前,突如其来地说。

“我根本没有生气,”我回答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这么回答,“我气恼的只是,你对我,对别佐别多夫,对你自己,都是假装的。”

“胡说八道!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装假。”

“我没有忘记我们推心置腹的规定,我直率地对你说。我确信,”我说,“你同我一样讨厌这个别佐别多夫,因为他愚蠢,天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喜欢在他面前摆架子。”

“不对!第一,别佐别多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说对!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友谊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她把你看成神。”

“我告诉你,这不对!”

“我说对!因为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压住满腔怒火回答说,想用坦率使他无法反驳。“过去我对你说过,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总觉得,我爱那些对我说好话的人,但是仔细一研究,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情谊。”

“不对,”德米特里接着说,愤怒地扭扭脖子来调整领带,“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毁誉都不能改变我的感情。”

“这不是老实话,我向你承认过:当爸爸叫我废物的时候,我恨过他一些时候,巴望他死掉;你也如此……”

“只讲你自己吧!真可惜,如果你是那么一个……”

“恰好相反,”我嚷道,从摇椅上跳起来,怀着不顾一切的勇气逼视着他的眼睛,“你说的不对;你不是对我讲过我哥哥吗?我不是要提醒你这个,因为这是不名誉的,你不是对我说过……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多么了解你。”

于是,我拚命刺痛他,比他把我刺痛得还厉害,我开始向他

证明他什么人都不爱，凡是我觉得我有权责备他的地方，我都统统对他说出来。我很满意向他吐露了一切，完全忘记这样做的唯一可能的目的，是要他承认我所指责的他的缺点，而在目前他正在气头上，这是办不到的。当他心平气和可以承认的时候，我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些。

当这场争论已经变成争吵的时候，德米特里突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到隔壁房里去。我跟着他接着讲，但是他没有回嘴。我知道在他的缺点里，有一项是爱发火，他现在是在克制自己。我咒骂他订的一切计划。

这就是我们的规定——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有关对方的一切，永远不向第三者泄漏——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我们醉心于推心置腹，有时竟趋于极端，做出最无耻的自白，令人更感到害羞的是，我们拿假定和幻想来充当愿望和感情，就象我刚刚对他说的那番话一样；这种自白不但不会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反而使感情本身枯竭，拆散我们。现在，由于自尊心作祟，他突然不愿作最无聊的自白，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就运用起我们以前互相提供的武器，痛击对方。

四十二　继母

虽然爸爸打算过了新年才带着妻子来莫斯科，但是他却在深秋十月，在依然是携犬狩猎的好季节来到了。爸爸说，因为他的案件要在枢密院审理，所以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但是米米却说，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在乡下十分寂寞，经常谈到莫斯

科，而且装病，所以爸爸决定满足她的愿望。

"因为她从来也不爱他，只是由于想嫁个阔佬，所以总把她的爱挂在嘴上，"米米补充了一句。她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仿佛说："某些人，如果他能够赏识她们的话，就不会对他这样做。"

某些人对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是不公平的；她对爸爸的爱——热烈的、忠诚的、自我牺牲的爱，在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每个眼神中都可以看出来。但是这种爱情以及舍不得离开她所崇拜的丈夫的愿望，丝毫也不妨碍她想从安内特夫人的店里得到一条稀罕的头巾，戴上一顶插着罕见的蓝色鸵鸟翎的帽子，有一件会巧妙地露出她那至今只有丈夫和使女见过的白皙匀称的胸脯和胳臂的蓝色的威尼斯天鹅绒衣裳。卡坚卡当然站在她母亲那边。在我们和继母之间，从她来的那天起就建立了一种奇怪的玩笑关系。她一下马车，沃洛佳就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和暗淡无神的眼光，立正行礼，摇摇摆摆走上前去吻她的手，好象介绍什么人似地说：

"祝贺亲爱的妈妈来临，吻妈妈的手，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啊，亲爱的儿子！"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说，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

"您别忘了第二个儿子呀！"我说，也走上去吻她的手，不知不觉地极力模仿沃洛佳的表情和声调。

如果我们和继母认为彼此之间有感情，那末，这种表示就会意味着不愿流露爱的特征；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抱着恶感，这就会意味着讽刺或是蔑视，装模作样，或者是想不让在场的父亲了解我们的真正关系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思想感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完全投合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心意的表示简直毫无意义，只是掩饰了缺乏任何关系。我后来常发现，当别人

家的成员预料到真正关系不会十分融洽时，也有开这种虚伪的玩笑的关系；在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和我们之间，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关系；我们对她总是装得恭恭敬敬，对她讲法语，立正行礼，管她叫 chère maman①，她听了总是用同样的玩笑口吻回答，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只有罗圈腿、说话老实、爱哭的柳博奇卡喜欢继母，她非常天真地，有时很笨拙地设法使继母和我们全家人接近；因此，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除了对爸爸的热爱以外，如果在全世界她对什么人哪怕有一丁点好感，那人就是柳博奇卡。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甚至对柳博奇卡流露出一种如醉如狂的赞叹和敬畏心情，使我大为惊奇。

最初，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常喜欢称自己是继母，暗示孩子们和家里的人们一般总是错误地、不公平地看待继母，因此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她虽然看出这种处境的一切不愉快，但是她却不想任何办法来摆脱它：爱抚这个，送礼物给那个，不要唠叨；其实她天性宽厚，为人和善，本来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她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恰恰相反，在看出自己处境的一切不愉快时，没有遭到攻击就准备自卫；她主观地以为全家人都千方百计同她作对，侮辱她，因此觉得样样事上都有阴谋诡计，认为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当然，她的消极无为不但没有赢得爱戴，反倒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再加上，她十分缺乏我在前边已经提过的、我们家里高度发展的理解能力，她的习惯又和我们家根深蒂固的习惯相反，这一点就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生活在我们的整洁的、井井有条的家庭里，她总象刚才来到似的：起床和就寝忽早忽晚；有时出来用午饭，有时又不出来；有时吃晚饭，有时又不

① 法语：亲爱的妈妈。

吃。没有客人时，她差不多总是衣衫不整，让我们(甚至仆人们)看见她穿着白裙，披着披巾，袒肩露背，毫不觉得难为情。最初我很喜欢这种随便，但是后来，很快地，正是由于这种随便，我对她失去了最后一点敬意。我们觉得尤其奇怪的是，在有客人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完全是判若两人：一个，在客人面前，是个年轻健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美人儿，服装华丽，既不聪明，也不愚蠢，但是非常快活；另一个，在没有客人时，是个并不年轻的、憔悴的、悲哀的妇人，虽然多情，却邋里邋遢，百无聊赖。当她含着笑容，冬天作客归来冻得脸颊通红，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不胜欣喜，她摘下帽子，走到穿衣镜前去照镜子的时候；或者当她的豪华露胸舞服窸窣地响着，她在仆人面前感到又害羞又高傲，坐上马车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家里举行小小的晚会，她穿着高领的绸衣裳，纤细的脖颈的领口上镶着精致的花边，到处闪耀着她那呆板的但是娇媚的微笑时，我常常望着她，心里暗自纳闷：那些赞美她的人如果看到她，象我每天晚上看到她留在家里那副模样，穿着睡衣，蓬头散发，等待丈夫从俱乐部回来，一直等到半夜，象影子一样在灯火黯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她一会儿走到钢琴跟前，紧张得皱紧眉头，弹弹她所晓得的唯一的圆舞曲，一会儿拿起一本小说，从中间看上几行又丢开；有时，不叫醒仆人们，亲自跑到餐厅里拿起一根黄瓜和一块冷牛肉，站在窗口就吃起来；有时，又疲倦又忧愁，漫无目的地在一个个房间里荡来荡去。但是最让我们和她疏远的原因是她缺乏理解力，这主要表现在当人家对她提到她不懂的事物时，她所特有的那种傲慢的注意神情。当人家向她讲她不大感兴趣的事物（除了她自己和她丈夫，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时，她有一种不自觉地撇嘴一笑和歪歪脑袋的习惯，这习惯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她老是

这么笑，老是这么歪脑袋，就使人反感极了。她的乐趣好象在于嘲笑自己，嘲笑你们，嘲笑全世界，这种乐趣也是傻里傻气，不能感染任何人。她的多情过于矫揉造作。尤其是，她不住地对大家讲她对爸爸的爱，毫不羞涩。虽然当她说她的整个生命就在于她对丈夫的爱时，她一点儿也没有撒谎，虽然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证明她真是这样，然而，根据我们的认识，这样毫不害臊地不断强调自己的爱，令人不免作呕；而当她在外人面前这样讲时，比她讲错法语更使我们替她难为情。

她爱丈夫胜过世界上的一切，丈夫也爱她，特别是在最初，以及当他看到不仅他自己一个人喜欢她的时候。她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丈夫的爱情；但是，她好象故意要做出使他不快的一切，其目的就在于向他证明自己爱情的强烈和自我牺牲的决心。

她爱打扮，爸爸喜欢看见她是社交界的美人儿，引起人家的称赞和惊异；然而她为爸爸牺牲了爱打扮的癖好，越来越习惯穿件灰衬衫待在家里了。爸爸一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希望爱女柳博奇卡和善良的年轻妻子真正情投意合；但是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牺牲自己，认为必须对**家里的真正女主人**——她这样称呼柳博奇卡——表示有失体统的尊敬，这使爸爸非常痛心。那年冬天他大赌特赌，冬末输了很多钱，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不愿意把赌钱同家庭生活掺合起来，因而把自己赌钱的事瞒着全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作出自我牺牲，她有时生病，那年冬末又怀了孕，但是就在那样的时候，她也认为穿着灰衬衫，蓬头散发，摇摇晃晃地去迎接他是她的责任；那时，哪怕在早晨四、五点钟，他输了钱，在俱乐部里打完八局之后回来，又是疲倦，又是羞愧。她心不在焉地问他输

赢如何，含着傲慢的注意神情微笑着，一边摇头，一边听他讲他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和他第一百次恳求她再也不要等他回家。尽管她对于输赢——爸爸的财产全靠赌运来决定，——毫不感兴趣，但是他每夜从俱乐部回来的时候，她还是第一个去迎接他。然而这种迎接除了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外，她还受到一种隐秘的嫉妒心的驱策，这种嫉妒心使她痛苦到了极点。世界上谁也不能使她相信，爸爸是从俱乐部，而不是从情妇那里那么晚回来。她极力想从爸爸的脸上看出他的爱情秘密；看不出破绽的时候，她就带着几分悲哀的欢乐心情叹口气，沉思起自己的不幸来。

由于这些和许多其他连续不断的牺牲，那年冬天最后几个月——当时他输了很多钱，因此往往心情不好——爸爸对待妻子的态度中开始出现一种时断时续的隐隐憎恶的感情，对爱人怀着克制的厌恶，这种情绪的表现就是：他不自觉地渴望干出一切可能的、琐细的、使爱人精神上不愉快的事情。

四十三　新同学

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又开始化雪了，大学里已经贴出考试时间表，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要考十八门功课，这些功课我都听过，但是没有留神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也没有准备。奇怪的是，“怎么考及格？”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但是由于我长大成人，由于我comme il faut，那年冬天我一直高兴得昏头昏脑，每当想到“怎么考及格”这个问题时，我

就拿自己和同学们比较，心里想："他们也要考试，可是他们大多数还不够 comme il faut，所以我有胜过他们的优点，我一定会考及格。"我去上课，那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了，因为爸爸把我从家里打发出来。况且，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里常常很快活。我喜欢教室里的喧哗和谈笑；上课时，我喜欢坐在后排椅子上，随着教授有节奏的声音，或是耽于幻想，或是观察同学。我有时喜欢跟着什么人跑到马特恩酒店去喝伏特加，吃点东西，而且明明知道会受到训斥，却跟在教授后面，胆怯地打开吱呀作响的门，走进教室；当各班学生拥挤在走廊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喜欢参加进去，搞搞恶作剧。这一切都是十分愉快的。

当大家都开始循规蹈矩地前去上课，物理教授讲完自己那门课，说考试时再会的时候，学生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一组一组地温课，我也想到该温习功课了。我同奥佩罗夫见面时仍然点头，但是，就象我前边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极了，但在这时，他不但让我用他的笔记，而且邀请我同他以及别的同学们一齐温课。我谢谢他，表示同意，希望这种荣幸能使我和他尽释前嫌，只是请求他，要大家每次一定到我家里聚会，因为我的房间好一些。

他们回答我说，要轮流地来，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温习功课，按照远近来定。头一天在祖欣家。那是特鲁布内林荫路一幢大房子里隔扇后面的一间小屋。第一天我迟到了，进去时他们已经读起来。小屋里弥漫着烟味，而且不是好烟叶，是祖欣抽的那种劣等烟。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只酒杯、面包、盐和羊骨头。

祖欣没有站起来，他请我喝杯伏特加，脱掉礼服。

"您，我想，不习惯这样的款待吧？"他补充一句说。

他们都穿着不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和衬胸。我极力不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轻视，就脱掉常礼服，非常友好地躺到沙发上。祖欣有时参考笔记，讲了起来；别的人打断他，向他提问题，他很扼要地、聪明地、正确地解答着。我开始倾听，但是因为没有听上文，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于是就提了一个问题。

"啊，老兄，如果您不懂这个，听也没有用，"祖欣说，"我把笔记借给您。您明天看一遍，不然，向您解释有什么用呢？"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同时也觉得祖欣的话完全有理，于是就不再听他讲，开始打量这些新同学。按照把人们分为comme il faut 和不 comme il faut 两类的分法，他们显然属于第二类，因此在我心里不仅引起轻蔑的情绪，而且对他们本人憎恶起来，我所以憎恶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不 comme il faut，却好象不但认为我和他们平等，甚至他们还是好心照顾我。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他们的腿和咬坏指甲的脏手，奥佩罗夫的小手指上留着的长指甲，他们的粉红衬衫和衬胸，他们亲热地对骂，肮脏的房间，祖欣那种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不断轻轻擤鼻子的习惯，特别是他们应用和强调某些字眼的谈话方式。譬如，他们用蠢货代替傻瓜，用宛如代替确切，用壮丽代替美好、活动，诸如此类，在我看来，这都是咬文嚼字，不成体统。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俄文字，特别是一些外来语的发音更引起我这种"体面"的憎恨，例如他们把机器、活动、故意、在壁炉里、莎士比亚等等的重音都读错了。

尽管他们的外表在当时使我厌恶得不得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有着某些优点，羡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快活的友情，他们吸引我，使我想和他们接近，尽管这对我说来是非常困难。温厚而诚实的奥佩罗夫是我早已认识的；现在，那位活泼

的、聪明绝顶的、分明在这群人中占居首位的祖欣，特别使我喜欢。他矮小，粗壮，黑发，胖胖的脸庞总是很光泽，但是非常聪明，活泼，独立不羁。特别是他的额头，虽然不高，却突出在他那深陷的黑眼睛上，还有他那翘起来的短发和好象永远不刮的浓密的黑胡髭，给他增添了这么一副表情。他好象并不考虑自己（人们身上的这个优点总使我特别喜欢），但是很显然，他从来没有不动脑筋的时候。有些人的脸是那么富于表情，你第一次见了它，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看到它们变得完全不同，祖欣的脸就是这样。快到夜晚时，在我的眼睛里，祖欣的脸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新的皱纹，眼睛陷得更深，笑容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整个容貌变得使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温习完功课以后，祖欣、别的大学生们和我，为了表示愿意结成朋友，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瓶里几乎涓滴不剩了。祖欣问谁有二十五戈比银币，他可以打发侍候他的老妇人再买点酒来。我表示愿意出钱，但是祖欣好象没有听见我的话，转向奥佩罗夫，于是奥佩罗夫就掏出细珠穿的钱包，把所要的钱给了他。

“你当心，不要大喝特喝。”奥佩罗夫说，他自己滴酒不饮。

“别怕。”祖欣说，吸着羊骨髓（我记得当时我想：因为他吃了许多骨髓，所以那么聪明）。

“别怕，”祖欣微微笑着继续说，他的笑容是那么迷人，使你不由自主地会注意它，而且为了这一笑感激他。“即使我大喝特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老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打垮谁，是他打垮我呢，还是我打垮他。一切都准备好了，老兄，”他补充说，带着夸张的神情用手弹了弹额头。“但愿谢苗诺夫不要不及格，他好象大大地纵酒起来了。”

真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谢苗诺夫，在初次考试时，由于他的

仪表不如我，使得我那么高兴；他以第二名考入大学之后，上课头一个月准时来听课，到复习以前就已开始纵酒。学期快结束时，在大学里根本不露面了。

“他在哪儿？”有个人打听。

“我已经见不到他的踪影了，”祖欣接下去说，“最后一次同他在一起，我们砸了里斯本酒馆。那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据说以后出了什么乱子……多好的脑筋啊？这个人多么热情！多聪明！要是他完蛋了，有多可惜！而他一定要完蛋的：以他那样容易冲动的性格，他可不是那种在大学里坐得住的人！”

又谈了一会，约定以后几天还在祖欣那里会面（因为他的住处离其他所有的人都近），大家就开始散去了。大伙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大家都步行，只有我一个人坐马车。我感到很羞愧，提议送奥佩罗夫一程。祖欣同我们一起出来，他向奥佩罗夫借了一个卢布，就到什么地方通宵作客去了。路上，奥佩罗夫对我讲了很多有关祖欣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话，到家以后，我好久不能入睡，思索着我所结识的这些新人物。我醒着躺了好久，心里踌躇不决，一方面尊敬他们，他们的知识、单纯、正直、青春和勇敢的诗意博得了我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的不修边幅使我厌恶。尽管我满心愿意那么做，但是当时我实在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的理解力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异构成了生活的全部魅力和意义，这些他们完全不理解，而且和我相反。但是不能接近的主要原因是，我穿的是二十卢布一尺的呢料礼服，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和一件麻布衬衫。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我总觉得，我的富裕的表征使他们不由得感到屈辱。我在他们面前觉得内疚，有时低声下气，有时又气愤自己不该卑躬屈节，于是又变得非常自

负，怎么也不能和他们真诚地平等相待。祖欣的性格中粗野、恶劣的一面，由于我预感到他身上具有极大的勇敢的诗意，而被遮掩起来，使我当时根本不觉得他讨厌。

有两个星期的光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祖欣那里去学习。我很少温习功课，因为，我已经说过，我落在同学们后面，又无力单独学习来赶上他们，所以只装出在倾听和懂得他们所读的功课的模样。我觉得，同学们已经猜到我在装模作样，我时常发现，他们跳过自己懂得的地方，从来也不问我。

我一天天越来越原谅这群人的毫无规矩，逐渐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觉得其中有很多诗意。仅仅由于我向德米特里保证过不同他们去喝酒，才使我不想同他们去寻欢作乐。

有一次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文学知识，特别是法国文学的知识，于是把话头引到这个题目上来。结果，使我惊异的是，虽然他们用俄语发音来读外国书名，但是他们看的书比我多得多，知道而且欣赏英国甚至西班牙的作家，还有勒萨日①，这些人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他们认为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这不象我，当时我认为自己小时候阅读过、学习过的那些黄皮小书是文学）。他们对大仲马、欧仁·苏和费瓦尔②同样看不起，而且他们，特别是祖欣，对文学的批评比我强得多，清楚得多，这点我不能不承认。在音乐知识上，我也并不比他们高明。使我更为惊奇的是，奥佩罗夫还会拉小提琴，另外一个同我们一齐学习的大学生拉大提琴和弹钢琴，他们俩都在大学乐队里演奏过，精通音乐，而且会欣赏好作品。总

---

① 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

② 费瓦尔（1817—1887），法国小说家。

之，除了法语和德语的发音而外，凡是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的东西，他们懂得的都比我多，而且丝毫也不以此自豪。以我的处境，我很可以夸耀我的上流社会的风度，但是我不象沃洛佳那样具备这种风度。那么，我还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使我看不起他们呢？我同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亲戚关系吗？我的法语发音吗？自用马车吗？麻布衬衫吗？指甲吗？归根结底，这一切不是很无聊吗？在羡慕摆在我眼前的同窗友谊和青春欢畅的心情下，这种念头有时模模糊糊地进入我的脑海。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他们称呼的简单达到粗鲁的地步，但是在这粗鲁的表面下，经常可以看到唯恐伤害对方的心情。下流坯，猪猡——他们亲热地使用的这些语言只是使我作呕，给我暗暗嘲笑他们的口实，但是这些字眼得罪不了他们，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十分真诚友好的关系。在他们对待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又小心，又敏感，只有很穷的人和非常年轻的人才会这样。主要的是，我在祖欣的性格中和他在里斯本酒店的历险中，感到一种放荡不羁的豪迈气概。我推想，他们的这些酒宴一定完全不同于我在З男爵家中所参加的烧香槟酒和甜酒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宴会。

四十四　祖欣和谢苗诺夫

我不知道祖欣属于哪个阶层，但是我知道他上过C中学，毫无资产，好象不是贵族。当时他大概十八岁，虽然看上去要大一些。他非常聪明，特别机智，要他一下子就领会整个的复杂问题，预见到它的一切细节和结论，在他说来，比通过思考去研究

得出这些结论的定律还容易。他晓得他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由于怀着这种骄傲的心情，他待所有的人同样随便和蔼。他的生活经历大概十分丰富。他那火热的、善感的性格，使他已经懂得爱情、友谊、买卖和金钱的滋味。纵然在社会下层，纵然程度很轻微，凡是他体验过的东西，他无一不是加以轻视，或者用冷淡的、玩忽的态度来对待，这是由于对他得来太容易了。他以那样的热情来从事一切新鲜事情，好象只是为了在达到目的以后，来轻视他所获得的东西，而他那优异的天赋又总是使他达到目的，取得轻视的权利。在学习方面也一样：他不大学习，不记笔记，但是他精通数学，当他说他会难倒教授的时候，也并不是吹牛，他认为他听的课程里有很多荒谬的东西，但是凭着他天性中所特有的那种下意识的实用主义的圆滑，他立刻就迎合教授的要求，因而所有的教授都喜欢他。他对待上级的态度是直率的，但是上级都很器重他。他不但不重视学习，不爱学习，甚至还看不起那些认真钻研他轻易得来的东西的人。学习，就他的理解，花不了他十分之一的才能；他的求学生活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可以专心研究的东西，而象他所说的火热的、好动的性格需要生活，于是他就沉湎在他的资财许可的酒宴中，对于酒宴他非常热情，并且怀着竭力折磨自己的愿望。现在，大考以前，奥佩罗夫的话应验了。祖欣失踪了两个星期，因此我们后来就在另一个大学生家里复习功课。但是第一堂考试时，他在大厅里出现了，面色苍白，精疲力竭，手发颤。可是，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二年级。

学年刚一开始，以祖欣为首的那个纵酒作乐的一伙有八个人。最初伊科宁、谢苗诺夫都是其中的成员，但是前者受不了年初他们所沉溺的疯狂的放荡生活，脱离了那个团体，而后者觉得这样还不过瘾，也脱离了。最初我们全班的人都怀着一种恐怖

的心情注视着他们，互相传述他们的丰功伟绩。

这些丰功伟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是祖欣，而到学期末，则是谢苗诺夫了。后来，人人甚至都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谢苗诺夫，他来上课的时候（这是少有的事），教室里就骚动起来。

在大考就要开始之前，谢苗诺夫毅然决然地以独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放荡生涯，由于我同祖欣相识，曾亲眼目睹这个情况。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晚上，我们刚聚集在祖欣家，奥佩罗夫正埋头看笔记本，除了烛台上的一支蜡烛而外，他还把一支蜡烛插在靠近自己的瓶子里，开始细声读他用纤细的字迹记的物理笔记。这时候，女房东走进屋来通知祖欣，说有人给他送信来了。

祖欣出去了，不久就耷拉着脑袋，带着若有所思的神色走回来，手里拿着拆开了的、写在灰色皮纸上的信和两张十卢布的钞票。

"先生们，出了一件稀罕事。"他说，抬起头来，似乎很庄严地望了我们一眼。

"什么，是别人还给你钱了吗？"奥佩罗夫翻阅着自己的笔记本，说。

"嗯，往下念吧。"什么人说。

"不行，先生们！我不念下去了，"祖欣用同样的声调接着说，"我对你们说，真是想不到的事！谢苗诺夫打发一个兵给我送来二十卢布，这是他以前借的；他信上还说，若是我想见他，就到兵营里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补充一句说，向我们大家扫了一眼。我们大家都一声不响。"我马上就到他那儿去，"祖欣接下去说，"谁想去，就一起去。"

大家立刻都穿上礼服，准备去找谢苗诺夫。

“这恐怕不合适吧，”奥佩罗夫用他那细小的声音说，“我们都去看他，象看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我完全同意奥佩罗夫的意见。特别是以我而论，我同谢苗诺夫差不多不相识。但是，我乐意自己参加同学们共同的事情，并且非常渴望看一看谢苗诺夫本人，因此听了这话，我什么也没有讲。

“胡说！”祖欣说，“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去和一个同学告别，这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小事一桩！谁想去，我们就去吧。”

我们雇好马车，让那个士兵和我们坐在一起，就去了。兵营门口值班的下士不愿意放我们进去，但是祖欣设法说服了他，于是送信的那个士兵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几乎是昏暗的、被几盏小灯微微照亮的房间里，两边的木板床上有几个头顶剃光、穿灰大衣的新兵，或躺或坐。进了营房，那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几百人的鼾声使我大为吃惊。我跟在给我们领路的那个士兵和一马当先迈着坚定步伐从木板床中间穿过去的祖欣后面，怀着颤慄的心情打量每个新兵的景况，把谢苗诺夫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加到每个新兵身上：结实有力的身姿，又长又乱的花白头发，苍白的嘴唇和忧郁而明亮的眼神。在营房最里面的角落里，在最后一个盛着黑油、灯芯冒烟的瓦罐旁边，祖欣紧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

“你好，谢苗诺夫。”他对一个跟别人一样头顶剃光的新兵说，那新兵穿着一件粗军衣，披着灰外套，连脚带腿坐在木板床上，正在同另一个新兵聊天，一边吃着什么。这就是他：一头剪短的白发，刮净的青额头，永远那么忧郁和刚毅的面部表情。我唯恐自己的目光会触怒他，因此扭过身去。奥佩罗夫好象跟我

一样想法，站在大家后面，但是当谢苗诺夫用他平常那种断断续续的言语招呼祖欣和别人时，他的声调使我们完全放心了，于是我们连忙走上前去，我伸出我的手，奥佩罗夫伸出了他的“木板”。但是，谢苗诺夫却抢先伸出了他那黑黝黝的大手，仿佛以此来使我们免除向他致敬的不愉快感觉。他象平时一样冷淡而平静地说：

“你好，祖欣。谢谢你来看我。啊，诸位，请坐。你去吧，库德里亚什卡，”他向和他一起聊天、吃晚饭的新兵说，“我们以后再谈吧。请坐。怎么？使你很惊讶吧，祖欣？是不是？”

“你没有什么可使我惊讶的，”祖欣回答，挨着他坐在木板床上，脸上带着几分医生坐在病人床上的神情。“如果你来参加考试，倒会使我惊奇，就是这样。不过你讲讲吧，你溜到哪儿去啦？怎么来当兵啦？”

“溜到哪儿去啦？”他用深沉而有力的声音回答说。“溜到小饭店、小酒馆里去了，总之，反正是到寻欢作乐的地方去。不过请坐下吧，诸位，这儿有的是地方。你把腿往里缩一缩，”他对躺在他左边木板床上、头枕在手上，怀着懒洋洋的好奇心望着我们的一个新兵，命令式地喊了一声，露出了一嘴雪白的牙齿。“我大吃大喝。有不体面的事。也有好事。”他接下去说，每说一句断断续续的话，他那刚毅的面部表情总要改变一下。“和商人的那段事你是知道的。那个坏蛋死了。他们想把我赶出去。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但这没有什么。债台高筑，而且都是讨厌的债务。无法偿还。哦，就是这样。”

“你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的呢？”祖欣问。

“是这样的：有一次在雅罗斯拉夫饭店喝酒，你知道，那家饭店在斯托任卡，我同一个商人喝起来。他是招兵站上管供应的。

我说：'给我一千卢布，我就去。'于是我就来了。"

"不过，要知道，你是贵族啊。"祖欣说。

"这算什么！基里尔·伊万诺夫把一切都办妥了。"

"基里尔·伊万诺夫是谁呀？"

"就是买我的那个人（说到这里，他特别地，又奇怪，又滑稽，又含嘲带讽地闪亮了眼睛，好象微笑了一下）。他们得到枢密院的批准。我还是喝酒，还了债，就走了。这就是全部情形。自然罗，他们不能鞭打我……还有五个卢布……可能发生战争……"

随后，他开始对祖欣讲他那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历险，他那刚毅面孔上的表情不住变换着，而且忧郁地闪亮着眼睛。

当我们不得不离开营房的时候，我们开始同他告别。他把手伸给我们大家，紧紧握了我们的手，没有站起来送我们，说道：

"随便哪天再来吧，先生们，据说下个月才赶我们走哩。"他好象又微微一笑。

但是祖欣走了几步，又退回去了。我想看看他们告别，也停下来。我看见祖欣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他，而谢苗诺夫推开了他的手。后来我又看见他们互相吻了一下。我听到祖欣又走近我们，相当大声地喊道："再见，长官！大概不等我毕业，你就会当上军官了。"

从来不笑的谢苗诺夫，听了这话，用嘹亮的、不习惯的、使我十分痛苦的笑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走出去了。

我们步行回家，祖欣一路没有作声，一会儿用手指按住鼻孔这边，一会儿按住那边，不断地轻轻擤着鼻子。一到家，他立刻离开我们，从那天起他就喝起酒来，一直喝到考试的时候。

四十五　我失败了

第一场考试是微积分，时间终于来临了。但我仍然糊里糊涂，不知前途如何。每天晚上，同祖欣和别的同学们聚会以后，我就想到自己的信念应当有所改变，其中有些东西不对头，不好，但是到了早晨旭日东升以后，我又变得很comme il faut，对这点十分满意，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改变。

我怀着这种心情去参加第一场考试。我在公爵们、伯爵们和男爵们坐着的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用法语同他们交谈，说来也奇怪，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马上就得回答我一窍不通的那门功课的问题。我冷静地望着那些上去应考的人们，居然还取笑某些人。

“喂，格拉普，”当伊连卡从考桌边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心里害怕吗？”

“等着瞧您的吧。”伊连卡说，他自从进了大学，就完全反抗我的势力，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笑也不笑，对我恶感很深。

听了伊连卡的回答我轻蔑地笑了笑，虽然他表示的怀疑使我惊慌了一下。但是迷雾又遮盖住这种心情，于是我依旧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甚至我还答应З男爵，考完以后（仿佛对我说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立刻陪他到马特恩酒店去吃东西。当我和伊科宁一齐被叫上去的时候，我整了整礼服的后襟，非常镇静地走到考桌前。

当一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入学考试时考过我的那一

位——逼视着我的面孔，而我摸到考签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寒战才掠过我的脊背。伊科宁象以前考试时那样，全身摇晃着抽了个考题，尽管答得很不好，总算回答了几句；但是我又重蹈他以前考试时的覆辙，甚至更糟一些，因为我抽了第二个考题，也没有回答出来。教授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我的脸，用平静而坚决的声音说：

"您不能升入二年级，伊尔捷尼耶夫先生。您最好不参加考试。我们必须把这个系整顿一下。您也不行，伊科宁先生。"他补充一句说。

伊科宁要求准他重考，好象要求施舍一样，但是教授回答他说，只有两天工夫，他来不及办到一年里没有办到的事，他怎样也不能升级。伊科宁又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但是教授又拒绝了。

"你们可以走了，先生们。"他说，声调依然不高，但是很坚决。

这时我才打定主意离开考桌，由于我默默无言地在场，好象我也参与了伊科宁那种丢脸的恳求，我觉得很羞愧。我是怎样从大学生们身边穿过大厅，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怎样走进门道，怎样回到家里，我都不记得了。我感到受了侮辱，丢了脸，我真是不幸。

我三天没有出屋，谁也不见，象童年时代一样，从眼泪里寻求安慰，哭得很厉害。我寻找手枪，如果我非常愿意的话，我可以开枪自杀。我想，伊连卡·格拉普遇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唾我的脸，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奥佩罗夫一定会幸灾乐祸，到处给我宣传；科尔皮科夫在雅尔饭店侮辱我，是十分对的；我对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所讲的蠢话不会有别的结果，等等，等等。我生活

中所有痛苦的、有伤我自尊心的时刻，一个接一个地涌进我的头脑里；我极力把我的不幸归罪于什么人。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搞的，我想象有人对我设下了整套阴谋，我埋怨教授们和同学们，埋怨沃洛佳和德米特里，也埋怨爸爸送我上大学，埋怨上帝使我遭受这种耻辱。最后，我觉得自己在所有熟人的眼里完全垮台了，我就请求爸爸让我去当骠骑兵，或者去高加索。爸爸不满意我，但是看到我伤心得那么厉害，就安慰我说，虽然考得很糟，如果转到别的系，事情还可以补救。沃洛佳也不认为我的不幸有什么可怕，他说在别的系里，我在新同学面前至少不会感到羞愧。

我们的女士们完全不懂，不愿意懂，或者不能懂考试意味着什么，升不了级意味着什么，她们可怜我，只是因为看到我很痛苦。

德米特里每天来看望我，一直非常温柔和蔼；但是，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他对我冷淡了。他上楼来，带着有点象医生坐在垂危病人床上的神情，默默无言地紧挨着我坐下，我总觉得痛苦和受了侮辱。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和瓦连卡托他把我以前要的书带来，并且希望我去看望她们；但是，正是在这种关切里，我看出她们对于一个一落千丈的人所抱的高傲的、令我感到侮辱的姑息。过了三天，我平静了一些，但是直到下乡以前，我都没有出过家门，一直在想我的伤心事，从这个房间闲荡到那个房间，极力躲避家里所有的人。

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楼下听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弹圆舞曲时，突然跳了起来，跑上楼，拿出写着"生活准则"的笔记本打开，霎时间感到又是悔恨，又是精神振奋。我哭起来，但是已经不再是绝望的眼泪了。我恢复常态

之后，决定重订“生活准则”，而且坚决相信，我永远再也不做任何坏事了，再也不浪费光阴，再也不违背我的准则了。

这种精神振奋是否持久，它包含着什么内容，为我的精神上的发展奠定了哪些新基础，我将要在更幸福的青年时代的下半期来叙述①。

九月二十四日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据托尔斯泰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

② 指一八五六年。